籌遼碩畫

三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Kuo-li pei-p'ing
T'u-shu kuan shan-pên
Ts'ung-shu

Far East

A4
95
25
K97

AC
149
P3
v.60
107-208283

籌遼碩畫卷三十六　庚申孟春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募兵工科給事中祝耀祖河南道御史王象恒為募兵往援危遼議定乃能責效謹條陳切要事宜以鼓士氣以俾實用事先是兵部具題議職等募兵燕趙捍圍京師則虜患尚遠設法招㨂當有投袂而起者訓練歲月以成一旅之勁而壯京師之威今則募以援遼時不容緩將怖其危鵠之懸也人心未必

樂赴兵圖其急烏之合也臨陣豈盡知方此
職等責成難勝而直爲是凛凛也但忠義不
激勸則不奮發願以身爲之倡而紀律不申
飭則不嚴明惟有法使無亂則精神鼓舞豪
傑或超距而先登步伍整齊進退皆秉令而
決勝庶幾職等得竭其區區以無負
皇上今日任使而有俾于危急存亡之秋也除兵
部條議倣宋臣張浚法及嘉靖二年陝西甘
涼募兵事例該部移令順永保河四府所屬

州縣召募外所有未盡事宜列款以請伏乞
聖明勑下該部酌量覆奏施行
一選良將以重統領夫有入彀之將而後有入
彀之兵將能轉弱爲強又能萃渙得合故未
議募兵先議選將今訪得京營叅將毛有倫
足當丈人之選而奏師中之吉應破格加陞
援遼副總兵凡一切募練事宜悉聽劄裁及
千把總等官惟所簡用蓋信任既專則衆無
玩志威望既立則權無掣肘議合州縣與千

把總所招之兵分別等第年貌籍貫先開送
副總兵驗試堪用然後送職等復驗無異方
給與安家團營訓練乃職等傳宣號令全藉
中軍旗鼓而廉以生威慧而善陣則有叅將
倪寵中軍葉應武守備蘇光正鎮撫李應坤
爲能申明約束應加銜稍示優異統兵援遼
而開功名之門廣器使之路材官中有騎射
驍勇火氣精通膽力足勝百夫忠烈不易九
死謂宜先時蒐羅量能委任則風聲號召氣

類推引十募百百募千亦是扼要取捷之法
所謂干城寄重而折衝是賴者也伏候
聖裁
一願監軍以倡勇敢遼左挫衄屢聞草木皆兵
三軍恇怯畏奴如虎然兵無常弱惟是一念
勃發根于忠義則推心置腹之餘有覩上死
長之應今募者一人練者一人監出關者又
一人精神不相綰結臂指何能運使職等念
切軍國心如焚熾凡可竭力勛勸即捐糜頂

踵夫豈有愛按臣彈壓畿輔非可擅離職耀
祖願率此萬衆送至遼陽列營防守使兵將
曉暢經略法律樂有安挿而後謝事入關但
新募之兵耳目易亂心志難齊須候半載訓
練方可調遣且製造器械務期堅銳萬人之
用鳩集百工朝夕幹辦日久方能成功今訂
期在秋月率衆出關已屬倉皇倘責以遲緩
而催檄旁午是縶騏驥之足而求其千里必
不能矣乃倡義援遼奮不反顧泌水衙門類

多運籌決策之雄章縫釋流雅抱撥亂反治之略如長治生員牛啓元南樂生員李愼言德化生員胡藎原任經歷程惟怡願以布衣從戎探其中藏頗諳兵法應聘致行間叅佐募練及薊州壯士周光祖占風察候驗若左劵皆屬槖韃隨職出關俟至遼城送經略面試可用則以破格賞而規後效伏候

聖裁

一禁京軍以防冐濫

祖制設京軍十餘萬擁衛都城近因東事告急招
募四出京營內有等技藝稍精或見役選鋒
或見充伍卒者希圖冒破錢糧更名應募凡
遇營中查點僱倩搪塞身一而名二名一而
糧二及召兵出關又以營兵名色規避此等
奸弊亟宜嚴禁合無出示曉諭在京三營在
府州縣各衛所官軍如有實心應募即明白
開報原係某營某衛兵願出關報效即行收
用紀名附冊給餉如有朦朧冒役者查出一

名除本兵究革外本營衛指揮千把總以約束不嚴治罪如此稽查清楚庶兵皆有實用而糧無虛冒之弊矣伏候

聖裁

一禁僉泒以奠民生畿輔近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驅之所不樂從是兵未集而先亂然燕趙稱慷慨因其情而導之則忠憤激于同仇捍衛如出一體是在賢有司開以分義聳以機權民心好義誰不蒸然思奮若有司

不秉誠心設法誘勸但使奸胥猾里沿門僉報得財則賣放而假公以營私拂意則迫脅而倚強以凌弱貽害地方良非淺鮮謂宜嚴行禁革職等且以此定官評也但不得藉口禁革僉派遂稱無兵蓋州縣官洞悉一方強弱多方網羅未有不得人者否則秦越相視巽懦無能當執白簡繩之矣伏候

聖裁

一取具結以防逃匿凡應募之兵選有堪入營

伍者則防範宜嚴領募千把總等官須查投募人係某府州縣某鄉里籍貫每人連名互結伍長什長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寫立甘結呈送千把總千把總照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呈送將官將官存結立案造冊一本呈送副總兵副總兵查確造冊轉送職等兩衙門如一兵逃去即行連坐法除追賠安家衣裝銀兩同結九人以踈縱治罪仍將本隊隊長停糧責令伍長什長分途緝拿務期必獲如是

立法稽覈庶上下相制利害相連孰敢姑容

一人以犯軍紀伏候

聖裁

一分地方以便團練兵必練而成節制之師營必定以布訓練之局故募兵積人成伍積伍成隊積隊成營應募無分後先以成多寡之形即當計人編伍計伍編隊計隊立營訓練亦無分後先以赴緩急之用顧練兵不議地方則遷徙靡定初投輒離故土則情好難堪

令議萬衆分爲四營除叅將倪寵領兵一營
餘三營應于題准援遼叅遊中聽兵部委用
三員移會職等分撥將領兵營日練如順天
則團練京師城外將軍教場永保河則團練
本郡所用千把總官看募兵多寡酌量撥用
蓋兵各歸本處則稽查籍貫更得于耳目熟
聞而所蒞有該部則遵奉約束又不至驛騷
滋擾但郡守當以禮御將官使得展布四體
而將官宜法御士卒無容搆成一隙今日有

能之將有制之兵即異日善算之將善勝之兵也練有成效然後合營山海關演習陣法訂期出關以佐經略敵愾之威伏祈

聖裁

一取器械以預操演夫器械不利以卒予敵故銳戟長鏃百人可據虎豹之關朽甲鈍兵萬衆難探豹狼之穴議于兵仗局討五號將軍虎蹲砲一百位神鎗一千杆戊字庫盔一萬頂梅花長身甲一萬五千副改造臂手金甲

一萬副腰刀一萬把斬馬刀一千把佛朗機五千位鳥銃四百杆撒袋五千副弓一萬張箭五十萬枝盔甲王恭兩廠湧珠砲二百位三眼鎗三千杆長鉤鎗二千杆神臂弩三百張弩箭全大小鐵鉛彈及火藥硝黃臨時酌數取用中有不堪責在監督主事或鳩工改造務使犀利庶一器有一器之用伏候

聖裁

一酌餉額以寓鼓舞樞臣議募兵一萬步騎各

居其半則馬匹應買五千匹以備馳驅但建
馬奔軼絕倫我亦以騎角不待對壘而勝勢
不在我矣攷古制虜之馬無如車戰步敵今
止買馬三千匹可省銀二萬四千兩但營中
大砲用騾馱載合無買騾五百頭約費四千
餘兩留以造車及兵之膂力過人武藝絕勝
者量增安家衣裝無遺内顧則人皆樂從然
一面驗試可當戰陣一面給予無使稽留必
待府州縣解到新餉而後議給則出納之吝

反阻人向往應留節慎庫舊餉六萬聽戶部
委司官一員偕職等旋募旋給則衆見德以
聽各省新餉解補此額亦便計也又職耀祖
巡靑事竣查草料一項堪借銀三萬兩遵化
毛兵銀兩堪動支三萬兩代補新餉此外勸
募職等或能酌盈濟虛不致全支新餉俟有
次第另疏以陳其團練月餉照入新衛兵餉
在各餉司關支無容另議伏候
聖裁

一請關防以肅彈壓募兵之役天子特遣臺省則文武將吏咸受節制然文移頒行非有關防不足彰法守而杜詐僞查按臣歷有本等印信職耀祖啣命而往與按臣王象恒式宣天子威靈事權甚重應用關防一顆申明軍紀合請

皇上頒給俾得奉行則統屬觀瞻有所悚戢而兵馬錢糧動有稽查以不滋虛耗之弊是喫緊事體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議添援兵馱馬以裨實用
以救危遼事自有奴氛以來中外之條議者
幾滿公車雅多石畫總之爲
皇上借前箸之籌紓東顧之憂耳臣以爲遼事得
力處只在兵士兵士得力處只在甲馬故有
一兵則有一兵之盔甲有數兵則有數兵之
馱馬以備馱載盔甲之用臣待罪雲中曾發
援兵四次有每兵三名添馱馬一匹者亦有

每兵四名添馱馬一匹者及查各鎮皆然非
不知愛惜此馬故空其羣以應遼也蓋各軍
之盔甲頗重如携于馬上則長途沉滯而馬
疲如載以車輛則裝運遲緩與彼此搬却而
盔甲壞添馱馬所以休馬力休馬力所以鼓
士氣也先該兵部議募各鎮邊兵每兵一名
給銀二十五兩並未議及馱馬臣彼時尚在
雲中心切慮之未幾有薊遼之役故匆匆未
遑具議近見山西二千募兵至矣各兵出身

抵關當問及盔甲則云車載在後相去頗遠日嚴檄以督之多方以計之約十餘日陸續纔到盔甲亦多損折雖原來者強半不堪畢竟各軍得借以爲口實且各軍守候約費糧餉不貲久駐關城又起觀望一念而時日之稽遲猶其小耳方今征調四出皮骨空存各處邊臣豈不知纓冠大義大都兵部之原議者不求蠲不求減足矣如望其加于原議外必不得之數也山西一鎮如此他鎮可知況

邊兵二萬更屬可用樞臣疏中亦知其極爲
得力矣非議馱馬不可每兵四名約加馱馬
一匹每馱馬一匹約給餉銀十兩馬得以休
息其便一盔甲不致損壞其便二驛遞得以
稍甦其便三裝運不至後期其便四正馬有
倒斃即以馱馬代之其便五遼左正苦無馬
借以收多馬之用其便六度此時各鎮募兵
將就道矣速發馬價速添馱馬誠爲目前要
着如謂馬價無措請令地方各官盡搜庫金

先買䭾馬再發馬價以補庫金可也如謂地

方庫金又無措處就募兵之銀以爲䭾馬之

價再發馬價以補募兵亦可也庶幾有一兵

則得一兵之用耳懇乞

皇上速下兵部刻期議復施行

○經畧熊廷弼揭款虜堵殺非宜謹虛心認錯幷

畧陳諸虜一一情形以候公論裁度事自開

鐵陷後九十月以來煖兎粆花伯要兒等營

達子或百十騎或千騎住我內地截擄糧食

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殺人清河二百餘里之遠時三總兵設防虎皮一帶去掠所甚近若罔聞知詰之則云我等專防東賊且時方約用西虜擊之恐以爲開隙職語之曰西虜駐邊外則爲款搶邊内則爲賊如宗族親戚黑夜做賊亦登時殺死勿論既已欺侮尋到門上縱不能出門相報弟從墻内擊一石以警之亦無不可三總兵始各挑兵堵殺于丁字泊地方斬獲六十四級蓋誠恐坐視西虜益

爲東賊所輕而實不知其誤也頃接都門書
札謂廟堂上主用夷者皆以此舉爲失着又
謂東西虜一時幷入解佚合交由前日丁字
泊開釁殺了西邊達子致令二心于我云反
復思之悔恨何及職奉
勑專勦東夷原與西虜無預前入時只合勑諸將
勿出兵傷西虜一毫以成用夷之局如何該
堵殺誠失着失着且失着亦不止此兩三月
來爲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

南搶星夜調李懐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調殺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看來着着皆錯而職始悟矣職且從此不敢再失着矣無端防東應西以兩難自苦今得釋西而專禦東賊此愛職之深者也卽他日西虜有事定不復爲調遣惟是以丁字泊之役致西虜二心于我爲開釁者關係重大不得無說而處于此前五六

月間馬林守開原宰暖諸酋哄林助兵攻城
時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來講折一兩
月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
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即遣
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招婿之故
激煖粆報復而兩酋以煖粆畏賊激之無益
又諭以孫婿故求虎酋救援兩酋以虎酋無
情求之無益竟不着一人去繼遣萬里侯往
而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馬時楠往而時楠竟

與北關之難使㸷粆虎酋易于感動兩酋存
日豈不急求不急救助此又西虜之情也開
鐵既陷人民浸亦殺盡僅存祁科張戶長兩
三人開鐵兩道遣祁科挑激粆酋不動再遣
張戶長等往竟沒于虜不歸如廣寧遣使幾
番粆花各營絡繹不絕而激者自激搶者自
搶竟無一着落此又西虜之情也至于虎酋
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卽王世忠遣家人買禮
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

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覲看此又西虜之情
也前去止仗一腦毛大台吉能主張虎酋事
自來說圖助我殺賊而今不知何故全不題
起借拱兎建寺請醫爲由遣諭兎差夷使往
虎酋探問北關子姪消息而因以用之凡此
皆于無可下手處委曲下手以庶幾于一遇
至今尚未得其回報大抵夷狄犬羊非我族
類職卽不敢過疑今日必用之款虜爲有二
心而至使其遂能一心于我且未敢定也況

查鎮靜堡與各報西虜遣達子賫送奴酋皮物馬騾講放牢賽且與賊約當斬馬歃血同盟奴兵搶遼我兵犯廣一一情節其月日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由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而豈以丁字泊之役爲禍始耶軍中事煩無暇照管此議獨討用夷攻夷爲今日禦奴第一勝着凡遼鎮之存亡

宗社之安危全在此一舉凡一時之謀謨舉朝之精神全屬此一事似于措處兵馬事務皆以

爲不必急恃此即可省于徵調職亦惟願早
早成就以存遼東存
宗社不煩調兵遣將拱手受成而且得保首領生
入山海關以歸遂首丘豈非天下極便宜極
快活事乃西虜之情形竟是如此正不知此
局之結當在何日倘以結局無日而歸咎于
丁字泊之役職卽百口何以自贖故不得不
出一揭以明之不然職前按遼時所以制馭
此賊者如挾北關以樹其敵款西虜以伐其

交通江夷以孤其羽翼招南關灰扒諸降目以隤其腹心速間奴兒哈赤以斷其手足全用以夷制夷之策豈今日身當其任反緩視此着而輕開西虜之釁以拂

明旨拂公論不滅此朝食甘辱命于虎狼之窟也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兵部爲議添兵將以安危邊以保封疆事准貴部咨郎會同經略督撫衙門將原題改設各官如原係備禦堡官今改遊擊或改備禦提領額兵之外應否量添

兵馬新設各官公廨廩役作何議處兵馬作何召募器具作何支辦錢糧作何支領營房作何修建某處極冲原設兵馬若干今應量添若干其大清堡根木冲所添兵馬募資雖于各所屬邊堡逃故兵糧內通融而此後永遠月餉作何處支給務宜再行該道逐一從長議定通詳本鎮各部院復加叅酌即今東事緊急西虜窺伺即議妥咨覆以便立刻具題庶不悞封疆兼可永久遵守設有未盡不

妨續咨候題等因到職准此隨行分廵寧前
二道查議去後續據分廵道張銓呈據管糧
通判王篯材呈稱右屯遊擊今議改移大凌
河所本所備禦仍回右屯此各兵馬原屬轉
移俱無容議外看得廣寧所屬大清大康西
平西興西寧大興等堡鎮逼近虜穴險要當
衝當初設官分兵未必不因地酌宜犂然充
足資防禦也自後兵怯于逃亡餉沒于侵匿
愈趨愈弱以致虜勢日張我兵日寡因循到

今幾不可收拾幸蒙撫道加意振飭增將添
兵修戰守之良圖措處援之急着殆不可時
刻緩者既經各該叅遊備守等官查議謹遵
照憲檄再剖拆之以便斟酌轉詳 一大清
堡孤懸廣寧之右其鄰堡如大勝大安原被
虜殘破單弱之極者且義州縱有將領相去
亦遠今以備禦改爲遊擊設兵一千與靜鎮
關口以及義勝等堡互相持循甚當也查本
堡見在馬步軍四百六十九名除應加餉另

詳外其新添兵馬五百三十一名盡爲選鋒
本官家丁在内每名月食糧一兩二錢每年
該銀七千六百四十六兩四錢每馬月食料
銀四錢五分每年除四五六七八等五箇月
每月減銀二錢外寔該料銀二千三百三十
六兩四錢二項每年共添銀九千九百八十
二兩八錢其遊擊公費比照正安堡遊擊例
各項下一體支給可也　一大康堡係屬夷
乞賞市口虜出入之區僅一提調名色不惟

官卑兵微難以示彈壓萬一烽傳燧警何能
展防禦之策改設欽依備禦增兵至足六百
官與兵始稱斯地查本堡見在馬步軍一百
七十三名再補二十七名除餉另詳外其再
添兵馬每名月食糧馬食料備禦公費盡照
大清堡原支移給　一西平堡雖有備禦轄
屬舊堡然權輕兵寡寔難展布矧值奴勢猖
獗之時且爲三岔河往來要口改爲遊擊增
兵一千宜矣查本堡見在兵六百四十三名

除加餉另詳外應新添兵三百五十七名馬五百匹其應新添兵馬錢糧遊擊公費比照高平堡例一體支給　一西興堡與奴爲鄰零竊小賊出沒不時朝夕防守殆無寧晷守堡單微固不足恃而軍馬僅二三百亦甚可虞今以西平備禦移駐本堡兵馬增六百庶足備禦與高平西平等爲犄角今查本堡見在兵二百九名除加餉另詳外仍添防守兵九十一名每名月食支糧銀八錢二分共銀

八百七十三兩六錢其再添兵三百名克為
選鋒本官內丁在內每月食糧馬食料備禦
公費將西平堡原支移給　一西寧堡密邇
三岔河口與西平隔三十里而遙然橫去虜
穴僅一二里係往東西要津晝夜輪蹄不歇
何論冬夏即今奴酋正熾凡運餉運草并兵
馬調遣虜情傳報上下公差聯絡不斷是我
往來必由之路應援尚遠以虜出沒不時緩
急難救即今改提調增兵馬尚以為曉也查

本堡見在馬步軍二百五十名除加餉另詳外其新添選鋒兵馬二百名糧料照前堡支給

一杏山堡雖與中左所聯絡孔道實係堂奧之處此外尚有邊堡憑蔽今以備禦移駐極衝大興堡而杏山改設提調誠爲牖戶綢繆之計及查見在馬步軍丁五百十五名除加餉另詳外其兵馬糧料一如各堡支給

一大興堡林木叢雜之區山巖險峻虜之來去便于掩藏我之哨探難得眞實且根木冲爲

鄰尤切近虜今以杏山備禦移駐本堡兵馬增以六百庶足防虜患今查本堡見在馬步軍二百七十二名除杏山撥來軍士一百一十五名實添兵二百一十三名其兵馬糧料備禦公費廩給等項照舊支給以上各營堡除見在各兵馬外應增添兵二千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三十一匹先儘逃故再不足然後招募選充總計每年共添糧料銀三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四錢第恐咄嗟難辦先將

本道所屬各營堡經制以後逃故銀內通融支給再於新餉借貸以補其不及所添馬匹應動馬價招買而盔甲器械取之打造局陸續查發俟東事平定再議停減庶官軍聯絡而藩籬鞏固矣寇至小則擊大則拒聲息一通兵馬齊集不待應援而戰守自如在我操縱何憂黠虜哉抑有治人無治法今兵餉增添將領改設創始爲艱力行貴當不特遊擊備禦必擇廉勇智計之弁卽中軍千把總尤

愼其選騎射俱精膽勇有識毋徇私廢公毋
習舊敷演占役消而訓練有方始克稱任至
于隨從人役遊擊五十名備禦三十名提調
二十名俱于本營步軍內撥給此外纖毫不
得侵尅違者治以律不宥將見新創之營伍
整飭堪恃而上下之法守永久可垂矣緣由
到道看得遼左素稱雄鎮先年築有邊垣可
恃且控制諸夷設有兵將若戰若守靡不周
備故賊夷不得鴟張其後嘉靖年間承平旣

久邊垣頹廢賊夷出沒無常小掠大搶無不遭其荼毒迄今雖加意振飭元氣竟莫能復况廣寧所屬大清等六堡地俱臨邊尤屬冲繁今蒙議將備募厝置兵糧等項此正拯救危遼之一機也旣經管糧王通判行准各營路將領會議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仍行本官移文各營路叅遊各將應添將備兵糧馬匹及擇廉將定跟從等項俱候題請明文至日查照遵行等因又據寧前兵備王化楨

呈稱看得寧前爲遼薊咽喉關係既重諸虜鱗次衝險倍常初年設防周密營伍充實承平既久減汰漸多議以地衝糧薄人思樂土逃亾失耗日甚遂致賊夷出没視内地若無人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曾無敢攖其鋒者至今日而議添兵將誠不容已除中前所原係備禦今改遊擊見在兵五百六十八名除加餉另詳外再添兵五百名内選鋒三百名每月食糧共銀三百二十兩餘共二百名每月

食糧共銀一百六十兩　鐵場堡原係中堡今改備禦補足原額軍二百五十名除見在軍四十三名添二百七名應加餉銀另詳外其加選鋒五十名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
高臺堡原係名色備禦今改欽依補足軍四百名除見軍二百八十七名應加餉另詳外添兵一百一十三名内選鋒一百名每月食糧共銀一百二十兩餘兵一十三名每月食糧共銀一十兩四錢　興水縣堡原係名色

備禦今改欽依補足軍四百名除見在三百
四十七名添五十三名内選鋒一百名除召
添兵五十三名每月食糧共銀六十三兩六
錢仍于該堡舊軍内再揀選鋒四十九名除
見食糧銀四錢外每名每月加銀八錢共銀
三十七兩六錢　椴木冲堡原係守堡新議
改設提調該來推官議假以名色備禦足資
彈壓補足原額軍二百五十名除見在八十
七名添一百六十三名内選鋒五十名每名

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餘兵一百一十三名每月食糧共銀九十兩四錢以上五處共設增兵一千八百六名增添餉銀一年通共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四兩再照寧前各營初議額兵原自足用逃故漸多遂以見在爲額今爲添兵其實填補除中前所鐵場堡改立將官微有增益其餘皆縮于舊額至平川等一十二堡皆極衝要逃故過半所屬墩臺皆棄不守以致虜入無忌大事時聞既原題未及

另容别議其添兵營房及各官公廨暫行隨
便安插以待陸續增修至資糧薪水之費除
鐵塲高臺與水等堡照舊不議外中前所改
立遊擊應比照各遊擊事例于稅銀動支至
于買馬置器除舊額不設外凡係新添俱另
請餉買補等因各詳報到職據此看得右屯
遊擊與大凌河備禦各以原官改註不添增
兵外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堡三處原係備
禦今議改遊擊杏山備禦駐大興堡西平堡

備禦移駐西興中前所備禦移駐鐵場高臺
興水二堡各新設備禦及前題未盡今續議
太康堡添設備禦與原設椵木冲杏山西寧
各堡新設提調各一員既經各道查議明析
共應添兵三千一百七十八名馬二千三百
三十一匹一年共增兵餉銀五萬一千四百
八十八兩四錢先儘經制後以逃故銀内通
融支給不敷再于新餉銀内藉資應添馬匹
于原額馬價酌增召買各官廩給等項并各

兵盔甲器械等件悉總前議爲此合咨貴部

煩請裁酌題復施行

○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爲恭緣點發坐調土兵并用監督將吏以資約束以備戰守事切照奴酋不逞自我師失利之後烽煙漸逼遼鎮瀕危簡將徵兵事關軍國中外臣工誰不願竭蹙從事期滅此局後即安者本年十月准兵部咨坐調四川川永寧石砫酉陽三土司兵共一萬名大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

陽聽經略分布戰守等因該職於即日分投
發令差人檄取早夜催赴必期迅集速往以
赴徵調行布政司措備行糧議委統押監理
等官去後隨據永寧宣撫司土官奢崇明報
稱挑選慣戰精兵五千有奇戰馬八百四十
五匹親丁六百餘員名守營猛虎二隻親督
赴遼効力乞早發行糧以便起行又據石砫
宣撫司女官秦氏應襲土舍馬祥麟報稱畢
司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諸將自奴酋犯

順屢奉本院明文操練聽候今奉坐調即已
選就准候支發行糧即刻起程又據酉陽撫
司報稱調援遼兵隨已點齊止候給糧起行
等因據此幷據布政司呈看得坐調川兵一
萬總計長短行糧犒賞等項該銀七萬有奇
前以搜括已盡別無堪動止有見奉詳允解
部遼餉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兩及不敷暫與
庫貯各邊倉糧銀兩借動解給候四十八年
地畝及半截工食等銀解司抵補尚有各帶

戰馬未得的數俟各道點驗至日續發支給
但土兵最難統馭應用總統分領沿途就中
議委原調將領順便統押誠一舉兩得之計
如建昌副總兵陳策令其總統遵議參將童
仲揆分統石砫行都司掌印張大道分統酉
陽標下中軍張世應分統永寧弟蜀中三面
鄰夷地方多故本官領兵五千晝則訓練夜
則巡警會城重地保障攸關先時以夷人告
熾蒙兩院庭留一聞調遣人人自失今查管

職茂遊擊張懋傑舊隨征東熟知險易假以
參兵之任必能一效其奇即以永寧司兵令
其分統赴遼殊于彼此各得監理糧餉查成
都同知陳于達保寧同知葉崇旹詰戎西川
才品並茂以之督餉必能醪投挾纊士飽馬
騰等因到職隨已如議批行後嚴飭各道批
遴陞續發行外該職看得坐調四川所轄土
司永寧石砫酉陽兵以萬計職捧檄兢兢不
勝主憂臣辱之憤即以蜀之疲于奔命不憚

拮据蓋屨及于皇劍及寢門之外矣于是職
會按臣昕夕商确亟與司臣議餉與道臣議
選汰與有司議舟車諸所資行伍者一切咸
具即諸土司亦無不勇于急公願北面爭死
敵者第今日之兵視向日爲難集職之所以
處今日之兵者視向日尤加毖焉蓋向日之
兵雖近萬然皆漢人易以法繩也今則非我
族類矣向日之餉雖費幾八萬然職等與諸
司調撥搜括分帑外取之捐助者按臣也職

捐按臣之半也藩司而下捐有差僅乃得無呼庚癸然猶無侵稅畆也今日之稅畆者業解遼矣向日之督兵者皆以宿將統屬卒其步伐易齊也豪悍易戢也今則以漢將統夷兵矣向日之督餉者雖以文緯武然實以官府御部民也今則又以漢官給夷餉矣竭澤之後既難設晋異域之人又易骫法此職所爲凛凛也於是亟行文各司道以永寧兵屬敘瀘道臣王致中石砫兵屬下東道臣孫好

古酉陽兵屬上東道臣沈朝燁各催選令據報已如期會集亦稍稍可部矣然督兵先將於是永寧兵屬遊擊張懋傑石砫兵屬叅將童仲揆酉陽兵屬都司張大道各分統而總領則副將陳策也計其人皆嚴於律而善拊循士卒者則甘苦可共也然而兵先令也號令不肅則衆志携職首傳諭諸將曰是舉也金鼓必節部曲必整其居如守動如戰毋喧擾毋玩怠職陰遣踪記將不率者職得而彈

治之兵行先餉也稅畝四萬有奇已經解戶部充遼餉外因那借動支七萬餘兩職已先催發于各兵所在以待供億職等犒士之費不與焉至舟楫亦預令啣尾而具俟兵至輙可次第行毋以時日淹也又慮理餉非人給散無節或以譁而偕之亂則領以二同知支散以期後先以序毋冐毋侵皆有成法可恃以無恐矣萬里勞人勢須次第職懼行者騷而居者苦也預咨經過省直諭有司飭所部

舖戸觀寺許其止宿芻粟平貿之外約秋毫無犯諸有騷動侵暴者輕重以軍法論至勘合符驗所至有司驛遞檄具毋得遲滯以悞程途部卒有侵及隻馬一役者法無貸葢貽之以安則易使束之以律則難犯如此控御庶邊方有兵之用而地方無兵之擾也不然而蠭集蟻聚動以萬衆以夷漢不相習一有嗔目何以禦之連年重困民豈堪此而蜀之採辦頻仍尤其甚者按臣憂深計遠業蒿目

言之矣故客歲部遣赴調之官數請自往所在募集職嚴拒不予恐其以兵爲市兵未集而民先困也故得御校而行徵壯遼陽之色大都職等所節制者具是似亦不遺餘力矣至于兵力之精悍則在嚴簡練而涉險如康莊輕生如鴻毛其天性固然勉之至遼有經略壯猷運籌決勝指縱而鼓舞之鼓行而前以備焚舟背城之用固其所願自效而職等所禱祠而祝也方今邊事燃眉職等恨不幾

食可汗之頸渴飲羯胡之血職卽駑鈍亦稍知竭涓涘何敢須臾忘國恤貽君父憂所有調遣及部署機宜理合具投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准兵部咨稱于眞保等八府募兵二萬內議馬兵一萬名步兵一萬名山西較之他鎮冲邊前雖募兵二千數實不多于寧武近邊等處再募馬兵四千名臺臣張至發往按中州眞見毛兵堪用今令再募七千名內馬兵

四千步兵三千名即用所舉原任副總兵劉
光祚統領其事越効忠智勇委可用但須將
近日押到毛兵呈交總督衙門分屬妥當不
妨續委郎中魏成忠稱浙江勇健便捷且投
袂願忠者衆雖該省撫臣極言彼中搜索太
多地方不便柰隨此艱虞更須共濟應再募
兵四千名以上馬兵共一萬八千名照邊鎮
募兵事例每名給馬匹安家盔甲器械衣裝
銀二十五兩共銀四十五萬兩步兵一萬一

千名每名給安家器械衣裝銀十兩共十七萬兩又查淮揚等處沙兵甚強船隻甚便且由海至登萊旅順一水可達應調五千名訪得浙江南洋遊擊管大藩廉勇精于水戰今陞叅將職銜令其督率前調南直水兵二千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併挑選統領隨帶沙唬船隻器械由海度遼每兵給安家銀五兩共銀二萬五千兩其各兵在畿輔則藉風力于科道在各省鎮則專責撫按令委才能道

臣謀勇將領庶人無濫充事可克濟以上馬
匹隨兵買完歩兵盔甲到遼查給通計招買
等費共銀六十四萬五千兩臣惟有餉則有
兵本部能調兵不能處餉無米之炊從來稱
難相應會各省直撫按于該地方原奉
旨留稅銀及新增餉銀内處給等因到部切照
皇上准留解監稅銀先兵部調山陝兵安家用過
六萬調湖廣土兵安家用過萬兩山東添設
防海兵用過五萬調浙江兵安家用過萬兩

是所留之稅戶部未得分毫兵部已用殆盡今止有加畝一股即全解到部除牛車一百三十餘萬外折色三百五十餘萬尚且不足其餘買米豆之銀則無着落海陸兩運之銀則無着落若馬價又用此置器械又用此牛車必難凑辦糧餉必致缺乏軍機必生鼓譟遼事必然決裂到此地位即計臣何益國家已受其禍矣除咨內調兵計該安家銀二十萬兩或于新餉銀支給至器械各處俱有應

解工部折色銀可抵扣支用至馬價各處俱
有應解兵部馬價銀可扣抵支用况屢奉
明旨凡調兵戸部出行糧鹽菜銀工部出給器械
銀兵部出馬價銀其安家向亦係兵部卽今
臣部借出行令撫按設處亦當于三部應解
額銀内設處不當獨于新餉銀内設處伏乞
皇上俯念糧餉係三軍命脉其兵部招募順永八
府等處之兵准令撫按于三部額銀内設處
分任扣抵㢮

明旨畫一而中外易于遵守遼餉亦不致悞矣
○漕運總督王紀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議
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欽依内事理令選勇健慣戰水兵各一千名即擇
廉勇善戰將官領赴天津駐防其安家行糧
等項照例于加泒地糧稅銀並解京年例銀
兩支給事完造册算督令隨帶器械船隻兼
程作速前進勿得沿途騷擾希將發過兵數
及安家行糧等項仍咨戶兵二部查考等因

該臣隨牌行淮揚二兵備道查照抽召兵數
親自揀選責令各官三分抽一並擇廉勇將
官云云嚴催去後隨據揚州兵備道詳報狼
山營大河營掘港營永生營周橋營五營共
計抽水兵六百五十六名又據淮徐兵備道
詳報淮安大營東海營廟灣營鹽城營淮北
四營共計抽三百四十四名以上通共抽兵
一千名並議統兵把總一員中軍一員哨總
一員哨官四員其領兵將官據揚州道詳稱

周橋營把總金冠願領水兵赴防以圖報效
請以都司職銜從事其中軍查得見今奉召
援遼把總王成龍久歷海洋熟知水戰卽以
本官充之其哨總張其性哨官董成麻勛李
景牧何振先等俱久歷海洋令領兵協力防
守均屬得人等因具呈前來該臣看得燕京
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蓋
天府之國也第承平日久武備大弛十萬禁
旅強半柔庸卒然戎馬生郊雖有形勝無所

用之說者謂天津爲京師藩屏東海門戶宜
宿重兵以扼險要正所謂丸泥封函谷關者
也其慮深矣自招兵之令下臣卽檄行淮揚
兩道將沿海水兵按籍抽選總計淮揚選有
兵勇一千名兵船四十隻逐一綜覈其中猶
有年力不堪入選者詰之則曰水兵與陸兵
有間陸兵宜麤厚健兒水兵但取便捷熟練
使船如使馬足矣是或一道也一切器械旗
旗火藥凡軍中所需者悉以付之剋日揚船

北渡矣其官軍安家行糧月糧并修理過船
隻給過衣甲等項揚州發過銀六千四百九
十兩有奇淮安發過銀五千八百七十兩有
奇此時帑藏空虛征調繁興恐悞赴防期限
道府不得不那東補西爲力甚勞用心亦太
苦矣至于領兵把總金冠自許朴忠人推沉
勇觀其自薦一紙膽氣勃勃直有痛飲黃龍
府之意今行矣用人之際宜稍破格所當加
陞都司以示優異者也再照淮揚爲

祖宗根本重地南控長江東跨大海距登萊水路
不過八百里一葦可航海上原設額兵本自
寥寥今又抽三分之一此與銷兵何異其虛
可乘也萬一奴酋謀伏精兵艤艫中以白衣
搖櫓渡鴨綠泛登萊晝夜兼行直擣雲梯關
則淮揚危矣淮揚危運道絕而燕京亦未可
安枕臥也臣蒿目時艱亦欲增兵戰守以爲
桑土計已而思增兵必增餉煢煢災民何堪
以加賦重困之爲今之計惟令有司蠲煩除

苛一意與民休息時或繕城池嚴保甲團練
鄉兵使人自爲守脫東南果有事然後召募
驍勇萬人布置要害以捍吾圉亦未爲晩不
然先事張皇輕舉妄動恐未收增兵之利先
受增兵之害矣敢因恭報赴防官兵併及之
○直隷廵按王象恒題爲畿輔困敝益甚民心動
搖可虞伏乞
聖明亟賜籌度以安根本重地事職竊惟國家奠
鼎幽燕四方萬國莫不朝宗而邦畿千里則

如樹之有根今四方未竭而國中已敝外侮方殷而本根先撥何忍坐視夫畿民之窮甚矣力已竭而役不休財已殫而賦愈煩倘一旦民窮盜起潰散决裂不可收拾則傷心賈怨之衆盡爲斬木揭竿之儔黃巾赤眉接于輦轂于時將禦外而內益棼將救內而外益急不知何以措手也言之則以爲阻撓不言又難于緘默然及今不言悔之何及請稍述其槩可乎以征調言之自東事起先後調過

薊鎮三協兵幷標兵路兵家丁等共一萬一百八十餘名眞保昌鎮兵八千六百七十餘名去者不返缺者不補補者不足行伍之空虛極矣而馬匹器械衣甲車輛一番調發必有一番攜帶迄今精銳既已銷亡邊備盡爲單弱前年馬家峪之變去年高家堡之變乘虛陡思狂逞幸其備而未大得志迄今將官之調者未已也協路有如傳舍隨至隨去無論明暗虜酋反測萬一遼左有事則一關之

隔須何如備禦而堪如此空空乎故撫臣以執留不得而乞身以去寧獨無戀國之誠亦以時勢難于措手耳今兵部調一大將極爲畿輔託重恃力之人而雲中復來爭執則將使薊之鎮守可常無人乎此必不可不促其速任者也以錢糧言之自加泒令起順永二府除正項銀外加四萬一千三百五十餘兩保河二府除正項銀外加六萬二千九百八十餘兩而庫藏搜括解過三萬餘兩各州縣

捐助過一萬一千餘兩事例柴馬缺官空月無月不解而快壯工食之抽扣匠役行糧之督發皇稅之復徵屯餘之丁銀買糧造船之煩費牧馬草塲之加增一切無藝之征盡出小民而新餉一項既以解部又添本色既以買牛又欲募兵總是一勺之水而分于此又分于彼能望爲焦竭之沃乎況連歲盡是災沴祗非年稍有顆粒未郡所入不足以當加徵之所出各州縣如高陽安州等處苦水東

光吳橋等處苦旱農民見逃亡棄地益多荒蕪存者代去者賠生者爲死者頂顛連凋瘵之民不斷吸髓敲骨之聲引領而望挨過一歲庶幾停免而今歲又議加培矣譬之奄奄之人復壓一土石不知傾仆將何如也以驛遞言之畿內諸郡本冠裳絡繹之途平時巳不勝擾自東事以來起廢將官從行家丁何祇數十繼而或數千或萬餘有一不從茲達遼者乎且請發之硝黃既運而盔甲鎗刀復

運餘員之糧石既運而糧豆草束又運援兵一過用馬匹至六七百匹每匹用價至四五百文原役不足泒之里下本縣不足繼以別縣賠累不足卒以逃走甚有一驛馬頭一所夫頭一夜盡逃如遷安等驛者矣縱曰不得已之役而責妻鬻子以供迎送傾家蕩產以事奔走此即父母不能有其子而法制能禁其民哉頃者職置立文簿凡官員過往公役差遣盡從節縮按月繳查其中遵制裁省固

多而益有擅行不顧一官用夫一百五十名用馬至四十餘匹者此不惟不念民隱亦不識時艱矣昨者職據永平道申詳請外省僻靜地方稍加協濟跪上迄今不報是最當查發以甦疲苦者也以客兵言之援軍所過雞犬靡寧強奪酒食馬驢勿論矣而一言喧嚷甚至搶殺如保定涿州通州所申地方已遭其荼毒矣至若天津昌平通州之兵又可議者夫禦寇必于門外而津昌之視山海孰爲

要害此不待智者知也昌兵將以防虜乎而北虜何如東夷之燃眉津兵將以防海乎而海道何如陸道之捷徑若曰爲都城計也不知守都者在固圉不在攖城倘虜馬渡關則人情洶洶當作何狀即有漆城之險百二之雄而都城豈猶有可守者乃猥云養此以待計豈不外今通州之兵已去其餘安插甚難乃河南毛兵原題援遼者今許定國所領一千九百一十三名既暫駐昌平越效忠一千

七十五名暫駐天津近聞部中改之昌平矣紛紛往來何所取益在效忠紀律頗嚴猶無他虞而定國扣尅糧糈託病在京無統乃亂各兵紛紛及職牌拿而後倉皇以往地方已受其害矣夫毛兵素稱驍勇倘其出關或藉一臂之力民兵若在邊關尤不失為扼要今以有用之兵置無用之地而徒委于河上之逍遥則計之外也況每兵月支米六斗銀六錢所費已不貲猶怏怏不足而人懷故土之

思心切饑寒之念浪子處臥榻之側焉能禁其躑躅哉除職巳將兵批發分防石門山海古北口外以後調募之兵續到者必當移之而東見在援遼毛兵當仍舊赴遼而通州營兵客兵分屬則其勢渙合無俱屬練兵大將則事權重而歸一猶爲制馭善策耳以牛車言之騾車三千輛盡派于畿內而北四府買車五百餘輛以七萬四千之牛派畿內七府者三萬二千隻而北三府該牛一萬五千六

百餘隻大縣騾車十四輛牛四百隻則每縣該銀四千二百兩矣中縣騾車八輛牛二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二千五百八十兩矣小縣騾車六輛牛一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矣以此責之疲困傷殘之區已自不支而又急如星火無論費且不貲而一縣之牛蹄角幾盡畿內之土將不耕乎況買之不全泒之閭里凡有隻輪之家盡遭奪牛之害卽如與濟靜海安州青縣等處既無

車牛亦解價值此可一槩驅策之乎大興宛平共該銀八千二百兩庫無分文批府借支事例一千兩其七千餘將何出乎良鄉涿州通州三河極冲極煩漷戶不滿二千保定縣戶不滿一千而亦責之足數乎總計數卽盡支新餉作車牛價亦祗十餘萬止耳而此三府車牛巳費九十五萬二千五百矣况旣買之後人夫餵養之費途中倒斃之虞皆所不勉且每牛一日除糧豆之外必須草一束七

百四十隻則日用七萬四千束矣一日七萬
四千束則十日七十四萬百日則七百四十
萬也畿輔有此許多之牛遼左或無此許多
之草況百日可能完事乎此皆職所未解者
近查遼撫疏謂買騾車一千輛便可減牛車
一萬輛今永平道已置騾車二百輛每運至
遼陽二十日每轉五千石亦既行之矣既有
騾車一千可減牛車一萬則牛亦當遞減二
萬矣騾車既獨減于畿輔則所省亦當獨減

于畿輔而又一例派買又職所未解也職未嘗不勉強督責以佐軍興但遼左不可無牛而畿內尤不可無民既有以騾車減牛車之說際今尚未買完似當亟行勿藉口既以移文矣多多益善而不爲畿民惜殘喘也若近日畿內募兵之命又下矣即月燕趙多慷慨而承平日久耳不聞金鼓目不習干戈即一二強勇之流皆隸于行伍兩年赴遼者已幾萬矣去者無蹤在者益懼言及赴遼如就死

地不啻平時之發遣而人願發遣者乎勢又將取之州縣一取之州縣而里閭之繹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西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其夫子哭其父仳傷之狀何至忍聞除正額給銀外里下幇帖一人不下數十金況畿民昔習于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乎近經略曾令都司王豸募兵保定矣攜萬金而來只募馬兵三百四十人以去而行糧不與焉以此推之今募兵二萬馬步各半當費金

餉三十五萬比一府亦當十七萬五千科臣與職查議雖有銀十二萬克安家馬匹之需尚未具足而兵益募一日則註糧一日自召募以至出關非數月不辦一切行糧又將何須且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陜西五省共兵二萬皆以赴内地訓練昔計毎省祗該募兵四千于時職又曾具䟽將畿内四府歸併山海防守奉

旨矣永平道亦已募有六千餘駐關上並永平矣

部中今日之催請不過催前日之已題耳乃除四省之外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後覆又不相照則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朝更夕改如此也職尤不得不慮其所終矣以上諸事非出臆說非假張皇有一分方言一分而疾首蹙額之民情尚未彷彿其萬一事如此言亦如此而官愁民怨之景象尚未描寫其眞容職疏之所及者固已三空四盡而職疏之所

未及者尤復百孔千瘡卽如一事出在部中曰吾郵而直之撫按矣在撫按曰吾檄而督之司道矣一有不辦臣等豈不能執白簡以糾然爲地方計其苦楚淚便可墮卽如買牛車一事部中之疏一則曰騾車之派計無善于此者再則曰買牛之派計無善于此者而不知各州縣之條分縷折小民之赴湯蹈火固巳不堪矣今遼左之事急矣但遼左有遼左之急畿輔亦有畿輔之急遼左急畿内諸

臣固時時爲之灌注畿內急遼左諸臣不知
亦爲之體恤否也遼左之患有形而畿內之
患無形一旦地方有事則釀患之罪謂臣任
之乎抑地方官任之乎臣又嘗謂國家治理
富強二字原不相離未有不富而能強者
皇上歷年貯蓄如山既以起窮民之垂涎近日慳
吝如石又以拂中外之覬望及今何不出數
百萬之資以佐司農之急而乃却抱無盡之
藏徒爲沿門之覓以種種至大之事皆責之

煢煢無聊之民不知畿民之心失而四方之民響應矣夫當禍患未發人視爲處堂厝火之安而不預防其變及禍患旣作極力爲焦頭爛額之客亦何救于危亡職尤願

皇上幷勑各部以後凡有征發尤須加意根本之地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無使窮民無休息時以釀成肘腋莫大之患也

○右春坊掌司業張鼐揭今日遼事之急不過曰兵也餉也然兵窮于征而又窮于練餉窮于

泒而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
勢必不能通矣未困遼東先困天下天下既
困遼左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可患不得
復以舊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
弱而徵募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罷天
下耳但充數不取充用召到者已不能安揷
簡閱消其潰散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
府以重郡縣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兵不
爲不多矣而患在不能練夫必先練而後可

以戰可以守各處所徵之兵非有精銳敢死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郡縣而郡縣僉派民間即虎符下邊營而邊營調停催募大都僱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命錢此輩不過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僥倖途中脫逃強勉應承目前耳即今遣使四出而責之各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吞聲行負戈戰骨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屯駐通州士人鄉紳岌岌乎不安又已見告矣須

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捍者
使登籍安挿以慰其殺敵立功之愿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庶揀
用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補償
兵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
而何當事者不能獨斷也夫練臣即未奉有
勑書而既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即奉
聖旨委用也且練則須錢糧而簡則何所妨礙乎
經略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

其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云科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叅佐而統領到遼陽與經略分閫而列金鼓不審叅佐果得人乎兵士果和洽乎即募兵之使與經略意氣所見果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也即經略邇來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激然其不愛錢不惜死一片赤心為君為國

九廟神靈京城百萬生靈當亦感激祝其成功豈以戮力禦侮之時而可令權輕于分閫績廢

于偶犄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
萬一掣肘寧弟危經略一身乎且今日廷臣
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略所任則判死生豈有
人捧死衛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
之爲痛泣流涕者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
餉而取之牛車百萬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
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濟遼餉以守遼之兵
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而何更不講求遼
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向來以其地廣可耕

也令一槩廢爲曠土而不耕矣夫戰士守于外農夫耕于内趙營平之制先零諸葛武侯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之屯聚四大將不可不爲固防矣遼人雖不堪戰而獨不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米糧賤而餉司折色軍民可宿飽有餘亦足以鼓其樂生之氣而無難訓練矣遼地耕而民運可漸減民力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内地募兵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爲得策也若

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
不可海運厄于風波牛運車運而牛有時斃
車又有時催百萬金辦米粟往往三十鍾而
致一石海内不重困耶不若于金復海蓋諸
處度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一大堡可容
千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伍陸堡所用兵止
撥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
兵不疲力餉可絡繹道路省此百萬牛車之
費以爲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

也若夫廟堂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略之心夫令大臣而長往代其行事以不煩朝廷東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室家相安保喙息于輦下伊誰賜也而可以其言之過激遂成戈矛之漸乎夫鬭之于朝朝廷自苦也鬭之邊疆大事一去幷鬭之人同盡也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略則不侫又有進焉夫經略一身國家所係以安危也經略成功而國家固于金湯百爾臣工皆安

于枕席經略掣附而遼東遂付之奴兒京師
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及首之禍此際堪效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略也諸葛武侯論
大將日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略之心與
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師卒之心
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略威中有恩之至意致
身報國之血誠如身使臂臂使指彼此應援
奇正相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嘗見裴

晉公之克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諸士卒
歡如兄弟諸如手足而後得長歌入漢關矣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師旅方興
國計大困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講求經濟長策以華權宜疵政事
臣惟今日之天下夷狄外侮閭左內空戍卒
呼庚大農仰屋去兵未可以防虞而去食未
可以足兵岌岌殆矣朝廷廣開事例遍搜府
庫猶不足用于是再議加賦責令有司多少

恊助臣知計臣處此勢無柰何比之子產作丘賦所謂權宜之計耳夫權宜豈爲長策哉漢武征四夷始開武功爵論者猶譏議之宋至孝宗疆宇狹矣尚以鬻爵爲非古下詔裁革我朝生員輸粟入監以濟荒歉

國初無之乃天順以後事例先臣馬文昇尚以大壞選法具奏停止豈以今日納爵未已弁議納恩典白丁入監未已弁得納銀爲生員百姓常賦每畝加泒未已弁議再泒有司蠲

俸未已弁議出銀協助此真千古未有之疵政而不意聖明全盛之時創見焉事例之濫國體雖褻爲害猶淺至于加泒與協助臣寔慮之小民常賦苦受鞭笞尚多逋負情豈得已邇來遠近蕭條愁歎之景象

皇上不知諸臣亦豈不知乎若又額外再泒則有相逼爲盜耳說者或以官家富室不難措處爲例不知官家富室田愈多納銀愈易小民田愈少納銀愈難天下富者少貧者多不仕

者多仕者少豈苛索哉有司賢者不敢稅羨與重贖槖無長物安所得銀以助邊不肖者耽耽嗜利乃復借以攫取題目不至推膏吸髓焚林竭澤不止果若所爲是使賢者喪其所守而不肖者益增其墨也國家何用舉廉律貪之令爲乎且加派固小民之害協助亦小民之害民心思亂禍豈在遼發帑一着在

皇上宜速允不宜多藏蹈鹿臺鉅橋瓊林大盈覆轍遼左用兵十八萬每歲議餉八百萬即使

皇上槩發一千萬不供年半之用接濟長策尤所

當講臣思

高皇帝東征西討封王建侯所費不貲未嘗橫斂且數蠲租減稅卽二正之季天下多事未嘗窘迫至此今日病源安在臣請略陳其說

高皇帝時天下府州縣官不過五千四百有奇軍職不過二萬八千有奇今日文職增至一萬六千二百有餘武職則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今又倍于成化時矣其他雜流椽史

閹寺尚無算語曰官多民擾殊有理也卿寺
臺諫府衛郡縣固難缺額其餘似宜查
祖制以省併京職如部屬中行評博職業簡者每
司可裁一二員省直布按二司如屯田水利
督糧清軍各道可以守巡兼者每司可裁一
二員大府如同知通判設至五六員者可裁
一二員僻府經歷知事照磨檢校此中可裁
二員僻縣縣丞主簿典史此中可裁一員教
官則府學五員中可裁二員州縣學三員中

可裁一員以至雜職椽史閹寺過冗中一併
議裁此豈獨省俸爲國哉亦免十羊九牧之
患爲民害矣或曰士路人衆如臣所云何以
疏通待選之人臣考祖制科額不甚多名臣
輩出邇年解額日增添註日益人才何以不
如古似宜暫減出身之額如云額不可減則
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亦可以待科目洪永時
周用以進士選永嘉縣丞曹鼐以舉人選泰
和典史其後俱爲名臣何孤進取惟歲貢一

途祖制難廢但官非養老之具當亦量才加授賢能端士可也才識優長破格超遷可也其年老學荒之甚者本省類題表宅授銜不必送部選職可也審能若此何患壅滯至如武職襲替祖制比試不中者僅半俸三試又不中者降爲軍今亦宜嚴比試之例勿令乳臭紈袴取官緹綺則以待有功勿以恩律濫授材官則以待有能勿以庸夫輕畀斯則文武兩途冗員一清所省俸祿較之責官協助

以傷政體者孰得乎國初邊餉止于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歲費京運不過一百餘萬迨後增以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山西爲九鎮今則密雲昌平易州井陘臨洮無不列塞歲費京運民運銀七百餘萬矣主兵弱則益募兵募兵之弱亦然募兵弱則調客兵客兵之弱亦然夫使一餉寔得一卒一芻寔得一馬各鎮何用此等大衆哉金帛日輸以飽債帥兵額雖增安所用之臣前疏請中外揀藉軍

州縣練民壯勿舍見兵見餉以省臨時召募
遷調安家行糧之費此爲足兵討寔爲足食
計此外衛所之老家則汰之邊鎮稍靜可以
量减之客兵則汰之州縣稍僻可以量减之
弓兵與舖兵則汰之內府監局中外衙門可
以量减之騶從占役則汰之循名責實總計
一歲所汰冗兵當亦節省無算而又何憂不
濟耶國家上供之需曰太倉銀庫曰光祿寺
曰內庫若使冗費無度江海不能實漏巵其

太倉庫除給邊餉與正項經費外必查祖宗
御用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光祿內膳必
查祖宗廚料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內庫
監局採辦必查祖宗粟帛顏料工匠原額幾
何今費溢額幾何溢者汰之即額內有可省
者省之此一裁省尤多臣亦不敢遠引
二祖即如
仁宗皇帝以楊士奇言減惜薪司奏討北直山東
賦棗四十萬

孝宗皇帝以劉大夏言省光祿卓面金錢八十萬

先帝隆慶初年亦曾裁減光祿原額銀二十萬豈如今日溢額不已佐以権採又每傳取外府入内乎金花銀國初謂折糧銀原解南京以給武臣常祿并以濟邊境緩急之用者正統元年始歸内庫何至今日專供私用卽戸部暫借給餉而重拂主事鹿善繼降謫以去乎然此非獨

皇上之過大臣儻有封還詔書之王嘉不進羨餘

皇上之李絳愛君防漸將死力爭當不至是張承業一宦者猶不輕以庫錢予莊宗曰錢爲大王留以養戰士近時大臣風裁其視承業爲何如耶嗟嗟前事已矣今何時哉

皇上宜猛省大臣宜死爭可省必省可裁必裁至目前燃眉無過請帑可濟大小臣工誠宜跪門不已號泣繼之日復一日必得請而後已凡此皆爲經濟之長策異乎權宜之疵政也乃若政出權宜不礙帝王大體者亦自有之

天下山塘田園基址原屬官物可以不用者
則宜查出變價親王戚畹勳貴祿厚賜豐必
有全資則宜暫停三年常祿以俟日後處補
官員謫遷添註多不履任公差道里多至經
年人臣敬事後食豈宜不仕受祿乎則陞遷
雖與算俸竟可計日扣銀不必予以捐俸之
名色省直郡縣編有修理城垣公署舖舍橋
梁等銀及應荅上司使客油燭柴炭紙劄損
箱之類歲歲修葺處處荅應則此項竟可取

解不必予以協助口實此皆權而不失正者
夫臣所陳者計似迂而實切行似難而實易
遼事遲久固當講求遼事結局亦當講求不
然今日開例明日加賦設法巧取民窮財盡
譬之饑人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
明旨催兵愈嚴中外虛應如故懇乞
欽限考成急救殘遼并急遣風力科臣駐扎山海
關點驗援兵出關以免虛塞再悞封疆事前

職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
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
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
兵之虛數及見樞臣辨疏開列遼東見在新
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
紙上虛數而職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
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煖已來時候已
逼事勢已蹙有不得不爲
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職之言

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月間開鐵連陷北關繼亡遼陽已亡在旦夕顧乃職時初到猶得用虛聲以恐之多方以誤之酋果疑懼不敢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損瘦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塌一一皆被奸細報知又賊兩入鐵嶺開原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出益窺我無能為而恐之誤之之法窮矣遲則三四月早則正

二月定到遼陽城下有一番大舉動此非職
臆度也凡拿奸細解到回鄉皆供李永芳笑
云如真保薊宣及南浙殘兵不喫飯也砍得
箇飽又云口外也是死進口也是死不如進
搶由他死活也罷近朝鮮逃回二將見職亦
謂賊言裡邊兵不敢進勦只在觀我外邊的
變我與其俟裡邊觀變不如明春傾巢先往
決一死戰項者拱兎夷自憨營回報奴兒哈
赤等帶領達子二萬餘騎已上了馬要搶遼

瀋奴曾差人來兩家指天說誓如今不好行兵待明春二三月間一齊攻搶等情歷歷有據而遼陽危不可言矣今遼陽各兵除河西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虜外其年來召募遼兵如鐵騎營玄武營強兵營標下左翼營右翼營及廣寧發來者數近三萬竟不可以算兵眞保宣薊及南浙之殘者亦不可算兵乃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冲戰之用止有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各領馬步

兵一萬一千人李懷信領馬步兵五千餘人雖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援兵世賢管下多招回逃陣殘卒俱是站立不住世賢常私稟職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夷便面黃無人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便走如中國懿路兩畨光景寔足寒心惟賴手下數百親丁強勉支持如何能當大敵其他總兵幷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單弱抵賊不住但畏軍

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拒守爲穩職
于總兵中惟特世賢今其言如此職心膽俱
裂又恐撤回益示弱以速賊至且徑棄瀋蒲
而不顧遼陽益失犄角無兵護耕數百里田
土皆拋棄糧草無所出儈力持之不聽各道
屢以爲言即閱臣姚宗文亦勸職許回城弟
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
城見兵必不能棄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
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職不得已

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違初心初計矣去秋併瀋歸遼本望援兵多多過關今春再去守瀋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所爲南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賊如攻瀋蒲而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援兵守淸河寬奠防賊南犯而今已矣賊如搶村屯窺南衛而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今又已矣賊如攻鎮江攻朝鮮而我必不能救也三總兵見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十里相

望坐以待賊尚懼不能抵敵欲要回城況遠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靉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職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任受虛詐之名職亦不任受失誤之罪勿謂職不先言也爲今之計不亟亟遣多兵應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面情而援兵緩無到時職嘗見兵部調兵不論

兵之多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將之或存或
亡一槩混寫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
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
皇上見之豈不好看而不知其爲紙上之兵也今
宜確查某鎮某家的確有兵若干某將見存
的確有家丁若干某將贖罪的確能納馬若
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
一人一騎以悞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
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

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馬補軍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以致哄怕各省鎮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信地以滋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即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省鎮留兵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便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

土兵纔被人駁便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消斟酌二字便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私留不遣或逗遛不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

欽限曰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方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况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

期必不遲悞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驁難使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而今土狼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甸清河小險之地而緊對賊寨如撫順三岔一帶平陂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顧皆爲督府所阻而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萬但足山險之用外悉當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

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新令增調者明
白開列務足十萬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以
欽限仍乞
天語叮嚀樞臣曰前者三路失師之後假有接兵
接濟出關張揚聲勢賊必不敢犯開鐵乃坐
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旣已被賊窺破連陷
重城姑令戴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
不依限期致有失陷兩罪并發定有
祖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兵部

者也兵部旣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調確
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
矣如此而猶執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
之罪也如去秋調發薊鎮兵將地方輒藉滿
旦小虜恐喝朝廷及臣調停調遣而滿旦亦
不見犯近地方官亦不見塘報
皇上卽此一事便可以知各鎮情狀又如甘固援
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職言祁魯
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却疏稱其無兵不肯

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我
皇上東顧之憂誰念
宮寢
宗廟震驚不寧併乞
天語叮嚀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
若遼東不守禍中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
苦更難倘有調發不及疏數不依
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
祖宗朝處治鎮撫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各省

鎮者也兵部如數調矣各省鎮又如數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健器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又紙上之兵也擔虛名受實禍年來遼東吃虧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伏乞
皇上特遣科臣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一員駐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叅不依期者叅兵馬孱弱器甲朽鈍者叅仍即發回

隨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職復點驗不堪
者職卽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職所謂亟遣
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覈徵調之
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
援而遼已去矣此陳湯所謂報仇之師非救
急之師也頃聞薊西滿旦已經悔罪受款自
應那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遊擊辛志
德固原遊擊吳癸甘肅遊擊張應元延綏遊
擊張奇等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見在薊

鎮駐防相應亟亟俱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職不知是何方兵士盡不堪戰亦當查其悍猛中用者如越效忠許定國丁呂式等所領各兵之類速速揀發過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泒内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日裡盡到遼陽違者俱以承調失期從重論蓋保得遼陽無事薊鎮與京

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如必
堅持神京爲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
所爲重也此又今日第一救急着也伏惟
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
濟燃眉事准督餉侍郎李長庚咨議大率遼
左之苦在無兵又苦無餉蓋兵可調募而餉
難猝處也極苦無餉尤苦無舟車蓋餉尤可
漕輸可糴買而舟車則難猝辦也遼左在闗

之糧十五萬贊理主事田時春催車運豆陸續到關及查關外自高嶺至遼陽將及千里計十六站幸撫臣早計設有牛車而每站所分大車不過二十餘輛每輛載十石小車不過五十輛每輛載四石牛車行緩三日一往返除已前截運硝黃火器外十一月間寧前廣寧兩道竭力嚴催所運過止二千四百餘石而每石脚價自寧前至遼陽約共一萬二千餘運甚少費甚多斯在關陸運之難也抵

海岸之糧有登萊天津二處運天津運不幸
中道遭風停泊而底蓋套者亦六十餘舟因
前歲海運議未定所以有蓋州套復州北汛
口金州三塡旅順口之不同自去年七月以
後方議定于蓋套茲奉有
明旨矣其蓋套之糧該道嚴催已經運完金復等
處之糧尚積十萬臣行該道將復州者定于
歲裏運完金州者定于正月運完以濟正二
月之用一至三月則海道之新糧可接濟矣

而地方極苦車牛之少在内尚苦望梅在外已爲竭澤斯在岸陸運之難也但事至今日不得稱難矣若使稱難則可任其不運乎臣謹與諸臣立爲六議

一金蓋等處之糧由本地運至海州以達鞍山則海蓋道任之由鞍山至遼陽以達三帥信地則遼陽道任之其在關者由關以至高嶺永平道任之由高嶺以至杏山寧前道任之杏山以至海州廣寧道任之而由海州以達

遼陽則又海蓋道遼陽道之事也分地責成倘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各管糧府佐官員不得諉其責定以考成之法容臣與諸臣奉功令繩之此考成之法當議也

一關内車牛部臣催于内督臣催于外計必有至者然各軍懸釜待炊計日望食當先儘關外之力以應目前待關内之牛以裕後計即關内牛至矣而事須預辦于關外應行各道將地方牛車優值僱買速行打造集匠鳩料

勒限完工不得稽遲此造車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原議牛七萬四千隻又議騾車一千輛二者原以活法行之撫臣之疏備矣臣細詢之則騾車載多行速倍于牛車其便不待辨而知也又有稱遼左地鬆夏秋雨後騾車輪重易陷所以遼左向來止用牛車茲議先催關內七府騾車千輛每騾一頭其力壯價優者可當二牛之半大約得騾萬頭即可減牛二萬五千隻合行各道轉行州縣照依原派

騾車牛隻之數得騾百頭驗俱壯健者准減
牛二百五十隻不許以瘦弱抵數據廣寧道
臣云窘急之秋驢亦可用但驢力小價省若
州縣得驢一百頭者減牛五十隻其騾車解
發攔頭掌鞭夫二名照新事例給以安家行
糧限至廣寧牛驢解至山海關交割其山東
河南山西三省原未議及騾車如地方有騾
車騾頭者亦隨所便照議抵算牛隻近山西
撫臣遺書于臣深言山右苦于牛隻之少而

驢猶易於買若以騾驢濟牛隻之窮正臣與
經臣諸臣所商討者應聽撫臣酌行該臣前
疏以平陽府遠故止派太汾潞三府今去大
原近邊州縣荒瘠責買爲艱則以平陽派爲
協濟亦在撫臣之通融計處也又遼左各道
見在買過牛五千九百隻及臣前委司道自
買海蓋道牛報完又將千隻俱可減内地派
買之數至九輛十八輻七輛十四輻之車遼
左絕無多僱得一車可當二車之用總之各

省牛騾驢三項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減
牛之數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期于
不失原派之數足用而止牛騾驢旣爲通算
而地方各官再爲推諉則臣原疏考成之法
在自無所逃罪矣此牛騾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匠役絕少兵興之後在外匠役旣不肯
來本地之匠益多散失而各道造車用匠遼
陽造戰車用匠芝蔴灣造船用匠是匠役以
互調而力竭矣經臣曾請于關內催發工匠

誠非得已經臣所請爲戰車火器計耳臣爲運車船計亦不得不望于此況用匠與用兵不同匠役無出征之危且散在寧前廣寧近地應聽督臣轉行各州縣催募出關事完即回此匠役之法當議也

一芝蔴灣之運臣與督臣親勘已眞而寧前道臣定議力任此事臣留新餉一萬五千爲買木造船之費發該道嚴督造完二月杪催行發運除吏部已據臣咨復將原任主事令聽

降來斯行補府佐職銜管理淮船及芝蔴灣
運務外其運至三岔河者逼近西虜難以建
厰必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臣與撫臣面
計査得遼東苑馬寺永寧監監正談大壯老
成練達應加通判職銜專管其事俟舟至由
海入先報知本官預備車夫俟舟抵河邊速
起卸上車毋躭時刻此運道一開則寧前廣
寧之車漸可減以濟遼但須得南方水兵善
識風雲者以為鄉導應行兵部轉咨直浙廵

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各取百名以為鄉導庶免如今歲天津之失其有慮及逃軍者則三岔河芝蔴灣聽撫臣各設武官一員其關內地方委之山海叅將天津地方委之天津海防營遊擊每遇船至親自搜查設有逃軍定以軍法梟示本地仍連坐本舟運官水手人等以罪則芝蔴灣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地方凋敝民力已窮甚有願輸車于官以免赶運者其情可憫合無用立事例上納

車牛計其價值數十兩與納吏承數百金以上者與納官監再多者納文武職官如見行事例而武職量行上納加銜願納糧料者亦如之百金以上者准減去二十金數十金者減去五金俾已輸者假此以酬其勞未輸者寬恤以待其至此事例之法當議也夫臣所言止知臣職可爲餉計耳而遼左萬難支處臣自出關以來寧前一道以至杏山皆砂磧之地與虜共之及至廣寧雖守禦增嚴而一

城以外民居寥落耕種多荒田山嶺以至三岔河則烽烟馳突時壓心目大抵遼陽雖以三帥外備濠墻內修人有固志而民皆凋喪之後軍有枵腹之虞野哭千家頹垣數圯情景尤爲不堪其海蓋道舊稱腹裡近受各處海陸之運亦極蕭條言兵則撥防分守苦于無兵言馬則各軍騎坐多虛撫臣拮据買過馬九百四十五匹于各處解來者多方喂養心力已竭矣夫言及兵馬之少則不得不增

言及兵馬之增則慮及于餉況二百萬之本
色一時派之甚難異日運之尤難幸而盡力
矣而抵關抵岸必須牛車玆搜買則民間括
取殆盡買木則清靉一帶出木地方爲斥逐
之塲取牛則派及各屯之牛以供官用而春
間農事無牛尤可寒心臣日與遼陽道臣計
云牛隻買完又須赶牛之軍數亦視牛將何
遣用而牛有料草軍有月糧其難一也及廣
寧道臣計云大約用騾車八百輛分擺一十

六站一年方可完十五萬石之糧而騾頭所食之料需運十萬八千餘石以飼之是以十萬八千之豆而運一十五萬之米運費亦略相當此二難也又與海蓋道臣計之則七萬四千隻之牛止計運糧一百二十餘萬石運草一千二百餘萬束而今所討二百餘萬石之糧二千餘萬束之草尚未能盡計此其難三也有此三難從牛車而數尚竭蹷難前而况處處告苦地地稱難臣誠不知所終矣該

臣行廣寧海蓋間百姓擁輿投告俱稱召買
派草及運糧之艱沿途牛車牽輓之苦泣訴
于臣惟是之咎一抵遼陽各軍以督餉之臣
遠來必有賞給而隨臣銀兩未至途假空言
慰之若輩雖奉節制之嚴而慫言誶語立遍
于途臣何足惜而事勢至此若再悠悠忽忽
縱慈父豈能長保其子耶以經臣推轂專閫
惟其所制尚對臣扼腕而嘆任之難況庸劣
如臣者乎尤臣所大懼于將來也伏乞

皇上勑下戶部再加酌議逐款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凡遲悞者聽部科與臣嚴行叅處其關
吏兵二部者一體咨請覆行至危遼情形非
皇上破格軫恤于上內外各省直臣工如拯溺救
焚于下則將何以濟此二百萬之轉運也

籌遼碩畫

三五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15
C5
K97

Ac
149
.P3
v.61

籌遼碩畫卷三十七　庚申孟春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久叛狡夷悔罪認罰乞復
舊賞以結殘局以奠
陵京重地事據密雲兵備喻安性薊州右參政
郡可立呈據白馬關管守備事都司劉登瀛
呈稱爲照西虜滿旦係順義王妾子赶兎之
繼妻赶兎殺逐朶顏部落奪占白馬關口作
反豈止數次挾增不啻數番至萬曆三十四

年間赶兎身故滿旦係王子咯喇慎家女侍寵專權生子二人一名明暗合落赤一名毛乞炭携子私嫁赶兎之姪阿暈及娶婦生息等衆輙索增賞不遂遂于四十二年十一月間擁衆突犯殺虜麻郎谷居民當蒙督撫按關鎮道勘實具題請停革叛酋例賞後雖屢肆竊犯于梁家圈等處我亦出奇堵剿擒斬多功節次塘報在卷邇年三番五次叩關乞欵終是要添新賞不肯認罰正在講折問詎

意遼左屢次失利復又糾衆于本年八月初一日大舉入犯高家莊雖小有殺傷而虜被堵禦死亾亦衆滿婦不遂狂逞旋復具稟着令其男差夷進邊還要真心求欵節該添差尖哨往來齎單宣陳利害滿婦其男復差金舊兒等進關懇講始而願認罰贖四十二年赶兎長男例賞貢賞既又嚴加宣諭高家莊復犯之事何以抵其罰贖金舊兒等見我内地兵馬晝夜整束又見詞嚴義正回話滿旦

復齎夷稟前來說總是我家達子無知到你邊下作歹我家也有死傷的許多只求那顏開恩容我再加認罪罷了再將塞汗住公男例賞并四十三年貢賞作高家莊罰贖罷又掌本路歷數其節年之罪與新長之惡懾以中國之威曉以得失之利而滿婦傾心輸服又將塞汗住公男及赶兎身下四百部落例賞約銀一千餘兩添作高家莊罰贖是前後罰革例賞共銀三千六百餘兩二年四季貢

賞係正項錢糧幷驛遞口糧鞭把馬布往來之費約省千兩通共銀四千六百餘兩俱屢擄有印信夷稟在卷續擄滿旦夷稟差夷金舊兒等進關哀稟罰贖已是遵照認的重多起初作歹到今六年不欵原止爲我二子明暗合落赤幷媳婦遲慢孌只一个孫子二个孫女又三子毛乞炭幷媳婦阿兎孌只以上七个人討添穿吃加賞來生也爲賞死也爲賞如今只是哀告望乞務要多多添[illegible]也是

朝廷恩典以後也好出力報効看守邊疆也
免的別家達子騷擾等情復該宣拒不啻數
次緣據乞懇不已勢難峻拒節經轉報因值
多事之秋姑准陸續加添所討各名下衣段
布疋吃食等物大約值銀五百餘兩明諭滿
婦等感恩忻服即具夷稟擬定十二月初九
日帯領夷衆叩關獻還活人高氏馮氏高氏
張氏等帯有小女二口并主悔罪認罰合同
以後恭順効力保全各關口無事盟誓番漢

字樣前來聽候鑽刀復該稟請本道隨蒙依允及協守營路主客諸將領帶同各中千百把關哨等官聚集丁軍五千餘衆勒令手提骷髏歃血盟誓放砲吶喊鑽刀九遍完畢當有滿旦等帶領男婦夷人三百餘騎進至撫夷所挨次叩頭謝恩乞領筵宴犒慰出關聽候乞領新舊等賞去訖為照夷婦滿旦叛逆革賞已逾六年不為不久今叩關認罪願聽罰革前項年例額賞三千六百有奇四季貢

賞銀一千餘兩爲數不爲不多并獻被捉活
人共有九名不爲不誠原擒質禁夷人伯克
累等八名似應釋放訂期鑽刀盟誓所哀討
者各名下穿吃衣段吃食等物僅值銀五百
餘兩爲數不多合無軫念密邇
陵京重地乘其犬羊計窮搖尾乞哀亟賜轉達
姑從向化之誠准與題請開復舊賞庶操縱
適宜用示柔服遠人以奠首衝强圉再照所
罰例賞銀兩應留祇充庫貯正項買撫之用

待候另冊分折造報其加增新賞銀兩合聽議處緣由稟報到道看得滿旦母子先因挾添新賞糾衆入犯麻郎谷等處題革側賞五年于茲逦年跳梁益甚幸我內地多方設備屢著擒斬隨亦叩關議欵將有次弟詎意東事決裂狡心復熾仍又借兵大舉突犯高家莊堡幸未深入今本酋力詘于屢逞計窮于要挾復托其男及差夷金舊兒等傾心求欵往來講折不啻百十彼惟以討添兒女穿吃

爲詞若再固拒不從犬羊之性難馴驚擾
陵京爲患滋大量加衣吃等物亦非過濫所議
罰贖既有三千六百之多及年例貢賞千餘
通計三千六百有奇復又獻還被擄活人先
後共九名口乞欵之意已誠似應俯從其請
以結數年不了之局除鑽刀日期恐呈請往
回日久又起狡夷變詐之心先擬初九日宣
示朝廷恩威鑽刀認罪外案查滿旦繼夫阿
暈係古北路乞賞屬夷先年助逆作歹亦將

應領賞物暫行停住至四十五年二月內本
酋悔罪乞欵認罰應進貢賞三季金衣段布
四百五疋件馬匹牛羊三九之數准其鑽伏
詳報在卷然畢酋之賞雖非具題停革第總
爲滿明一事滿明旣欵亦當倂覆以結前案
今准前因合無呈請俯將滿旦母子原革舊
賞即賜題覆以鼓屬夷效順之心所增滿明
新賞五百業有前罰銀兩可支數年之用亦
不必請益部帑合于春秋兩防柴價銀內照

數撥補按季賞給無煩再處等因到職該職
議照馭夷之道不過逆剿順撫兩端先是酋
婦滿旦挾賞未遂狡焉啓疆其欲甚奢其勢
甚驕唯有秣馬洗兵共圖大創以伸中國之
威敢復談表餌爲長計乎今滿酋叩關乞款
悔罪認罰至再至三固彼之戀棧未忘亦苦
于戒嚴莫逞儻追其旣往不嘉與更始譬則
犬之搖尾而來復執梃以驅之去將來之狂
吠無已時也量加衣吃等物雖云五百餘金

所認之罰計數幾十倍于此亦足以示懲矣當此邊疆多事似應羈縻爲便如謂夷性無常欵盟難恃亦惟是就彼之順逆以馭之如今日之稽首塞下便當投骨以示恐如異日之逆我顏行又當閉關以問罪此惟在沿邊道將加意綢繆相機操縱恐難以預料于今日遂謂鴟鴞竟無好音故峻以拒之以阻其向化之心也合照該道所議將滿旦毋子歷年停住額貢二賞除罰革外俱准開復又其

夫阿暈原乞古北舊賞先因助逆暫停未幾
叩關悔罪已經前督撫准復在卷亦應並開
以完全局至于量增賞物合如道議仍嚴諭
滿明母子務要恪守新盟永堅恭順如再悖
逆定行誅剿庶朝廷之恩威互用而犬羊之
反側自消也既經二道覆議前來相應題請
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覆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准船勢在必需牛車

尚須酌議懇乞

亟救募造以濟水需叅酌衆議以便陸輓事照得奴氛未靖轉餉正殷其從水運者必須船船非盡出于淮而淮船居多以淮故船數也遼需本色二百萬餉可截漕船難卒辦故餉臣李長庚擬造淮船并所僱沙船共足五百隻之數限今春至津門以便運發而漕臣王紀有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一疏內稱大索三月在揚僅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

隻除山東生員王裕國分去一十九隻實止
一百二十四隻而猶有滲漏不堪之小艇盎
奴勢披猖市船無出塗之想括船令下舟人
有掉臂之思兼以去春淮屬已出過船六十
隻又先後爲山東僱去者幾二百隻奚怪乎
來者汲汲而應者寥寥也但遼兵不可一日
無餉則運餉不可一日無船令天津未嘗不
造也江南兩浙與天寧洲非不宜共效纓冠
也而時日無幾勢難應急與其募于他屬不

若募于淮之便與其造于他屬亦不若造于
淮之便以舟楫之輻湊工料之鱗集較之他
屬似有差也職獨慮僱造之無資耳今擬餉
臣稱已發過銀五萬兩而户部又支動兩淮
運司銀十萬則非無米之炊矣人情趨利如
鶩誠懸資以購厚給其直將無有鼓棹樂從
子來趨事者乎謂宜
亟勅漕臣轉行淮揚各州縣多方召募先儘沙船
以沙船之人慣習風濤不必別尋水手最足

以濟目前之用也若製造一節該廠漕船之缺以千餘計未便兼攝則另委府佐一員以董其事而武弁卑官既難信任且難督催即以新任永平府推官來斯行先賛船而後賛運無不可也其治事之有司如募造及時而堪用則移咨吏部紀錄若怠玩逾期或以不堪搪塞者餉臣與漕臣俱得白簡從事重則降調輕則罰治庶水運有濟也其從陸運者必須車車非必盡用牛而遼之運餉則牛車

居多蓋因該鎮土疎一當夏秋雨濕車輪重
而易陷惟牛車可以常行耳牛至七萬四千
遼難取給自不得不分派于畿輔以及河南
山東山西顧民之所賴以耕者惟牛今加派
且倍旣已厚責其措餉而又欲併奪其農業
民其奚堪然使農業妨而運事克濟猶不失
爲急公後私之義也日來紛紛之議咸謂牛
能任重而不能致遠越數百里外必有以水
草不服之故倒斃者頃餉臣移職書云玆議

牛騾並買惟隨州縣之便而一騾即可以減二牛之費已無不曲體第必牛堪遠到者始可責其牛騾並買若損民間之耕業以供沿途之倒斃則不若徵騾于遠而置牛于近者于陸運爲有濟也嗟嗟轉運一事耳僱造船隻則淮甸騷然置辦牛車則京省又騷然而徵調之後又徵調加派之外又加派則九邊四海無一而不騷然州縣中求其有二千之節省足抵兩年之加派如山東長清令者未

易數數見也哀此小民詎堪此重困哉然非一再加派便可寬然有餘地也遼餉歲以八百萬計今地畝倍加亦四百萬止耳而牛車一項動費百三十萬各邊調募安家月糧又欲取給于中不能以二百萬剩矣以不及二百萬之額而欲支八百萬之用脫巾之禍寧待轉聍哉往委五萬于東流使捐軀赴敵者暗受花銷之數媚虜偷生者巧遯冐破之誅卽今兵部所計出關九萬之兵經臣紀爲實

數者僅六萬有奇遼鎮募兵一萬四千而堪用者不過二千即此二項糜餉又不知幾十萬長此安窮竊謂濬江海之源不若塞漏巵之隙職願今之募兵者毋徒取充數而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兵也嗣后調募出關者應

勑督臣于關内逐一驗發有不堪者登時汰革驗後而私替者以軍法從事務使有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如兵堪用而餉不給則治治餉之罪餉能給而兵不堪則治治兵之罪庶幾末

流之砥柱也即如朝鮮爲我屬國以義旗之
舉開釁于奴我實貽之矣頃來告急不救則
虞撤我藩救則又虞生我瑕然揆以輔車唇
齒之誼斷不宜置之膜外昨見臺臣左光斗
疏稱行人司司付劉時俊堪令宣慰屬國時
俊沉機雄畧究心已久試
勑遣朝鮮假以宣慰屬國之監聽其便宜行事必
有深計因兵于人與稱兵于我勞逸固有間
矣職因轉餉而并慮餉之無從出職因無餉

而并防餉之所由糜故兼及之仰惟

聖明裁詧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轉運之費事急燃

眉伏乞郎

勑議處以無悞封疆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

永春等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著作速議覆李長庚旣

有督餉專責各處堪動錢糧准著便宜搜括

取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看得遼

陽殘破已十之五矣今夷虜合謀併半个遼陽亦岌岌乎殆矣固賴有經撫諸臣拮据撑持要必士飽馬騰然後議戰議守有所憑藉臣是以日夜焦勞旣慮折色之告匱又慮本色之中斷一切搜那征泒不遺餘力而圖計軍興以來已發過新餉銀五百萬此臣部之所能也若夫水陸輓輸非臣部所能及亦惟是地方司道便宜料理庶幾有備無患耳前月十一日接到撫臣揭帖爲亟處車牛等費

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共議添車三萬七千
輛牛七萬四千隻并人糧牛料一應等費約
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續
接到督餉臣揭帖同前事臣始而駭終而懼
駭者駭其一旦倉卒責辦以如是之多其何
能支懼者懼車牛展轉派買盼到出關之日
遼餉軍馬不能待矣年餘不圖一旦責之不
爲掘井乎故一那湊銀二十三萬兩解發各
司道暫置牛車轉運應急外隨於本月十二

日據餉臣揭款一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佳定到遼之程限正奉
旨欽依行矣葢餉臣題請原會同督經撫按覆餉
臣之疏即所以覆撫臣之疏也且撫臣職在
攄數以請餉臣職任設法以應攄餉臣條件
上覆所以備撫臣之未及也當斯時也使臣
四肢能左擔糧而右負草不惜以身從事況
敢怠玩需緩不行區處哉恭奉
明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註意遼東不獨牛車一事責臣部以無泄泄
凡有關于遼餉者皆當朝上夕覆顧日覆矣
或留中不下猶之乎未覆也臣速覆矣或覊
延旬日猶之乎不速也如臣部覆戶科之錢
疏關科臣之五議何莫非議餉疏而未蒙
俞允豈其一事而兩視之耶譬如人身百體從令
但有一脉阻滯終是運動不得矣願自今以
往經臣覆者俱賜以檢發其餘未覆者容臣
集思廣益務議得妥即爲上覆苟有助于涓

滴不敢避夫煩瀆此臣所自矢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尤有請焉車牛一裝費至一
百三十餘萬業咨行各府州縣動加派銀矣
計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新舊倍加不
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
八萬而浙江南京山東陜西等處凡有調募
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兵若干安家
衣甲又議動地畝銀六十餘萬即使地畝加
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而四分五裂各

分支取其餘有幾臣恐今後遼東舟車備矣以何項支給折色買糧料糧草備矣以何項支給折色到此地位雖兵多如雨馬羣如雲將不戢自焚此不獨臣部持籌之憂卽兵部專閫之憂又不獨兵部當爲同舟共濟計也

伏乞

天語申飭兵部召募除安家銀兩臣部照任外其器裝馬匹同工部仍設法奏處各地方召募亦各地方設法奏處留此加派銀兩催解爲

遼東本折之用庶遼餉尤可接濟于萬一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陳危迫懇乞

聖明勑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犄角事准朝鮮國王李暉差陪臣賫到咨文一角内稱據走回人金三供在虜中聞八月間奴酋聲言犯遼至十九日奴酋親領軍馬[illegible]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奴酋督令伊軍常以牛皮用蔽矢石冒死攻城本寨終

不支金台失自焚白羊骨出降奴酋盡將老弱累萬餘口擄回本寨揀得精壯九千餘名分隷部下八將各胡因說開鐵已陷金白亦破遼東一城尚何所恃云先是鐵嶺之戰有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來助天朝亦皆敗衂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並被賊擄出副將中一名卽奴兒妻兄葢奴酋曾取蒙家女爲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宰賽部落驅赶馱馬相繼于道本胡諸部亦爲服屬九月二十

日間奴酋前往開鐵遼瀋近地收取野穀葢欲引致遼兵而遼兵竟不出應奴酋乃將遼瀋境上二堡攻陷時殺本堡軍兵各三四百名十月初七日奴酋令其女婿好好里千斗等來問我國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聽從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朝鮮豈不聞知朝鮮之城比南朝堅固如何云云且近日遼人之投入虜中絡繹不絶皆言遼東申飭備禦諸具馬兵在城外布陣步

軍守陣云奴賊又與蒙古約定同時入寇蒙犯廣寧奴犯遼東又因奴酋子貴永哥部下胡人聽得酋第二子忽古太第三子紅太言于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且劉大海手下胡人說奴酋與其諸子及各府審議乃于遼東牛毛賽萬遮嶺兩處多遣數枝兵馬緊緊防守仍造作攻城長梯各相傳說今冬不搶遼東先

困寬奠鎮江等因又本賊旣陷開鐵旋吞金
白狃于驕壯專覬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
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朶頤垂涎實兇且慘
項據走回人報說伊賊蓋以邊臣所答無好
語爲怒要遣一將搶刼小邦稱伊賊于滿浦
西界築城留兵或稱各胡當待氷合徃搶朝
鮮以報助援天朝之仇怨或稱各胡說道日
後我們要擊朝鮮滿浦道列堡及致今日伊
果顯示猖獗將逞吞噬牛毛西路之造梯部

下諸胡之傳說無非專意小邦小邦敗衂之餘剪焉不振藩籬將撤門廷莫保伉憤至此慘痛如割況天朝之寬奠鎮江等處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而遞處邊頭孤危特甚其要害險易守禦堅瑕賊必周知賊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裏面其間旣無關嶺之阨一日長驅塵駭飈迅橫刴旁截或犯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城等處則各該地方無暇嬰壘殆莫自保內而遼

左八站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
無復脣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惟
有偪塞葢寇至策應則遠水無及于近火孤
軍用援則漏瓮難沃于焦釜此小邦所以不
遑嫠婦之恤緯而惟以捍邊牧圉爲憂者也
爲此合先咨報煩乞備將咨報亟行題奏急
調大兵來至寛鎮等地方與小邦遥成犄角
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絶狡虜之窺覦如或賊
徑侵小邦便添遼鎮諸兵赴期來援等因到

職看得朝鮮自去冬告急之使凡六七輩至所以報賊情而求救援者月繫一日而職以無兵調撥但支吾應之未敢瑣瑣題也頃者又報賊屯兵于牛毛寨萬遮嶺造作長梯先搶鎮江寛奠且云賊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繞出鳳凰城裏面內而遼左八站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其所以爲我中國慮者甚于中國自爲慮而我尚可以無兵之故支吾應之未悞朝鮮而先自悞乎往

撥新兵防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等處縱使不逃亦屬無用而今逃且盡矣此外更無兵可撥矣職不憂朝鮮而實憂賊入清靉兩路奔岫巖而犯南衛繞鳳凰而攻鎮江如所云遼左八砧江東一城隔斷阻絕者洵該國之癹恤而遼左之危症也近接邸報兵部議覆朝鮮告急疏内稱昨經臣熊廷弼題戰守大畧議于鎮江添兵設將夾鴨緑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以拒而四路分擊以

牽之如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
兩路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
全局移文經撫按臣悉照前議嚴加防衛是
部議于職疏畧亦見謂可行矣而鎮江添設
之兵將在何處四路各設之重兵何居憑何
合而拒搗憑何分而牽制則前議亦不過紙
上之空談耳而何以副該國之情固吾圉之
謀也伏乞
皇上亟勅該部酌議如果寬奠一帶在所必防朝

鮮與國在所必援便應實議撥兵防援實調
援兵作速來遼聽職調撥無徒攄職之空談
權詞以覆而使人實謂職所係上方畧未悞
朝鮮而先自悞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謹
攄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并
乞
勑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遼之說以緩徵調而悞
殘鎮事先是賛畫劉國縉册報召募鐵騎營

車營各項下新兵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又續報卞爲鵬等項下新兵三千三百餘名到臣臣見兵多孱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無馬無器械無約束紀律心知其不可用贊畫間請發守瀋撫以身試而臣頗難之會鎮江寬奠靉陽清河紛紛請援不得已以二千九百餘名往鎮江一千一百餘名往寬奠一千八百餘名往靉陽二千一百餘名往清河各設防以張聲勢使賊知我兵漸來不敢遽

窺東南意謂地視瀋撫差緩令軍可安心弗動也後據兵將皆稟此兵無用當撤回甚有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者臣謂新兵即無用何遽至于此昨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忽據署清河備禦熊錦稟稱復州父子兄弟往來控望皆云先逃之兵已經投牒于復州團練待進兵時再來衆皆欣躍而言我們何不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等情臣一見而驚曰兵走矣亟差官往諭止之二十四日復據熊錦稟

報二十三日夜間各兵皆成羣南去隨卽追
赶止促二百餘名及查在營未動者不滿千
數是晚又據熊錦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給
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震
天趕回之後復去雖存不滿五百亦不能保
其不去二十六日又據熊錦稟報止存見在
並賛畫續發撥軍九十四名乃昨又聞其盡
逃無復存畱者矣臣不覺拊膺頓足而嘆曰
有是哉遼人之離心離德也有是哉各援兵

方日思逃而遼人乃首爲之倡奴賊方聞我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而遼人乃更以此風聲示賊也清河如此他處可知聞鎮江寛奠靉陽各兵亦有盡隊而逃者將官不敢挽也至于存留遼城者楊于渭原領一千八百餘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餘名實存者三百餘名卞爲鵬等原領三千三百餘名沙汰及逃回二千六百餘名實存者止七百餘名前疏巳言之矣此外尚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

餘名曲部領一千九百餘名而臣不敢比驗
也恐一比驗復逃走如卞爲鵬等所領者又
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即去秋撥數千
人採秋青草逃回金復致少採原定草束大
半撥千人斫問棍月餘及歸查每人每日僅
斫棍一條撥數百人補築墊臺竟不知散去
何所而臣至今不欲問也恐一問必行罪一
問必逃走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臣
馭軍頗嚴凡各營解到援兵之逃者或十數

人或二三人必梟斬示衆獨新兵逃者各將
皆不報及全營哨逃始報而法不加衆矣不
然此法嚴之過也當三路覆没軍民南竄之
時贊畫獨挺然號召南衛應募而北一二月
間赴集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聞賊中不
敢窺遼陽得壯孤城膽氣而保其無恙者此
贊畫之功也但各官應募原非感激于忠義
不過各衛官照銀差僉派使來招頭復以安
家月糧誘之而各兵私藉以爲利見鋒鏑在

前死生瞬息間即不能無悔心而初集時又無一將官統領操練稍示之以軍法因循姑息如養驕子以至今日而贊晝處閭里族黨之間亦無如之何矣如李如栢遺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募自廣寧者也逃回四百七十餘名而竟不能收一人着伍也臣標下左右翼兩營兵三千一百餘名募自廣寧者也各逃回數百名屢批分巡道拿解而至今未有以報也夫此兵已屬難處而何況新兵

廵道巳不能拿報而何況鄉宦項臣檄賛畫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屬口稱願賠償安家銀兩及欲另僉精壯補伍而逃民皆怨詈不絕口此賛畫之苦也今其逃不止幾千人矣臣爲此與部道大費商處欲下捕亾之令强使復伍而終屬不願萬一臨陣脫逃爲患更大則其難在日後欲嚴追餉之限勒令還官而近及家屬萬一激成他變爲患更近則其難在目前况今轉輸召買勞役萬端

亂離洶洶只欠一死若復如此騷擾禍有不可知者此又臣苦而地方之憂也未逃而不能申嚴軍紀以禁于前則臣爲無法既逃而不能設法區處以善其後則臣爲無才既以風聲聞于賊而敵思乘隙則臣爲致寇又以榜示諸軍而人思效尤則臣爲玩兵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此臣所以自陳馭軍無律而願肆罪干司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別簡賢能來治此軍其南衛兵逃

者責成海蓋道設法調停河西兵巡者責成分巡道多方拿解雖非兩道經手之事而贊畫之法不能行于切近鄉里本道之法尤能行于舊日招頭地方公事亦有不得辭其責者乃臣則因是而嘆以遼守遼之說悞邊悞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之爲此說者遼人爲自用地耳主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徵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貴精

而不貴多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獨貴精之說尚有牢固不破者臣請以象棋喻車馬砲卒有一子之位必得一子以塡之如貴精而已只須精卒而邊旁四卒可無設也倘對壘者五卒並進何以禦之今遼陽瀋陽撫順淸河靉陽寬奠鎮江各相去數百里或百數十里皆當賊一面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

其聚攻以主貴精之說勢自不能分散布置
必屯聚遼城一處然後可而以應瀋陽則百
二十里應撫順清河則二百里應寬奠靉陽
則二百里應鎮江則四百里鞭長不及馬腹
想貴精者另有一種神奇乎政請自爲之而
臣茸處才力不及之科矣況海州三岔河金
復等處尚議添設以護海運以防門戶臣更
不知貴精者作何鋪擺若云物力之匱難于
供輸地方之窄難于安頓則臣旣知之矣倘

非國都逼近則似此一面淪于夷狄之地不可感以忠義之人棄以予虜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則兵不得不多苟爲不多而但取支吾苟延歲月此苐可以待尋常搶掠之虜而决不可以待戰勝攻取圖王定霸不得遼東不休之虜也與其以二三年之費延爲十數年之用而且貽禍留變生之患孰若此以十數年之費并爲二三年之用而速收一勞永逸之功昔者播在西南一隅有何繫要

楊又一戰而縮匿囤上有何難勦尚費正兵二十餘萬而取之各土司者不與焉今是何等地方何等賊勢比阿骨打初起氣勢更狠而謀事者乃作如此議論不至盡悞國家大事必不止臣亦惟有付之浩嘆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而獨斷獨行之耳

○山東巡按陳王廷題爲直述新兵失伍之數具見危遼单弱之形遼兵愈不可恃援兵萬不

可緩事今之策者動曰遼尚有兵也遼之兵尚可用也踵省脚力省餉之說內地精銳可以不遣豈知其大繆不然就遼之新兵論如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賛畫新募兵七千二百餘名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一千一百名右翼營趙率教部兵三千一百餘名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按籍而數之寧不人人介冑哉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楊于渭汰及逃者一千五百餘名卞

爲鵬汰及逃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
内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矣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赫赫
將軍之令不敵其室家閑曠之心陷險犯危
之苦不勝其比里族黨之樂無關津之隔越
無跋踄之艱難自往自來隨心隨意何憚而
不逃哉逃而至于衆多將置之而不問乎則
無以肅軍士之心抑盡舉而置之法乎恐有
以釀地方之變法于是乎窮矣無制之兵譬

之頑蒙子弟羣而受之于塾師訓誨無能及棄學而走者皆師責也今之將領非所謂塾師耶先事無教練之方臨時無約束之術致其逐隊而逃則職守謂何受人牛羊而不芻牧誰其貸之嚴令統兵官熊錦等戴罪招撫不效者俱從重論此將領之當議也當贊畫招募之初正三路大衂之後開原報破之時遼陽危若纍卵贊畫不踰十日另召近二萬人藉此聲勢得護遼陽贊畫一段忠勤亦頗

有濟于遼而烏合之衆有如驕子兼以將領不善撫馭不待兩軍對壘而先自潰反足重遼之累矣爲今日計將以招逖之事仍責之贊畫則鄉紳之權未重難立一切之法桑梓之情相率終有掣肘之勢責之衛官闒冗者多明作者少賄買賄賣終成不了之局且有意外之擾莫如責成海蓋道申法以嚴令原將招于上該衛促于下不費刑罰舊伍可還此責成之當愼也近議海蓋金復岫巖三岔

河一帶議添設兵卒而窮于徵調何如卽將新兵招採者就彼擇將團練以爲在山之虎豹減其一兩伍錢之餉每月所省亦自不貲旣可資之以護糧亦可驅之以轉餉彼且守田畝樂妻孥而逃之念可永杜矣此更調之當講也至于廣寧逃卒尚自無多責成分巡道嚴限拿解通將新募兵數責成海蓋分巡等道按其名藉造册報部彼再逃者知有可去之身而無可削之籍孰敢復逃而試三尺

耶再觀目前則遼人之不足恃與新兵之不足憑可槩見矣若非早發關西援兵星夜渡遼則单弱之象已爲逆賊所窺遼之爲遼其禍尚忍言乎臣催兵疏幾至頴禿楮敝自覺厭聞而兵半個不至遼東極危極迫又何敢聒瀆

皇上而自取厭薄哉近據李光榮塘報初二初三兩日見撫順關外烟火數處又報東賊從大石溝進入箭傷撥夜屯民三名燒毀屯房九

間而朝鮮陪臣又連賫告急咨文臚列東賊謀犯甚悉欲求大兵往駐寬鎮等地仍與彼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以絶窺伺其爲我中國慮者無所不至則狡奴蠢動之機料在不遠兵將源源而來且恐緩不及事况可悠悠泄泄而不爲計哉臣謹據實上聞伏乞

皇上自爲封疆計亟

勑樞臣多發邊兵作速來遼破逆酋之狡謀而壯

我中國之威庶藩籬之形勢固矣

○廵按直隸監察御史孫之益題爲司帑積貯無
餘再行搜括以濟遼餉幷懇
聖明急允廷臣之請慨發帑金以固封疆事臣切
惟奴酋猖獗以來摧我名城殄我將士腥羶
之氣漸迫薊門忠臣義士無不怒髮裂眥誓
不與生不意議兵無兵議餉無餉廟堂之上
泄泄沓沓寢積薪而安處堂臣之所未解也
可惜年半之間五百萬之金錢空付流水一
千里之枯骨夢繞春閨而經畧主帥尚後口

展辨圖保首領國家幾無法矣乃欲山海關以外各將用命士卒不逃此不必得之數也今援兵四集畫地而守然枕戈待旦之人斷難畫餅充腹萬一儲糈不繼則脫巾之禍恐一決裂而不可收拾也近見經臣會筭餉銀該三百三十四萬米豆之數非二百萬不可夫轉運之法不過航海梯山督餉之臣豈能神輸鬼運太倉如掃外解不來則目前之餉誠汲汲矣臣從邸報中見戶部清餉一書有

運司未盡之議兵部咨內有運司積餘鹽課之議餉臣李長庚揭帖有那借疏理道臣引鹽折價之議在戶部欲取之爲邊儲之用在兵部欲取之爲安家買馬之用在餉臣欲取之爲造船僱船之用件件急着事事軍需倘或有濟秋毫臣豈復愛膚髮但以蕭然之帑難應多方之求卽銖積寸累稍有贏餘亦皆
皇上外帑之蓄非臣所敢專也隨牌行疏理道嚴追引鹽折價一項共得二萬三千兩除解財

淮安府庫聽督臣支用造船外又搜括庫貯并臣衙門解剩贓罰等銀共十八項計數四萬四百四十四兩零隨差援遼千總官解赴太倉用充邊餉連前折價實共六萬三千四百七十四兩零譬之涓滴助海亦何濟之有至于折價銀兩原自有詭葢因鹽法敝壞已久歲入正課六十萬六千兩又以寧夏缺餉增帶五萬六千五百六十兩諸商皮骨俱盡徵解不敷歷年那東補西俱借庫銀湊數其

有瓶罄罍恥幸綱法新行商買樂趨該疏理
道臣議將淮南十九塲不徵本色每引折價
二錢餘六塲及淮北五塲遞有差等但照原
額徵銀入運司庫中爲衆商補庫之數俟舊
引銷盡仍徵本色此折價一款明係補司帑
已輸之數非額外之餘也且念邊商每年守
候太久致悮開中內商旣徵餘銀又輸鈔價
一時輳併支吾實難原議以此項銀兩預給
邊商爲買鈔之用俟歲額解完始追內商補

償俾庫貯恒盈轉環於不竭之府而邊鈔無停塞上有殷陳之積深謀遠慮爲國家永此百萬課其計甚周非欲取此目前錙銖博心計之名也查四十六年七月間方奉

明綸至今徵解未完一半兼之以前庫貯挑河等項錢糧借解已盡今河道淤塞多年鹽艘阻滯京挈愆期近日興工挑濬費殊不貲此皆喫緊之用不得不取償于庫者也况濱海竈丁頻罹災傷嗷嗷待哺貧困堪憐其能剝膚

椎髓以足取盈之令乎倘歲歲借折價爲名搜求無厭率以爲常則是浮課雖減額外又增恐兩淮不惟無商且將無竈矣臣今日不得不詳陳始末以明告君父也抑臣因是有請焉兩淮運司素稱財賦之藪也今多方搜括止得十二萬四千六百之數以此餉遼不過九牛一毛太倉稊米耳餉臣心嘔計窮苦于無米之炊戶部露肘捉襟徒爲仰屋之嘆搜括之網密於凝脂加泒之征半倍正額即

使夷吾司策桑孔持籌恐亦無他謬巧而東事未寧則亦安所結局乎欲保
神京不得不守遼陽欲守遼陽不得不要戰士欲要戰士不得不費糧草經臣語備矣臣爲
皇上晝夜思維除發帑外斷斷無他策也然今日發帑又非僅僅如前數十萬遂足塞羣臣之望而了遼事之局也非大賚一番不足以鼓動軍士非翻然更始不足以收拾人心葢財者衆怨之積而大禍之基也自礦稅榷而金

穴銀山歸入內府筐篚珍奇百倍封椿中使
吮血磨牙以取之閭閻茹毒飲痛以應之撲
滿必破多藏厚亾正其時矣今疆埸多故
廟社震驚尚不急發臣恐漁陽鼓震而瓊林大盈
頃刻立盡是可不惕哉矧天子富有四海原
不患貧但得三韓無恙即悉內廷黃白盡實
邊需亦宜不再計决者乃諸臣顙禿唇乾
天聽益杳外廷之人切疑
皇上置遼左于度外不知陵寢宮闕

皇上亦度外置之乎伏望慨發帑金百十萬付之
戶樞二臣分給經撫閱臣或用餌虎酋或用
援朝鮮或用造戰車或用餉將士廏士飽馬
騰邊城可復立見縛奴酋而致闕下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為遼事急在燃眉遼防
尚無固志危亾立待拯救宜慇懇乞
聖明亟俞經臣之請嚴加責成以厚兵力以保封
疆事粵自開鐵北關繼陷奴勢益大我域漸
蹙境外全無犄角遼陽已成孤注是以賊往

來西虜肆行要結也而我不得知出入開原竟破遼藩也而我不敢問三冬草枯奴氣自歛新春柳布奴馬漸驕政邊臣臥薪嘗膽之時而士卒戮力復讐之會也忽接經畧熊揭帖中間李永芳所殺進搶之言奴賊傾巢死戰之語併與拱兎指天說誓一齊上馬攻搶情狀歷歷有據似非空談然猶或兵集防密可恃無恐也再接揭帖報稱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所攄署防清河備禦熊錦節次禀

報始猶兵以徃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差役煩苦哭聲震天旣趕回復去無復存留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此等景象何可令奴酋聞且見也職一聞之不覺心膽俱裂于此而爲救焚拯溺之圖亾羊補牢之計其必速催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匱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而最得力處無如關門點驗一節職請爲

陛下言之向來經臣條議戰守大畧必須兵十八

萬之數而樞部議調亦未嘗不如其數也第以照顧人情之意多而確持定見之念少倏增倏減載遷載延宜有以來經臣帋上之請也今除巳到遼兵二千五百浙兵二千幷越效忠許定國所統毛兵二千原係援遼者速催出關勿令逗遛官可以加銜不必名器吝也兵可以添餉不可以錙銖惜也此外如薊鎮設防之兵應否就近遣發各處括來之兵應否移補守防再核各處巳調募者調來若

干未調募者再加若干務如額而止速發銀兩刻定限期勿以傀儡充數勿令趑趄不前一有抗違從重參處此催兵之一說也從來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不教而戰是爲棄之凡兵到遼陽經臣檢閱後即酌量南北風氣之習權衡彼此語言之諳令一大將統領訓練務令將識士情士知將意有指臂相使之便無胡越相視之情庶有勇且知方乎乃賛畫劉國縉所募新兵始何以招今何以逃今既

不能盡拘逃兵而實之法合無重處一二爲首倡者而以其餘者責令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統之以作四衛之防或亦可帖然無譁也此練兵之一說也至各省鎮誰非王臣誰無國恤滅奴朝食應有同志豈其一援兵之發而充數塞責無一統領將官不得其人沿途賣放雇請頂替則山海關一查洵爲頂門之針職同官給事中李奇珍曾以督臣驗發爲言深與經臣之意符如以督臣有地方

之責必欲從內遣官爲重則有募兵科臣祝耀祖責令嵩以召募兼檢點庶省一番供給騶從之擾乎此點兵之一說也抑職猶有說焉兵斬于多矣而無安家則無兵無行糧則無兵無厚餉則無堪用之兵此其責在戶部無馬疋則行不前無盔甲器械則膽不壯此其責在工部太僕他如募兵之差下矣而無關防何以行事此其責在禮部練兵之官有矣而無勑書何以遵行此其責在輔臣

皇上習于靜攝九閽有萬里之遙大臣誼切纓冠
易地有同舟之濟毋以職掌而分彼此毋以
爭執而失寅恭應請旨者極力以請毋委巷
遇之難應題知者速爲題知毋任拘攣之套
棟宇將焚怡堂自若載胥及溺其何能洲此
職區區蠡測之愚所呼籲之我
皇上而併望于諸大臣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請發餉臣閔臣諸疏實
關措餉運餉亟圖倸

旨無期咨行有日敬再申明以便遵奉以嚴責成
事臣竊惟遼勢瀕危朝不保夕遼兵待哺夕
不謀朝今日之事孰有亟于計餉者今日亟
餉之計孰有過于餉臣閔臣之議置牛車淮
船等項卽朝上夕下猶恐其遲無奈兩臣特
請不報臣部復請亦不報望眼徒穿燃眉莫
待萬不得已業已于昨催疏内題知徑行亦
旣咨移各該地方處分料理矣第人情奉王
命則雷厲風行奉部文則日延月玩況此徵

上之徵人情憚于剜肉局外之局人情易思卸肩得無有地方有司躊躇過慮于地方觀望生心者尚藉口曰旨未下乎夫遼餉歲需八百萬金即新加派與舊加派合筭仍少四百萬有奇若舍此着更有何策可應是加派萬分難已一已而我軍匱糧少內變作矣至陸運則急牛車水運則急淮船遲延一日即躭悞一日是淮船萬分難緩一緩而轉輸無資軍腹枵矣臣部職司餉事得旨當速行不

得旨亦當速行以勢如拯溺救焚事體難以少待如臣部行之而地方不必行臣部速之而地方不必速則悞事之罪臣部唯有叅罰功令執以考成按輕重而行昔人語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操通變之權行濟變之事匪臣敢爲自專俟旨則悞國家亟行可保疆場爲朝廷臣子計社稷安危勢不得不爾亦自分爲國一腔天地神明可共對也抑臣更有請焉

皇上于章奏每諭輔臣一則曰倹檢發再則曰倹檢發見今之檢發最緊最急者無如此此此闗係遼餉諸疏肯檢則一舉手便是何費精神肯發則一啓口便完何需時日廼静候已久值此歳序更新尚復何倹謂

皇上慫遼以督餉用餉臣矣以覈餉用閲臣矣謂

皇上不慫遼餉臣閲臣之嘔心而請者誰非為遼而竟置高閣恐諸臣愈急

皇上不宜緩也詵者謂

皇上賊來則急賊去則緩急則切責于下緩則堅
持于上以是爲得計然而失計正在此先事
不與臣下共營迫至事迫而督責雖殷亦無
及矣兵法云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及今議措餉議運餉正待之之說識者猶病
其晚尚可遲留乎且春陽布煖氷泮雪消奴
酋出穴此其時萬一有兵無餉何以待之臣
部所以緦緦然任勞而任怨早爲之圖一面
俟旨一面即行者祇以時勢之迫切如此繇

綸之鄭重如彼不得不便宜從事獨計
皇上之聰聖事事取裁與其使臣部不得旨而行
孰若使臣部得旨而行爲更便也
明綸一渙將兩臣封事臣部沓文藉以生色可以
紓中外任事之謀而不至阻隔可以鼓遠邇
勤王之義而不至愆期即此是更新善政即
此是決勝良猷天下聞而手額相賀曰此
聖主之明宗社生靈之庇也臣部幸甚危遼幸甚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邊境勁敵

方張中外单弱可虞謹陳一得以振見在武
備以消將來大患事臣觀奴酋之叛本朝其
猶元昊之叛宋也西陲去汴遠元昊割據無
闗宋室存亾非若遼左殘破咫尺于
神京卽門庭之寇也宋有元昊之難仁宗恭儉
憂勤主于上韓范富歐諸臣同心一德輔于
下百姓樂業根本深固非若今日朝常日紊
海内虛耗天變民愁所在生心也遼左今日
舉動固差快人意然尚未堂堂正正與賊交

鋒未見賊來攻城果能堅壁旬月足挫賊鋭
令自解去則亦未有必勝之形亦且陪京省
鎮將怯兵弱恐皆未敗之遼左不可不慮每
見國家募兵苦無金有金苦無人有應募之
人又苦非可戰可守之人全盛天下何以患
寡患貧若此當思其故矣司農止此歲入一
以養府衛之籍軍令其虛糜廩餼又一以養
府縣民壯機兵弓兵等令其坐食官錢臨時
倉卒乃議召募以充用則歲入以外餉豈天

雨神輸乎鬻爵加賦與夫藩王羣臣捐助一切權宜苟且之政可常行乎譬如人家世養多僕噉主飯不供主役主人有事另出橐銀以僱役甚至變產行貸以繼之其家有不貧且弱者哉夫養百萬之衆不得一夫之用此臣所爲悲也已成之軍素藉之兵平日撫之無其恩馭之無其法補偏救弊無其道而恃臨時召募調兵徵土司借屬夷是祖宗之政不可用聖賢教民而戰之言不足信此臣所

謂舛也土兵之多調朝議已知非計說者欲
以重賄啗諸虜謂得以夷攻夷之策信然矣
此必虜有敵愾之心中國懸賞以待則可若
捐金求虜臣恐功未必成賞遂成例蠻夷鳥
獸難養易囂去一奴酋得一奴酋如後患何
宋狄青曰以一智高橫踐兩廣力不能討乃
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而起亂何以禦之
此今日所宜預鑒矣臣又復覩部檄州縣團
練鄉民夫鄉民之練成化時盧祥巡撫延綏

曾練民丁以破虜酋毛里核隆慶時張居正條陳兵事亦有選擇邊吏團練鄉民之議但指沿邊郡縣言耳邊民獷悍習虜且欲保妻子室家有鬭志以故官府編集則易就訓練則易從上亦必有蠲免優養犒賞鼓舞之道在諒非空役若夫腹裏之民素不習兵强逐里抽丁選揀操練稍稍兒戲則無用僕僕荷戈則妨農人情豈能舍其仰事俯育之身捐腹以爲官用臣愚以爲朝廷此舉無益戎行

祇增民間一騷擾里胥一漁獵亟宜罷之或者預簡武健以易額設孱弱斯可行耳臣究貧寡病原日後時勢除已募援遼外計惟整頓見在衛伍與額設民壯機兵弓兵為長策先臣王守仁撫南贛每見江南多盜調狼達兵殘民傷財乃檄四省兵備選練民壯中之魁傑以任戰而分減稍弱者之餉以充賞竟破羣盜此往事明驗故奴酋發難未三月臣已疏陳欲廟廊責之撫臣與兵備撫臣兵備

責之郡縣守令考成殿最此實扼要一捷法
邇見本兵振舉舊章一疏似亦採行臣議惟
是文具相蒙殿最不信終是無益此外尚有
處置之方臣請悉陳以候
聖裁其一在破額以養士每軍一名月糧一石此
太平操演常例若欲勤練待用卽使
太祖皇帝在今日亦難拘額臣觀今日協臣條陳
戎政一疏簡拔精壯二萬人稍加鹽菜銀兩
便省二十餘萬募金京營旣爾郡縣何獨不

然至民壯工食扣半解遼糧愈薄則操愈廢是撤郡縣之備矣本爲農也尚欲劫之以爲兵本爲兵也何反銷之以爲役故軍則揀精加餉民壯則宜還其額設更加優犒乃可設法其一在刺手臂以防僞凡軍兵皆有腰牌記其年貌籍貫但身軀長短面色白黑鬚誌有無等項天下相似甚多包充冒糧僱倩應點其弊滋甚平居影射萬狀有事掉臂而逃耳惟刺其姓名于手臂則藏奸易覈臨事難

逖有不習于戰者乎或曰此近操切不知厚
餉是情覈實是法若使廢法弛備生靈受禍
不仁更甚況軍則遴鋒加雙糧盐萊者刺之
常伍免刺民兵則有原額工食者刺之新籍
無工食者免刺中有不愿刺者聽其退缺以
補願刺之人不必強也何為不可蓋范文正
曾刺保捷韓衛公曾刺義勇即前規矣其一
在假將權以示威龔遂治渤海則請丞相御
史毋拘文法虞詡令朝歌則請太守許以便

宜行事既以治兵責守令不宜束縛其手足將領賢否俾得明揭小校哨長俾得自選兵士有不法之甚者俾得軍法從事庶可展布四體討軍實而申儆之平日不假賞罰進退之權當事責以守備不設之律守令肯服乎其一在革債帥以飭法軍法不行由將領剋軍將領剋軍又由始進有費彼官從居間得而欲禁其不貪安得皆有經畧尚方劒人人誅之居間非獨在陛除每見考選舉刺疏上

孫吳韓白車載斗量有事動稱乏將則何以
故無乃真才不屑干進而庸懦乃善營窟乎
唐之債帥在中尉今之債帥在縉紳良可浩
嘆葢有不愛錢之文臣始有不怕死之武臣
此在樞曹本源臺諫要津先加之意而後可
矣抑南都事宜造戈船習水戰建營房便操
練選餘丁補缺伍召各匠習火器與夫懸錢
校射輪班防守諸議遼難未作臣已屢揭于
堂官即今協臣在京可問然堂官真心任事

委實無奈文法牽制事權掣肘何此外尚多
應舉之政其又何敢抵掌談哉臣尤有說焉
大禹服苗舞干敷德秦穆喪師痛哭悔過當
此彼夷孔熾之時
皇上深居尚如故紀綱法度任其陵夷乃欲撻伐
以底蕩平豈天驕縱
皇上若是從古未有無文德而有武功者
皇上方將追蹤堯舜豈其反出霸者下耶臣遠臣
也可以緘默但目覩國家多故力屈財殫將

來大患未已不忍不以告于君父倘蒙
皇上省覽發部議行宗社幸甚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遼兵不足奴氛將逞懇
乞
聖明急救危遼以固屬國以安社稷事切惟自古
爲主帥者每稱談笑折衝自經畧受事以來
惟恭謝天恩一疏差有喜色其餘皆焦心勞
思爲催兵計夫經畧居圖廻方畧之地乃以
逐逐催兵苦哉經畧受事于三路覆沒之後

人謂此難事也今催兵而兵不出關則苦事矣奴動而無兵應敵則又險事矣爲樞臣者居中運籌乃不能催兵出關乎人謂樞臣甚恚紙上有兵之說職謂兵出關即恚亦無恚兵不出關即不恚亦恚國家之事大矣樞臣當不其然所調各兵有將起程者有在途者其未入關猶可言也昌平等處棲遲者久不出關竟何故也今日之討樞臣須提出一片苦心抖擻精神日坐樞密府馬上差人催兵

限以時刻諭之曰出關後期并罪催者必二月内兵盡出關使經畧所需者事事應手遼事庶有濟乎譬如有舟于此其濡已甚有三老者任之乃求其所以御之者而竟不應安得不及于溺乎故催兵出關令日不可再緩者其次莫若救朝鮮而固其心朝鮮惕于北關之敗宰賽之執其氣喪膽落幾盡使中國不救彼必折而入于奴奴益不可制何者因糧朝鮮則彼無坐困之虞陸窺遼陽水犯山

東則我多掣肘之患在經畧自有採遼之策
在廟堂更當固朝鮮之心往往諸臣請遣宣
慰不啻再三在今尤不可緩不然朝鮮將謂
我竭力從王致有奴患
皇上漫然度外我乎故宣慰之使不可不遣遣則
行人司副劉時俊可急使也時俊留心遼事
蓄已有年其才品肝膽與經畧素稱臭味使
隸以水兵往護朝鮮更可以爲遼陽壯聲援
譬如有舟于此正在風濤中捩舵開頭雖三

老專司岸上忽有一相識者爲之引纜助篙則得力亦不少也此皆救遼之急着也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題爲遼餉急需本色轉運甚艱敬陳一得之愚以濟軍前實用事葢自遼左軍興以來百方措餉惟憂不足先是加納事例歸併戶部原爲凑辦餉銀無奈神奸書辦貪緣交通詐騙百出據巡視衙門先後緝獲假印僞単則是事例之設祇充奸猾之槖有虛名無實濟也適戶工二部會議事例

之入戶八工二巡視衛門互相稽察業已奉
旨則奸僞侵蠹或可少息矣唯是遼餉之所不足者非獨折色也而本色米豆尤爲急需頃以運糧之故派買騾車牛隻于畿輔齊魯豫晋騷擾中原輟耕廢業亦不暇顧急可知也難可知也以職愚見合無于戶部新增事例款目外再開運納本色一款不拘府衛首領州縣佐貳凡例得加納之官依原議本等銀數照腹裏時估運輸米豆赴遼陽交納事完咨

文到部卽行收選當月除授官職仍擇善缺
以示優異每選先儘納本色者一應納銀及
效勞等項俱不得與較遲速朝輸粟夕拜官
人必樂于取榮之捷而不憚于運輸之勞趨
之者衆粟自有餘軍前有實用矣諒銓部誼
切纓冠必優選示信以廣招徠不規規舊例
阻人嚮往也至于輸粟之法或從水運或從
陸運聽取其便惟不許在遼東糴買上納致
本地空虛粟價騰貴其由水運者先赴山東

海防道投批一張報米豆若干由陸運者先
赴管山海關主事投批報數以便稽查隄防
虛僞運至遼陽經畧撫按衙門俱投批文納
糧事竣經畧咨部收選凡經由各衙門尤宜
嚴禁委官胥役不許抑勒需索使人視爲畏
途米豆紛至積少成多可以濟官運所不及
未必非措餉之一道也若夫保守遼陽漸復
開鐵士飽馬騰相機戰守坐困奴酋非關外
關內力行屯田不可葢奴寨險阻掃穴犁庭

諒非刻期所能奏功不講屯田之策爲足食之計而惟于內地銖求朘削加派無底止竊恐外難未平中原先竭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中者勢所必至矣遼左屯田經臣熊廷弼先年按遼已試之法關內屯田項科臣李奇珍條議甚悉大司農奈何不詳議題覆力主必行及時耕種而惟今日議加派明日議車牛剜肉醫瘡良可深念謀國大臣豈其智不及此無亦取其徵求百姓之

易而悍于屯種經始之難乎病深求艾惟時
已晚若復泄泄悠悠天下大事誠不知所終
矣職感事激衷謬陳一得伏乞
勑當事之臣議覆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海運必難遄增船糧必
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議調邊之長策勿循浮泒之空言仍
勑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近閱邸報見
督餉部院李長庚題爲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疏稱登萊派米豆三十萬共前數爲六十萬石葢緣山東海道最近應以各處所省脚費加值以糴于山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徠有法諸臣僉言民運召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等因隨行海防道酌議去後今據登州海防道陶朗先呈據登萊兩府呈稱會看得奴酋發難以來凡食土之毛者皆思殄滅之而後快果可効力于遼左何敢自愛乎髪膚而况糧餉關軍前

急用乎今議歲運六十萬石則登萊之應運
者敢不多收本色以佐公家之急但今年運
過二十餘萬及已徵收未運者無見在錢糧
悉借用京邊存留等項而京邊存留之起解
支領又皆不可缺者移東補西促襟露肘見
今各管兵糧歷過者無銀可給邊軍行糧無
銀可解雖曰借用之數候不運本色州縣解
補何異望水于西江哉此無銀之難也今歲
登萊二府所運米豆二十餘萬石除封僱淮

船外搜括青濟之船殆盡矣明年米豆加二倍船亦加二倍青濟並運則二府之船必不能爲登萊用淮安之船雖多淮安之運雖少能必其不秦越視而爾我分哉此無船之難也本道海運條約所以體恤乎民隱者無所不至誠不虧民亦不累民矣而民間之搬運上納轉運上船櫛風沐雨不分晝夜肩摩轂擊婦子靡寧已不勝其勞瘁矣而每畝之加派新餉又與不運本色之州縣同科固宜其

趦趄不前而無負戴子來之意此人情之難也有此三難則六十萬之運譚何容易誠能請蠲運本色州縣之加派以鼓人心使之戴德忘勞則粟米之徵勸之使辦可耳本省近海州縣造船百隻又題請淮安解船助運不拘大小多寡務要一運可裝二十萬石勒限前來發各州縣給以水脚俾運至蓋套儻不如數不如限而悞運責在彼中則推諉之患無矣又預發兗東等處不運本色州縣之新

舊遼餉以抵登萊之起運存留將登萊四十八年之起運存留盡徵本色則那借之艱免矣不然不善于黠鐵成金不能爲木牛流馬而安能強怨咨之民使之忘勞而樂趨哉卽二十萬石且不可必何敢謾許六十萬石于今日以賈悞事之罪于後日招商一節登萊加惠無方勞來備至而招之經年無有應者他可知也緣由會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舉天下之大事當觀天下之大勢用一方之

民財當量一方之民力自奴酋發難以來調兵轉餉何者不首括于山東山東之所以應之者以兵則先發以餉則借解以抽扣工食則竭澤極于胥徒以加派地畝則銖求盡夫斥鹵而海運一節又于此數項之中偏受其累者也然而向來不敢哀告民間不敢駭走者一則因始之取數尚少或可竭力以供一則因地方官謂運之時日無多猶可强民以從耳非山東地方克然有餘可爲不匱之府

亦非山東之民歡然樂從取之不竭之源也今一年未巳又復一年十萬未巳又加而爲二十萬二十萬未巳又加而爲三十萬三十萬未巳又加而爲六十萬將無謂同此錢糧也改折色爲本色似無病民殊不知民間之輸納官銀非必盡係糶買得來也有傭力而受直者有商販而手實者有瓜菜菓蔬而貿易者皆可以完官銀也即本地徵其本色矣亦非粒粒皆米豆也有蒭秣焉有黍稻焉有

菱萩焉皆可以抵官銀也而遼左惟用米豆
矣查山東米豆種者什不得一出產之地既
窄而一帶沿海州縣今年處處告荒非被灾
十分卽被災九分按臣勘災之疏見在
御前可覆而按也則取數之途亦窮故以之徵收
則民間先乏此物收于何有以之糴買則地
土先無所出賣者何人是卽船隻既備艘舟
待運尚恐無雨粟量沙之術也而今之船隻
何如哉欲僱之淮上而淮以本境亦在海運

爲辭欲造之淮上非經年不能告竣非半載不能到登萊則四十八年之遼餉且屬無何有之鄉矣此猶以有銀可造有價可雇言也而今造之雇之之費安在哉擬動工部銀而工部曰應戶部出也擬動戶部銀而戶部曰應兵部出也欲動新餉銀則曰此糴糧之物也欲動舊餉銀則曰此解遼之物也甚至新兵乏餉脫巾可虞則議留其半以食之而糴買之本亦乏之矣甚至因年荒徵解不前尚有

借舊兵兵餉以收羅舊兵又復嗷嗷而那借之法亦窮矣夫兵糧借則兵以枵腹而生心民力竭則民將以捄死而反側山東目下之勢業已岌岌殆哉而又加以六十萬之運恐并其三十萬者不能保耳夫遼有逆酋之禍每事必督責山東山東脊脊多事又將向何人取給耶此揆之事勢度之民情萬萬不能供億者故登萊兩府所稱三難則該府兩年之内與本道終始運事歷涉諸艱尤眞知灼

見而為此言者非徒為萬姓請命為一方圖安逸已也至于召買招商一節本道曾于餉院撫東時力言其難行于餉院赴任天津時又歷陳其不可行而又曾于戶部吳員外主考山東時痛言其不當行且不能行之故今臬揭見在餉院篋中吳員外見在都門可問也未嘗力為擔當所擔當者惟舊遼撫謂海運不能濟用而本道以為必能濟用遼人謂葢州套不能到而本道以為必到耳而又有

一項擔當者漕糧截由海運議者皆爲成山之險至引元人開膠萊河避成山爲證而本道謂淮船過成山迤東請設嚮導以爲接引無風則由此而直抵蓋州如憂風濤損害請于膠州設倉五百間令漕糧徑卸于此而以車騾由膠州陸運一百九十里則昌邑之淮河口搬入海船直達蓋套而淮船三百之內可往返淮膠一遍往而復返一船可抵數船之用以淮上用而不盡之船撥給山東以供

海運是淮人無傷糧之害東人得淮船之用
最爲一舉兩利之術而當事者可不必專執
東人而責之糧此則近日曾以之告贊理遼
餉田主事者若宋李高王諸臣俱係東人必
知東事其言招商之易本色之多或另有獨
見非本道所能與知惟是災民之輕食已罄
人情之震盪可虞一項之新餉必不能充兩
用隔屬之淮船必不能濟急需遼左危而京
師業已戒嚴東省危而遼左更何倚賴不可

不思患預防而祈爲改圖者耳等因呈詳到
臣該臣會同山東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失
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
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
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
是規爲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
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爲動色而却
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
止十餘萬耳乃長庚之議海運曰東方屢祲

之餘乘風礁之險如大病人甫離床褥方期靜攝調護遂令持殳備糗禦侮于外其何能堪是海運之難餉臣固知之矣其議徵餉曰臣撫東三載見民困窮已極今日有糧而苦于無船若徵之太急又恐民窮而無糧是徵糧之難餉臣已知之矣其議募船曰山東止有本地塘頭漁船數原不多淮船憚于風波糧久泊岸更有可虞是募船之難餉臣并知之矣其議招商曰既欲完航海之事又欲順

商民之情左右方圓一時共晝難之難者是
召買之難餉臣亦知之矣其議糴豆曰登萊
兩郡豆原不多黑豆尤少登州府豆黃者病
馬不宜充料黑者宜馬乃可濟邊登萊原無
黑豆必待遠糴是糴豆之難餉臣又知之矣
三復餉臣撫東疏洛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
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見慈母豈
其異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
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

萬共足六十萬之疏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于十萬者今固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直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時勢不同且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逈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待食于東也舊撫臣所不能爲者臣等何以獨能爲臣固知餉臣之

萬分無已而姑條議此兵糧之數耳顧紙上
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
餉臣能多泒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悞也
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
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
先雖才亦人耳豈眞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眞
有挾山超海之能令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楊
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何所逃罪
餉臣以此責備道臣將重違其奬借初心而

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悞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于國事奚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葢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由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難訖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

其船闊淺舟子填于魚腹遊䰟泛于波濤天風起于倉忽性命懸于瞬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石峆岈勢同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入之後水退撞礁每處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塲蕩漾于巨

淺之中或仍退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鮫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巳三千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可以程計矣茫茫何着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職等方有望洋之嘆而不知其近四十六年山東米豆頗收因登萊有餘之粟勉完三十萬之數若去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罍罄矣因

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兊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歳僱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查往牒先年武德道運糧四萬石造船一百九隻登州道七萬石船一百隻萊州道六萬石船一百二十九隻青州道五萬石船八十五隻又留戸部銀八萬五千五百兩兵部銀二萬七千兩工部銀二萬二千五百兩爲募船

之費而各船派造于淮揚浙直天津洲清江
廠之間殆無虛日于時工部造船戶部督餉
索船則船船應索銀米則銀米應令則此卸肩
于彼彼卸肩于此題疏曰二百萬覆疏亦曰
二百萬及至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
筆舌職再問道臣六十萬糧當用船若干曰
須船六千隻職竊訝其多也而思之蓋套小
不能容大船蓋套遠青萊濟南不妨兩運道
職非漫語也必有六千隻之船而後有六十

萬之餉入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造船之責自有司之者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船備而糧不給猶可督責山東儻餉集而船不至罪豈在東省耶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距海運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麥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若謂草料先須車運則馬飽而人饑防遼豈專恃馬哉職見天津船隻餉

臣之嚴督淮揚者甚急何可獨緩于山東故今日以造船爲第一義以車牛爲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職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爲設法召買而實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職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職等之搜粟能行于受

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商乎淮商俱東省之留船無出途之想更懼遼左之阽危無涉海之思淮何可招也將曰招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逋逃而來匿硝黃而往是也職等于招商一事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而餉臣謂能招捄設果招捄有法今歲二十萬之糧何無商運而獨苦民

問拮据乎宋繼登王化貞諸臣見在遼前商賈屬其統轄飭臣儻能責成于遼臣押商船以至登萊職等當諭道臣弛過糴之禁盡加惠之方使其轉販而往但恐招商而商不至則諸臣之不能踐其言而于道臣無預也道臣欲擔當而未能不得已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且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非

必濟之策也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爲
畫餅乎如廟議必欲召買乞
皇上卽以此責成遼左諸臣令其招商轉糴勿以
此總屬于山東該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
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職等必不敢
餙雷同謾語以哆餉臣而重悞軍國也至山
東添運三十萬揣力殊不能承然事關國計
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有戴于途牛
馬轉輸于路運至海濵以圖接濟遼餉有米

無船以至悮運則其責又不在職等也伏惟
勑當事大臣虛心觀變共期匡濟仍
勑工部速爲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
萊青濟四府旣任繁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
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
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救
時之急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內帑難乞外帑宜還懇乞
聖明速行查發以濟危遼以昭

聖德事職外觀二年以來諸臣爲遼事合詞乞發
內帑數百萬職亦補牘而
皇上寂然不應者職有以窺
皇上之情也
皇上得毋曰是皆曩者諫止礦稅者也今何以爲
斯請也又得毋曰即曩者不有事于礦稅今
亦欲爲斯斯請耶夫軍興之費宜任之外廷而
今奈索之內供且昔固諫止之而今廻合請
之前後本末自相違戾此

皇上之所以寐然而不相應者也職請以後弗復言內帑而請以外帑宜還之說進可乎職查內帑金花之進每年舊額一百萬奇而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于今每年多進二十萬兩計三十餘年之間葢多六七百萬兩矣夫此二十萬之進非曾加派民間亦欲該部自行設處那借以供內用年復一年難以復支銀庫空虛職此故耳職查

祖制金花舊額自

上供及支給武臣俸銀外每月羸餘皆以補邊餉之乏今總不能損舊一以濟邊則已矣若以每年多索之數出之于外以救邊事之急不猶愈于民間之加派耶職觀
皇上臨御以來征哱征播征倭及開河諸役每一大役各費金錢至數百萬兩然其時當事諸臣自各括据不敢覬覦內帑者非不知有此數也良由其時省直郡縣猶多蓄積可以搜括而用也今搜括盡矣惟有加派一着而已

矣當民窮財盡之秋而敲骨吸髓之政派之又派加之又加職恐百姓愁怨釀成土崩瓦解之形而至不可收拾也且軍食燃眉而仰遥郡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故職欲請每年金花多進之數以濟目前之急索之外帑者因而還之外帑而天下將同聲頌之曰我

皇上之不肯發礦稅之積者非有所靳也將以備大工之經營也大工畢則稅事自罷矣又將同聲而頌曰我

皇上之每年多進金花至積六七百萬者非有所貪也將以備邊餉之缺乏也今果華加派而還外帑矣百姓鼓舞于内而士馬飽騰于外撻伐一張醜夷喪魄

皇上聖文神武之號垂之千萬禩豈顧問哉然職猶有說焉焚林而畋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今者兵餉一事海陸並運馬牛徵買幾省驛騷則一盡俱盡之道也昨開原一路庄

家糧食悉被十萬虜騎裝載而去是遼左未
嘗無糧歛獲不終棄以齎盜今清撫開鐵雖
虛猶堪移駐屯牧遼瀋寬甸金復海蓋河西
等處皆稱沃野以兵兼農且種且守修近地
可耕之業減海內灌輸之糧于民生軍國並
非小補者且海蓋諸糧不過數十萬得大小
車各千輛牛騾各數千頭陸續輓運往來不
過數十次事有漸而費大省若需車幾七八
百豈云數次盡運此多糧而後竟閑置之耶

揆事度理宜從節束至牛多則無所容收牧更費日行不數十里所費倍多且聚則生疫移害于人不但不服水草倒損可虞而已是皆不可不熟慮者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嗇實爲今日藥石故敢願

皇上之亟還外帑早救危遼毋以小怯易大患尤願當事諸臣悉心料理虛心商酌無損有用竟爲無用取之膏血而委之泥沙也

籌遼碩畫

三六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C27

AC
149
.P3
v.62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　庚申仲春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東方田土抛荒無牛耕
種海陸原宜分任舟車難以併支懇祈
天恩俯憐疲省特免名買牛隻以救生靈事准戶
部咨爲亟處車牛等費以便製辦轉運糧草
事內係山東除濟青恊濟登萊海運外其昌
兗二府每府各派牛六千隻應派買牛一萬
二千隻俱動府庫州縣見在銀兩作速買完

其牛轉解至山海關聽遼東差官接運東昌
一府限二月裡到兗州一府限三月裡到
關其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在庫一
應起存錢糧先行買造事完銷筭議補稍有
違限令各經管道府不時揭報本部會同督
撫餉部院戶科從重查參等因前來該職查
得東省司庫與他省不同凡一切起運錢糧
各屬自爲歛解毫不入司而司庫之所經收
者稱本省兵餉及關包二稅等小數耳今稅

銀爲太監所催轉解戶部爲遼餉之用庫存有限兵餉先因徵兵四次那借殆盡今本地新招兵九千又將搜括于司庫此中非不涸之源尚安有長物以應奕然買牛之需乎竊意非獨無銀尤慮無牛彼東兗今歲大旱野無青草家無餘糧其牛非餓死則轉賣他邦矣是以秋後得雨欲稱潤佈麥而苦于無牛不能竟畝成耕已絕來年之望則此時萬有餘牛買何容易况東省既在海運其數有加

無巳則陸運之牛似可稍從寛假且二東逼
近奴酋防海宜嚴尚欲借兵于浙乞餉于帑
汲汲然自顧未暇遑恤其他耶惟是買牛之
議在部院巳有成說非卑職所敢專也等因
呈詳到職該職會同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
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
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丸泥之
可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
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故謂

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
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
無兵而以爲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
爲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爲有財財
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
科無田之賦齊集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
憐而少寬矣柰之何復有一萬二千牛隻之
加派于東兗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饉人
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

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人人相食而
父子夫婦忍供嚼噬饑民圖猶在
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
十四年又荒職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名佃
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他處買牛給散而領
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
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
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無牛之
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兗幾成赤土牛無草料

半歸饑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令此處之牛既稀地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蓄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求必將盡化爲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饑遼餉并海運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濟登萊四府疲于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兖州即無海運而今歲河水淺澁職官露宿河濡

丁夫胼胝疏瀹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艘得灌輸于京皆竭兗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逃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窖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可責之代耕雞司晨必不可責之司昏今東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雞代耕之馬也恐弃代步司晨而俱廢矣夫牛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爲殉

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甚也
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
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
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即有價而
萬二千之牛何處覔買何法處辦限以二月
三月取之如寄道臣索牛經臣即如數與之
經世索牛餉臣即如數派之職等即如數以
督責司道司道即如數以責成府州縣而空

拳搏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
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叅即褫斥職等亦何
救於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職等寧冒控以受
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
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累受
艱煩貧土不堪紛擾連年荒旱如齊徵調轉
輸如齊切近遼左安危相倚如齊當存一綫
生脉以救萬姓顛危有援山東之例請寬請
減者只問彼處曾有人相食之饑荒否曾有

歲不停之海運否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輸轉
舟車沉溺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勞民
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職等爲
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卽海運添至二
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
十萬當粒米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
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
者亦惟計窮勢迫職等非不體諒慨欲驅子
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職等之計窮勢迫又

不得不望于當事之體諒也除俟司道詳至
另容補漬外其車牛一節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借辦特賜寬免即萬不獲巳
或止令交東二府共辦三分之一以少緩孑
遺須臾之死亦以完遼左須臾之脣齒也
○廣西道監察御史王遠宜題爲遼左需兵甚急
廟堂籌策宜周伏乞
聖明特廑東顧以拯危疆以保
宗社事職閱邸報見經臣爲運完軍器恭謝天恩

一疏內言遼自三路敗衂軍火器仗拋棄無
遺伏蒙
皇上特允所請發各樣神器盔甲轉運到遼三軍
赤體空拳一旦得此壯軍容而敢敵愾又朝
鮮告急求撥兵防援卽徼得
旨着該部作速議覆仰見我
皇上留心于遼東未嘗時刻少忽竊幸遼事尚可
爲不覺舉手加額爲
宗社慶苐奴酋擁兵數萬紀律賞罰久稱嚴明其

器甲堅利尤十倍于我屢入屢勝志氣益驕向來隆冬嚴寒不便行兵故暫爾蟄伏今冬寒已過吞噬將逞李永芳居中調度欲于春月傾巢而來决一死戰且東夷西虜合謀蒙古墩憨指天爲誓俱欲同時入犯遼鎮孤城眞同纍卵今朝鮮又報賊兵屯于牛毛寨萬遮嶺造作長梯謀犯緊急請兵防援以資犄角此其勢尤急且迫賊無所不謀我必無所不備關緊要害之地在在設防處處守禦使

賊莫能窺我堅瑕方可銷狡酋不軌之心而
寢其肆志迺觀監軍新兵失伍之疏閱臣兵
氣不振之疏暨經臣催兵愈變之疏新招遼
兵所藉以振揚威武衛護疆圉者皆不待兩
軍對壘棄伍先逃以遼守遼之計不足為恃
一至于此而各將統領部下軍丁幸又多陸
續烏合之衆及招回逃陣殘卒此亦何足憑
依而用以摧敵陷陣可當奴酋之鋒遼之為
遼岌岌乎其殆矣宜乎眺望援兵出關而眼

欲穿也當此之時不急調邊兵星速應援則邊臣何以應手然屢徵邊兵而不爲之區處妥當又未免有空虛之虞不急救朝鮮是自撤藩籬斷乎不可然往救朝鮮而不計畫何將可遣何兵可調以期得力又恐非萬全之策此事之最難措手者也非當事之臣悉心籌酌瞻顧周全安能必其無後患哉職謂廟堂之籌策宜周者此也總之事有緩急遼之急萬不可緩也樞臣催檄業已郵發所望

嚴旨切責無使失期者尤今時第一急着已然職
猶有說焉應敵以兵援遼之兵固多多益善
將兵者將將之將兵則所貴在精今秉鉞遼
左如賀世賢李懷信柴國柱等皆稱能將豈
淑劉杜其統馭三軍要在撫恤得所甘苦與
同使士卒願效死力無有攜志自能以一當
百以寡勝衆不可專恃卒至之兵遂倚爲長
城而不加意撫結士心也昔謝玄以八百兵
破符堅百萬李牧以數十人當匈奴突至彼

豈異人任我朝陶魯以選擇三百人操鍊陣
法椎牛犒酒苦樂共之竟破藤峽峒斬賊首
無筭總師韓雍賴魯卒成大功此猶可與頡
頏而不當遜讓者惟在專閫諸將鼓奮忠義
勉力為之期成經畧身任
國家安危之重苦心扞衛社稷之功可耳至兵
資以餉措餉難運餉又難車牛之需是為喫
緊餉臣近議隨州縣之便以麤驢之數減牛
之數以麤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通融活

法不拘拘取足牛數巳可免驛騷而獲濟事
再設法變通用軍兵更番轉運互相灌注是
又一策在關外各道任便行之無庸置議惟
是各省徵調防衛之兵屯住天津昌平通州
等處雲集近郊安插匪易騷擾滋害不可不
爲之計處散發督撫鎮協團練分防以聽調
遣近日畿内募兵雖已得
旨急難猝辦恐不濟事應否取盈尤當酌處無致
紛擾釀患此又畿輔重地根本所係總希

聖慈留意

○欽差募兵科道曾汝名等題爲奉

旨募兵事去年八月該兵部題差職汝名同按臣

周萬鎰募兵眞順廣大四府防衛京師屢請

未俞職等謂已弛于負擔矣乃歲抄該部覆

經臣疏仍差職等名募竟以援遼蓋欲勉足

經臣所請兵額以資撻伐隨奉

俞旨職敢不竭蹶從事俟按臣領

勑印偕至地方斟酌羅致然職切以人情時事揆

之殊深凛凛恐受任不效也初議募之防衛
京師人猶狃常懷土不肯輕去其鄉今竟令
援遼而見無厚犒前冒危險誰則走死地如
鶩與奴爭一旦之命者即稱燕趙多慷慨士
流風餘俗宜相踵倣正恐古之人未易驟得
于今而前撫臣斬于中所調遣援遼士卒總
兵王宣親馭之以行及關而逃斬之不可定
捕之不勝誅彼素隸尺籍飽餉有年調之尚
若此斯即眞定之已事職等安得不凛凛也

今騎兵雖議給二十五金除馬價及鞍裝等
大約猶步兵人十金耳懸十金而使人去父
母別妻子背閭井致力疆場其不肯犇趨人
情宜不相遠若出于貪報則富者脫貧者籠
豪黠者行其私仇陷者舒其怨憤疆場未靖
閭里先騷矧今日牛車之派輪題傾蓋藏耕
耨之牛種旱虐未殄加額再徵職等危畿輔
之心甚于危遼矣夫貪報不可招致不來來
矣而不必勇壯勇壯矣而不能盡免逋逃職

等相與咨嗟講求希萬一之濟然勢不能于四郡取數盈萬也頃詢之彼地鄉紳及投充材官武藝人等言多相符非出臆度總由餉薄不足以得死士然止就薄餉論馬步各五千需一十七萬五千金而留稅無幾新餉未裕倘會同撫按官參酌措處若夫多方招致設法勞來得百人便以百夫長督之得千人便以千夫長督之百夫長須用偏裨之官千夫長須用將領之職或舊或新選擇而使職

等尤躬率將領時加訓練激以同仇之義鼓
其敵愾之忠其安家行糧等銀當堂面給以
杜侵尅之弊其盔甲器械等項應請移文工
部給發募得千兵便解千兵陸續押送出關
以備經臣緩急之用務令紀律森嚴所過無
犯此則職與按臣所當汲汲皇皇拮据遴募
以付任使于迫急之際者也伏祈
皇上即下署院大臣俾周萬鎰早領
勅印馳驅任事職得與贊襄焉以濟遼師仰紓東

顧職同官祝耀祖所請關防最爲喫緊俾守
候日久恐防急務兵部見有題知事例合行
早覆一面移鑄併給與職以便卽日受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山東司案呈督餉李長庚題稱云云等因
到部看得保遼拒虜所用在兵師行糧從所
需在餉無餉與無兵等臣等深爲此慮以故
本折二項竭蹶從事苟有補于遼餉雖竭水

陸之輸輓竆四方之物力勢亦不暇叉顧無柰遼之望餉如焦釜待沃而內餉遼如挽萬里之水救切近之渴閱按諸臣條爲六議列爲三難所謂三難者在陸運則車牛派盡中原人力疲斃長途計十日之運不彀遼東一飡之享葢千里饋糧每數十鍾而致一石從古嘆之矣在水運則性命寄于鯨鯢風濤駭于夷虜幸而到岸有如再生而一應船隻排造難責之倉卒僱覔徒問諸水濱如前者天

津之運整帮揚帆至今抵蓋套者止六十餘
隻以此思險險可知矣他如遼左悽慘之狀
危急之情運道之遠近料理之雜費歷歷指
掌言言飲血臣讀之心膽俱裂
皇上淸覽之餘圖廻思維必有宵旰靡寧者第難
則難矣而糧餉一刻不繼則遼陽不能守遼
陽不守則薊門之烽火直達
陵寢餉臣謂事至今日不得以難自阻有味乎其
言之也所係臣奉

旨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留心遼餉遼事或可為謹逐欵詳覆上請

一曰責成之法當議遼餉本色歲計二百萬石去冬以車牛未備幾于告匱行將備矣而催督無人如延途之稽遲何今議分地責成黨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及管糧府佐官員聽督餉諸臣據實叅處誠為速運第一義也所當

依議者一

一曰造車之法當議牛以運車車以載糧前遼

撫議造車之費有成數今遼兵計日望食不得不預辦關外之車以應目前之急應行各道將地方牛車或優值僱買或鳩工速造毋少遲悞仍嚴催關內之車以後繼違者責有所歸所當依議者二

一曰牛騾之法當議牛騾之派原有定數拘泥取盈內地稱苦殊甚今議牛騾驢三者各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九輛七輛車務宜多僱即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山東河

南山西三省雖未議及騾驢有則亦隨所便
照議抵筭獨其議駕車夫役照新兵例給以
安家行糧則費所不貲合無于遼東名募但
厚其逐日工食庶安家行糧可省也所云太
原荒瘠責買爲難應以平陽派爲協濟此在
該地方撫臣酌行之耳相應通行省直各道
轉行州縣上緊照數收用驗果壯健及時解
濟不得以瘦弱不堪者充數如此通融而地
方各官再有推諉遲悞者則遺玩軍機督餉

諸臣自不能爲羣吏諱矣所當依擬者三

一曰匠役之法當議戰船戰車運船運車一時並造而咸取匠于一隅無怪其匠力竭而愈不足也今餉臣乞照經臣之請欲于關內催發工匠彼既無出征之危而又厚以廩餼必將有願徃者相應咨行督臣轉行州縣催募出關事完即回不至久覊所當依議者四

一曰芝蔴灣之法當議芝蔴之運據議親勘巳眞確確乎其可行矣但三岔河逼近西虜若

不嚴爲防閑速爲起卸未免意外之虞餉臣與撫臣面計議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以遼東苑馬司監正談大壯加陞職銜專管其事令官預備車牛俟舟抵河邊速起上車毋耽時刻設官既專起卸自速至于海人之占能以巒嶼識灣泊能以雲物占變怪則海船嚮導勢不可缺應行兵部轉咨浙直巡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內各取善識風雲者百名以爲嚮導不惟海運恃以無恐而且可減車

運之費計無便于此者若謂慮及逃軍合于各要地聽撫臣設法搜查既定梟示之法又嚴連坐之罪孰再敢輕犯乎所當依擬者五曰事例之法當議募民從粟塞下及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古有行者矣而輸納車牛糧料計值援例未之前行也今遼左民力以陸運為累有願輸車于官以免趲運者其情誠可悲而亦非公家馭民之義今餉臣議開事例以鼓其趨酌減銀數以招其至正謂因其

利而利利之救時之一策也合行遼東各道如其願納何項名目計其所輸值價多寡寧從優鈌使人慕而樂趨仍設法調停多方招徠以應目前之急使法有畫一然後知所趨向也所當依擬者六抑臣猶有請焉餉臣憫內地牛之難辦通融湊以騾驢轉輸之法但遼東兵非計日可罷專靠遠運毋寧後將不繼且海內虛耗夷奴起于輦轂也今據遼東各道已買過六千九百隻則內地通派牛七萬

四千之内可減十分之一矣且山東按臣恐
牛多牧牧爲難議從節東合無此後九分先
儘六分照前限月日出關接濟餘三分陸續
補解芝蘇灣船造之後或可量移河西之車
于河東此時急膽河東之牛屯種從來相持
之守固守之戰未有不就地屯種而能濟者
如金城五丈原故事可覩也毋曰緩不及事
彼水陸數千里之運待運得到時亦種得熟
矣此在廷臣言之屢屢在遼東經撫諸道臣

當先得之寧俟臣之多憂過計哉伏乞
皇上垂念軍興煩費實危急存亾所關轉運艱難
非一時一力能辦俯賜
天語嚴加申飭省直大小臣工凡應輸兵輸餉輸
車輸牛但有事于遼者俱如救焚拯溺刻期
解濟不得少有遲悞違者聽部科及督餉諸
臣從重叅處緩于前者救于後餉臣會同之
議不托空言矣其餉臣會議巳完仍應作速
入關查催牛車督發海運庶國有攸賴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為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
陳危迫懇乞
聖明勅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犄角事職方司案
呈遼東經略熊廷弼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着該部作速議覆又該
朝鮮國王李琿奏為兇賊之狂逞已迫小邦
之危亡亟急懇乞
聖明垂怜愍曲賜拯救事內稱與前大略相同奉
聖旨據奏夷甚急應援時不可緩該調兵將兵部

作速議復欽遵通抄到部爲照奸酋自昨年以來乘彼勝勢窺我殘局目中已無遼陽更何有朝鮮先是臣部與經略有添兵鎮江夾鴨綠而守之議外以作堅援內以固吾圉使奴酋不敢擇肉而食恃有此着茲者賊謀益備朝鮮告救益急臣得據疏奏揣其形勢而請以奕諭奕者有雙敵對局者必先扼其要而下先手然後左右顧而無敗着今夫朝鮮遼陽是亦奴賊之雙敵矣扼要先着非屯重

兵于寛奠鎭江必不可奚以明其然也朝鮮
自義州以上咸鏡一鎭猶足自衛而我自寛
靉以達岫巖迤邐而南四衛則遼陽屏蔽在
焉賊窺朝鮮取道牛毛東葛等嶺趨寛奠徑
度昌城則一江隔斷聲援不及而朝鮮危不
然而由寛境直入鴉鶻關逾鳳凰踩躪金蓋
以西則遼之肩背與胸腹俱塞而遼陽亦危
又不然由清靉兩路奔岫巖南犯逮鳳凰城
而攻鎭江則遼之入站與江東城俱爲孤注

而遼陽朝鮮又兩危由斯以談鎮江橫據東南之處重而扼門戶以牽制其左右之衝突則寬酋尤重添設寬鎮兵將已不煩再計矣而經臣苦苦以無兵爲言查得見報出關山西邊兵一千九百餘名湖廣已到關土司兵二千五百餘名河南見在昌津毛兵二千八百六十餘名西鎮入衛薊兵除甘肅一千八百名留駐廣寧仍有三千六百名共一萬八百餘名俱刻期可到堪以分防寬鎮二處再

或不足查有淮揚水兵一千名已報十一月由海過遼又浙水兵三千差官徐璉亦催由海過遼及前薊鎮已題未發兵一千六百名保定已題未發兵六百名俱差官守催盡付遼東聽經畧調撥領兵駐防將官聽經畧于見在援遼各官內選委臣部不敢以帋上空談誤朝鮮誤經臣也但情形時緩時急兵將宜此宜彼總聽經臣隨機應變臣部又不敢預擬以掣其肘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攄援遼管見以祈立允施行事竊照遼左雖緣經撫同心之故河以東西半歲安堵然而奴之不遽來者爲養全力耳跡其去歲克撫順不即攻清河而逾時乃攻克開原不即破鐵嶺而逾時方破養精蓄銳伺釁乘機葢從來已然今之半歲不動正恐其動爲大耳計春夏間必到遼陽城下不然則出牛毛寨取寛奠不然則繞鳳凰城裡而攻鎮江不然則走金復海葢四衛

遏絕糧道皆事之未可知者地理綿亘兵力
单寡不能遠救河東半壁危如累卵舉朝臣
子猶復泄泄視也徃者播州遠在天末且被
我兵一攻即走入囤上有何難勦當時且調
海内兵二十餘萬其調之各土司復十四萬
不與焉用監軍道者亦合四川一省監司郡
邑皆罷撤一切刑名薄書而專備征繕之用
又米穀不聞騰貴金錢尚易措辦合一省轉
輸始得軍腹果然因而奏凱今遼爲

神京左臂其存亾關繫
宗社是何地方奴賊所向如意是何氣勢我軍敗衂之後是何心膽清河軍一萬六千逃去強半是何景象而舉朝尚泄泄視耶以兵言之聞遼兵除逃外計見在主客雖八萬而堪戰不及一二萬人薊鎮兵及見到昌平天津通州等兵遼望之急如星火而司馬之遣行不嚴司農之發糧不速聚千萬烏合之衆于中乾外竭之時徵糈不足以飽而廹處未易以

安經原之變祗恐不在奴後如近者浙兵行
至徐州鼓譟賴該道及鄉紳多方慰諭姑獲
帖然豈非殷鑒耶經略慮兵不精而以科臣
簡汰精兵坦慮科員晨星無可遣者而即以
募兵之臣請柰何兵部若置罔聞也遠兵之
來自須到關簡汰若在薊通昌津者與其到
關而後汰已糜數百里往復行糧似不若科
臣親到各地就近簡汰為便但恐遼之望兵
甚殷近兵即宜早發若延緩候汰愈益愆期

刻下馬上差官趣令就道此更兵部急着也至若邊兵之調較腹裏宜多須擇偏裨以下有志氣者統領親丁最爲有用葢邊兵生長塞外膽力雄勁金鼓騎射童而習焉往往喜得殺賊之利走死地如鶩顧其爲私恩者盡人而是爲公義者百不得一也將官揀精壯而厚犒恩養命曰親丁同苦分甘情若父子獲衛若手足頭目冲鋒陷陣庶幾得之此輩其視泛泛招揀而令素不相習之將領臨長

其上有何情誼而願爲效死乎故臣謂邊卒
必貴親丁而領親丁則非偏裨以下不可蓋
大帥富貴已極精神意氣半耗于聲色半糜
于逢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捨命蹈險阻之
意輕即不敢以此緊天下而此類甚夥若偏
裨之材勇者進取有心出身無路題以英雄
之目開以功名之門而感奮爭先者多矣大
抵將官之效死力爲功名者什九爲忠義者
什一惟名與利可以使人偏裨起家之始旣

得晤以高官而又厚其祿廪不妨寬其出入之數庶可得奔命如飴夫防將官之冒者防其剝軍自潤者耳若以匱乏之故并郤養士之資寒儉鐫薄顧安所得結其驩心而鼓其英氣哉計九塞已多起程若猶未發兵部不可不星速行檄令如臣議者也以餉言之克足未易飛輓復艱各地方官如袁應泰之竭蹷陸輸陶朗先之悉心海運豈可多得若遼洋一開由遼洋至膠州陸運纔計百里出昌

邑入河做膠萊河遺議此爲兩地之便料淮
上安得推諉如前日耶聞遼倉正月無糧止
有海運糧數萬石見貯金州距遼七百里而
遙裝運不到臣前曾引同官人運排撥之說
若從軍中脆弱不堪戰守者揀出行之亦足
濟舟車之窮但慮道里悠長晝飡夜臥未知
便否是在遼之道臣仔細商酌何如耳聞遼
粟米一斗二錢草一束二分薥柴一束一分
六厘每一軍一馬湏銀一錢二分方勾一日

之用今止月饟五分馬乾三分軍何以不饑
馬何以不死軍又以恐饑不過至奪馬料而
速之死謂宜照本色料箕貴則加賤則減庶
得恤士料餉之宜可收士飽馬騰之効且欲
俟遼平未卜蚕晩屯田接濟經久可行詞臣
徐光啟業于津門地方行之既効者第不識
有數之軍能那出脆弱者以教之開墾否此
合人運二議總在彼中臣難遙度而至于措
餉則八百萬金之數乃經督撫道諸臣與餉

臣僉議不可一毫損者而日所加派止四百萬耳尚少其半即四百萬又以各處徵調先行動支者什之六七此立盡之道也即廷議非不知派于民助于官種種開納者爲非是而無柰計數太侈取盈爲難餉臣尚欲于事例舊册請

旨加添而官若民尚須設法于派助外總之王土王臣爲此主憂臣辱之秋均有爛額焦頭之誼若出兵出馬出舟出車出牛出騾之地亦

既苦矣此外省分雞犬稍寧詎容遍擾而儻其所司忠憤激發情願輸將或官或民曲爲義舉則又臣所躊躇四顧而不忍言者縱民難再加而官稍曲處或亦可行譬如郡邑中梵宇結緣文昌開閣多有經營不日立地告成豈其急公大義而不能爲之所乎前年鉅鹿知縣翟拱辰未有議而先首倡迄今談者猶爲稱讚至于天下冗員應裁臣與同官商確再四乃計所裁卽一千員計每員卽一百

兩總不過萬金而止然而銖積寸累少可爲
多近有專主此議者戶部亦姑試採之乎若
博士譚謙益疏內典當一條臣等亦曾商及
但其三十金之爲拘拘而不知南北當鋪子
毋羸縮未可執一就中裒益在戶部之速爲
酌覆耳他若十庫折色歲多得數十萬臣曾
屢請不報然猶計
俞綸允折
聖明爲政而權宜徑折則臣子爲政葢臣舊叨巡

視知該庫設在內府而臣等外廷難于蹤跡雖經驗入而一入後烏有子虛往往至于不可問若省直藩府實心爲國徑以十庫本色酌其可折者折解太倉彼此巡差明知權變互爲通融而不以職掌爭有何不可若恐于

皇上爲欺則戶部一疏題知嗣後仍壓解一年以補原數更權而不失其經也夫戶部有各攄一得之揭矣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令缺筭于智而先限人以愚闇廷臣亦各攄其愚久矣

而不聞採擇此何以解焉頃初十日臣以職
掌入庫驗兌收放纔收得外解新餉銀十萬
登時放訖索然一空至舊餉之無解亦已久
矣與言及此大可寒心以徵兵徵餉內外各
衙門言之四海大矣遼一隅耳爲一隅故而
將四海之兵力物力洗索都盡根本內潰識
者先憂但病急治標原非獲已今爲遠慮當
思遼無論存亾不可不固內地而不宜專爲
一遼爲目前救焚拯溺慮當思遼亾則藩籬

既撤又何以固內地而不得不急救遼況無遼即無京師無兵餉即無遼此理甚明若各地方兵卒匱尚可漸補庫貯匱尚可漸克非若遼之一敗而萬有餘喪此亦人之所易曉者臣願出兵去處星速遣兵出餉去處星速解遼而至若主兵主餉兩部是凴在主兵者欲足十八萬之兵必當與戶部計八百萬之餉在主餉者急湊八百萬之餉方能爲兵部養十八萬之兵今兵部以錢糧不給不能爲

各省鎮處補兵馬器械而各省鎮以此不肯
調發戶部執稱所司者軍士月饟而月饟外
安家行糧買馬製器等項多諉而不肯認以
致日復一日兩部曾不聞聚族而謀旦夕省
鎮兵一齊出關不知兩部何以了此臣謂戶
兵兩部尚書當日日造滕講求職方司與山
東司兩郎中當時時覿面商究乃視同秦越
意各參商兵部不急催某兵當某日到某處
某日當勒令出關戶部不思某兵起程當用

何餉某兵行月當用何餉某兵出關當用何餉餉不足當從何處那移何處借貸何處搜索而一味大家束手付之長嘆異時遼亾國與俱亾不識兩部堂司諸臣卽碎首粉骨何以自贖耶乃若邊臣事體則亦有可言者聞禦奴長技惟車與炮車營雖破杜松之用車而敗者咎不在車乃其輕率冒進而車不及用也若火炮則中朝雖有而製造失傳擊殺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

計一大砲銅重萬斤者可殺人無筭在歲癸卯西洋人僅四百計耳以用火砲致我閩漳泉販夫賈子被殲于呂宋者四萬今西洋人潛住粵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戎政尚書黃克纘業捐多金購閩人之善造者十數輩至京同泰寧侯造砲于京營已造成大砲一位銅重三千斤不識經畧亦可遣人赴京授受前法否或即令水衡備銅鳩工如法製造運送往遼在經畧之所裁之而至于

經畧事權不可不重

世宗朝倭之役胡宗憲節制七省

今上御極以來火落赤之役鄭洛節制九邊播之役李化龍節制楚蜀滇黔閩粵浙齊諸省俱聽調遣今經畧止節制河西河西無兵可調無糧可催馬匹匠役等項一無可徵發今宜倣往例令九邊及北直山陝俱得聽節制以重事權庶幾若兵若餉可以徑爲檄取而不至于延緩日時妨悮大事且每事不必關咨

部中亦大省力若劉國縉直聲夙著臺望久
隆豈其不閑于兵而當日舉朝推轂乃今全
伍私逃毋亦身居桑梓威令難施且銜列兵
曹能轄將官而將官以鄉紳故不甘受轄除
逃兵仍聽當事查補外若國縉久在彼地終
非所宜或令回部仍以職方爲遼內應而贊
畫員缺改爲監軍另推道臣塡補此于國縉
及國縉所統之兵皆爲兩便若朝鮮之當撫
援寬奠之當屯駐宣慰使臣如劉時俊之當

速遣廷臣言之甚詳臣不具論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國憲不飭民散可慮懇

勑臣工執法守官以保危疆事兩月來遼兵撥防撫清寬靉者悉鳥獸散不可勝誅民離于下矣總兵王國棟兵備閻鳴泰並稱疾去封疆吏解體于上矣官去則兵誰與統民散則圉誰與守尨解土崩不啻見影亦且露形夫兵乘障而逃與臨陣逃者斬法律森嚴閫經畧

臣稍稍斬一二矣至于斬之而不能止職不勝憂夫人情之避害如狐聽氷其趨利如蠅逐臭乃士不憚死法以逃人不愛官爵以去豈人情哉今之危遼者僉云介胄之士聞奴而面黃望奴而股慄曾未與奴接刃而反走狂奔直畏死耳則何逋逃之誅令如雷霆而不顧也彼不犇者未卽死也犇而脫者就縛于家行戮于市以死而閔不畏也借曰遼之俗近夷虜乎乃今夷虜之人執干戈以擾我

疆場者固皆進生不聞退死矣夫戰者不必死而榮賞可幾逃者必不生而僇辱不可洗遼民即冥頑求什一于千百豈無知覺何至什伍總哨合隊同心寛鬷撫清殊疆共志趨而罹于死法哉當事者宜反而思矣兵之部曲原屬贊畫而曰去未可以爲罪彼醞匱而投醪綿単而挾纊者何以得士乃兼金募之厚犒飽之而不肯親上死長進生退死以負國家而倡四方職不能曲爲解矣今遼之逃

兵皆能不愛其死者何不鼓之致命于奴而
反令内憒耶王國棟當奴氛而推轂藺鎮昌
平業享榮華遄恩解脱部覆調理優以起用
俾息肩于危急之日而印肘于太平之年其
奚以律偏裨訓定卒伍哉閻鳴泰當殘破而
出関濵危亾而固圉狥亦勞臣然忠必輿尸
義無託疾彼聞議而避與不得其職而去者
較以賊遺君父輕重緩急懸殊萬矣部覆嚴
于解而寛於處將無敀全軀保妻子之臣以

徑竇乎職恐邊吏重危亾而輕爵祿從此紛紛善病矣周永春慷慨振勵聿脩戰守忽請移鎮雖曰有激而然然鎮撫之重遼邦之危詎宜輕言弛擔爲有位倡

明旨有勉留而無切責又何以振紀綱爲法受過撫臣必甘之以肅百吏三軍之捍遼者方今發議盈廷籌兵與餉職竊畏夫兵之不聯而奔避也與無兵同芻粟崇于丘山而士委而去之餉亦誰飽伏乞

皇上救敗亾于形見發

嚴旨戒勵邊臣法古之投醪挾纊者所以得士求今之捐金投糈者何以失伍士方不憚死而逃則何不收其心乘其不懼死之氣導之以戰俾所嚮無與敵也遼之百吏不幸而有風露之疾則致身有義盡瘁有賞咸令畢命封疆奴禍未夷無許託疾生還代題者議覆者與同罪如先朝露也援以死勤事之典旌之及臻厥成課其勞伐而倍酧之葢二百五十

年養育之士氣豈無數人者懷馬革之忠而
九廟之靈萬乘之衛四海之人心物力何憚何愛
而不責成于宦遼之吏哉遼吏攝於國法計
必奮袂昂肩致其身以擔兵事矣如此則人
無倖思國有恒憲士知所死吏死其官死其
官者得其士得其士者收其勝矣職言倘蒙
俞行未必無補萬一國家之福亦遼吏之幸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春題爲法令愈玩愈弛
民心日携日渙懇乞

聖明早爲整頓收拾以保危疆以固根本事職聞
國家之患莫大乎無法無民非無法也御委
其轡有法而不必行也非無民也力殫于供
有民而不我附也譬之人焉面貌髮膚儼然
無恙而神氣不張元氣不固究且有痿痹决
裂之虞扁鵲望而却走矣當今之勢何以異
此職請熟陳之
皇上試垂聽焉邇左需兵調募令急問諸樞臣曰
鄖而達于撫鎮矣問諸撫鎮曰檄而暨於郡

縣矣甲乙相推秦越坐視迨迫于功令始驅二三健兒以塞責而司馬之遣行不嚴統領之紀律不設逗遛不問潛逃不問鼓譟騈騷不問至失悞而統兵官又莫之問也法不幾頓乎兵部四司官同時啣命募兵河南山東浙江各次第報竣延緩勁兵甲天下獨後期不至説者爲魏司官物故而然噫使魂號于秦関王言委諸草莽同舟共濟之謂何尚泄泄而不以兵應也重辟若麻承恩劉孔胤郭

有光議出馬匹家丁以貸一死業為非法乃
罪者已出而所以贖罪者安在藉
天朝使過之仁為奸弁偷生之路綱紀掃地矣新
兵叛至全營誅之則法窮于人不誅則人跳
于法操縱輕重之機固非職所能遙度然合
此流烏養此饑鷹糜金錢無筭僅供其一飽
而去誰實為之乃獨罪將官熊錦輩哉總由
東事敗衄以來功罪不明賞罰無章僨師者
尚稽斧鉞之誅死事者未蒙褒恤之典見在

遊宦者日幾幸彈文爲生入玉關之府士卒
且然漫及將帥矣道府且然浸及節鉞矣萬
一所在跭起臂指不屬呼吸不應
皇上誰與捍疆圉哉職謂法令愈玩愈弛者此也
東事靡寧搜餉孔亟額課與舊逋並歛舟車
與新餉交征奪牛並以奪耕荒荒幾徧隴畝
若兵劇于苦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商賈以
實京師今驅京師之富民散而之四方矣昔
預支包攬商人負朝廷今則鋪墊守支竭膏

吸髓朝廷又負商人矣東南郡邑括子弟兵幾何而就者如蹈湯火佐領胥吏擇人而食有以一役博數十金之入者若如奸弁李一忠假援遼之名恐赫而煽搖之其騷擾不什伯于此乎江左囂陵訛言繁起巨室四顧惶惑一日數驚有變易姓名奔竄山谷者徽郡縣安輯幾不伏覩清寧世界假如奸民曹致廉挾內使之威操搜括富戶之

明旨其播虐又當何如也總由榷使旁午以來中

乾外枯天怒人怨農無耕野之思賈無出途之想見在藏市者側耳風聲鶴唳爲捲貲徙業之圖四民如此縉紳亦然小臣如此大臣亦然有臣億萬洵爲億萬心矣脫一夫狂逞草澤響應本搖而技幹隨之

皇上誰與托社稷哉職謂民心日携日渙者此也

法令如此民心若彼蓋必

廟廊之上有一番申飭以重統轄之權然後可挽弱而爲强有一番恩威以神勸懲之用然

後可聯渙而為萃改歲而後靜聽杳如祇見
輔臣方從哲請
皇上降勑頒賞一疏洵為目前救時急着我
皇上猶然留中輔臣不聞固請豈以時事尚可優
游迭日耶頃天象又見告矣
皇上不察其來請觀其往去歲風變而三路喪師
日變而全營背叛灾不虛生時難屢惧整頓
收拾寧煩再計伏乞
皇上特勑以諭經臣頒賞以鼓將士一切調募戰

守機宜循名覈實信賞必罰務在必行慢令
者法無赦更祈
勑諭南北父老子弟示以兵餉舟車萬不得已之
故事平即爲停罷用一緩二明與元元休息
言利生事者三尺繩之不少貸如此則法令
行如流水民心固于膠漆内脩外攘端必賴
之矣昔唐德宗奉天一詔雖驕將悍卒聞之
無不感激揮涕李抱眞見人情如此以爲賊
不足平今日事急矣即亟下罪己之詔立綱

紀宣德意以壯士氣而收人心已屬後期若
需之檢發戒勿躁急恐奴躁而我不得靜奴
急而我不得緩也天下事尚忍言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際遇題爲遼患危急已極
人心潰散堪憂懇乞
聖明厲精脩政亟圖萃渙制勝之策以無誤封疆
永保宗社事職嘗觀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
才能禦外侮戎兵足振式微今我國家全盛
金甌遘此虜凴凌疆宇淪沒顧以將懦卒逃

無固志爲夷氛所困蹙者三年于兹正我君臣臥薪嘗膽焚棟必救之時乃自奴酋歸巢蹲伏半載遼陽重擔付之經臣不獨

皇上遂以爲宵旰可紓卽中外臣工亦復悠悠忽忽竊幸目前無事而不知寢臥于厝火積薪之上未可謂安隨流于漏舟拆楫之中終虞胥溺此不待有識之士始爲寒心已邇者賛畫調募全伍脫逃軍實軍聲爲之大損萬一奴酋鼓熖重來則風鶴皆兵當之者靡遼陽

何所恃而不危頃初五日日生交暈白虹彌
天睹此宵漢背逆之氣决是疆場敗亂之徵
皇上勿謂五日內有雨雪而灾遂可解也長驅虜
虜內潰虜兵萬一遼陽不保則狼烟胡騎將
達都門
九重何所恃而不恐哉職復思師之制勝在紀
律而軍心不可以不聯古良將與士卒同甘
苦共勞逸必使有投膠纊之情而後有投石
超距之勇今遼兵只知走而不肯守解體離

心厥故安在頃
皇上有設法處置嚴拿着伍之旨仰
天威之震聳知壁壘之攺觀國法軍令亦已嚴明
矣職更願
皇上允輔臣之請特降一
勑諭令經臣和衷揆策制勝萬全併須給金錢數
十萬遣使馳賫三軍以示鼓舞庶幾旣散之
人心猶可收拾積怯之士氣猶可振奮此固
今日救遼急着所當速行者也語曰興師十

萬日費萬金今議一十八萬非得八百萬之
餉其何能濟邇時加派已增搜括已盡那借
已窮然于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目下遼陽
軍馬饑餓不能一刻無糧大司農何可不蚤
爲措處若夫十庫物料暫折一二年便可得
數百萬諸臣言之已詳是在當事大臣定力
擔當耳竊惟古良將用兵必先營田如趙充
國之于湟中諸葛武侯之于渭上皆以擾攘
之際行有成效況遼地本是可耕遼兵不能

戰未始不能耕及今遼河東西隨便屯種使
勇健者禦敵脆弱者治田是亦所謂三年之
艾異時猶可少濟轉運之窮
皇上亟宜
勑部酌議特遣屯田使者專督其事可也自昔
廟堂能戰勝精神可折冲天下事未有君心不
振勵朝政不整頓而人臣能策功于外者今
皇上深居静拱日敝精神于朽蠧無用之物以致
宫府日睽隔政事日弛廢積成靡不可振塞

不可轉之形近時惟經臣諸疏隨上隨答自
此而外一人未見用一政未見行昨各衙門
大小臣工同上公疏以臨朝用人爲請豈敢
爲是瀆擾切念時危勢急故不得不叩閽候
旨乃
聖諭傳宣仍以靜俟爲辭夫年復一年月復一月
將不知俟到何時發行何日職嘗讀易至豫
之上六也周公著曰冥豫蓋亦沉痼不返矣
而又曰有諭無咎則以其能更始而知攺圖

耳巳寘巳沉如今日何可長如此此而不一諭

改乎治亂安危決在呼吸亦惟

皇上之自轉而自悔焉悔之于今則澤竭政塞之

餘猶幸有輪臺一詔悔之于後即人人感激

揮涕亦不足以洗奉天之塵

皇上誠自爲社稷封疆計其及今早圖之而後奴

酋廼不足慮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

餓至極懇乞

聖明亟賜裁處以弭眼前急禍事據遼東督理新
餉单崇呈為軍餉萬分緊急懇乞移咨速發
多發以濟軍需事案呈四十七年十一月初
四日本職差官舍領餉十萬兩本月二十日
差官舍領餉十萬兩十二月初四日又差官
舍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又差
官舍領餉十五萬兩共四十五萬兩各齎文
赴戶部大堂領討去後迄今遠者三个月近
者亦兩个月俱未發來詳催書催并無音耗

庫貯餉銀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末領糧料支用其二月錢糧何以支持萬一呼耕卽罪職何益懇乞本部院移咨一催速發多發以濟急用但得一言勝職千萬言也等因據此該職查得錢糧芻糗缺乏至今日而極矣正月初旬職親遍詰各倉查問糧草共止蜀秫黃豆數千石尚不彀補支去年十二月末領之數及查薊套海運糧石搬運已盡各道名買米豆亦交納支放將盡雖山海關三犋牛

金復等處貯有米豆尚遠在八九百里六七百里之外卽神輸鬼運眼前如何得到況金州三犋牛一帶山路崎嶇非俟海氷融液僱舟撥運斷不能來正二兩月本色糧豆已屬絶望猶冀折色銀兩足以接濟何意庫貯餉銀僅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二月錢糧分文無有乃餉司屢屢差官赴部領運而戶部全然不發豈以軍到今日尚不饑不逃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遼禍到今

日尚不大不急耶今遼陽小米黃豆斗值二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釐薪柴一束值一分五釐矣每軍一日連人帶馬須得一錢三四分方能過活而所領月餉及馬乾止于八分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巳性命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今軍以饑餓逃故者巳不可言而馬死尤甚姑不具論只如總兵賀世賢所管遊擊盧養材下原馬一

千二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四百餘匹魏國忠下原馬一千五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七百餘匹吳天寵下原馬一千八百餘匹死過九百餘匹而存止九百餘匹王承祚李尚義下原馬各一千數百匹而各死四五百匹恐一見此而無不肉麻者凡搭棚合槽驗料等項無一不詳悉中軍千把總以及本軍無日不捆責總兵將官無人不叮嚀告戒然皆以無處尋覔糧草實情實語愁

蹙相告而職亦口塞無以應事到今日豈但遼鎮生民阨數各省鎮官軍阨數抑亦邊腹馬匹之阨數矣即如前日三鎮連營虎皮驛一帶當賊來路顧遼瀋爲計頗便竟因糧草缺乏恐有乘衆心之欲歸而倡搆訛言者不得不從衆議抽囬更番散居近城村屯就食雖鎮將約束極嚴而强奪民糧民草且紛紛見告矣遼陽所屬民間糧草已被軍馬吃盡耕種已是無力田土已是拋荒職爲軍愁

又爲民愁旣爲今日糧草愁又爲他日糧草愁而竟末如之何也近因趲運日逼各部道轉逼同知通判各官日夜暴露道途身自跟運昨通判左之似爲少車牛忙急無措其禀單郎中有甘自盡之語戶部試思今日軍馬官民是何情狀而猶漠然不一動念老成執持洵確乎其不拔矣然得無謀國太忠籌邊太精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職爲催兵馬過急得罪兵部致啟介介爭札之辯今又何敢

開釁戶部以重大臣厭煩之嫌爲催糧草過
急取怨屬官致流一二過嚴之謗今又何敢
憒催督餉各衙門以傷地方同事之雅軍餓
而遯有軍受之馬餓而死有馬受之民被搶
奪有民受之官求自盡有官受之因而嘆禍
及封疆有遼受之陷及性命有職受之危及
宗社有
皇上受之除據職一身而外何必更向當事諸臣
大聲疾呼以來過激過嚴之議而猶不敢不

以糧草缺乏軍馬餓死情狀畧畧控訴于
皇上者誠欲使當事諸臣知遼禍只在眼前只在
軍民不在奴賊雖陷職據身猶得瞑目而不
至汲汲以没也據餉司呈請移咨戶部催發
錢糧職自知咨文不能感動不得不瑣瀆
天聽若此項撫臣周永春有臣心欲盡臣義當裁
一疏謂戶部不許留餉廣寧給軍買馬無凴
支發至欲請裁巡撫以求移鎮餉臣李長庚
有淮船催造愆期微臣催請力竭一疏謂漕

臣不肯催造淮船道府推諉必悞運事至欲速賜罷斥以謝封疆而二臣之情亦急甚矣職謂撫臣爲家當餉臣爲轉輸二臣之急總爲職急自入遼以來撫臣見兵部所兌營駬馬匹及買自宣大市戶者皆羸弱不堪特爲職名商另買皆及膘壯可備衝突又將前項羸弱馬匹留喂廣寧親驗草料直待有膘方解職驗凡援兵過廣寧例給犒賞行糧以爲路費而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

給遂有繿且迯者職聞之急差官齎餉銀一千兩遇路接濟始到遼陽以至募軍製器一應軍需等項皆費之必不可少者何可掣肘以誤職事至顧造淮船一節尤海運吃緊之務漕臣不早擔承道府各相推託假令得一任事如永平道袁應泰登萊道陶郎先委曲幹辦何至今日尚無成議而所派牛騾車輛在在告免一似以督餉督撫諸臣爲不肯體恤腹裏地方然者不知遼中前項情狀腹裏

諸臣亦肯番慈哀憫否兩臣着急尚求裁求
斥如職時地敢言裁言斥惟有以死求救于
皇上而已矣而他何望哉

○經畧熊廷弼題爲遼以寬縱致敗職因嚴急掊
尤伏候
聖明處分以重封疆事頃職以部調紙上有兵出
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辦謂職介
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捨疏語以相加此淺
之乎視職者可置勿論但謂勉進數言欲職

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職乃因是以娓娓相議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兩語獲罪于職也是必勸職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無罪也職卽粗戾何遽不曉人意一至此項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職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覈足以名怨致亂將來亡遼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得推諉卸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是職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

諦者葢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嬾傲而上縱狗全破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巽人悅巳安靜一法不行而巽人感巳任慈一人不處而巽人誦巳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託辭聯屬大家相嚅相沫只圖做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眞上緊爲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眞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美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

半箇而今尚可不認眞不上緊日混日籠再
將此半箇失陷以爲我
皇上宗社憂乎緊自缺兵將催兵部徵調而漫不
着意緊自乏糧餉催戶餉處籌而漫不著意
緊自兵弱馬羸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
着意猶謂地遠情踈不管人家死活乃地方
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頭宜何如其汲汲者賊
方收糧運窖而我却悠悠于轉輸賊方開局
治械而我却悠悠於打造賊方空壕樹栅而

我却悠悠于守具賊方秣馬礪刀而我却悠悠於餧養操練事事讓賊人人怕賊却日日兀坐以待賊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直恁秋風過耳而職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違將官約束者有採草砍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天罡雜亂營伍者有衙蠹索錢壓沉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悞事之類職知

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
法卽地方官弗諒職爲急公而嗔其太逼弗
諒職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觖望動成牴
牾者而職不顧也卽因而另立議論如斬將
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渰
遼城堆水而謂軍渰死之類以沮惑衆心而
職不顧也卽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禀各院地
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已說彰職謬而
職亦弗顧也何也恃有

皇上獨知于其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
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職復何恃哉自去冬
以來相知書劄無不以開霽威嚴虛納道將
爲言職駭洵其故始知有謂職與各道講禮
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職性氣不好不容人說
話者而不知其爲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註
部臣補服見于簷上道鎮素服見于簷下一
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職恐禮自職壞
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及該

道行後各道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註其情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爭禮之說互相印證若謂職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職細心商量戰何以勝守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脩糧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職拒不容抑亦一事不做但以强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職于部道鎮將固驩然相得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以生見在者之心

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敢進職卽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能保夕職爲我

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職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職急公而人以私抗職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虜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兵將彀臣言兵將尚難用而人云兵好將好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寬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

身不但他日賊來臣之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不忍言者職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趂今日一控訴于

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勿徒以職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職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関猶日食數碗馬上挽弓左右顧射今纔數月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鬢髮頓白肌肉全消誠

不料一强壯之身一旦銷減至此醫官謂職過憂過勞過惱過鬱職性命不足惜實恐誤
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職撫形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職諒職者惟天地
祖宗與
皇上寔鑒此心耳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漫陳餉遼之策以紓民力以定人心事遼難之殷也援師前後三

十萬賦幾八百萬甲伏火攻之具稱是四海驛騷民萌未必旦夕之命歲三易矣猶然吏去其官士逃于伍屬夷殘而屬國震羽書狎至于是經畧臣嘔心擘畫上方畧曰必不得已而用臣以安壽亡之遼非十八萬人不可欲使十八萬衆士飽馬騰其芻與粟雖聚非百三十有八萬金錢致牛騾車草遞運不可今司馬臣拊心降氣以足兵之額司農臣智盡能索主饋于内督餉臣手裂足折轉運于

外行見兵食足兵氣揚傾天下精神膏血灌
輸于遼以制一隅殘暴之奴似可旦夕繫頸
闕下惟是牛騾車輛之派郡邑騷然就職聞見
所迨徵派之法州殊而邑異有以公帑求之
市而民不擾者有賦諸民者有終事之鄉紳
士若良民樂輸以急公上者聞有一二徒取諸
民者然已晝續于路夕盈于野人嗟獸啼相
繼解發民間之騷者定矣既薦輸之則公家
之畜也項見督餉臣咨有得騾減牛之令司

農臣疏覆有輸六留三之條無非曲恤民隱加與休息顧牧牛騾者安家給矣行糧支矣與其及関而返勞勞道路孰與出関而留之用以耕獲爲東隅之收乎職待命輦下久每遇遼人悉心諮訪畧計遼之膏原野羈夷壤者撫順清河開原鐵嶺三岔東洲等數十城堡大較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者饔飧此遼土之毛亦久矣素未聞山海関内饋斗糧也嘗聞三韓之粟航海以膳二東之卤初未聞

二東之有以餉遼也今遼之畝畝如故膏腴如故且地以休息益饒則何不令十八萬騎士捍牧圉于外驅諸孱弱與逃伍之兵授巳賦之牛分無主之土地而課之耕乎其地即素膳數十萬人者令耕藝之以飽十八萬士纔三之一奚不贍也地闢于境粟克于廩津淮登萊之運相屬于海而復帑金絡繹以慰東征之士鏹粟萃矣百貨生焉不逾年而遼克于九邊士飽而趨距之勇以鼓人富而親

上死長之教可行俗可成乃積乃倉家自爲守必人自爲戰何奴之不殄哉說者曰兵力巳萃財賦巳殫宜旦夕掃犂逾年而物力不繼潰恐中乾非然也夫十八萬士徃戍則調募徵發安家行糧之費止矣耕數十萬口之地食十八萬人夏至而麥登秋成而穀稔則不匱于粟矣四海之内輸輓漸稀職望其中裕何至中乾也而說者又曰吾卽堅壁淸野且耕且練操勝筭于我而如彼狠奔豕突者

何則胡不以往事徵之撫順襲也張承胤之覆撫臣昧而鎮臣躁也清河之屠楊鎬高坐遼陽不事事也開原鐵嶺我未嘗戰奴亦未嘗戰奴亦未治攻也守備誠設烽燧誠嚴芻粟誠備豫通將吏士之意氣誠如臂指之貫加訓練焉奴必不敢復窺吾圉且歷稽奴之闌入皆先嘗我知其一無備而後掩也今以數百萬餉徵天下士十八萬簡天下之彥而官之拔天下之鋭用天下之長技而不足以

衛耕穫仍畏奴侵則遼遼終不可爲矣豈其然
哉考古之罷珠崖棄交趾者謂夫夷狄禽獸
不足以行漢法較勝負豈其勞天下以爭一
隅今遼爲
神京左臂日剝日削勢不得不援且業已竭天
下而供一隅矣弟因幾省之牛騾耕一隅以
紓天下智者當不再計彼奴無所狎以逞無
所藉以昌有日銷月殫以燹已耳職謬謂緩
三韓以紓四海急在督耕行古之道濟今之

窮摩勵以守習乃能戰伏惟
陛下採攬
勑下當事諸臣深惟王者馭夷之常急紓中國民
力之殫留已發之牛羸耕素膏之田里坐收
勝筭毋生民心國計邊圖豈曰小補哉
○戶部題爲募兵議動新餉養兵更無餘貲遼餉
不繼內潰可虞乞
勑兵部各照舊例及屢奉
明旨竭力分任以圖共濟事臣切惟保守遼東在

兵與餉有餉無兵調募訓練惟其所令有兵無餉雖貔虎如林能枵腹禦敵乎不惟不足以禦敵也脫巾一呼吾兵皆吾敵矣此其輕重緩急不待智者决也自經臣熊廷弼出關之後議用兵至一十八萬議用餉本折舟車之費一年至八百萬臣部除自今正月以前通共解過不筭外此後之八百萬搜括已無計矣那借已無門矣輸助滿望之勳戚世爵近以痛癢不相關矣獨靠四十八年分兩起

加派之四百萬與再行抽扣可三十萬總計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臣部晝無復之惟擬補牌懇請發帑以足前數用保危遼而兵部調募等費一則曰動支地畝銀再則曰動支地畝銀夫就近動支與起解孰多則地方從兵部之令順于流水且戶部咨曰無動地畝銀兵部咨曰動地畝銀靡所適從徒眩觀望則百姓視戶催之檄玩于故帋開銷有名征輸不一四百萬之加派化爲烏有不獨臣部

憂遼餉中斷即兵部爲國謀能有一切法以
安戢無糧之兵乎衆兵一刻無糧奮挺鼓譟
此時戶部任其罪而兵部其無咎乎查四十
七年四月内本部題爲遵奉
聖諭酌發帑銀事奉
聖旨是帑銀既議定着作速解發以後招募調兵
俱着兩部分任又八月内本部題爲遼餉已
發三百萬等事奉
聖旨據奏新餉解發數多内多各衙門分留別用

見今遼事孔棘需餉愈多該部何以能支依
擬已前用過的着查明報部以後凡屬新餉
都着于新餉司支給報答查考仍聽經畧查
覈不許仍前徑自留用軍興諸費各部有當
分任的着遵屢旨同心協濟毋分彼此據舊
例與近
旨則費出兵部者當不遺餘力而圖矣乃兵部于
前月內題為兵餉各有專司等事奉
聖旨募兵銀兩准與加派新餉支給毋得爭執誤

事葢兵餉俱匱兩部俱告急于君父
皇上姑就其迫切處各爲批答卽該部之疏謂兵
餉各有專司一句開戸巳爲臣部道矣葢餉
爲行糧坐糧草料等項故戸部司之買馬安
家于餉之義何居故兵部司之旣知各有所
司柰何舍巳之田而一槩惟地畝銀悉索治
賦乎如曰此一旨也彼亦一旨也則兵部于
四十七年二月内具題咨移臣部曰行糧月
糧塩菜草料贍家屬之戸部安家買馬賞功

屬之兵部徃例昭然不敢推諉此其自任甚確甚眞而又何辭之與有爲兵部諫者不過曰戶部以遼餉加派兵部無有也切計兵部缺官柴馬折班軍搜冏寺等項外解時有豈盡無餘即冏寺之銀原備緩急者急而不用留之何爲一槩置之不講而但指現派了事戶部竭蹶而不足兵部坐畫而有餘恐非同舟之義也如近日科道招募搜那巡青備兵等銀不聞專靠地畝也如浙江撫臣招募搜

邪贖鍰等項止動新餉二萬餘兩不聞專靠地畝也又如恊理戎政添兵訓練餉就現在裒益不聞專靠地畝也可見錢糧在手自可挹彼注茲未可專事旁求即水窮山盡再進一步寧無措足之地拯焚救溺各竭乃力斯爲同心之利即如馱馬一項前此未聞而一旦驟加豈無區畫之方從長之議斯何時也兵部不于馹遞料理而覆疏即議每五馬加一匹問何出辦則動地畝銀三萬餘兩且議

後來俱照此例夫此三萬者民間不知費几許歃朴几許膏血而乃視之易易也且三萬在遼餉亦足支兩日試平心度之馬兵無馱馬未必卽死于道路遼餉可斷兩日否耶兵部之計不過曰吾買馬矣吾調兵矣吾之職分盡矣異日臨敵缺餉自有戶部當之嗟嗟臣死不足恤如誤國大事何臣不敢謂新餉自月糧外一毫不動直以分出有例近奉有旨而置之不遵確非事理又以地畝爲遼餉整數

四分五裂併臣部亦不能責催地方則後餉
不繼朘禍獨烈矣遼東望兵出關切于燃眉
臣顧言職任似非救急通變之着第臣部前
言之而兵部不任兵部任矣而不自信其任
臣部若不再言則兵部惟借見錢以結本局
雖盡地畝之加泒不足供調募動支毋論
明旨昭如卽該部不敢推諉之言何以質僚友對
皇上也葢論經制一部有一部之項欵論征繕一
部有一部之應求論急需一部有一部之設

湊兩助猶懼不敷偏卸其何能勝則臣果爲
職掌言乎抑爲共濟言乎當必有辨之者若
兵部謂臣部越餉談兵則今日之事正若兵
部不肯越兵談餉耳若惠然越而談焉則今
後加派能有幾何遼餉當用幾何前此四路
抛擲幾何逃兵在費幾何將件件求實用着
着相幫助必不肯輕動地畝致遼餉中斷以
貽不戢自焚之禍毋寧臣部受賜遼東其實
承乏伏乞

勑諭該部將募兵安家買馬馱馬等項原屬之兵
部者照例擔認仍多方湊處以圖共濟不得
再議專動臣部新泒地畝如此則責任旣專
各無推諉在兵部將盡心以供招募在臣部
必竭力以供糧餉
宗社邊圉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終

籌遼碩畫

三七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Ear L
AE
95
C6
K4

AC
149
.P3
v.63

籌遼碩畫卷三十九

庚申仲春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屬國私情當體

天朝舉議匪輕乞折衷言官用人之議以裨實用

以無悮封疆事照得朝鮮世篤忠貞作我外藩客歲助兵伐叛不幸敗衂其死者爲我而死邇來挑怨兇夷聲言吞併其危也爲我而危彼既堅衞腹心我可輕棄手足故宣慰以吊其死傷聲援以扶其顛危皆

天朝所必不容已之典而痛癢相關者也頃該國
告急臣部業從經臣撥兵防護以資犄角之
請如議具覆矣惟是時詘舉嬴宣慰故有待
馬臺省諸臣交章薦行人司司副劉時俊出
使朝鮮在科臣則李奇珍祝耀祖曾汝召薛
鳳翔在臺臣則左光斗盧謙王尊德括其大
意有謂宜急遣宣慰暫駐義州練該國之兵
以作監護賜以
勑書關防者有謂宜遣使宣慰匹馬入城渙發銀

兩大爲犒賞特賜
勅書並假便宜應否屯駐某處統兵若干應否請
給關防聽臣部裁酌者其謂晉秩兼銜則異
人而同詞均之爲朝鮮非爲時俊其所以爲
該國計者甚勤渠矣唯是字小之仁當施恩
于危急而不宜强其所不願今日以慰朝鮮
與援朝鮮提衡而論則援爲重而慰爲輕以
遣使宣慰與增兵聲援提衡而論則聲援爲
急而宣慰爲緩何也近據該國陪臣洪命原

柳時偉等致本王之意而形諸稟揭大意謂
天朝置兵寛鎮小邦深爲用感聞欲駐兵義州比
歳不登供應難給似屬未便等云我以爲呵
護而彼反稱苦卽義州之兵且不必屯也又
據命原等稟揭大意
天朝有意宣慰小邦小邦凛不任受况敢煩行人
之使節卽上國憐其困苦有意節省然接待
天使載在典章小邦其何以廢若以尺一之
書順付陪臣則優恤鼓舞一舉兩全等云我

以爲加勞而彼反稱難則宣慰之使不必遣
也惟是寬鎮之間與朝鮮義州昌城夾岸相
對于朝鮮關犄角之重于鴨綠江居扼要之
冲屬國望援全在于此且近日兵習于逃將
狃于玩經臣不無鞭長馬腹之慮若得專
勅風憲者任扎其地以彈押團練朝鮮可恃以無
虞即金復等處亦可藉爲藩籬如臺省諸臣
所薦劉時俊者抵掌談兵熱腸救世正堪茲
任第閫外事經臣制之一柄兩持恐反掣肘

此時爲屬國計爲封疆計經臣當有勝算應
聽其具題而後本部可據以覆請者也伏乞
勑下臣部動支太僕寺銀二萬兩撰
勑一道給付洪命原等賫至該國以示
天朝慰勞之意劉時俊加銜統兵事理臣部未敢
擅便統奉
明旨遵奉施行
○貴州巡按沈珣題爲援遼議調土兵揆勢似屬
不便謹據愚衷仰凟

天聽事邇者奴酋猖獗遼左阽危赤白之羽四出
徵兵此其勢誠急而事誠不可少緩者至于
水西土兵議調萬人以臣膚見度之竊以為
非計之便也夫君父有難為人臣子者當如
手足之捍頭目今遼之望援急于燃眉而臣
一念急君之私亦豈自後于諸臣乃敢倡為
不便之說以阻盈庭之論第臣言官也知而
弗言是欺本心欺君父他日者利未見而害
乘之臣罪滋大故敢冒昧為

陛下一陳其槩夫兵行糧從今調兵一萬即從極
臧每一兵日給行糧亦須三分萬兵則每日
三百金矣自黔達遼兵至于萬非若一人一
騎可以早暮疾馳中間疾病事故時有躭閣
計非百日不至則非三萬金不可而安家及
盔甲弓弩之費不與焉總之非七八萬金不
可也況自來土司兵出其原額之外又有負
器械者運糗糧者擔薪水者大約十而加五
則此五千人者又可不計其稟糧否儻兵集

須糧將求之解額則黔中自來原無解京年
例將設處民間則一望赤地滿眼流亡豈若
川湖饒地即數十萬金可咄嗟立辨者幸我
聖主明見萬里軫念窮黔特用滇中加派地畝銀
而不以累黔然聞滇賦先已進解恐不能復
輓而南矣欲問之于楚楚固向所為聚訟累
年與黔幾成水火者而能應乎撫臣計無可
處勢不得不告急于
皇上

皇上能慨發帑金七八萬乎勢又必責成司農而
太倉如洗不知何項可給且萬里之遠山谷
嶇崎每一往來動須半載今撫臣以令箭摧
兵而西酋猶以兵多疫死為辭也即陸續以
應以待萬人之畢集不知經幾何時撫臣請
餉疏上盈庭聚議議定而行從容設處不知
又幾何時設處既足比其到黔又不知幾何
時餉至黔而兵始行行而達遼又不知幾何
時其于今日燃眉之遼無乃為西江之挽然

使兵到有益雖遲遲獨不曰三年之艾乎即
無益而不至有大害獨不曰請嘗試之乎而
就臣所聞實有萬萬當止者自來水西土兵
亦素有驍健名然以本處土官用之自相仇
殺計必加意挑選不無投石超距之雄而要
不過二千人而止此其所極自珍惜決不肯
輕爲調發者若以應調不過槩將所部夷民
逐戶僉定但圖充數勢必委于用事頭目而
頭目因爲賄府賣富欺貧何暇計其勇怯此

其不便者一獵兵慣用惟丈五長標此器伸而不能卽縮獵與獵敵彼此皆標故以用長爲勝而未必可施于禦虜又此中所長在藥弩藥弩之力但能制勝三十步之內而不能遠及且毒毒之所中每三日五日而始發彼虜騎如風如雨突擁而至俟其藥發吾先爲蹂躪久矣此其不便者二南中故稱炎徼鮮裂膚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且隆冬率赤足露體而遼左栗烈之氣雖春月必須用重裘

風氣水土之不習必有死亡疾癘乘之其不便者三西酋兵制故分三水凡有徵調則上水中水下水遞爲更代卽如往者用以平播今日用以平苗皆一月一代故任闒責者但能點其額數而不能定其姓名自來如是今使之遠涉萬里尚能僕僕道途仍依輪番之舊規否勢必不能則人誰與我其其不便者四蠻夷獷性難馴不知有朝廷紀律所畏者惟一宣慰耳彼奢社輝以一少婦抱五歲弱子

決難親統以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肯聽其約束縱有將官為之總統而漢夷素不相習則心不相聯心不相聯則威不相攝沿途驕悍作梗偃蹇逗遛誰能制之其不便者五昔遼主與女眞戰率騎卒二十萬步卒七萬阿骨打登高望之若連飛灌木狀顧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不足畏也今苗兵甫聞征調先已涕泣淪漣百計求脫其心可知不審當事者有何鼓舞妙策能

使臂指隨意得免于心之二情之怯否其不
便者六每覩各地方官疏陳諸路援兵所至
刼掠屠殺淫酗縱橫種種跋扈其于禦人之
盜不一而足彼所謂中國人也遠不過幾千
里猶尚如斯況以蠢蠢夷民且行萬里之遠
其為害可勝道哉止于刼掠猶其小者或因
此且激成一方之亂而遂為中原不了之局
亦未可知其不便者七黔楚壤地相連其情
形一也若永保土兵四千以十月初黙發次

年五月而後抵關所存惟七百餘人已事之在目前者可考矣此三千三百人者使其仍歸原伍巳虛費此三千三百人行糧而況飄流散逸將盡化爲盜賊是國家以四千人之餉僅易得七百餘人而又因此增三千三百之劇盜于討得耶失耶舉楚可以知黔此不便者八自古借兵夷狄率用之以戰不聞用之以守也今國家于奴有一舉即定之策乎若猶是調畫經理爲數年規彼一萬人即安

心遠至而棄父母離妻子不日不月未得効力于一戰徒爲河上之翺翔不掉臂而去則揭竿而呼卽有管葛誰能馭之其不便者九古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唐借兵回紇至妻以愛女賞賜愛勞惟其所欲甚者辱元子殺命官置不敢問奉之可謂極矣然而史朝義誘之則陰通朝義濮固懷恩誘之則顯助懷恩朱滔誘之則復應朱滔彼異類固然其何足怪今以狡猾百出之奴酋而吾復陰聚

豺狠于内地且當捉襟露肘之時餽餉賜予必不能使無失望萬一中有陰入之奸而禍生肘腋能無寒心其不便者十徵獨于是黔地與中國不同上自官府下至輿臺遠而賓客郵傳之往來其供億強半資于土司今既用其人則不得更責其賦彼固曰我矻矻刀耕火種以供國課者何人巳盡傾土赴役猶然問我賦額乎而黔于是益困又徵獨于是當苗仲肆虐撫臣用兵大勦半用水西之力

今撫臣遷去苗仲漸有憑陵之心又見水西
兵傾國而調復何憚不爲猖獗他日者焚屯
刼堡殺官掠財種種惡狀行將再見而黔于
是益危此則事之獨關黔地者本不敢輕瀆
天聽但使有損于黔而未必無利于國則捨手足
以顧腹心臣所願也惟是損于黔無益于國
而併有害焉是此一舉也在朝廷在黔地在
遼左在中原靡一便計臣又何辭苦口不爲
皇上娓娓乎且方臣俟

旨時亦每聞人言苗兵之可用矣比至而細詢博
訪始知其大謬不然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
以趙營平宿將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畧良有
以哉而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削于
祖宗之時也萬里幅幀如故九品成賦如故也邊
腹内外九軍七萃之雄自若也彼一隅蠢動
何至遂騷動中原甚且中原之不足而借力
于萬里外廣漠之鄉不知堂堂華夏二百年
來撫育生聚盡爲何人而急迫至是眞足取

輕蠻夷貽笑萬世而因以開陳勝吳廣之徒
睥睨跳梁之念也爲策至此臣竊惑焉揆厥
所繇總緣我
皇上沉沉深處如重閨處子眉目懶笑惟恐人見
而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擲
而空投之杳冥千仞之壑遂至以全盛寰區
弄成一罷癃殘疾世界一遇事故舉朝倉皇
莫知所措計窮于靡所復之而遂爲此無可
奈何之策亦可慨矣以臣計之使

皇上一朝而悔悟則宇內富疆如舊戰勝攻取自不必借力于么麽之夷萬一今日光景猶然如故也恐萬萬非除兇雪耻犁庭空幕之時二三當事抑僅有勉爲支撑保全疆宇以待聖明之徐悟足矣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者何用盍自保之與攻人其難易本自不同攻人則我爲客而彼爲主故以曹操用兵如神兀术鷙悍宿將而敗于周瑜韓世忠岳飛者我爲客也自保則我爲主而彼爲客故以謝玄

一統袴胄子虞允文一咕嗶書生而能勝苻
堅完顏亮者我爲主也兩者相去何啻徑庭
昔种師道語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
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苦無兵耳師道曰
不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此亦足以明守之不
在多兵巳今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
星殘卒遂足以禦奴亦不敢謂經臣所請數
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卽如

靖康之後弱宋殘削已極而宗澤一出若巨
盜王善擁衆七十萬人楊進等擁衆三十萬
人澤意氣一鼓能盡收爲巳用誰謂中國乏
人哉今即遼左附近如燕趙齊秦之間其人
皆古帝王用以行撻伐之威而肅清區夏者
朝臣相向攢眉正苦招揀無資耳若以遥遥
萬里調用土兵之費移之近地設法選召擇
一有智略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
無拘以方略即幾萬貔貅自可立致詎有千

古中華之地而其人盡出羅鬼下耶況附近之人風雨相宜卽使之歲月淹留亦似易易戰固可守亦可此實策之最便者或者曰事急矣今日之奴酋非古匈奴突厥之酋而女眞蒙古之酋也兩宋之季思之凜然時勢至此如火焚棟凡水皆可取何暇棟擇不知凡水皆可取而取膏油以救火則非所宜況在遠乎且夷狄何常遇漢祖唐宗則爲匈奴突厥遇兩宋之季則爲女眞蒙古正在

皇上一人挽回間耳昔諸葛亮街亭之敗或勸亮
速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破
賊乃爲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者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
兵多奚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萬一
乎今徵兵之命下矣以
綸音之嚴重萬一徵兵而土司不應則損威兵集
而我餉不敷又損威臣子明知其難而陽應
陰閣又損威不若出自

聖意早止之爲便也此愚臣一偏私見若知臣罪

臣聽之盈庭而已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逃伍頓聽軍容言利大搖邦本懇祈亟彰

乾斷以肅法紀以維治安事職觀爲天下者一日不討兵實則神氣不張一日不鎭民情則元氣不固在泰寧之際猶然匑存亾係呼吸者乎自去歲三路敗衂開原告陷遼左孔棘

陵京震驚舉朝皇皇共推劉國縉爲贊畫而國縉

兩月間招集二萬餘人列營防禦挫遏奴氛
謂非勇于奉公不可近閱經臣按臣疏迺前
所招集者今日走幾百名明日走幾千名又
明日又走幾百名幾千名二萬人脫逃殆盡
職不勝駭愕夫兵以居則守以出則戰將社
稷蒼生是賴非僅取充數也非僅集烏合之
衆便可着伍也費盡于募之始曾一揀汰否
于募之後曾一訓定聯屬否據各將稟新兵
當撤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知有今日久

矣朝任戎行暮返故里成何景象往家過節
開春再來成何口語兵如兒戲矣覩
皇上之封疆可守可棄矣將領誠不容逭罪首事
恐不得稱功業以鄉紳之權一呼嚮應獨不
可以鄉紳之權再呼使集乎康應乾張鳳翼
同為王臣同遇風波何所辭責倘招之不來
能無卸擔乎論軍法國家為重閭井族黨為
輕倘復惠顧私情何如向者不募本鄉之猶
愈乎土著可逃數千里蹤跡渺茫者獨不可

逃乎遼人戀丘隴愛室廬慕父母妻子尚愁然以去何望遠人效死乎新兵一散在處生心不令首事者終事人盡推諉且司臣各省募兵已陸續赴遼臺省臣直隸募兵次第選練異日聞風效尤遂聽其脫逃乎彼募兵諸臣亦遂掉臂不顧乎贊畫所司何事

旨最嚴切何部覆瞻前顧後半吐半吞毫無斬絕也豈以國家亾不在旦夕耶豈以全伍脫逃不關成敗安危之數耶試爲贊畫計必自我

募之自我還之倍振刷肩荷期滅此而朝食
則從前之任勞不虛向後之藉口可免不然
給劄捐糈費
皇上幾許金錢豕突蜂奔開三軍無窮釁隙誰階
之厲粉身莫贖矣若奸民曹致廉者乘遼餉
缺乏欲同公直內監往江南富戶家借數百
萬緡通政使姚思仁同官馮英各具疏參駁
矣職亦江南人得不為桑梓慮得不為
皇上根本慮乎夫江南何地是財賦之區也是供

億甲天下者也邇來徵調加派十室九空白
蓮教之縱橫蛇山盜之充斥一二巨豪之囂
凌焚刼又非恬然習于無事者也致廉敢倡
是說以嘗
皇上乎且曰江南等處則漸而江以北又漸而十
三省何人不稱富戶何家不可借取搜巖剔
藪敲髓剜筋立覩瓦解土崩無論夷虜之猖
獗矣聞亂賊李永芳憚經略威聲慮民無變
志凡有煽惑人心者不惜厚賄誘之江南借

取之言正巧于煽惑之術且陰營窟穴廣約貂璫左慫右慂機易沒而說易售斜封墨勅保不行乎建中崇寧之已事非殷鑒乎蔣定國既倡于前李一忠復繼于後包藏不軌實繁有徒是永芳為奴酋用致廉輩為永芳用公直赤心内監又為致廉輩用言利之小人即通夷之大憝動四海室嘆戶愁之慘即助外寇長驅直擣之鋒非可尋常輕貸者儻云此輩特無知幺麽焉能蠱禍特匹夫亾命何

足苟求則自古危基亂本誰不由宵小竊弄而况其稱引內庭徼靈宦竪顯然犯大不韙者哉嗟乎國家所重者法紀擅離戎伍法無赦乃萬夫馳驟相視而莫敢逆則號令之謂何交結近侍法無赦乃群奸盤據紛紛瀆奏而不一問則肅清之謂何寖必主威下操璫焰四佈疆場無一兵之可馭寰宇無一地之得安內潰外侵有拱手羅喪敗耳頃者日變風變接踵見告天心之仁愛已窮請臨朝請

用人仰叩

九閽臣哀之披瀝已竭意

聖明于此定有一番儆悟一番振作用以消鷙習

而杜邪萌豈謂悠悠泄泄玩愒廢閣如故何

怪乎邊庭不聳城社多憑依也伏乞

皇上親御文華殿備商方略盡下官寮

勑贊畫還兵充伍收效于將來曹致廉等肆諸市

朝爲貪緣煽惑者戒庶神氣張而軍容克壯

元氣固而邦本永寧保危遼以保

廟社端賴之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為通州兵譁幸定人心易動難安乞勅當事安輯訓練以消近憂事職奉命巡浙陛辭有日去天漸遠憂國益深既慮外患未平又恐內變將作先是募兵在通州者鄉紳苦其為害地方當事者安頓無方訓練無法識者料有姚令言之變昨果傳聞兵醉喊嚷一時閧然亂傳兵反城門晝閉州兵上城

幸卽安定事出訛傳人卽驚惶如此儻眞正
鼓譟咽喉重地密邇京師根本蕭墻深爲可
慮昔元昊之役范仲淹乞城京城以備敵呂
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
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
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修城增守備
談者趨之葢守門戶勝守堂奥也戎臣前見
及此建議于通州永平添二總兵統領家丁
以備不虞最爲得力今宜令大將以重兵彈

壓此地其募兵務要處置得宜訓練守法固腹心而安肘腋乃今日至急着也職讀邸報又見西虜與建夷歃血共盟口稱哄彼放出宰賽犬羊叵測哄彼乎哄我乎萬一夷虜果合夾攻遼陽而瓜分之則遼危矣兵餉城守之策言者已詳猶有一二見聞請畢其愚韓魏公三丁刺一義勇每人支弓箭錢二貫人情驚擾而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貲今之募兵何以異此說者謂止該調各

邊兵卽招募邊人頂補兵缺人未離鄉自樂應募朝廷養軍千日原爲一朝從軍出塞應自無詞若有脫逃將官僱覔乞丐補數應自爲查點以軍法叅治庶有一兵得一兵之用不至爲紙上虛數也靖康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今秋毫必悉錙銖盡較無異易金帶矣而議新加猶未議舊欠此當責成督糧道葢官以督糧爲名完糧是其專任除不拖欠州縣外其有逋負者督

糧道親至其處查果民欠或係吏侵大都拖
欠之處多屬侵欺未必在百姓身上也不設
法徵完停其升遷務在必行亦可得百萬矣
完舊欠是卽添新餉也奴酋長技全恃弓馬
此非大砲不能禦之戎臣欲製呂宋炮一可
當萬閩中行之旣效矣此當速造以爲中國
長技前見順德推官藺完植條陳內有火藥
一欵言砲中之藥不宜虛散無力必成顆粒
方能力催鉛子其火門鑽眼鑄子一一有法

其說亦可採也虜犯澶淵河北諸郡多陷獨
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攻圍不下
時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今難其人而近
有刻城書及乘城要法曲盡守城計策此當
刻布給散將吏預先熟習以資防守又古守
具有戰棚以長木杭于女墻之上城樓摧壞
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此亦可
補城書之一端也以上四欵直陳所聞不知
可行與否而其要尤在破格用人金使在廷

頡頏望見种師道拜跪稍如禮宋主曰彼爲
卿故蓋國以人重如此今仁賢空虛災異疊
見昨歲西方紅衣之婦空中提燈今年東方
青龍之神口中吐火天變不畏人言不收叩
閽兩日未發一疏徒得一口傳之套諭且禁
羣臣勿再瀆擾昔周主攻齊告急三至高阿
那肱曰大家正爲樂此邊鄙小事何急奏聞
至暮而平陽遂陷今得無類此耶恐禍至無
日即欲瀆擾亦無及矣不知

聖意何所恃以無恐道路傳聞夷來遷避
上未必有此意職力言其不可欽宗欲避兵李綱
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避此何之萬一
六軍中道散歸誰與爲衛吳敏亦言朝廷便
爲棄京師計此何理也帝遂罷行葢無論京
城不可棄即欲去亦難行不但置
陵寢于何地抑且付珠寶于何人懷帝將出衛從
皆散又無車輿自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亂
民搶掠阻不得進覆還入宮此避兵故事也

皇上亦念及此乎職回天無計惟祝天地
祖宗開悟
聖衷無忽外懼内憂永保山河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謹
報借發銀兩數目并陳遼左空乏之情乞
聖明勅計部速爲議處以救危疆事職奉
命東閱兵部如職同官張延登議題發太僕寺銀
五萬兩爲緩急不時之用於去年十一月内

准兵部差官領解到山海關管糧通判與解官面同兌收除折兌七百六十二兩五錢倒應通融支放收貯候用職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差官到關領銀四萬五千兩以五千兩留貯關門其領到者發廣寧糧廳收管時職正在遼陽也因職巡閱遼陽城見其體勢遼濶城身舊腐固非金湯之險且有巖墻之憂與監軍道臣高出等四顧商量議欲修城無從下手恐其因修反壞惟有增建敵臺數十座

傍城爲守賊來時以一面仰而攻我我以三
面俯而擊之似易爲力今經臣熊廷弼原有
空心敵臺之議衆議僉同分守道閻鳴泰遂
通詳督臣撫臣按臣依議建造而修城無備
用銀兩議于太僕寺五萬兩中給發職思羈
縻之用與修籓垣之功總一爲東事也宜圖
其可久者該道議發銀八千九百八十九兩
二錢職謂此等工役利于速完必多方鼓舞
方足爲子來之歡于道臣所請外多發銀千

餘兩以備不時犒賞共發一萬兩訖比職還至廣寧西虜虎憨兎憨差夷人到正安堡領春季撫賞時以撫賞銀兩舊者已盡新者未發無以應之此無論去歲所增今歲遲留不發慮生他釁而夷人食物等項日費七八十金不支甚矣分廵道張鳳翼請詳于撫臣周永春并詳到職議于太僕寺中銀兩借給職思撫之以新恩與餌之以舊賞總一羈縻之術也宜先其最急者遂借發一萬六千五百

兩訖此外又以百兩發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為通夷小賞之用而山海關一片石當東西虜要路兵衛疎薄殊可寒心職曾具疏請與山海關併議修築永平道臣袁應泰具詳督按關院諸臣弁詳到職謂此一片石修工勢不容緩宜及時修舉一一估計工價計二千三百四十兩議于職所留關口銀內借發職思遼左之城工與關門之修繕總之皆國事也此又其輕而易舉扼要而難緩者遂如議

給發訖五萬兩中發過二萬八千九百四十兩二處實存銀二萬一千六百兩其西虜借賞一萬六千五百兩俟撫賞解到日聽該道補還可作存留實數以備急需職思議發銀兩之時雖曰不問出入然分毫皆國計也一出一入宜先奏聞茀以前項費用事關緊要不堪遲悞有利于國敢遵奉便宜從事茲以確數上聞伏乞

聖明裁察寬其先發後聞之罪微臣幸甚疆事幸

甚職嘗歎今日之遼事以輿地之形論之如人之病在一臂而其痛楚斷絶正連心腹非多方以疏導之百計以灌輸之則氣血不能周滿痿痺立見職向者議請設處錢糧正如督餉侍郎李長庚所云勞民傷財之事皆痛心疾首而爲之者以兵輸十萬而糧餉不敷恐亡遼者非賊也今見撫臣有遼餉已發三百萬并臣心欲盡臣義當裁之疏而餉司郎中馮汝京有民運少至二十餘萬希爲催發

之請廣寧馬政同知孫同倫有新兵借過馬價四萬餘兩乞爲催補之請管糧同知馬紹芳有撫賞俱已用盡各夷擁衆挾賞久恐生變乞爲題催之請則河西之帑藏空矣經臣有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餓至極之疏內稱庫儲糧餉僅二萬餘兩本色糧石止二兩月已無可支牛車甚少忙急無措遼陽管糧通判左之似有甘于自盡之言而運事既用牛車小事斷難失信薊州管糧同知張文達有

乞急催脚價之請河東之糧餉又岌乎可危矣此何時哉氷消凍解草茁春融瞬息暮春須有鷙擊獸攫之慮經臣悉心幹濟能驅枵腹之人骨立之馬而使之戰守乎司計者往日巳病因循此日不能卒辨宜與内而南北各衙門外而省直撫按急講措索那移應用以聽補還之策其所覆設處銀糧一疏即云

題知經行必得

明旨俞允明告中外以疆事危急不得不爾考成

省直諸臣方竭蹷從事亟望立賜允行者也
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淮船催造愆期一疏因
兵計餉因餉計船非四五百隻不可總督侍
郎王紀義切同舟擔荷必力如催覓以沙船
爲便須查實數造船既優議價値宜限早完
一一責成道府諸臣而督餉與漕撫二臣奉
考成之法以繩之至增設主事二員以備差
遣萬難遲誤所望立賜裁斷者也河東以河
西爲家者昨經臣疏巳言之撫臣周永春與

經臣同心戮力共任安危其所急急皇皇者皆國事即留新餉以衛河西亦必勢不容已況所用招兵而用安家援軍而用行糧新軍而用馬匹轉輸而用車輛喂養而用豆草所辦者皆備河東之用萬難坐視用數逾于收數借動馬價等項且九萬四千八百餘矣事在必需者計部于廣寧旣無別項預撥錢糧而專稽核于廣寧將召買製器等項一槩停閣是令經臣兼胼胝之勞而撫臣似無封疆

之任河西無接濟之法則河東亦必有中斷之虞矣容有濟乎如援兵出關者奔走遠道囊無剩錢靠沿途給與行糧以爲口食自關門以至遼陽須行十日漸行而東米豆等項價漸騰湧關門所給未至廣寧盡矣不能忍死以赴遼陽如山西援兵之自縊殊可憫念非千金接濟幾于全軍菜色矣廣寧不給行糧之說所當更議者也職昨廵關遼陽撫臣致書云主客兵將各宜優賞使三軍皆呼萬

歲庶足鼓動職遵而行之今援兵出關者于撫臣衙門過堂例有犒賞而無額設撫臣皆設處裁節至捐柴薪以給之夫設處易盡而援兵方來已爲難繼之惠矣至昨歲虎酋議賞四萬金部認三萬以一萬令遼左設處當此滿地兵戈肆業都廢將處之地畝乎將派之商賈也其三萬金云今歲再行酌議酌議之說擬隨時增損其意甚善第看眼前事勢似尚無可酌所當如議併行給發者也據此

皆關係遼左錢糧敢因奏報銀數併及惟祈
皇上省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兵食兩困經臣
嚴急非苛乞
勑諸臣亟圖補救之方共蕆和衷之誼事職惟奴
酋自去歲八月迄今鷙伏者已幾半載計徵
兵措餉必有次第而遼之人情勢共安危志
同甘苦亦必如臂指之相使期共滅此而朝
食乃自正月以來經略熊廷弼有新兵全伍

脫逃疏則兵期集而反得散矣有錢糧缺乏之
至極兵馬饑餓至極疏則餉期足而反得匱
矣又有遼以寬縱致敗臣因嚴急招尤疏則
人情期調而反得渙矣凡此皆兵家之最忌
不謂今乃層見而疊出也以遼守遼之說樞
臣黃嘉善謂人有丘壠室廬各涵血氣心知
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距清發家舍
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況值寒氷慘烈未
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

堪兵否即嚴拏着伍
明旨非不森然而絡繹奴寨者必無反顧之情揚
帆下海者未有歸艎之日恐捕亾之令終屬
空文效尤之風行且踵至遼兵果足恃否兵
旣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調令樞
部徵兵邊腹非不限之以數訂之以期而買
馬安家等費咨動地畝新餉者已奉有還遵
前旨之新命則安家等費何可不亟爲區處使承
調出關之兵不成紙上之霜也各省鎭兵調

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發出關遼安而後京師安誠宜急先着第聞應募之兵有先索必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即河南之兵聞有挺然以援遼自命者要皆資身無策之夫爲餬口度日之計原非眞心感奮而其餘之無志出關者不可強也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今應速
勑練臣徐光啓就中練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歸農與其以逃爲散而廢法于

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浙江水兵
調法三千以宿鎮江纓冠之誼寧敢獨後但
南船未可北駕海道亦非慣嘗全省鄉縉兩
致書于樞部非臆說也先是東征之役葢從
定海由吳松江入內港至天津從大沽口開
洋歷海豐靑萊以達登州跋涉年餘罔裨實
用今乃責令統領速發毋得觀望夫遮洋之
運昨漕臣已極言其不可而浙兵獨能飛渡
耶何如于南浙諸兵中調撥以應目前也昔

之援朝鮮也以師行之弗戒重戕屬國固宜
談虎而色變然未聞一介之使爲彼國憂也
宣慰之遣竟以倍臣之私揭頓令使命之不
先豈堂堂
天朝曾無一不辱君命之士也援兵駐扎鎮寬誠
于彼國爲便脫奴酋乗間道入朝鮮我兵以
騷擾之故不敢望鴨綠江少展寸趾不識于
援之義何居竊謂當懲前而毖後不當因噎
而廢食也遼議用兵十八萬今未及半已見

軍饑而逃馬饑而死民被搶奪官求自盡迨
至大兵雲集其何能支四百萬之加派能辦
舟車牛騾之費未必能供糗糧芻茭之需本
色尚苦不敷折色又何能濟此立窮之術也
足食之道本計在屯田而流通在錢法鑄錢
之有益而無損與屯田之經久而可行夫人
而知之乃有言之而不必行有欲行而未必
果則以兩者之取効遲不如摟招捐助者之
見効捷又或以自我作始未必自我樂成而

他日之局自有他人肩之故舍卒歲而計終
朝而不知非長策也藩王捐助固義激于同
仇而奬勵鼓舞亦展親之所不廢况土司尚
有超遷之秩而天潢一派顧可獨靳乎近聞
諸藩中有捐資募兵者夫護衛非乏益兵非
制曷不以召募之資再爲義助者倡也計臣
職掌非不屢屢執爭而不能止各部咨文之
四出蕪稅仍解繕部猶曰發解在未奉文之
先乃稅契截分于兵部尚見于福建撫臣之

報何可無畫一之令也遼東半壁勢成破竹
則皆以寬敗也乘寬之後利用嚴自有經臣
因得少留未盡之殘局而奈何弄肘足以排
之布蜚語以敗之也撫臣周永春閱臣姚宗
文無不共篤同寅協恭之誼此物奚宜至哉
且經臣亦非獨以嚴勝者也贊畫劉國縉不
能使自募之兵不逃又不能使既逃之兵復
聚而但爲稱苦不深督過亦足徵寬政矣故
其疏云操急縱舍顚倒互用實非專主于嚴

此本心也而事固有不得不嚴者如嚴于逃軍而不能禁軍之不逃嚴于馬死而不能禁馬之不死安得以嚴病之嚴固爲公非爲私也即爲巳之首領計亦并爲部道鎮將諸臣之首領計也固舟遇風不相救而相詬抑獨何與屬者背氣之變業經再告占主反城叛將本月十九夜月犯房宿占主兵起將相誅萬一人事符于天變楚歌起而內難作經臣一人不足恤思遼陽一折于奴能以九泥封

山海關使京師晏然安堵哉乃樞臣猶復刺刺不休未見有龍韜豹略足張撻伐之威惟恃其舌劒脣鎗日搏玄黃之戰不知于大臣和衷之誼謂何也伏乞申飭內外諸臣治兵者務在足兵勿以烏合而開逋亾之路治餉者務在足餉毋以枵腹而生庚癸之呼經臣宏集思廣益之懷邊臣貞令行禁止之度毋憚其嚴而利其災則兵食足而民信孚奴患不足平矣

○浙江巡按吳光龍題為海邦防禦匪輕水兵徵調宜審懇乞
聖明遠觀
睿算並權緩急
勑部酌議停免以固邊圉事臣惟天下一家固無南北疆域之分但守其所守撤此實彼以釀患不測臣之所大懼也自奴酋發難斬將屠城併關結虜狡謀百出蓄志不淺非特門庭之寇已伏

陵寢廟社之隱憂矣一時籌兵籌餉閔閔皇皇窮
搜極索遠徵近募發帑既阻于叩
閽按籍無資于應敵故計臣有仰屋之嘆邊臣
有掣肘之虞海內臣工共憂君父股肱當竭
寧愛髮膚苟可率齒髮之倫効犬馬之力係
此逆酋致之
闕下何不勉焉乃今日時勢在在可虞奴酋富
勇狡詐志不在小謀不在近欲厚集天下之
兵力以制其死命在急議餉而緩召兵有餉

斯有兵毋輕動天下以中其狡謀此今目急

着也浙江奉

旨募兵五千兵部司官魏成忠齊部劄至與道將
諸臣招揀簡選今得兵四千六百餘名以往
今猶未抵薊門其難可知近復聞召水兵五
千以守登萊兵部移咨于撫臣計必有以應
者臣伏而思之登萊與浙皆濵海門戶而所
守不同登萊之兵與浙兵皆荷戈水宿而所
處不同職鹽臣也職視海防海上情形有槪

干中久矣謹會同巡撫劉一焜為

皇上甲乙言之夫東魯防倭而且防遼浙且防倭

而更防寇舟中望黑洋去倭甚迫溫台瀕海

要區嘉湖西控江湖羣盜嘯聚出沒不常近

且議添兵船以資防禦臣查嘉靖壬子癸丑

間倭自普陀入犯連綿數載蹂躪吳越諸郡

焚掠甚慘士紳蒙禍井里為墟頃者巨寇袁

八老跳梁閩越海洋近雖招撫黨類尚繁桴

鼓時聞警息不絕萬一有如王直不逞之徒

外作倭夷鄉道內而以命作奸區區海濱寧堪决裂往事不可爲殷鑒耶浙地煖而水草相宜浙兵生于水習于水平時則卽山可樵隨波可釣碁布星列卽比閭而居衝鋒摧敵則犄角相應故舟居水戰其所樂也若登萊則水寒食貴湍險屯衆昨浙兵一聞徵調之令鳥驚魚散相率逃叛隨檄下諸哨嚴爲禁諭乃始安集若以此兵移守登萊無論軍械不習衝擊無力死亾逃走勢所必至無益于

東之設防而浙之營伍已先空矣況借浙兵
以衛登萊萬一倭夷入犯又將安借雖
神京左臂勢不容緩而吳越重地可不爲牖戶
之謀乎或曰調兵三千旋可募補以全浙壁
壘之固未必少此臣竊謂不然昔曾巡歷海
上見蛟門巨鎮兵不滿萬各營單弱殊可寒
心欲添設募補則剜肉不能醫瘡捉衿動見
露肘不過申飭號令嚴于查覈汰其老弱訓
其軍實而已若必欲召發除先行召募三千

人以待一旦應援一番補隊方可備緩急之用但兵去餉隨一餉兩兵必不能給而水兵卒集之難視陸兵相去倍蓰則可縷指而言者何也陸兵所恃者力耳誠得少年膂力之雄收之旗鼓之下金鼓可以壯膽氣弓馬可以驅服習履平地而知險阻試攻擊而知進退其人旦夕無死亾之憂而有賞罰之念故易于訓練而尤肯樂趨若水兵則無論其年力勇怯何如其人必生長巒烟島瘴之中以

波濤為室與魚鱉為命其演而習也驅之九天而目不瞬濟之九淵而股不慄呼吸成朝昏風雨變山岳而心志不亂此其人未易得得之未易教非鼓之江河申之歲月未易用也若以徒步之人航海而蹈兩足搖搖惟有與波流相沒耳浙中防海兩汛春汛二月至六月撤防秋汛九月至十一月撤防餘月則畫地為守聞警應援計此桓桓者聯艅俟戰夢寢不忘時刻罔暇今春汛將屆期矣往例

撫臣移鎮蛟關大將視師海上旌幢相望赫聲濯靈今節鉞不臨人情愒玩尚隱隱可憂若待訊畢而行則修船置械必歷秋冬欲乘時而遣則材官分布誰爲督發凡此皆無救于東防之急着況登萊之兵自足爲守近見山東撫臣王在晉一疏欲將旅順萬人半分登萊互相會哨豈直爲壘小莫容哉想固圉愼防已無所庸于旁募矣夫昔之議者以守登萊旅順今地狹而兵多既無所用而復掣

乎漸有用之防何爲也奴酋習于弓馬怯于
舟航使其轉向登萊能無虞我之躡其後哉
度其造船之計不過虛張恐喝以分我之兵
力而恣其東西之連衡今東海之防漸固我
徒着着而應之不得操其勝算則彼佚我勞
彼專我分勢必墮其計中所幸經臣悉力籌
邊軍容漸整臣不憂兵也所憂者餉耳餉不
繼則有兵亦無兵耳燕趙齊魯固多慷慨赴
義之士即海內奇能抱請纓之志而負累華

之勇者亦不乏人誠厚集餉以示招徠必有雲合而餉應者就近而募收一兵便得一兵之用養一卒斯費一卒之餉何至逃免死徒虛名實費如此僕僕哉然今日議餉亦甚勞矣加泒已無可加抽扣已無可扣大小臣工捐俸未已且自籓臬以至守令之吏無不勸輸而議開例議鼓鑄條欵非無充益未廣尚不能給目前之急且勤兵于四方將能給乎師旅之費未有窮期及今不爲預圖後益難

圖矣
皇上誠念東事之急兵事之窘立發帑金三百萬
而又以金花付外庭以権稅濟邊需使在朝
在邊諸臣精神相貫悉心料理一意簡練精
強繕城堡堅壁壘以坐困狡夷以圖大揵策
之上也社稷之福也不然亦乞諭計臣樞臣
同心相照計目前之餉幾何見在之兵幾何
一歲之餉能贍兵幾何先算一定之餉以給
見在之兵然後徐議增益之方以寓招揀之

術撫循安集且蓄且練以養其全力以鼓其
敵愾則今日塞上之師亦可為干城之具策
之次也不然調兵徒勤逃亾相繼摎括已盡
庚癸可虞徒見天下皆兵而危邊孤壘不獲
一卒之用内外虛耗草澤生心彼狡夷利我
之危而驟出其不意以乘虛闖捷舉國以從
其何能濟此則下策至于無策臣不忍言矣
臣草疏將畢復見兵部覆經臣一疏欲再募
兵四千謂司官魏成忠稱浙兵勇健便捷掇

袟願忠者衆嗚呼天下願忠者豈獨願于浙兵哉腹之不果卽子弟不能捍其父兄浙江帑藏空虛設處無術千難萬難不能資四千六百人以去咸忠豈不目擊乎在承委之臣但知一時赴募林林不知莢傭市丐皆思冒名目餉一經選汰散去必多聞巳解之兵且有至淮而逸者此豈非願忠之輩未必能如額而結目前之局尚能求多乎東義浙之中邑耳生齒幾何卽日產千人亦必生聚訓教

之十餘年始可使執戟而趨前此東徵西討
調發不下數萬今不過二十年自東事以來
兩歲間又調去盈萬有餘天下皆王土皆王
臣也何獨浙之赤子可驅而赴疆場之役哉
操斧而入山持網而赴淵焚林竭澤立見其
盡耳豈不體樞臣不得巳之心第在浙言浙
時勢巳窮只得冐罪以請伏乞
勑下兵部酌議覆請併乞
俞允免調施行臣愚幸甚海邦幸甚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攄援遼管見以祈立
允施行事山東司案呈准戶科給事中官應
震揭稱前事迯司備查揭内大都謂酋謀叵
則遼計當周括之則兵餉兩議爲援遼急着
除兵隸兵部聽其查覆外而議餉一欵實關
本部職司如撥軍排運以濟舟車之窮照色
科給以蘇士馬之困墾屯田裁冗員括當鋪
改本折以佐加派之不足皆科臣設身以處
而借著籌之至詳至確深于遼餉有裨業經

疏請相因據揭速覆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惟自東事以來一切措餉事宜臣部之窮日夜而拮据畢心力而供億者亦旣殫矣豈其躭時玩事敢悞
皇上之封疆顧臣部職能司入而不能必入者之速解是以每月催牘絡繹于道職能司出而不能必出者之速運是以日夜叩
閽請
旨督催頃經臣謂須八百萬今泒額僅及四百萬

而各處以徵調動支者多屬開銷此科臣謂
爲立盡之道也計太倉所入幾何臣部不能
以空炊之婦使之朝饔而夕餐此舉朝所共
知者言船隻則亟船隻言牛車則亟牛車速
給水陸之運費者臣部爲政至水運作何飛
輓陸運作何輸運至遼東地方作何催儹自
有內外道臣任之臣部居中止可費銀不能
代之左擔而右負舉朝所共知者然而臣在
戶言戶計入計出容多智短而不及周賴科

臣深心體國協志憂時凡湊餉而輸餉之策多方以匡臣不逮臣敢不伏請之

皇上以祈必行語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遼左道途修阻如必專倚舟車之用將三十釜而致一鍾勢必告乏之前科臣薛鳳翔曾有人運排撥之疏矣今議正與之相符計見在主客兵若干凡不堪征戰者分爲幾撥其輸撥者用以遞運不輪撥者用以戍守更番迭用自將灌輸若流兼以遞運之兵取給于遞運之

糧不至聚食而坐糜則科臣之議撥軍排運者洵一便計也餉有本色有折色以折色代本色計口計頭授之然物價時有騰貴或債帥間有尅削而士馬不飽者有之夫既扞禦是資豈宜驅而之死則本折兼支嚴禁尅削以示軫恤是在經撫兩臣隨在酌行貴則量增賤則量減卽抵以逃亾之扣數無不可者則科臣之議照色科給者洵一便計也勸輸原非得巳民之義捐與官之設處載在臣部

數欵者具矣而科臣謂民難再加官宜曲處則信乎郡邑之吏當念而處者至文武各官冗叨升斗者尚頗有徙內之神樞等營每營設為十營取此備官

祖宗朝有合營之制謂宜汰去十之二三以遏濫充以省占役外則有一方而設數道者有一府而設數貳者有一縣而設數佐者量其煩簡儘有可裁省一官卽省一官之用凡歲時俸糈衙門工食皆可節之以佐軍興涓流不

絶即成江河此當移文各當事爲之酌議則
科臣之議裁冗員者洵一便計也當舖挾算
而操子母固有本貲然擅商民之利雄矣商
有確稅民有泒徵而當舖所獲甚饒値此國
家有急獨無絲毫助捐于往役之義何在且
彼終歲所苦者州縣荅應耳自今與諸當約
或三五十金或一二十金權其資本而輕重
輸之以急公一應雜差勅有司槩勉仍以禮
待若斟酌輕重之間有司在毋使奸胥得高

下其手彼必有欣然樂赴者查各輸一得中議多及之不獨博士譚謙益之疏請當然則科臣之議括當舖者洵一便計也科臣疏又言寬鎮之當屯駐夫屯田之議從來久矣臣部七事首議及之科臣李奇珍等疏每言之而于今日爲尤急遼河以東荒棄雖多誰非膏土藉主客兵之精銳者牧圉于其外而以其怯軟不勝戈者耕耨于其中因墾種以植疇伍因疇伍以鑿溝渠此正古者寓兵于農

因利于地之遺意可以裕芻糗之備而使人存固志可以戍險要之防而使奴寢戎心次第行之日充日廣不惟遼陽有不守之守抑且開鐵有不復之復藉云師旅未遑則棗抵之屯許下諸葛之屯五丈原獨非師旅時耶又藉云邊鄙難議則充國之屯金城仲卿之屯朔方獨非爲邊鄙地耶以詞臣徐光啓之所行于天津者轉而行之遼左經久之圖在此舉矣則科臣之議開屯田者又洵一便計

也至十庫折色嗣當查明另疏以請而科臣
又合兵餉言之謂援遼欲足十八萬之兵須
足十八萬兵之餉責臣部與兵部同心講求
當此王事靡盬臣部非分明越職故爲執爭
唯是錢糧各有定額兵部非盡不足臣部非
獨有餘假如調兵之費安家取諸缺官柴馬
等項馬匹取諸太僕寺庫貯馬價儘足辦此
迺自相堅執不爲通融第欲分臣部之新餉
以應彼臣司餉者也計十八萬之兵非八百

萬餉不可而餉自加派止四百萬以外此一
半尚少之數其誰分應之邊兵無糧致變其
誰分任之語曰身不出家言予之痛不切身
言忍之易地而處方見其難
明旨與舊例昭如日星各任其任以期共濟時艱
無俟商確然可商確者亦有之查遼兵舊餉
京民運共七十餘萬今從撫臣之請復倍加
矣往者額兵八萬三千有奇徧部全遼以備
干陬撫順開鐵既陷以後傷殘過半一向止

言調募新兵曾不出及原額舊兵不知舊兵何在果在遼可無一臂之用否又不知過半傷殘者曾補耶未補耶果經補伍因而加餉必其人人皆超距投石之勇豈以老弱不堪者而槩加之無憂兵矣現今戍遼陽若干戍廣寧若干可按藉覆也因兵討餉因餉覈兵似亦今日講求之一端而兵馬則兵部主之臣部不及問也臣部惟知主餉以勸助責諸有司以汰冗責諸撫按以開墾轉運等事責

諸海防及遼東諸道要在
皇上斷而行之事急矣時迫矣若非
天語震肅恐内外臣工或諉于局外或弛于局中
未必盡應臣部而臣部亦莫可誰何不幾虛
科臣一片苦心乎既經該司按呈前來應爲
覆請恭候立賜
俞允容臣部照科臣欵列咨移督餉與遼東經撫
按閲諸臣及各省直出者不稽而以果遼軍
之腹以盡臣部之心其在斯乎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題爲遼左勢危剝膚
畿南民苦痛心謹陳中外迫急之情及兵餉
艱難之狀仰乞
聖鑒更懇特
勅撫臣任事以重封疆以弭禍亂事遼自四路敗
衂三韓震動而開鐵不守岌岌矣天啓
宸衷簡任經臣熊廷弼往督其軍蓋已折奴之鋒
扼奴之喉使不得竟肆吞噬者半載于茲可
恃無恐矣近據經臣全伍脫逃之疏據閱臣

軍氣不振之疏又據朝鮮告急之文遼若旦
夕難保者夫遼危而山海何恃山海危而
陵京何恃此燃眉之患剝膚之災也凡爲王臣誰
無枕戈待旦之心凡居王土誰無披髮纓冠
之義頃
皇上俞樞臣之請
命科臣曾汝召募兵畿南以臣有地方之責俾往
隨其後臣一腔熱血七載苦心方冀藉此役
効鉛刀一割之用爲泰山寸壤之裨詎得三

輔豪傑渡遼水而掃奴穴斯亦微臣報國之秋也敢不矢心罄力拮据于此惟是兵難言而談兵于今日之畿輔尤難職試陳其槩望

皇上垂聽焉蓋論大勢則畿輔爲急邊疆不爲獨緩論本根則邊疆猶外而畿輔爲內故有先其急培其內由根本以扶枝幹者矣未有本實先撥腹心內潰無救于事而大命以傾者也職聞諸道路詢諸士夫咸謂畿南四郡古稱慷慨沉雄河北富疆者也而今殊不然自

王宣不返全軍覆沒畿民視遼而股慄望關
而蒐搖相戒不前矣自去秋不雨麥種未佈
米價騰涌人心惶惶甚至援兵騷擾而鷄犬
不寧加泒重疊而牛騾多斃公私之物力一
空廬舍之逃亾殆盡可憐畿南一塊土旣使
之外供又使之內輸旣藉其力以爲兵又括
其財以爲餉剜肉而吸其髓用二而及其三
職不敢遠引勝廣故事預發大難之端獨計
今日畿南實無可募之兵矣卽簽泒閭左豈

能剪紙而爲人實無可措之餉矣即頭會箕
歛豈能點鐵而爲金無兵無餉而必欲及一
萬之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況職奉募兵之
命在歲暮今以候領批印遲至二月末旬矣始獲
叱馭以往時迫而莫知爲計勢蹙而莫知爲
從此職尤慄慄而恐也伏願
皇上念畿輔之爲重察根本之爲急軫民窮之當
恤思財殫之當憫容職馳至真定等處審時
度勢相機設法更望

皇上寬之限期俟之秋成新舊之加派稍積物力
之生息漸裕多方鼓舞極意招徠即不能取
盈于原額亦當訓集數千以救遼陽之急如
呼之不應即慈父不能強其子且無米之炊
雖巧婦不能施其手縱威懾力驅能保無挺
而走險者乎能保無隨路逃散者乎比職寧
甘斧鉞之誅終不敢爲無益之動也伏望
皇上自爲
宗社生靈之計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寬一

時則民受一時之賜斯根本固而元氣自壯

內地安而神氣自張所爲戰勝于朝廷乎

籌遼碩畫

三八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E5
K97

AC
149
P3
v.64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　　庚申季春 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議留賢能餉司以重新儲事自遼陽餉司之爲東事設也每歲金錢數百萬皆其所出納糧料數百萬皆其所收支軍馬十數萬皆其所查覈其繁苦視各邊管餉者已數倍之而又事出初創人多妄求名色紛淆頭緒混亂忽新忽舊而餉食不常時東時西而掛號重出安家已領于原籍而

此又希圖坐家偶及于一鎭而衆遂比例諸
如此類不一而足葢新餉難而治新餉于今
日抑又難矣非精神強敏不足以當繁劇非
識見沉定不足以斷叢雜非執持堅毅不足
以杜覬覦非心思愼密不足以入細微而以
職觀于晉餉郎中單崇者皆足以兼之職每
嘆海内困窮物力空窘居恒語道將曰此新
餉者在内則百姓骨髓在邊則職之骨髓也
柴立一軀能堪數折幸相愛惜然不甚以爲

意每兵將妄有請乞輒持軍中宜廣大不宜
纖嗇之說亟議予而職每病之獨崇據理會
覆嚾嚾不能奪只此一節歲所省何啻數萬
計而至其操勵之清潔則天秤欺天者投豺
畀虎法馬違法者斷子絕孫崇固有盟言在
矣自數月以來本色已空折色又盡差官四
五輩守候兩三月屢請戶部不肯發而崇之
催促乃愈急或以爲崇危崇曰眼見軍餓思
譁馬死殆半洶變在旦夕而猶避激聒之罪

不爲饑軍請命以弭此旦夕之禍是負國以
負部堂也卽部堂亦安用此負國之屬吏爲
而職以此益歎之重之今崇差滿一年矣以
親老力求代去職旣屢屢屢懇留又兩次遺書
計臣李汝華勿允其代謂借寇可得而不謂
竟以傳國題代也當此上下中外不肯同心
應手之時又一道病去兩道丁憂之日復奪
崇以去而與一新相知者共事職戚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仍留單崇管遼東新餉以三年爲

期如各邊晉餉例使官軍實受其惠度支實
收其效而職亦藉手以獲同心共事之益豈
曰小補之哉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題爲奉
旨會議守備不設律例仰候
聖裁事山東司案呈先該經畧熊廷弼題爲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
定官守事等因題奉
聖旨這守備不設律例着該部會議具奏該臣會

同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太常寺少卿徐可求
等戶科等科給事中官應震等河南等道御
史房壯麗等備查得先年律例公同會議得
朝廷設官原爲保安疆土人臣效忠議在計
安社稷況守巡官以兵備爲名則綢繆勛勸
敉寧疆圉豈異人任若平日不能選將練兵
臨變又不能督戰盡力悠悠忽忽互推互諉
至于弛備撤守寨城陷沒猶卸擔將帥以自
寬則

勅書所責成者謂何顧名思議兵備官誠有不得
逃其咎者况奴氛熾如燎原人心畏如赴火
尤宜倍加申飭以警積弛若僅僅以一為民
了事則全軀保妻子之臣進無必死之虞退
有偷生之倖安往而不規避哉此經臣所為
痛恨于邊臣偷安而欲補條例之未備也臣
等查得嘉靖二十九年舊刻續題條例內一
欵云守邊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托故遠出
臨時潛踪避匿及守備不設以致失陷者比

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内擄掠人民律充
軍若守巡原無定駐止是遥制失陷者叅奏
爲民是先年條例原未嘗僅以爲民之例寛
守巡也迨後來修例者因承平日久武備漸
輕删去守巡兵備官一段止從爲民之例而
竊禄倖生之輩遂覺官命重而法紀輕積漸
𢨋弛遂至于此茲當東虜猖獗之日難同清
平無事之時自當仍申舊例以肅人心今議
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致有失陷者照舊例

充軍原無定駐止是遥制失陷者照舊例爲
民其被賊侵入境内擄掠人民不至失陷即
係駐劄處所降三級調用如此則功令森嚴
既惕邊臣之積玩而情罪允協仍率先朝之
舊章庶令身任巡守之寄者皆知誼無可逃
罪無可避斷不敢因循怠緩踈守備以再誤
邊疆若賣放軍役尅扣軍糧致有失陷者外
則有該地方按臣查參之法内則有該部臣
科臣臺臣參糾之法臣等執三尺隨其後又

當執據本律繩以大辟曷敢少縱至條例一
定法在必行令難再易竊見近年以來國法
縻于游移人情習于玩忽即如近例所載守
巡官駐劄該城失陷者爲民矣而爲民者誰
非駐劄處所者降級矣而降級者誰所以邊
臣日玩一日邊防日弛一日令自申明舊例
之後凡有邊方失事應遣戍者必遣戍應爲
民者必爲民應降級者必降級朝無錯貸之
法自人有效死之忠肅軍令而申國威關係

非渺小矣既經會議歸一相應題請恭候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刋布内外衙門一體永遠遵奉施行
○新補南京戸部江西司添註主事牛維曜題爲
摘目前之急務申疇昔之膚言以備採擇以
裨遼左事竊見遼左之危不啻纍卵矣職生
長西陲素諳邊務而乙卯丙辰曾待罪于寧
前山海至開原遍歷其要害東夷與西虜洞
晰其情形惟是邊疆下吏無能上瀆

宸聰曾于督撫院道條上其事謂奴酋蓄謀叵測
也則有請勦建酋之議謂勦奴必用餉也則
有糴粟百萬之議恐東西合謀急當渙其交
而結其心也則有講欵始末之議杞憂恤
不幸言而中矣顧救昔日之遼易救今日之
遼難就職之身親目覩者言之遼左燃眉急
務有八而奴之所以取敗者有三焉請陳之
一曰募兵近地夫足兵之法已討無復之矣調
于各邊則方鎮空虛招于遠地則沿途騷擾

惟燕趙多慷慨之士曩以撫清被搶開鐵失
守寒心不敢應募今遼陽守敵愾振矣若食
以厚餉激以重利則懷奇抱異之人自有聞
風嚮附者水土服而行糧省此當急者一也
一曰開屯畿輔夫括天下之財以餉遼者利孔
亦盡開矣然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俱非久遠
計也以職籌之畿輔左右軍屯民地拋荒不
下數十萬頃以募兵之法募屯以安家之費
易牛種其于夾海葦場蘆澤之區引流通洫

制爲水田授爲世業則從者如雲計畝分獲當亦不下數百萬此當急者二也

一曰用遼運餉今盖復所貯海運之糧不下三四十萬星屯雲積防獲甚難而車轉牛輸遞費益鉅聞南衛所募之兵全伍逃去夫此輩旣領安家月糧十月餘來不知糜朝廷多少實餉寧令其逸而不返耶儻俾原募之臣往諭以義令人守其土由復盖立撥法各以其界交遞計人負五斗道分十撥此二萬人日

可致千石于遼城不猶愈于車牛之費乎此

當急者三也

一曰練兵寬鎮北關朝鮮皆附中國而仇奴酋

者開原失而北關擄寬鎮失朝鮮能不危乎

今當速挑精兵三萬擇一智勇道將團練于

寬鎮之間東爲朝鮮聲援西爲遼陽犄角明

獲金復之餉暗伏襲取之奇此當急者四也

一曰款制西虜夫遼之危在東西交訌耳虎憨

擁兵十萬有泰山壓卵之形特增賞數萬即

結盟而退滚吉浪素等搶曹庄犯寧遠殺郭將襲連山戕中軍勢亦岌岌矣職往復講折舊額之外所增不過百餘金迄今東夷大變而河西恭順如故則款之明效大驗也若撫賞以時物毋濫惡慾與三十六部落貪我重餌受我羈縻必不忘恩事仇以輕與奴合此當急者五也

一曰戰守機宜夫撫順者制夷之門戶也撫順破而當事者遂棄之以致偵探不的損將屠

城全遼震恐三輔戒嚴皆由于此使非經臣出而整頓遼之爲患尚忍言哉職以爲此時遼勢既張宜分步兵三萬馬兵一萬往撫順城以步兵分三營馬兵分兩翼步之第一營用車馬陣馬兵爲翼從兩旁輔之第二營第三營更迭在軍營之前深溝高壘立爲老營十里一舍數日一移遇賊則兩翼衛車擊以火器退則兩翼夾車而行直至撫順亦以三營遞修其城賊出則堅壁以待之賊退則修

城以守之機有可圖或反間或招揀或徑取
逸在我而勞在敵盖守以爲戰而復以戰爲
守制奴之術端不出此此此當急者也
一曰申嚴紀律職嘗仕于遼矣遼之因循苟且
覆軍殺將皆寬之一字誤之也自古名將斬
寵姬戮倖臣有以取一笠而梟首街市者誰
不主于嚴也經臣以法弛則玩玩則糾之以
猛不得已而爲救遼之術儻以其嚴而少之
則此議一出將吏藉以規避軍卒藉以逃亡

其禍可勝道哉甚無因人言而少緩其法此
當急者七也
一曰加泒地畝古來綠林黃巾弄兵潢池皆無
恒產之人爲饑寒所迫耳未有巨室大家以
輸納之艱揭竿而起者今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姑每畝量加數釐可有數百
萬之餉非不知閭閻痌瘝忍爲此椎肌吸髓
之謀顧救焚拯溺不得已而出于下策此當
急者八也職料奴酋之所以敗者何也地瘠

人貧五穀最少惟貂與參借此糊口一旦斷其市易則部落無資一敗也數十年以來殺人父兄擄人子女掠人土地毀人墳墓勢驅威迫慘刻毒害四面皆敵腹心皆患二敗也財貨堆積錙重如山戀棧之馬不能遠離巢窩三敗也負三敗之勢而陸梁至此豈眞有戰勝攻取之能與遼金爲伍哉夫遼當契丹之世山後十六州皆其幅幀黃龍之東西南北數千里屬其統馭所以朝發幽燕而夕至

中國蓋未有不併吞諸夷而能憑陵華夏者
乃奴酋么麽小醜不過咆哮于山林蠢動于
一隅已耳其搶撫順也激于採木之仇出其
不意逞于一擊以試我之動靜不虞三路出
師一敗塗地借寇兵賫寇糧開原鐵嶺如入
無人之境今又將併力以攻遼遼亦狼狽甚
矣必有蓋世人傑如晉葛韓范方能固吾圉
而褫彼酋之膽經臣固能辦此者也他日守
備既裕堂奧無虞經臣率大將提兵壓境以

二十萬衆列爲數大營山立嶽峙脣齒相依
猛士如雲突騎如虎迭入迭出倏正倏奇奴
且疲于奔命鳥在樊兕在匣不戰而坐困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新兵脫逃有故四衛轉
輸無人謹酌議處置之法以資轉運事職前
接經臣熊廷弼揭帖新兵全伍脫逃等事大
畧謂贊畫劉國縉所招新兵全伍脫逃至自
認馭軍無律之罪不忍傷贊畫一字職于是
深服經臣用心之厚遂移書贊畫令上䟽引

罪以明臣子之義久之贊畫始送揭到職職
覽之似辯疏非引罪疏也惟是職項奉
嚴旨毋得稱病杜門致悞邊事竊思邊事之最重
者無如轉運一事而轉運之最多者無如海
盖一道職請得詳剖于
皇上之前可乎據贊畫疏云招兵時一應雜役俱
許爲開銷今運餉運草買牛買車差事如麻
子當兵而父母坐監夫當兵而妻子坐監及
查經臣原疏據熊錫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

給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
震天趕回之後復去將完由此觀之兵之來
也以免差而來兵之去也以不免差而去惟
賛晝之言不信故各軍之心不堅此新兵脫
逃之故也前經臣䟽奉
聖旨召募新兵原爲分防之用乃全伍脫逃賛晝
所司何事着會同該道設法處置嚴拿着伍
有抗匿的解送經畧正法
明旨凜如賛晝欲完兵之局不得不求信免差之

令假令投軍之家一門父子兄弟襍泛差役盡行優免而轉運之計于是乎窮矣何也贊畫兵共一萬八千一百二名每名一家老幼大約以五六名爲率不下十餘萬一應運餉運草買車買牛之役俱准優免論丁黠有力者巧附募軍之門衛弁貪而狡者大張漁獵之網其慨然應當雜差者能幾何人力難支撑勢必盡逃是合金復海盖四衛將來無一人應差者不知海運米豆六十萬石可教何

人運送議買牛二萬六千隻可教何人領養
此立窮之術也今海盖道副使康應乾署分
守道事僉事韓原善呈詳到職俱稱車牛已
備只苦赶運無人以職愚計賛畫原招兵一
萬一千此係情愿投充難容姑貸其僉兵七
千有非出情愿以免票誘哄一時畢竟不爲
我用似宜追還安家聽其寧家照舊派差者
也即一萬一千招募之兵經臣貽職書云仍
勅挑精壯解驗以其壯者從征或戍南衛而

揀其弱者以赶牛車此誠確然之算無容更議者職意既戍南衛無離父母拋妻子之苦一門老幼雜差仍應照舊編泒通不優免且各軍既坐食家門月餉一兩五錢不無太多相應併議減削以省糜費至于爲首倡逃之人法不可縱經臣自有裁處職不敢置一喙矣抑職又有說焉當將建議者爲以遼守遼之說劉國縉爲遼人領袖挺身招兵自衛桑梓豈曰非宜國縉貽職書謂數十萬不難立

致頗有易心職竊憂之遂于去年四月二十五日移舊經畧楊鎬書云劉賛畫自任事誠勇然在家門招兵終是鄉官體面不便行事須委才幹將官二員分任其事挑選訓練一面招集一面督發遼陽着伍不然遊食脆弱之徒貪安家而烏合獲安家而星散昔年葉主政領銀三十萬招兵竟成烏有恐不宜視招兵事太率易也職區區愚慮竊巳料其必逃何也無約束無訓練之故也賛畫今日惡

得盡以將官撫馭失宜爲解哉至于本兵不體經臣苦心屢以口語相角内外同心共濟之誼不應如是蓋本兵所處雖難而徵調猶可立集經臣所處極危一延緩必致僨事大聲疾呼情在可諒且懲弛之後法不得不嚴而操縱互施恩威並用實未嘗專主于嚴書不云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罔功行兵何事也而乃以嚴爲諱乎長安悠悠之口實非通論本兵欲引以定經臣之罪案自爲異

日推卸之地亦過矣更乞
天語嚴諭本兵應調兵馬速催發出關毋再以口
語爭辯致灰經畧任事之心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為懇乞
聖明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主持派運分數以
求畫一以重邊計事山東司案呈准督餉李
長庚揭稱前事到部該臣看得海運之法剏
于秦歷漢唐宋元至

國朝洪永弘嘉間皆嘗行之即我
皇上前此亦嘗行之非自今日始也特于今日爲
第一義因遼亟餉因餉亟運較航海于梯山
難易遲速之間相去懸矣餉臣按累朝之故
事採輿論之僉同而斷以已意矢心擘畫竭
力仔肩一切造船僱船之檄相望于途先期
而戒衣袽者甚具如泒運淮上則截漕三十
萬山東則本色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
三十六萬兼以恊運薊永二十萬共計五十

六萬總泒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泒之陸者
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泒可謂曲劑又如遮總
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導從淮抵膠州起
陸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
恊運趨夷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爲國苦
心至矣顧條議在餉臣允從在
皇上乃餉臣則經臣計兵已定愚職計餉難緩有
疏又嚴催造催淮船有疏又淮船造催愆期
有疏又科臣李奇珍淮船勢在必需有疏官

應震敬抒援遼管見有疏以佐餉臣海運之
議即臣部題覆多矣其或題而徑行覆而未
盡大抵謂餉臣科臣謀悉計詳無煩聒瀆惟
俟
明綸一渙可共遵行無奈呼
閽多隔有餉臣之疏下而臣部覆疏不下者有
部覆疏下而餉臣科臣疏尚未下者當此遼
事危于纍卵餉臣急如救焚
廟堂之上猶然置若罔聞先成一廢弛不振之

象以是在事諸臣習爲因循安得不借地方
艱難之說互相推諉如山東派定本色六十
萬而從鄉紳之請欲減一半淮上派定截漕
三十萬而聽衛官之評不肯開洋舌沸牘騰
迄無定畫則必不救遼必不需海運而後可
而十八萬之徤兒從何供億二百萬之芻粟
從何飛輓則
皇上其謂餉臣何且謂遼事何也餉臣計無復之
是以請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請主持派

運分數以求畫一甚至請罷斥以感動
皇上以激勵諸臣無謂當斷不斷反成其亂將來
遼餉不敷是誰之過
皇上尚謂可已乎不可已乎登萊爲餉臣建鉞地
稔知本色易于折色且運道頗近故三十萬
之外復加派三十萬豈盡謂地方可加抑以
派之淮上天津者額數已定欲他派而無從
正餉臣所謂此處言多而彼地派原不少一
處求減而他處誰肯復增者兩言可決何待

會議東省撫按爲地方惜士民亦當爲朝廷惜封疆斷不得强執求減之說令餉臣進退兩難至所需糴價船隻臣前覆疏已詳明矣有通惠河而後海運廢然遮洋一總仍存淮上運例未盡廢也況東征時曾舉行乎故道

皇上可循復者豈難于刱者且三十萬之運較天津登萊獨少止以隨截隨開可期速濟而駕

皇上言併發天津是何說也如遮船已改獨不可更造乎卽更造無及獨不可多僱沙淮二船

乎會議當行不會議亦當行但其久不習海今歲姑從膠昌一道與萊船合幇而往可無他虞矣天下事豈能有利無害第擇其利重害輕者行之藉以風濤之險竟格海運不行則行師亦險道也從未有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萬全無恙者今奴酋未滅亦以兵凶戰危遂已耶非常之時乃有非常之事不謂濟變難而通變亦難也非常之事乃屬非常之人不謂黎庶懼而豪傑亦懼也祗緣遮總衛官

憚于沉海山東士民慮有加無已故各爲是說以煩當事者之申請而當事誼切同舟其爲國分憂之念未嘗不與餉臣共之惟在

皇上速沛

嚴旨責以斷然必行毋容傍阻則淮上總漕與山東撫按便有辭于地方而擔當必勇餉臣亦可藉手終此運局此其所以籲天而獨懇也

既經該司前呈相應題請伏乞

皇上念遼餉萬萬難缺海運萬萬難遲將餉與部

科從前諸疏一併發行仍
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餉臣派運數目作速
預辦輸轉船隻應造者造應僱者僱米糧應
徵者徵應買者買有司一體如議遵奉毋違
儻有仍前執爭觀望延遲者聽科臣以違悞
軍機糸處如此則議歸畫一法重責成可解
餉臣掣肘之危可紓遼左燃眉之急而疆埸
斷必賴之餉臣幸甚臣部幸甚
○戸部尚書等官李汝華等題爲會議畫一事該

臣部題爲新餉分用過多臣部催解不至遼
餉將絕內變將作懇乞亟允會議畫一之令
以便催餉以濟危急事奉
聖旨募兵諸費屢旨着各衙門分任如何通不遵
行若槩用加派以致遼餉斷絕誰執其咎還
着各官會議畫一具奏臣等謹遵奉
明旨會同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齊集中府面相商
確據先年題稿查得安家舊係兵部器械舊
係工部馬價舊係太僕寺近因偶乏之暫借戶

部地畝銀兩不虞地方官借口安家馬價器械之用一派開銷了事遂外解不至遼餉斷絕矣又據户科給事中李奇珍等議单亦稱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内顧等銀隷在户部器械隷在工部安家隷在兵部馬價隷在太僕寺查兵部有缺官柴馬絕軍變産工部有二八事例弓絃折色太僕寺有拖欠馬價但恐所費不貲所有不敷多官會議將地畝内除順永二府援兵駐扎及轉運銀鞘器械糧草

登萊二府轉輸米豆皆重疊苦役除四府量加一釐外其餘每畝量加二釐約得二百二十萬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爲兵部安家馬價之用然以二釐一解七釐又一解恐地方不便今算就山西陝西二省蘇州一府四十七年三釐五毫銀四十八年九釐銀約該九十四萬二千四百三兩一錢徑解兵部爲安家馬價其鎮江廬州鳳陽三府四十七年三釐五毫銀及四十八年九

釐銀約該一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一
錢九分徑解工部爲器械其餘省直地方九
釐銀通解戶部糧餉之用已經分析極明白
則用者與解者俱便以後地方應解戶部錢
糧不許那移別用以誤遼餉以前安家器械
馬價借過戶部之銀作速補解太倉以便奏
發遼東如有仍舊那移別用者究參降級臣
等多官咸思逆酋煽虐開原士女横遭慘淫
焚燒幼弱屠戮殘年今海內人民尚得各安

室家亦托遼東經撫諸臣運籌之力即令有田之家總計前後每畝通勛九釐一以爲國效忠一以爲家保障亦情勢之不容已者臣等多官又思兵不足則遼陽不可保餉不足則兵不可保而封疆社稷隨之安危則兵工再加三釐亦時勢之不得已耳總俟東事稍平即爲停止戶部仍議于加泒一年者許免帶徵一年加泒二年者亦免帶徵二年以示

皇恩以甦民力臣等會議俱已畫一伏乞

皇上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官應震議单看得遼議用兵十八萬須餉八百萬今據兩次加泒地畝銀僅四百萬而止置買舟車牛騾之費已不啻百數十萬而器械安家買馬等項又悉取給于中則地畝加泒止足供各邊腹扣留而十八萬之師能無米而炊枵腹而戰乎按東征之役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顧馬乾等銀隸在戶部器械隸在工部安家隸在兵部馬

價隸在冏寺豈故爲是區別哉軍國之事各爲任則易舉獨爲任則難勝也且自知區處之艱則愛惜必周而浪用他人之物則痛養不切也今各部分任屢壓

綸似可無煩擬議但器械所用不多且近有戸八工二事例即有不敷猶易設處惟是買馬安家所費不貲則兵部之分任尚費商量耳今驟責之兵部必以爲戸部有加派兵部無有也而不知今日之新餉豈戸部額設哉夫

亦多方措處從長酌議者也查有拖欠馬價絕軍地產缺官柴馬等項向因有動支地畝之靠未嘗極力清查耳儻就中搜括使不至有那欠豈無足濟目前者項奉會議畫一之

旨採之衆議有謂冏寺馬價可暫折者若謂馬不可缺則扣留一半以備本色之用尚可以餘半供新兵買馬之費也有謂班軍亦可暫折者與其徒充領班者之蠹何不取之爲徵調者之用也更有謂南京冏寺亦可暫折者如

再不足即以戶部留稅酌議截分亦愈于舉新餉而盡用之也先是兵部咨稱安家馬價賞功屬之兵部往例昭然不敢推諉則業巳自認之矣今畫一之令再申則器械歸之工部必不以朽甲鈍戈徒飾軍容之具安家買馬歸之兵部必不以逋亡孱弱之衆羸瘦不堪之馬空糜有用之金地畝銀兩不那用于兵工二部則戶部亦不得藉口于四分五裂以自弛其足食之計職掌既有攸分交修自

當共濟竊謂于今日爲便計也一得之愚如此惟諸明公裁擇焉

○廣東道監察御史毛一鷺題爲遼陽日蹙一日國勢日危一日謹陳緊要之議用抒狂瞽之愚以救危亂以策治安事職歷觀往牒見夷虜縱橫無不旋樸滅即以宋之積弱而亦屢衂屢捷所以挫抑夷虜者史不勝書何至我國家今日尚據全勝之大勢乃坐困于弾丸之小虜致兇焰彌天肝腦塗地而莫敢誰何且

言兵則調募之令四出而愈見其寡言餉則
加泒搜括之術已遍宇内而愈見其乏言籌
畫則議論爭執意見各出人人自以爲良平
賈鼂而愈見其拙何也則以
廟廊之上主張無人因而左支右吾規模之未
定也又因而此推彼卸責成之未嚴也自
皇上靜攝深居所恃以通上下之交者只此章奏
一綫然亦請不必下下不必行行不必信此
中之線索似有別操天子之威靈幾于不振

所謂御委其勒馬駘其御已足寒心乃政本
之地復爲彈射之場部院之權漸成委轡之
勢語曰有重臣而後有威君今
皇上已無重臣矣此時急務莫如多補閣員已經
聖心簡在者卽宜速俞近爲輿論共惜者何妨補
牘更照先朝李賢等事例于六部尚書左右
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曾歷邊疆識力並
擅者推補一員入閣以共機務叅酌異同凡
事係邊情者衆謀旣恊務在朝上夕下

王言一出等于雷厲風行職謂主張之當議者此
也夫作室者必先度材幾何度工幾何自始
至卒爲時日幾何然後措置金錢督率臧獲
主人乃可課日受成今當事者漫無成算籌
邊者徒見周章日日徵兵尚苦張空拳以抵
猛虎時時議餉尚苦鑠虛釜以計朝餐築室
道傍議論愈多爲穽國中神氣愈削昔唐討
淮蔡裴度身自請行夏人犯宋韓琦范仲淹
自請行邊身爲制使盖傳聞與指實不同懸

算與當境有異謂宜擇遣大臣一員親自出關會同經撫督餉按臣商確方畧凡兵食數目戰守機宜孰爲最急孰可稍緩何法可以整頓何年可以結局俱要從長計議務使次第之情形如黑白洞了中外之氣脉如左右手相照應而遼事庶可爲也職謂規模之當議者此也賞不當功罰不蔽罪即堯舜不能治天下彼漢宣僅中主耳一信賞必罰便成神爵五鳳之治迨漢元優柔不斷權入弘石

之手而宣業遂衰今骫骳靡頓紀綱盡壞致
任事諸臣轍轍相尋以觀望爲良圖以推延
爲得策以忍耻爲上計以誤國爲小愆致令
人有不雪之憤鬼有不償之寃國有不伸之
法噫可痛也往且勿論即如本兵何官乃屢
被白簡屢邀
明旨就中機彀如見肝肺說者謂
皇上責成之非慰留之是矣乃責成何居所以副
責成者何在急則如亂繩縛空緩則似開眼

作夢司馬片地豈人臣得藉以相機藏躲且
溫綸數番豈
皇上偏用以自誤封疆乎謂宜信其
明旨嚴責以居中調度援濟兵馬效則許以奮翼
贖垂翅之罪不效則必以折足授滅頂之凶
庶任事者人人知只有擔當一路更無躲閃
別法庶幾法伸而事集職所謂責成之當議
者此也此外則莫急于邊將材矣職觀今日
徵兵索餉已無所不至募勇士赦罪帥亦無

所不至然而中朝不聞隆推轂之舉閫外不聞慎登壇之選亟于治兵而緩于議將職不知其解也夫君不擇將以國予敵自古善將兵者惟韓信能多多益善雖以漢高神武不過能將十萬今遼陽將添兵十八萬此十八萬者不得大將節制之恐不有涇原之變必有苻離之潰自來名將或起于卒伍或藏于草澤其一種鷹揚之氣原易識辨當事者果能虛心採訪破格尋求天下之大豈患無人

昔燕昭築臺致士而卒得樂毅諸人以報仇
雪耻豈堂堂天朝而智不出此宜
勅兵部轉行天下巡撫及邊方將領衙門但有機
畧出類力敵萬人者即具疏奏聞官給文憑
路費咨送到部驗試果真即併註薦舉姓名
俟有功併叙武官與斬敵同功文官以卓異
優擢而將材不難致也此外則莫急于重職
方矣今談邊事者皆知重將帥而不知將帥
不得其用總由職方不得其人年來寵賂日

章武弁爲甚叅遊總備半屬貪緣遷調推陞
皆有常價徒使英雄短氣乳臭貽譏竊念國
家文武並用原無觭重况時亂先武尤屬喫
緊今後職方司官宜照吏部司官例嚴加諮
訪必其人清愼端方熟于邊事者方許推用
其後來升擢亦照銓郎優轉京卿儻能周知
將材久任成功不妨更加優擢庶幾紕漏一
洗債帥可清以壯干城之寄而收師中之效
此今日要着也其次則莫如議覈實矣國家

設一官卽有一官職掌署一事卽有一事功課近來庸庸者謂之老成特重明作者謂之見事風生體面愈重功令愈輕幹辦愈拙彌縫愈巧卽如兵馬錢糧何等大事而亦多有名無實兩無着落徵賦已無處不騷擾乃未解者如望梅止渴而已解者如擔雪填井調募已無處不空虛乃未出關者如團沙爲飯而已出關者如抱薪救火此立盡之術也

皇上未始不嚴加申飭猶未見實實課成儻復躭

延歲月必致再悞封疆職謂今後論兵必以
到邊充伍果堪操練爲率論餉必以士飽馬
騰果能接濟爲率論兵甲器械必以解至軍
前果堪利用爲率其或兵堪操練而失伍未
覈餉能接濟而漏卮未塞器械堪戰陣利用
而軍容不整則彼中自任其咎宜嚴飭在内
部院巡視在外經督撫按嚴加糾覆盡以實
數上聞其虛張影射無裨邊計者罪勿貸其
有貪殘冐破罔念國恤者罪勿貸誠覈實如

是而不足增敵愾之威以固吾圉職不之信

也其次則無如議險要矣職聞善守者守其

所必攻昔金兀术渡淮曰使宋有數千人守

此我豈能飛渡哉南朝可謂無人矣盖兵未

有不爭險要者也遼陽爲

神京左臂其存亡繫京師安危不待智者知之

內外臣工當合心以應經臣俾經臣得一意

以守遼陽不再計矣苐逆酋潛伏穴中已及

半載蓄鷙一逞必若飈風暴雨其鋒不可當

且西夷乘釁亦虞突發則山海關之防守尤

不可不預講也山海爲

神京東來第一門戶且其形勢一面臨海一面
阻山設伏用奇政在于此此地宜預蓄精兵
以防猝發如李左車之畫井陘且職愚以爲
練兵衙門宜專設于永平薊鎮之間令其外
可爲廣寧聲援内可以策應

神京而復多築堡塢以徐講四境爲守之意或
亦一勝算也然此時欲收拾人心則邦本不

可不重也欲激發人心則赦令不可不頒也古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失民心而能爲國者如尹鐸之守晉陽至沉竈產蛙而民無叛志張巡之守睢陽至羅雀掘鼠而士氣愈堅凡以得民心也今軍興賦重剥削之令日下君民之誼愈睽人心一解便費收拾況畿輔之地逼近蕭墻尤宜倍加培養今十室九空民心已棘兼以轉輸絡繹雖皮骨空存而精髓已竭且遇援兵所過之地虎狼餘吻

雞犬靡寧宜亟令有司加意撫恤毋得更生事端以益瘡痍至兩河地方戎馬生郊百姓痛苦更甚尤宜竭力保護即徵索車輛勢非得已亦必多方設法無致騷擾動衆總之民窮財盡宇內皆然調兵加派所在羮沸急宜勅諭天下有司曲加撫字務要十分節愛以留元氣不得乘朝廷加賦因而多勸火耗反爲掊尅此今日收拾人心一大關鍵也昔唐德宗遇朱泚之亂陸贄勸以收拾羣心莫如赦令

當時詔書宣布雖驕卒悍將無不流涕識者
曰人情如此賊不足平可見王者感人最爲
神速今九重
天聽愈高人情鬱結日甚以致天災示厲玄象告
凶小醜肆毒中外震驚不可謂非民愁之應
衆怨之徵謂宜急命詞臣草詔罪巳布告中
外宣示朝廷所以不得巳而用兵與不得巳
而加賦之意務使
聖明哀痛之誠子惠之願令讀者明白曉暢感極

涕零躍然思奮此今日激發人心一大機括也以上數款或諸臣之已言或衆議所未及而叅酌時勢頗似緊要儻蒙

皇上留神採覽誠致行此

宗廟社稷之福亦職區區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乃職杞憂更有甚者憂不在邊鄙而在根本也

皇上之意日內而事漸外可憂也

皇上之事日外而

旨漸內可憂也用人行政不能得而持祿養交徧
得之去倿黜邪不能得而沽寵竊權徧得之
皇上英明天縱萬萬無旁貸之理然而養癰乘內
形跡徧符叢蔽神暗假揣摩多中職愚以爲
中旨終不可不愼也恐千丈之堤潰于蟻穴而一
指之障不見泰山也且恐煬竈者弄其猾手
而媚竈者營爲倖竇也職愚不識忌諱且奉
命銜文陛辭在邇聊抒犬馬戀主之忱如此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議數原多派數原

少支借將盡萬分可虞謹申諸臣前議懇乞

聖明特勅內外臣工同心共任以濟危迫事照得遼餉一歲用八百餘萬專計臣部本折糧草車牛船隻輸運各項之用而言也臣部加派止于四百萬少數一半以入計之遼兵一半之枵腹也以時計之遼兵半年之枵腹也一人一日不可令乏之饔餐尚可任一半之少乎如臣部所發運銀兩米石運軍實受之矣其運米陸用牛騾水用船隻及牛騾日食料草

船隻僱募舵工所費金錢遼軍不得而食也是其費在餉內而用在餉外日來淮上造僱船隻苦於無銀且云沙船水手僉欲散去天津頭運將發苦于無價山東泒數既多苦于無船去歲商人召買已完苦于無值陸運糧到山海未能出關臣與贊理司官仰屋束手臣為本部官也知本部匱乏之無可支撑既慮其多于本未免詘于折也而不足于舟車慮其詘于本也臣之心計兩窮焦勞欲焚乃近

見臣部疏稱各省直加派銀兩俱爲募兵用盡臣不勝驚懼欲絕設使臣部加派果有餘于計數之外總是公家借之何妨今縮于計數之半尚堪分用之乎使臣部計處搜括之方未盡則臣部當爲講求今加無可加搜無可搜而分者如是更將何以益之乎轉盼十八萬兵齊集之日也八月間餉不能繼變不在奴酋而在十八萬無餉之兵矣剥床以膚第一可慮而容悠悠忽忽不爲計耶臣愚以

天下有一定之職掌有當體之事機有共任之勞怨如本折糧餉草料臣部司之安家馬匹器械舟車各部司之斯一定之職掌也然如遼左無馬矣而馬價未至可坐視不為買乎無車砲矣而器械銀未至可不為借備乎驛站設有車牛矣遇火器衣甲解到可任其不運乎勢在燃眉不容稍緩斯當體之事機也若各省直則不然各省直原設有各部錢糧其間災傷拖欠者固有然報完者亦多彼

小民輸納之時有司徵派之際原以條編一體行之先解其考成緊要者其餘詎無以稍緩而那用者詎無以年久而未解者詎無吏胥浸漁者與其日相持議咼若各部各爲清查俱條編內總完之數也缺官柴馬項數雖不多比如官不缺此項即重大災傷不可少也何獨官一缺而柴馬遂不可問耶絕軍變產一項比如軍不絕則軍裝之費里甲任之何獨軍一銷而原產遂不可問耶弓箭弦條

一項臣在江右因臺臣顧慥有改折之議自四十一年以前者行造四十一年以後者臣槩不敢輕造矣山東軍器臣以災荒之後自四十三年以前者有造四十三年以後槩不敢輕造矣種種錢糧昔一一搜括稽查必不能少佐公家之急而臣經過地方問近日買弓箭馬匹安家等費無一不借于新餉為何名耶同舟遇風之秋各部查應解未完之數而以功令繩之斯共任之勞怨也其臣部當

行者則漕糧之預截夫漕爲軍國命脉何敢
輕言第加派搜括已窮召買無資而截漕一
石可免召買一石之價勢不得不請于此前
者總漕大臣查東征舊案船隻應江浙二處
恊助臣已疏明覆允茲于江南浙省僱募船
隻恐難猝應莫若以見在兵船每處徵發三
四十隻每船止留舵工水手期于足用加以
安家行糧撑駕而來尤爲省便而即以本省
應解漕糧截留裝載由海徑達淮安即同淮

安原議截留漕糧三十萬石或一半由海赴
蓬萊以一半由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
而多助山東以船盖遮船既不可行則淮沙
二船不得不為多僱而所藉江浙二處船隻
可以濟運所截漕米又可濟糧誠計之兩便
者再請于頭幫漕米擇其乾圓潔淨者預行
天津司道截二十萬石于天津以備來春之
運所當亟行者一近見臺臣欲開遼餉事例
以一新一舊間選其法極為曲盡在山東淮

納糧料在淮揚准其納冊或納冊價在天津
准納冊納車并納糧運之山海關納于山東
淮安及山海關者每百兩准減二十兩納于
遼東者減三十兩其光祿鴻臚增員中書加
銜此二項巨室樂納者多且原是貲途積俸
所加不過廣而速之耳暫爲通融似亦無妨
也如納
誥命以廣子孫之心或將領募家丁以爲效用之
地諸臣前後條議刊一書冊播之各處所當

亟行者二又如滄海桑田沿海近地聞尚有河清之沙田近畿輔者民間拋閒田土尚有可招開之屯地州縣有司興利剏建橋梁館琳宮梵宇緇流羽輩不過以陰騭功果之說動人如鶩矧濟國家之急難救遼左之生靈孰有大于此者而若捐助若勸借若稅契若優免若倉穀言之益詳行之益緩其捐貲助餉及州縣之首倡義舉自處加泒者一二而外不見其人則勸懲功令未實也又如首開

海運已著成效召買牛騾徑運糧料僱募水手董理船隻日來慕義效勞頗有其人而臣獎勸之法甚微陸運者用其力海運者用其命須于功多者准一職銜管事則人心競赴尤借于吏兵二部鼓舞之微權也所當亟行者三臣願諸臣不分兵食不分內外而

皇上亦不當分

宮府內庫錢糧或緩解一年而徐爲補進或解其鋪墊而折其錢糧

皇上一轉移間勝臣工之千倍也所望

皇上之亟行者四至于海運天津山東運船齊發抵岸有期而抵關之糧積貯至數十萬全賴過關車牛分發各道委官驛站用心餧養念此一牛也費多少蹤沓費多少微泒儻致倒踣何徑以達抵關抵岸之糧臣以爲芝蔴灣運道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併于海蓋遼陽二道秋冬專主陸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撥于寧前廣寧二道各爲政而力任之其擺撥

之法不妨與車牛並行第目前苦無閑軍止
于海州鞍山一帶暫行以濟車牛之不逮可
也屯田之法不妨與海運並舉第目前兵多
餉少若于一十八萬兵中揀汰而稍減其糧
以爲屯田則可收來歲之用若别添軍以屯
則先慮所添之餉無從出辦自古及今戰守
之策無如屯田虜勢匪茹以加泒轉運供目
前而兼屯種爲持久合兩者方爲完策也容
臣與諸臣等徑行應題請者另疏題請其以

上諸議臣再四言之者而言之未見其行行之未見其效臣爲此敢不憚煩聒伏乞
皇上軫念遼餉重大
勑下臣部與各部大臣同心定計今歲兵餉本折舟車運糧應用銀若干此外募兵買馬器械應用若干共計若干以後每歲舟車器械既備募兵已完止該用若干如此議爲定額臣部應若干見今加派若干各項搜括若干各部查刷每年應解未完若干事例可得若干

有無與議數相合其不足者當合辭以懇於
皇上嚴令以行于各省直廉兵食相符免致臨期
掘井無及也以後各省直借用新餉俱要申
請明白逐款請補毋得徑自輕動其臣疏所
議截漕事例及從前諸臣條議諸法一一乞
速賜
明旨見之實政嚴以考成之法海陸二運應發舟
車則省直各司道任之抵關抵岸之糧及巳
發車牛則關外各司道任之毋致推悞在上

位者惟同心以濟事在下位者須破格以用
人如此方爲有濟不則兵多而餉少何以給
兵餉少而價多何以足餉脫巾之變萬萬不
能免臣當先束身待罪司敗以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遼左安危在此一舉而臣之一
身不足言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鎮告急帑藏空
虛懇乞
聖明速補遼餉以固人心以保封疆事臣巡視太

倉銀庫者凡三矣
皇上初年老庫蓄銀尚至三百八十萬連年費用不貲至己酉年止存銀十三萬于今日又止八十餘矣昨細查各鎮應發年例銀數自四十七年以前少欠額數尚一百六十餘萬今年春季三月又該九十餘萬俱以庫無銀兩分毫未發各鎮差官長跪哀求恐鼓譟之禍近在眉睫而遼東三次差官該領銀六十萬兩今庫中欲湊十萬之數而不可得司庫之

臣仰庫長嘆無可奈何本折並匱軍逃馬死
經臣能熊廷弼慮遼禍燃眉哀控
皇上以爲軍士冀旦夕之命甚至欲求罷斥嗟嗟
事勢迫切若此太倉之不能供應若此臣謬
叨巡視目擊心維五內如焚有不能一息少
寧者夫兵猶火也不戢還將自焚錢猶水也
泉源遞相流注故聖帝明王家天下而府四
海自應用之不窮矣即有事而動兵與討兵
而處餉額設常令其有餘懼或有不足而別

生不測也況逆虜平陵存亡呼吸一軍饑則扞禦難前一賞遲則軍心不奮士難前而心不奮將欲與之馳驅固守必不得之數矣況啼饑號寒則必呼庚而呼癸賞弛罰廢則必衆叛而親離敵乘于前衆潰于內瓦解土崩勢所必至昔唐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冀得厚賜見惟糲食菜飯犒師也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得以微命拒白刄耶聞瓊

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鼓譟斬關而入大駕蒙塵東幸陜州幾亡社稷此千古之明鑑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能言者

皇上聰明仁聖何事不洞燭獨不知以此爲烱戒而肯蹈其覆轍爲萬世所竊笑乎當此逆奴狂逞主憂臣辱邊臣哀懇太倉莫應之日加泒分用將盡外解勢難猝至西江之水不救近火中外告匱旦夕難支于萬不得已之中

爲救性命之計必

皇上先發內帑百萬以救目前俾邊庭諸臣得有

所資藉以爲展布庶賞罰獲行士氣可鼓一

意備禦悉力籌謀可以爲亞夫之堅壁可以

爲李牧之相機將士被澤必將曰今茲

聖上誠軫念遼左而恤吾曹也有不賈勇爭奮期

滅奴而後朝食者乎卽奴酋聞風必將曰今

茲天子已不惜金帛而重賞戰士也亦各動

色相戒斂戢悔禍不敢跳梁矣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雪恥除兇機在今日是
皇上舍此無足重輕在遼鎮得此恩深雨露散財
得民利莫過是尚何靳而不爲耶發帑之說
皇上上年不曾發至四十萬乎此後諸臣屢疏以
請堅持不予諸臣無可柰何亦委之氣數付
之長嘆息而已昔宋徽欽汴州財貨堆積如
山金兵圍城今日索金幾百萬明日索銀幾
千萬又明日索叚帛幾萬萬甚至内帑不足
搜括民間積蓄以應之卒之青城一入勢不

復返黄金白鏹一掃而空後并以身徇之是
貨財竟何益于國家乎
皇上戀戀若此耶至廣鑄錢之法于南都各省布
屯田之政于畿輔關外特開遼餉事例許其
速選以示招徠及清查州縣稅契勿令欺蔽
以寛有力是計一歳中動可得百十餘萬至
十庫物料折價解部省直班軍暫解班銀每
歳亦不下數十餘萬廵視諸臣曾屢言之盖
皆身親閲歴有裨國計而無損于朝廷惟在

皇上之速爲俞允斷然必行之耳昨見遼東塘報

謂西虜百要子等已與東夷合謀同時入犯

一攻遼陽一攻海州今遼軍枵腹勢難格鬬

大倉若掃接濟不前脫巾之禍殊可寒心遼

之時勢盖已燃眉而剥膚者

皇上甚勿吝惜數萬金錢棄遼東因棄京師而直

以天下爲戲也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遼師結局無期遼餉措

處無法懇乞

聖明特
勅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從長計議務爲畫一可繼
之法以安人心以便徵解事慨自奴酋倡禍
以來遼陽不宜輕棄卽議兵議餉視拯溺救
焚孰急哉兩載經營謂宜必得勝算滅此而
後朝食乃近閱邸報則兵逃而勢益不振矣
歲糜金錢數百萬而徒養不得力之士將餉
且並竭矣
聖主既吝帑金雖千請萬請不應計臣專以加派

卽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吾亡之
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
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
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
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卽
接戸部加派地畆之檄查楚地畆實額每畆
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
十九兩八錢零戸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

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
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巳奉有
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逼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
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
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巳將完楚
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
前月復接部咨以去歲所解銀兩盡作四十
六年數仍加派四十七年又加派四十八年
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

年之額楚即應徵一百萬矣職讀之不覺悚
然自縉紳以及士民無不色變膽落惟恐即
有剝膚及髓之患職再三曉諭只勉以一年
完一年之額于是民情始定此派雖未奉
旨然部中業已題知二字欲責海內以必行矣職
欲黙不能竊計國家常賦自條編法行每米
一石糧與差歲不過徵銀一兩而完者僅七
八分自加派行米一石已加銀一錢五六分
矣欲倍則三錢餘矣是常賦只十分而今則

加至十三分矣在往昔縱非水旱之年亦難望小民供完十分之賦在今日當搜括旣窮之後又豈能別設法取盈于十三分之供且欲盈于此勢必縮于彼柰何其能兩利俱全也職復計之此一倍法也在派十萬而下省分或可勉强一年若十萬而上必不堪也不獨楚也槩舉兩京十三省之派額已無有多于楚者職願大司農此後弟言派毋言倍可乎只一年一派毋兩年併派可乎況楚爲

肅皇帝龍興之地眼前赤子何一非百年生聚遺
黎在輿情尤覬加恩奈何以援遼一着遂令
楚惴惴焉恐皮毛之俱盡也然事急矣加派
之外亦無復可搜求矣職謬有所獻似衆擎
而力易舉亦恒情之所甚安可行之一年亦
可行之數年借以易加倍之法謹列于後
一曰派人丁之銀國家二百餘年生齒甚繁極
大縣丁盈百萬其次不下數十萬或十餘萬
誠令每家男子自十五歲而上人各輸銀一

分無論貴賤皆然惟獄囚孤老丐乞始免其銀惟在賢縣官責成于里長里長責成于排年沿門而查十日內一縣之丁數可盡得又十日一縣之丁銀可盡完然猶恐不本縣官將多作少則又以丁數之覈實責鄉約排甲與鄉官士類之賢而又立爲鼓舞之術撫按牌行至日縣官能一月二月解丁銀至府者特薦三月四月至者奬五月至者免奬六月七月方至或因而尅落者劾如是不出半年

而各省數十萬十餘萬之銀悉至太倉矣此
與加派需之終年而後得者孰易且孰速況
民間材落多有公銀歲歲但以供迎神賽愿
演戲等費償能移此以充丁銀爲力更便且
合海內人人藉是以盡急公其餘名義又甚
正也伏候
聖裁
一日扣宗室樂輸之銀楚宗貧者多舉債富者
多放債而楚祿之放去歲秋冬之銀今歲夏

季始得其中爲利息扣去十無六七得全每
遇放祿之期應十兩而止得四五兩者三四
兩者或全無者于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今
據諸宗告稱情願每百兩扣五兩助餉但得
秋冬之銀于春季即發其中所存利息甚多
大約楚祿一起放銀多至四五萬兩每百扣
存五兩即每起可得銀二千數百兩在楚一
藩可行在別藩無不共以爲可行總之所扣
每歲可得六七萬兩且放祿之日即係扣銀

之日不待徵而見存也伏候

聖裁

一曰議撫按司道府州縣加助之銀巡撫巡按每歲除解京贖銀或七千兩或千兩此外能節交際之餘尚宜有所助合無撫按每年各加助銀一千兩左布政八百兩其餘司道各二百兩大府州縣各一百兩中府州縣各七十兩簡僻縣各三十兩自以爲力不能者免其銀俱限每歲六月以前解部此銀亦不待

徵而如期之樂輸便足徵急公之大義此而不勉又無爲貴臣子矣伏候

聖裁右三款職不揣迂拙似覺可以佐加派之不及其最可行者在丁銀此銀當以四十八年之總數爲準如覺太多則明年加派之銀可量減或尚少卽戸部奏捥之力亦不甚勞但願目下得固遼陽不亡六七月後丁銀便可接濟至于大兵旣集屯田漸興卽足食持久之策已在掌中何至日久慌忙又何患掃穴

犁庭之數不立奏也若先發內帑數百萬稍

紓目前之急此實

聖主自爲

宗社計何俟臣子輩嘵嘵爲請哉

○原任湖廣襄陽府推官何棟如題爲三世四受

國恩請纓勉圖報效事職祖先臣何汝健父先

臣何湛之叔先臣何淳之職復承乏湖廣襄

陽府推官在任一年有半以礦稅被逮繫獄

四年已蒙

恩旨放回

皇上不殺之恩曲成之賜即粉身碎骨無可爲報

者不意建酋無知以李成梁殺其祖父之仇

報復于四十六年之後覆軍殺將掠地攻城

幾無虛日且改元天命儼然以大金後國自

稱而浙江奸民徐秀峯爲之謀主叛將李永

芳佟鶴年父子爲之鄉導以致勢益猖獗打

船造車將欲水陸並進長驅中原圖謀不軌

而天變地震人妖物怪又駢聚于一時職不

勝杞人之憂朝夕皇皇仰天嘆曰安得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使
群策畢集群力畢用滅此而後朝食乎兩年
以來作用如故近且以移兵攻朝鮮告矣職
又不勝及溺之懼用是敢請于朝除遼陽之
事有熊廷弼經畧于外不具論若于三輔要
害及河南山東咽喉之地假職以備兵之任
容職便宜從事職當招揀天下忠義召募四
方勇敢練成君子軍一營以備朝廷緩急之

用不效則請治職之罪爲人臣說謊欺君者之戒職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卒不練習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此千古不易定論也今之號稱名將者有一于是乎不過恃其弓馬技藝蓄養降夷爲家丁勇敢直前耳曾知練兵之法使軍有紀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否曾知謀定而後戰寧鬬智而不鬬力否曾知中國之戰長技在火與車散則爲陣合則爲城進則可戰退則可

守否皆茫然不知也今之爲士卒者曾練其心志使知忠君愛國之誠親上使長之義畏我而不畏敵寧死于敵而不使死于法否曾練其耳目使知晝視旌旗夜聽鼓聲奇正倏更起伏中節否曾練其技藝使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否皆茫然不知也知此安得而不敗安得而不全軍覆沒耶若假職便宜使自擇知兵知將日夜練訓遲則三年速則一年必能使士卒撼之不動如

岳家軍必能使面中六矢不動如睢陽守將
必能用計盡殺東夷之馬盡沉東夷之船盡
焚東夷之糧草繫建酋之頸于
闕下以洩朝廷之大忿此職素自期許與職友
原任山東僉書臣李呈芬直隸滄州布衣臣
張思仁力所能辦者也然有兵必有餉今司
農告匱急矣以職愚見足餉之策有四一曰
廣鑄錢二曰清海田三曰稅番船四曰還淮
課職查應天府常平倉鑄錢僅一百六十座

爐每年獲利萬金使兩京十三省裒多益寡每處設爐五百座則一歲之中可獲七十餘萬次莫如清沿海之田查得福建浙江廣東淮楊原給煑鹽草地不計其數今已盡成腴田皆被奸民占種既不納價又不起科天下安有此便宜事乎原委該管鹽法道令照民田以上中下三則分派上者出佃價二兩中者一兩五錢下者一兩將入人争納恐後可得價銀四五十萬兩又逐年照田起科一歲

之中可得糧銀十餘萬兩次莫如弛下海通番之禁查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去處共計海船若干每船貨若干量頭若干一一報官查數抽分一歲之中可得餉銀數十萬兩次莫如還淮鹽久假之課查江西南安贛州吉安三府自先臣王守仁以餉不足借行廣鹽九萬九千餘引每年該課銀六萬兩久假不歸烏知非有宜委巡鹽御史嚴行查覈照初定制仍令還之兩淮可得餉銀百餘萬兩

或曰鑄錢是矣有不產銅與不用錢地方無可若何職謂小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用銀不若用錢之便卽至愚者亦知之只在當事者設誠致行耳職記張居正在位時南京不肯行萬曆錢用三百斤大枷枷號遊營示衆不數日而錢行如流水亦一驗也縱地方不出銅獨不用銅乎多方招買自當雲集且各寺觀雲板鍾磬及丈六金身皆可銷鑄職聞佛祖尚捨身喂虎若以朝廷之威靈告以匱

乏之故求其捨銅身鑄錢活萬軍兆民之命
有不樂從者乎況鼓鑄之權不在官則在民
何如在官者之有大利而無小害也海田佃
矣如煑鹽何不知滄桑代變非一朝一夕之
故職親見淮揚安豐富安各場海濱煑鹽之
處寥廓無垠用之不盡況此巳成之田多非
竈戶所有不過奸民假當差之名爲免科之
實耳然無田者未嘗不當差認官田爲民者
未嘗不起科也且分上中下三則納價起科

于民甚便于鹽地無損何煑鹽之足患耶海禁弛矣如倭夥何職謂倭之來不過通番互市原無作歹之心只海禁過嚴海居民無以度日句引入犯爲分贓計又諸弁枉拿通番互市之倭報功徼賞倭不能平爲報復計耳儻當事處置得宜彼將樂爲我輸且沿海每年犯禁令行者不知幾千百艘莫可誰何而利在民不在官何如官民兩利之爲愈耶鹽課還矣如粵餉何職查南贛所借三府課銀

廣東軍門收貯自王守仁署兵之後九十餘年之内該積銀五百餘萬兩不知作何支銷且粤日羸而淮日縮粤以供一方之餉而淮以供九邊之需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凡此皆不加賦而自足不搜括而自裕者也雖然此其大畧耳若論本源之地全在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勿以小廉曲謹爲善而輕長駕遠馭之才勿以便佞軟弱爲能而挫强侃直節之氣勿以姻

婭門生故吏爲便而擯遠方踈節之士勿以
閩浙齊楚中州爲易而棄秦晋吳粤滇蜀之
英如此則群策畢舉群力畢用天下事尚可
爲何憂小醜哉職一腔熱血無地可洒二十
載苦心惟天可控謹用披瀝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許其新不追其舊錄其長不計其短下吏戶
兵工四部會議施行

吳王西施拿劍流汁

羣王若若皆不是其音縱其色不待其盛何要向

發十七回詩記

羞亦心誰云可守離別曲衆言

總面要小要北樓一醉陰山書乾百西二十

九欲悔此回首天未有八雖回大下未白戶

開前春里曰樹百曲蕉蕉日英宜百古

醉門我及丈命更面漸者乃帝十一下回酒

籌遼碩畫

三九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145
.C5
K47

AC
149
.P3
V.65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一　　　　　　　　　　　　　庚申季春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餓

損可憐防守兩難旦夕坐斃泣懇

嚴勑催發接濟以救急命事據遼東督理新餉單

崇詳稱據管糧通判左之似詳云遼餉五倉

不滿萬斛僅足補放二月馬能接濟三月職

往觀之果空空如也因念十萬軍馬不可一

日無食即百萬金錢不能化作一飯初止憂

車牛不足今並愁糧草不來眼覩此饑軍瘦
馬氣息奄奄職恨不以身代也合無呈乞本
部院速爲酌處爲士馬請命等因又據監軍
道高出右叅議邢愼言詳稱准督理新糧單
崇手本稱據遼陽管糧通判左之似呈依查
得各倉通共見在米豆蒭糧不及萬斛尚不
足補給諸營兵馬二月應支之數三月絕無
本色可支緣由到道該兩道會看得目今三
四月間各營兵馬正擐甲待戰之時宜使飽

騰又青黃不接之候最艱芻糧而倉庾一空甁罍俱盡至無顆粒可支一至於此且瀋陽宜守屢奉憲檄查議矣而軍兵無食又安能發數萬人于一百二十里之外使之饑餒荷戈疾呼庚癸而不特此也賀總兵見駐虎皮驛等處王豸領兵二千駐武靖營而糧草不繼村屯一帶地皮俱竭尚欠二月分糧千石草數十萬束今即欲如去冬三大帥犄角分防為南顧遼北視瀋之計而勢不能也又不

特此也柴李兩總兵見駐近城操練而糧草無支軍餓馬死即賊突然犯瀋或邀賀總兵于虎皮驛欲遣兩帥驅枵腹之衆疾趨赴援而勢又不能也又不特此也川土兵及守城各兵三萬餘人團聚一城雖領折銀而饑不可食糧無處買即驅此尫羸乘障堅壁而勢亦不能也時勢至此真窘不可爲而惶惶乎無計可施矣合請本部院裁奪亟催海運之糧前來接濟以救燃眉等因到臣臣不覺仰

天而歎今日之糧草如何處置今日之軍馬如何養活今日之防守如何支持今日之遼東如何存救憂愁恐懼而恨不欲死也向雖牛車夫役難辦而召買海運之米豆猶未盡也近雖召募海運報盡而屯軍入城之糴糴猶有買處設防村屯之糧窖猶有開處也今屯車之入城者又絕跡矣村民之窖盡者又皆逃去而軍馬亦無寄寓處矣去年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設防虎皮驛等處因無

糧草撤回國柱懷信近城就食今近城村屯亦復括盡而世賢一枝孤兵沿門乞食於古城奉集一帶無聊賴矣即守城以及川土各兵俱坐困遼陽嗷嗷如一籠饑鳥不得啄殘粒以自飽矣頃報東西合謀粆花等營已與奴賊歃血同犯賀世賢屢稟催國柱懷信領兵往助國柱等以糧草請臣日逼餉司監軍守道及各廳官晝夜趲辦車牛夫役僅及二千輛行令先儘北運各倉君糧草亦先儘北發

又無柰無糧無草可以發運而臣竟不敢遣
國柱等去城一步也何也世賢已餓困於外
何可更困國柱等無救于防援而且有他虞
也臣誠不知賊至作何抵當此所以憂愁恐
懼而恨不欲死者也臣謹痛哭流涕伏懇
聖明嚴勑中外當事諸臣星夜發運糧草前來接
濟救此饑軍羸馬一綫之命供饋北防支撑
强賊而無致失悞軍事使臣一人獨當其災
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危遼兵逃當問馬倒
有因謹據實直糾以憑
聖斷以重封疆事職連日接遼東塘報稱說夷情
變幻莫可端倪新寨居住之說偪處近地鐵
嶺屯兵之報暗攻瀋陽挾宰賽以結粆花已
飲血酒矣而猶有哄出反攻之說是否真僞
虎憨遣人以探奴寨已被擒縛矣而尚有候
示助兵之舉有無虛實北關殘破之衆已爲
投降朝鮮畏懼之深隱爲輸獻稱報之音譯

乍陰乍陽偵探之伏情倏此倏彼總見腥羶
逞悍戾之性理絶人區犬羊肆驕踞之兇事
出天外故小醜恣其喜怒而他夷岐其雌雄
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在逆酋之情狀千變
則當内以備自固之策而西虜之首鼠兩端
亦當外以行羈縻之術則無如士卒相安而
無逃亾之患也則無如馬匹堪用而無倒斃
之虞也但事至今日以狡酋則飈馳電掣勝
氣愈加以危遼則形困計窮肘腋立見卽新

集之甲士桓桓猶恐如摧枯拉朽況舊募之
逃兵落落誰其爲屨及登鋒買欵段而計足
充額原非絶塵之驥恣凍餓而昂首長鳴誰
憐噴玉之聲則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
如闇鳴泰之餓死過半糜軍容而損國威隋
職業而恣暴戾莫此爲甚職請得以其罪狀
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當三路敗衂全遼動搖舊經臣楊
鎬總兵李如栢皆束手無策驚蒐莫定岌岌

乎有朝不保夕之勢矣贊畫劉國縉旣膺
簡命之榮應效帷幄之籌迺挺身募兵出示勸衆
動之以身家給之以免票一呼而應者萬餘
人就彼時觀之豈不壯哉儻從此招集之後
繼之以簡閱優免之中加之以鈐束更不時
練操以壯其膽終朝倡導以作其氣自當成
一路勁兵爲遼左保障誰其逃之柰何哉始
于輕率繼于苟且終于剛愎自用而莫之遠
慮也人各有差旣與以免票矣又何慮乎無

以爲家人皆爲利旣與以安家矣又何故乎輕去其主總之其熈熈而烏合也眞餓喙之集敗腐而矜不知檢其忽忽而星散也眞枉矢之流深夜而若罔聞知已集之兵旣至望望而去未招之兵安肯源源而來所費何籌所畫何事尚不顧名思義乃可將過作功回部終非正法優轉作何題目旣當遼事大壞之後政是賞罰未明之時暴骨沙漠之道將尚羈縻報之典養癰喪敗之經撫觀望詭目

之大帥未嘗顯戮之加邊士聞而灰心舉朝言之短氣而一籌莫展合伍全逃糜糧餉于虛名貽危邊以實禍者反得寬政及之恐勸士無此體考功無此法所當速

勑該部議覆從重處分勒令回籍聽勘者也乃若買馬一節有前年領買五千而買至五千五百匹且馬皆膘壯銀復剩存還朝猶臚列石畫若干條冒未聞優遷以示勸至有回京之束裝惟急過關之給發無聞致解役之草料

滋侵而沿途之凍餓接踵僅存羸馬幾足無
異雞骨支床而曾未聞罰治示懲加之道臣
閻鳴泰滋沉匿于書辦雖料草屢次之叩請
無冊可查積威約于將官即累月未給之支
需有口莫問此皆經畧得于玄武營馬軍之
號訴搶地呼天該道中軍案簿之吊查至三
至四即一營而各營可知即新馬如此而舊
官可知夫以朝廷處置錢糧買馬如此之難
遼陽朝夕枕戈需馬如此之急兼以沿途喂

養觧運如此之苦撫臣按臣親驗查閱如此之勤渠經畧給銀葢棚凡有倒損責令將官賠償三令五申如此之諄切而奈何漠然坐視其饑餓以至于死雖部覆已經褫職而職猶不能不追數其罪以顯告中外併祈急下

嚴旨以爲後來者警也抑職猶有說焉兵馬雖各有司存而主者則本兵與經畧閫分内外責無輕軒自當表裏同心庶可緩急共濟經畧處萬死一生之地原無嫌于昂首疾呼本兵

握居重馭輕之權又何事乎反唇角口所顧兩臣今而後先見莫主成心默化商機務毎資犄角之相維調肯綮無事指臂之横分況人有幾許精神幾許力量迺不用之計安危而用之爭議論安在調五味之合而恊八音之操乎語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和之一字政安士卒禦夷侮之一大窾繫也況今東夷西虜之謀犯疊疊報聞經畧督撫之需兵紛紛請討黠陽

之土兵已屬烏有楚中之土司亦復狐畏而
畿輔之二萬又公私疏揭勢難取盈邊隩之
募招皆悠忽延遲急難措手頃聞延綏發兵
之日哭聲遂爲震天即如通昌已到思逃不
俟終日以此景象人皆效尤兵額不足戰守
奚賴而悞悞遼以悞封疆悞社稷將有不可言
者矣本兵猶不干此時亟請
嚴旨責成諸臣亟商戶部速發銀兩俾各調募處
所文到即發隨發隨補庶幾可濟萬分之一

而徒呶呶于彼此是非之分亦闇于大計之甚矣昔廉將軍藺上卿未嘗不爭功也而旋負階下之荆韓穉圭范希文未始不如虎也而無失下殿之和則宜僚之尤職請爲兩臣効區區焉再照奴氛日熾遼陽日蹙戰則屢敗之氣似難驟復守則財匱之師恐生他變只宜汰兵之稍弱者俟遼事畧有次第便宜屯田爲持久計而即以車運之牛更番稍疲者留爲耕種之具聞奴中歲凶人衆雖所掠

金帛不貲而實乏糧此天亡之兆也我能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由遼陽而瀋鐵由瀋鐵而開撫處處有兵處處屯田賊來則守賊去則耕效充國坐困先零故事不出一二年內奴必成擒矣顧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屯田之事須得其人習于屯田者方可行之則攷贊畫爲監軍道更須擇得人聽其練兵　之暇即以屯田委之可也初議朝鮮宣慰之役爲名監護爲實爲彼聲援爲我犄角似亦

天朝一最弊緊事近聞遼中商及駐兵義州種種稱難一慮處兵之難一慮處餉之難一言彼國情顧之難一言部道鎮相臨體統之難甚至慮及彼中情形叵測萬一察知而問與不問報與不報之間更有難之難者則朝鮮宣慰之役該部覆奉

明旨無容贅矣第其發銀二萬兩付陪臣順帶而去雖恤屬國之情殊失

天朝之體近未知陪臣有無旋歸銀兩有無順發

若猶未也以職膚見即不專使宣慰亦當以
銀付經畧差官賞之庶于彼國無煩費之慮
而于中朝得聯屬之權此亦當
勑該部速為題知改行者也統惟
聖明賜詳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奴兵壓境已迫火藥
全焚可虞仰祈
聖明垂念呼吸安危趣發用人圖治以急救亂亡
事年來遼左數城被屠三路大衂其先期皆

有天垂異地吐妖爲之預兆而風霾爲甚昨
者風霾之變蔽天彌空且自午至晚從霄達
旦慘不忍聞箕子陳洪範而曰聖時風若蒙
恒風若儻第示儆于蒙則穆清祓濯尚易消
弭若如頻年應在遼事則譚虎色變臣方卧
病中不覺終夜徬徨寢不成寐頃臣正具草
欲以修禳修救爲請而遼陽火藥焚燒又見
告矣夫中國長技獨有火藥遼所恃以禦奴
而制其死命獨有火藥乃今奴酋親統兵馬

欲犯遼陽而遼所半年來合成之藥轉瞬立
盡或放火縣于奸細或天意示以鞠凶皆未
可知而遼之爲遼岌岌乎殆矣大抵兵精者
既少馬死者復多而餉又糧絶草盡只合利
用守不利用戰即守亦似緩藩而急遼事在
彼中臣難遥度除經臣疏請淨硝淨黄諒水
衡自是星速給發臣不具論乃若内修文德
用保無虞即
聖躬違和或不便刻下臨朝廷見羣臣共商大計

而閔閔皇皇用人圖治則未可須臾緩者臣

考萬曆二十年正月三十日傳出

聖諭朕思

祖宗時閣臣尚有三四員五六員分猷贊化方今

國事多艱閣務煩重爾該部便會同推堪任

的五六員來欽此此夫在二十年前時方寧謐

而視若多艱今之遼事較疇曩播之役倭之

役寧夏之役多艱不啻什伯閣務煩重較前

此亦不啻什伯而僅以獨相任耶以千彈萬

射之獨相任耶以旣被煩言又兼卧病之獨
相任耶在歲丁未一日而相七人今顧
皇上俞允
欽點二臣趣之到任仍一面下
明詔再推幾員以憑
聖裁而輔臣方從哲亦就裏相機疏揭慫慂即如
何宗彥夙饒三禮卿材雅負百揆重望輿情
允協公論攸歸當昨歲喙喙爭鳴之秋若强
皇上以必從令禮臣處此不免進止躊躇勢岐維

谷譬之主人請客有從傍一二牴牾其客聞
而肯就否而弓旌幣聘反屬虛拘惟是今日
息浪恬波儻
皇上穆然意本由衷特行既卜輔臣忻然誼隆汲
引加輿轂推羣嚚無競大典自光而又推而
廣之于在廷在野但求名德不問方隅庶幾
股肱得人而政本有賴則今日之第一急務
也至于九列一空輿嗟殄瘁三月寒氈之除
補平常日逐之推陞姑置勿論即如夷虜合

謀犯遼而遼之各道並缺懸望銓除者眼幾
穿矣近地練兵爲固守根本計而練臣與臺
省臣共推須之彥欲與共事者頷幾禿矣如
此緊切而啓事必須冢卿則新冢卿之當慨
然俞允也急乎不急乎餉臣督運到關到岸
也已六十餘萬石而遼中只以等待車牛多
至停積若董摶宵人運之法及
成祖時三犁虜庭兼用驢隻之法今時勢窮蹙諒
遼中必有多方爲之所者而獨是太倉折色

久耻磬瓶寰海銖求又艱竭澤諸所屯田鼓
鑄以計經久搜尋補湊以救目前如水衡即
華顏所條列字字可行柰計臣耄且病所望
新侍郎相與同舟共濟急乎不急乎陣亡優
卹舉事已遲藩府助捐旌奬宜速若徵兵轉
餉所在騷然斬木揭竿殊厪杞慮下詔罪已
慰安遼民父子誠爲緊着想應閣臣具草宗
伯須行頃宗伯正卿無官亞卿無官亞卿又
有官而無印補官署印二事急乎不急乎遼

雖邊臣爲政而主持于內者實賴樞臣今各處調募往往抗而不前樞部僅一尚書專以長舌爭勝負不以長慮計安危往臣于額設侍郎外尚欲添設兩侍郎而屢以張鶴鳴爲請今額設如祁光宗且以耳聾候代受事無期而楊應聘又復遽然捐逝矣會推填補急乎不急乎司寇三堂並無一有僅以倉場總督兼攝數符雖其材力原自優長精神不無分用目下如毛一鷺所云詔赦無辜爲

天子宣德意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且熱審近矣乃以累總督子然一身則三堂之補急乎不急乎往歲司空所司不過大工河工諸務邇則以邦土襄邦政諸如遼之衣甲弓刀車輛火器一切製造運發無不司空是賴而司空僅掌篆一人又推新銓蓋銓部所旦夕需而星火望者則工部卿貳之當並推急乎不急乎夫列卿衙門除倉場戎政而外計六部尚書侍郎共該一十八人而今纔五六人至都通

大堂上官共該一十三人而今纔納言一人
栢臺尚借代庖棘寺鞫爲茂草凄其光景真
有不堪寓目者若臺省寥寥臣向有科額原
該半百科臣見僅五人一疏而未復嗟嗟君
非獨爲君而已也以臣下翼之始爲君是以
相曰腹心卿曰股肱臺省曰耳目皆
皇上效一體之用太平則相與都俞患難則相與
維護今
皇上稱病輔臣又病大僚言官晨星爾爾是臣已

虛貴主亦虛王奴酋窺伺一旦長驅誰爲運
籌誰爲禦侮臣恐憂不獨在遼而在京師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尾其後者與言及此墮淚隕心至于上慣印
刓下苦薪積中間層纍而上旣鮮階級之相
近自是接續之爲難破格二字更乃言之諄
諄聽之漠漠如廷臣所推撫熊尚文張我續
胡思伸輩未見作速登庸辟之崇膴劉時俊
即不以朝鮮往亦須別用而不必壐丞之爲

拘拘外有李植何棟如當日之官階雖異一
腔之忠憤攸同披赤抒丹封事可據近有牛
維曜疾痊伏
闕慷慨陳言皆當作何賜環作何優待以賴其
一臂而展其生平臣區區狗馬之私非爲諸
臣計爲
皇上計也若
皇上玉體稍安更希臨朝商確至于兵餉本折並
匱事急燃眉若捐得數百萬帑金以濟急需

或遼危庶可保耳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乞亟圖就近救援事據監軍道高出右參政邢慎言呈前事據撫順營中軍佟接武報稱回鄉男子供稱奴酋達子製造鉤梯炒米帶領兵馬器械于本月初十日辰時俱出新寨子到邊說稱犯搶遼陽等處等情是日正午刻西門内火藥局裏陡然火起將藥十餘萬斤一湧

震屋焚燒聲如巨雷木石齊飛如天崩地裂狀局內大房平空揭去木飛墮一里餘地掘陷一尺餘城西一帶震盪閧沸屋瓦盡落除打死軍民倒壞房屋的數聽分守道另報外兩道隨本部院與按院策馬馳視周回巡覽見城上樓垣破壞城下墻屋傾圮壓擊死傷時觸于目哭泣哀號徹于耳不勝心刺色灰拊膺頓足而恨不欲死也天意耶人事耶豈地方刼數應爾耶兩道奉職無狀召此大

灾其應黜罷不俟言者獨計火灾之作適與賊警報同時有他故亦不可知即非有他故而此風聲一傳得無爲其所乘而致之速來乃遼陽兵力旣未可恃以無恐制勝之具惟藉火器而乃突如其來焚眞天之不欲存遼也目今李賀兩鎮兩兵旣續發分防柴鎮一營兵在城止一千餘耳此外城守諸兵止外治堤壕內貼城垣早夜辦自巳家當期以再二旬而集而忽值天災賊警猝發一時四顧

徬徨將何以支遼之存亡在此呼吸間耳計非急呼救援勢必不濟職輩性命不足惜將如遼城何而天下事去矣合無請乞本部院速賜具題催發薊鎮及山海一帶援兵作速出關恐遠汲無救近渴一面知會撫院遣衆將別鎮帶甘州肅州兵星馳前來協力戰守一面遣麻帥提兵東勝沙河適中處所東西策應一面移會總督遣山海將一員提兵出鎮前去寧前道協守移駐杏塔之間為廣寧

西勁羣策羣力并舉庶可保旦夕無虞而火藥硝黃仍乞借發近而廣寧遠而山海儘見在者星速解運前來以濟各營急需知亡羊補牢爲計已晚而眼前急着一壺千金不得不出於此也兩道因勢切燃眉憂心如焚草畧具詳伏祈速賜裁奪據此爲照賊兵之壓撫順火藥之被焚燬該職昨疏已經報聞是夜二更時分又據賀世賢稟稱闗口達子一百餘騎將探哨擒夜趕回邊上標子不知其

數四更又據周守廉差役口報達賊無數進入撫順關口下營等情其緊急又如此或賊防我進勦看我如何因而入犯或與西虜合盟東西並進或見我北路嚴備陽出撫順而假道西虜從長勇一帶入犯不然則以撫順牽我而東出寬靉散于村屯皆防禦之所必至者職已申飭各路謹備惟清靉寬奠無兵可撥止有贊畫新兵在彼實難倚靠即遼陽城已頹塌兵復怯弱兩監軍道議李賀二總

兵分防柴總兵存城而職又遣之曰三帥但同心併力聯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自不敢越至遼陽縱至遼陽劉總兵督城兵射打于城上本部院親督川土各兵拒戰于城下而三帥各率奇兵徑趨撫順若搗巢者以促其歸尚可保勝何必以遼陽爲念蓋三帥恐軍馬餒弱不能抵賊屢要退守遼城而職故爲此言以堅其意而助其氣非直謂遼陽可遂無慮也今年正月初間職疏調甘肅寧固入衛

薊鎮兵馬及各兵之集昌通天津者速來應
急兵部又因廣寧討兵不另調撥却將甘州
兵馬分撥廣寧早到義州設防而寧固各兵
至今尚無有到遼陽者今年止有山西兵一
千九百餘名湖廣土兵二千九百餘名到遼
陽而又皆跋涉疲憊之餘休息未定教職如
何調度除咨撫臣周永春先遣叅將別鎮帶
領其肅青州兵馬前來協力戰守總兵麻承
恩三岔河防援寧前副叅遊賓承武等兵馬

漸東爲廣寧壯勢又咨督臣文球遣薊鎮慣戰驍將提兵出鎮前屯併催已未出關兵將速來應援外伏乞亟

勅兵部星夜馬上差官分催各省鎮挑選精銳兵馬來援毋以孱弱紙上充數致職責備兵部因而得罪誤及封疆其關上揀汰援兵出關事務前曾議遣科臣祝耀祖以募兼閱既經例轉或再遣科臣或即着落督臣揀閱該部早宜明白議定以便責成廣寧爲遼陽後勁

各虜乘機益肆要挾撫臣屢討援兵最爲緊
急該部亟應别行徵募不可只將擬援河東
兵數及職所討見在者調撥塘塞至于糧草
缺乏該職差官各押同知通判等官催趲裝
運而遼陽牛車至今尚未完及三千輛南搬
北饋不彀萬兵供用西來牛沿路喂赶失法
一到遼陽即瘦死無算又派與遼人赶車皆
立意不與草料餓死情願受責了事此尤職
仰天聽命無法可處者也併乞亟

勑計臣餉臣及地方各官星夜區處接濟以防內
潰之變危遼存亡在此一舉統惟
聖明裁鑒施行
○兵部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遼陽警報甚危
內地防禦當急乞
勑內外文武諸臣及早料理無致疎虞事爲照奴
酋自三路得勝連陷開鐵北關之後其意未
嘗一日忘遼也向之所以蟄伏蠕息而不遽
逞者特以嚴冬初春風寒草枯氷霜凍結兵

馬難行之故非真畏我而不敢動也節據偵報造鈎梯打戰船築新寨誘合西虜種種逆謀志不在小蓄銳而發人人料三四月間必有一番惡舉動而今果然矣昨接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之䟽與巡撫周永春飛報緊急夷情之䟽俱稱奴賊十七日駐兵撫順關口撫順距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介馬則旦夕可馳至城下城内外援兵雖已有十萬然奴兵氣强我兵膽怯戰守之勝負堅瑕俱未可知

所恃者經臣調度有法必能摧鋒挫銳使奴
賊不得長驅奈何不先不後火藥盡焚似若
有崇焉爲之孑然孤城終爲可慮則遼陽危
甚矣遼陽危則廣寧得晏然無恙乎遼陽僅
隔三岔河一衣帶水耳河東失守河西必先
被兵不得漫言震隣而忘剝膚謂宜令總兵
官李光榮速提重兵聯絡兩河之間以絕東
西夷虜之勾合儻遼有急出奇往援亦一便
計毋諱百里趨利觀望不前如或虎墩炒㷄

諸虜乘機分犯則廣寧首尾受敵策應兩難撫臣皆不可不却顧而周防也過廣寧則山海矣督臣坐鎮叢關跨制遼薊三韓聲援都城屏蔽在焉薊帥王威宜預選標營各路精兵一萬名相機統領移駐山海會同總兵劉渠關兵五千名乘障列陣畫地分守而示平道臣袁應泰復出原練募兵三千以佐之此又該鎮督撫所得爲事也至于都城則根本重地武備久弛及今整飭已見爲晚尚得泄

泄然紐處堂之安乎計賊由薊入則通州乃東北咽喉也賊由海入則天津乃東南要害也通州叅將天津遊擊各有設防額兵又各添駐防總兵王學書畢應武遇有賊警二帥各督該營額兵并練臣徐光啓所練新兵扼要防守更爲得力若城外列營則有戰兵十枝車兵十枝見在京營宜照往例令各副將分領畫地戍守至

皇城四門內守以紅盔圍子手錦衣衛校尉等

軍督之者勳戚臣各一員與車駕司官一員
巡視科道二員
皇城四門外守以巡捕營哨夜等軍督之提督
中軍把總與職方司督捕司官一員巡視科
道二員內城九門各住營兵五百名各督以
文職大臣武職勳臣一員重地七門各住營
軍五百名各督以文職京堂武職勳臣一員
內城垜口每營軍一名重城垜口每班軍一
名與夫兩城敵臺皷樓東西四牌樓東西東

安西安北安大明等門江米巷東西猪市口
東西共十八處各駐營兵五百名各督以文
武官一員巡視科道二員臣部計議已定所
當令總協二員與文武勲戚諸臣早爲申明
分泒者也抑臣等尤有說焉内外防守軍兵
缺一不可而分督各官亦缺一不可今九列
晨星臺省寥落脫有緊急勢必妨悮乞
皇上速補大僚速下考選以備前項之分委濟守
城之缺乏是尤今日第一要務也臣等聞報

心驚用敢合詞上請惟
皇上自爲社稷
宗廟慮諒不以臣等爲張皇而過計矣伏候
勑旨申餙施行
○戸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
餓損可憐防守兩難旦夕坐斃泣懇
嚴勑催發接濟以救急命事山東司案呈經畧熊
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糧草罄盡軍馬餓損何以禦賊前有屢

旨着設法趲運各官全不經心以致缺乏罪
將誰諉海運糧石着督餉官多方催儹務期
早到已過海的着督撫嚴催道府官星夜撥
運接濟務期足用不許仍前怠緩致悮軍機
違者從重叅處欽此爲照兵貴足食接濟不
前是速斃也有兵與無兵同餉須預備輸運
不繼是坐窮也有餉與無餉同當此奴酋未
滅遼左孤危士馬雲集芻餉日需臣部誼切
同舟豈待經臣之告亟而始娟歷以趨除前

四百餘萬付之東流皆出臣部多方拮据者
不具論惟是經臣任事以來臣部搜括盡矣
借貸窮矣只靠加泒銀兩抵充糧餉且耗費
于調兵募兵者已去大半至今外解杳然而
近日陸續發過餉銀總計百萬有奇至本色
陸運則牛車之督發未嘗敢遲也海運則船
隻之題催未嘗敢後也如泒運則疏覆餉臣
之條畫亦未嘗敢覊也臣部惟力是視而力
已殫矣賴餉臣協力同心昨歲從登萊運至

金葢者二十萬石從天津永昌運至山海者十五萬石且催辦牛車而以轉輸舊運督備淮船以之兼資新運無事不題請無日不檄催近日山東泒運六十萬天津泒運五十六萬業報二月間曾發一十一萬石開洋抵遼餘亦次第發行即餉臣矢心自效而心已灰矣無柰殫心力而圖者此餉殫心力而不能圖者亦此餉則餉之入孔有限而餉之出孔無涯也有一兵即有一兵之糧有一馬即有

馬之料無論將來兵馬十八萬駢集遼東就今現在九萬軍兵四萬馬匹因兵計糧每應月支本色米五斗合計該支四萬五千石歲計之則五十四萬石矣月支折銀一兩一錢合計該支九萬九千兩歲計之則一百一十八萬八千兩矣嗣今儻足十八萬之數歲計用糧則一百零八萬石用銀則二百三十七萬六千兩矣因爲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本色每月每匹只各給折色九錢

共該銀一十四萬四千外餘自八月至三月
毎匹日支豆三升三合月支該四萬石總計
則三十萬石矣日支草一束月支該一百二
十萬束總計則九百六十萬束矣嗣今馬匹
漸增則本折又遞加矣一切召買草豆之值
又倍出矣其間海陸二運脚價等費仍需數
萬金而將領自總兵以下月支本折雖遞有
差無非取給新餉縱不得溢于數外亦豈能
縮于數内乎竭澤焚林所獲有幾量入為出

將君之何今奴虜合謀又屢見告矣厲兵秣
馬飽騰正此一時乃經臣據司道呈詳有糧
草罄盡軍馬餓損一疏臣讀之不覺心骨俱
寒夫遼東數月來仗經臣之選將調兵開壕
謹堠以保無虞豈非彊埸之鎮

廟社之憑臣部苟可擔粟負芻以佐其急豈有愛
焉竊計餉雖專司事在分任內而發銀則臣
部職之外而搬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
催趲運則該管地方各督撫職之說者謂糧

草壟盡皆緣司道昨年狃于軍利折色之說不早運買以至有今日又謂開原窖粟皆吾內儲既不先取又不妨護聽賊裹之而去致經臣扼腕士民無敢望藩鐵移一步者惜哉以糧資盜事徃矣臣復何言惟是舊積金盞有二十萬石山海有十五萬石不識關外曾運盡否果運之巳盡則九萬士卒月支不過去十之一二何至倉廪僅餘萬斛何至三月絕無可支如運之未盡則馱載有車矣擺撥

有人矣車運者可以車計人運者可以人計計日計程絡繹不絕儘可充雲屯之腹而樹京坻之觀該司道正其職業而乃云饑餒不能荷戈可他諉耶頃接餉臣咨稱金州及旅順口舊糧十萬石山海關舊積新運共糧近四十萬石向以牛車不辦難于起運今北直隸七府牛車俱已出關又出關騾車每輛帶糧十五石達廣寧永平經運五千石達遼陽此近日催發糧料車牛之大槩也不知沿途

何以不至夫去歲抵關之糧止運二千四百餘石者以車少而運火器之多也今車多而火器已完矣金州旅順之糧以無舟車可運也今海蓋詳動銀一千一百五十兩修號刻船而牛車之解發又至矣則抵關抵岸之糧遼左各道無可諉者有味哉此咨則今日乏糧之由不在内而在外明矣既已筦錢穀之司膺封疆之寄際此危急存亡之秋難以釋負旦夕亦難以謝責他人亟宜料理本色月

計若干歲計若干早爲轉輸庶不臨急疾呼而重經臣之亟請語曰析人圭者謀人事乘人馬者分人憂豈虛語哉微獨遼東凡爲臣子所在運餉地方事成則兩有功事未成則亦兩有責倘人人肯顧

國家個個肯忘勞怨何愁轉餉不前無以伸敵愾之氣自今以後應搬運者速搬運應督催者速督催雖有餉臣總其綱維而一手一足之力不能左右畫而東西趨以遮洋則責之

淮上總漕以登萊則責之山東巡撫以天津
則責之順天巡撫以山海則責之薊遼總督
以關外則責之遼東巡撫各照地方各照派
數刻期督運務使灌輸如流每半月各將催
趲運完數目報部備查以後斷絕責有所歸
如此中外相成則于以養軍蓄銳可無今日
之虞矣臣請
嚴勅內外當事諸臣正此意也仰荷
明旨一則曰着督餉官多方催趲再則曰着督餉

嚴督道府官星夜搬運接濟益凛然亦交相
責成之誼臣敢不奉以從事一面移咨本部
餉臣一面移咨各處督撫速催新運早到彼
處以濟饑軍至淮船之檄催久矣至今無一
至津門者將航海奚從又各處督撫非奉
天語叮嚀恐臣部難遽責成懇乞
聖明速下臣部前覆餉臣造船海運諸疏仍
勅經撫嚴催催造船隻勒限至天津以備發運并
勅下山東順天遼東三處撫臣及薊遼總督一體

遵行各督監運等處晝夜飛輓毋得借口推
諉毋得愆期後至共相黽勉圖濟時艱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如有糧無船有船不運有運不催
或不依期報部皆係怠玩違悞軍機臣部與
餉臣定遵
旨從重參處庶各官知責不容辭事不容緩海陸
並運海陸亦並催數月間便可轉二百萬餉
于遼東兵馬宿飽戰守兼資以展經臣之畧
而收全勝之功端在此舉矣

○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奴賊聲息甚緊懇乞
聖明面决群策以保危疆以安
宗社事臣奉
命東閱出關五月矣兵馬錢糧粗有頭緒還至前
屯督造奏報文冊心念奴酋之謀已深伏已
久必有鴟張獻攫之情我之兵未練食未充
尚無雷轟電掣之勢每爲撫衾廢寢當食廢
餐耿耿于懷不能捐釋于本月二十日忽接
遼東撫臣周永春塘報准經畧咨爲急調援

兵以救危急事又准經畧咨爲亟請火藥以濟目前萬分緊急事又准經畧咨爲聯絡兵勢以壯聲援事等因到臣竊思奴賊之兇狡異常驕憑屢勝之勢以奸窺内地而自冬徂春偃伏不動非眞畏我也彼見昨年三路之敗師覆于賊境疑今年復圖往勦故縮足伏翼于巢穴中以待我再見我不往彼必將來今者或出兵以擾我或頓兵以餌我而要其豕突鷙颺定在旦暮夫掛樹之猿傷檻則收

高空之鳥投籠爲獲何必以不來爲幸哉所慮者鷄鵝魚麗之陣未成也士飽馬騰之勢未壯也以此此當賊似非萬全然賊果狂逞當圖預設偵探宜早布置宜定早則無憂掩襲定則不致張皇且收主客之衡策奇正之用登壇誓衆激以慷慨之誠秉鉞視師申以賞罰之法此在經臣定有深畧第臣往者有疏請增兵廣寧爲遼陽聲援增兵關內爲廣寧聲援乃托之空言竟無實濟撫臣周永春同

佻義切自總鎮李光榮與援帥張應龍所統而外廣寧之兵無可調發又議將副將竇承武叅將倪承勲等漸移東向以壯聲勢河西將領兵不滿千挑選東移此愈單弱必關内有兵挨次出援乃可而關上兵伍新立未滿三千似非及腹之鞭可嘆露肘之象則倉卒而議兵難矣臣往者疏請設處錢糧亦如議覆之後尚須候

旨得

旨之後尚須徵解故未後卽以邪移借用爲言計
部雖在議行而那借之說直至今日方爲議
及夫遼東之兵心未堅民情亦復易動不能
爲陶征西忍十日餓以擊賊不能如晉陽之
民沉竈產鼃死守以存趙昨見經按二臣之
疏本折俱已告匱將畫餅而難充恐量沙而
無濟則倉卒而議餉難矣嗟乎一隅危擾四
海沸羹萬姓側心寄命無所此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如漢廷切責承推之日乃今

諸臣疏請臨朝裁定軍國

皇上以

聖體未調未慰羣望輔臣待罪

溫旨頻頒此以藻治太平尚嫌涉于套數况今日

何日哉甚至密雲道臣與開原道臣一則以

彈壓重鎮一則以圖復危疆舊密雲道喻安

性勳庸久著而拜建牙之命舊開原道韓原

善振刷方新而有支牀之戚即宜推補以寄

劻勷因銓篆塵封遂羈啓事夫持籌不給者

不能分精神之半以持衡往日之議署原非計臣之控免是也新推冢臣欽簡甚易

皇上何難一舉筆之勞使廢閣不報而坐悞封疆重寄乎假使奴賊大逞果一旦得志于遼陽試究其所垂涎者當更在何地其所包藏禍心者當更作何事臣願

聖明垂覽轉環則

皇上之瞿然悟惕然省

臨御詰責二三大臣面詢臣工以圖兵食之策

以定除勦之猷不待臣言之畢矣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為亟催各道以圖共濟危
難事據遼東監軍道叅政高出叅議邢慎言
呈稱照得兩道以去年十一月内先後出關
受事維時遼陽分守道有閻叅議開原道有
韓僉事四人共事各營其職雖可勉强支持
而軍旅倥偬之際猶苦日不暇給居無何而
閻叅議以病去矣守道之印以開原道帶署
矣又無何而韓僉事復以艱去矣兩道印務

本部院不肯聽委餉司與各廳不得已職出
帶開原道職慎言帶分守道矣夫監軍何如
任也今日之監軍又何如其繁且急也今日
之守開兩道又何如其填委而切要也乃兩
道又各分攝一篆欲無妨誤隳廢得乎兩道
既各監數萬軍日日料理兵馬器械戰車糧
芻夷情軍機業已不遑寢食而城上城下城
内城外處處皆宜修繕凡築閘濬壕貼裏城
葺垛口催磚灰一切拮据業奉本院之督趨

者蚤夜不得間而不但此此也賊已到關三帥出關一切戰守機宜兩道當親往督之審其形勢權其進止杜其觀望防其退避正是本等職業而皆以此印務株守一城可乎若開原道雖地方陷沒而收拾更艱其調戢募兵歸附逃民皆費心力乃目前有撫賞一事慶雲市口改諸長勇地非本轄官非同局人非素習而職出纔旬餘代庖之人茫然不得其要領此事成非有功不成却有罪今使倆靡

措已形見而力窮矣分守道則政務殷繁而
措辦尤苦無論重大瑣細一切仰給皆責追
呼乃最要有牛車一役轉輸供饋計用數萬
置車既難散牛亦難派夫尤難而職慎言纔
旬餘代庖之人經理頭緒此其伊始軍食既
欲接濟民勞又欲調停但專精此事他俱有
所不暇矣夫以兩道極重極難之事加諸兩
監軍急煩急苦之身兩道不足惜其如悞公
事何左右奔騖綿力已竭四顧徬徨他無可

委計非速催二道星馳前來分任將事必難
濟地方必無幸矣薛參政陞金復道已久止
因改守道之
命未下以致遲遲其行更應速催之來併接二道
印務計其捧檄星駕義不得獨後耳若監軍
重務兩人尚少大兵再集更應添設征播之
役監軍六人今贊畫主事以引咨回籍待
命僅兩道支持不前應照本部院疏請改贊畫爲
監軍道速賜亟催嚴限到任庶職守分而責

成專羣力舉而大事濟矣等因據此爲照遼
陽開原兩道爲河東地主職與監軍道不過
暫設之官一事無地主則一事不得行一日
無地主則一日不能過而贊畫監軍道則職
之腹心左右不可一日離者也今劉國縉久
已回衛侯
命止遺監軍道兩人又爲遼開兩道印務所苦不
可言除軍馬器械戰車糧草車牛夫役打造
趲運一應夷情軍機職與兩監軍道無日無

夜廢寢忘餐極力拮据外又爲遼陽重新做
起家當遼城二百數十年無人收拾皆爲海
風所蝕尺尺寸寸無一不頹塌無一不爲碎
磚亂石所軋累每砲震一聲則磚石皆摧落
自下城裏面無磚封其土皆流卸如平坡人
皆埋塚于其上又人家做屋築墻皆于其上
取土無禁城面窄不能並騎冷舖柵欄無一
存者而城外周圍根脚爲塵土所封高至六
七尺此閱臣姚宗文見城不可守而有發銀

萬兩建敵臺之議也月來督率官軍民夫幇築自在州裏城寬餘二丈軍民皆輸助銀米磚柴踴躍從事今垜口欄墻冷舖懸樓柵欄幸已皆完復已幇築遼陽大城又清出城根從壕起土幇寬馬道五六丈作爲戰場背城面河以便射打而又築堤建閘開窑造磚燒灰伐木斫柴一切極凌雜極委瑣爲腹裏丞尉官所不屑爲之事而職皆一一身親之每晨起馳馬而出周巡至夜指示慰勞饑疲困

僨至兩臂皆磨成瘡瘠而夜復檢點文書至
四五鼓不得寐使遼開有人料理監軍有人
幇助大家齊手併足以爲職幹辦職何苦耳
受勞不惜軀命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亟下遼陽道薛國用金復道胡嘉棟之
命星夜馬上催來到任併
勅吏部速補開原道速改賛畫爲監軍道俱揀賢
能來任恊同兩監軍與職幹辦留得職身猶
能竭犬馬之力爲

皇上當賊無徒累死職而且以夥累封疆大事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為天意未嘗亡遼

人心不可棄天懇乞

聖明罪已諸臣各自罪以無獲罪于天無獲罪于

祖宗事職觀今之策遼者皆曰徵兵兵逃徵糧糧

盡徵馬馬夥徵牛牛夥甚至百萬硝黄立刻

而燼一言以蔽之曰天意噫是皆不忠于

皇上之大者也職嘗反覆古今興亡理亂之數亂

之終治之始天非惟無意且有深意焉但看

人主承受何如耳易曰蠱者事也壞極而有
皇上
事也盇不極壞而人不肯事事或反以有事
者爲多事惟壞之極矣則君臣上下同在覆
巢焚棟之下震風凌雨之中于是醉夢不得
不醒嘻笑不得不涕手口不得不作肝腸不
得不洗蒙蔽不得不破格套不得不除時忌
不得不寬禁錮不得不開庶幾一番破壞一
番振頓是以唐之靈武奉天皆以喪敗之餘
皇上
成中興之烈宋之紹興與臨安屢挫屢奮偏安

百年君非奸黨相尋未必卽至航海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也而今竟何如哉今天下敗壞已不爲不極矣且醞釀胚胎以有東方之事三年以來不爲不久矣而側見

廟堂之上未見有爲

陛下分任一事如長途之爭負者未見有共任一事如推車之必前者未見有已做之事至此結局者未見有將舉之事自此開頭者醉夢如昨嘻咲如昨手口肝腸如昨蒙蔽格套如

昨時忌禁錮如昨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如飲
狂泉如遭畫魘對面憂形于色轉眼即忘開
口情見乎辭到手即鳧逆奴之仇可忘而必
不可忘中國異已之人罪弁罪帥可赦而必
不可赦空谷廢棄之士屬國屬吏不用土司
土兵可用而必不可用考選臺省之人庸輔
忍于誤國而不思顛樞敢于誤國而不顧眷
留變爲切責切責變爲宣諭未必盡出
聖意與否如其信然是

皇上又忍于負國而不忍于負誤國之臣嗟乎嗜
進者夜行懼罪者偷蔭諸臣爲一身計猶可
陛下任
九廟之託柰何置安危于度外哉今日之事先請
自
皇上始而
皇上亦無多事事也但一
御朝廷見群臣草一詔遍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百姓告海内義士忠臣郎

聖躬偶爾違和亦當
宣召二三大臣商確大畧萬一不然群臣亦當排
闥直入頓首死罪求
皇上一決以
皇上之神武
九廟之神靈旬日之間定當士氣改觀人心固結
而後問國人皆曰賢者何人急召之以塞天
下人望問國人皆曰不可者何人急去之以
洩天下人忿一面召張鶴鳴佐樞密而兼採

先皇帝左右四司馬之例以備分遣一面移祁光宗于山海與文球相機調度而又倣肅皇帝內外四經畧之制以禦長驅一面責李長庚專司新餉又速推少司農一人專理屯田一面下考選散館諸臣周資謀斷又速召當年直言敢諫之士為仗節守義之人而最喫緊者尤在用人之人周加諮夙負時望海內想見太平而干戈搶攘銓印塵封至若百司之綱紀與百官之領袖並重一則有正而兼

署一則有署而無正此可盡諉之天意哉從
來末季之虜俘皆是與王之命世堂堂
天朝豈患無才但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
排天下難自有餘裕而又于兵部遼東另爲
夾袋樞司必可爲邊道邊道必可爲邊撫邊
撫必可爲經畧用人者論而後官毋官而後
論用于人者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即如張
鶴鳴一人而左右置棋不定薛國用一身而
溝水東西不常徐光啓劉時俊之腸徒熱而

人尚作冷眼之觀李植何楝如牛維曜等之
熱血徒洒而人尚爲[illegible]灰之棄須之彥之才
堪八面而佐練臣似不如以職方兼京卿之
銜李乃蘭之精白一心而咨廣寧似不如以
近地收廉能之效其他願者必往往者必願
總祈一官當一人之才一才當一方之用孰
與夫倏起倏罷旋去旋來傳舍于關上錯趾
于塗間而一無當于成敗之數哉如職之言
幸而遼陽能守腹裏無虞二三年間休養生

聚再圖撻伐社稷之靈也職之幸也即不然
而猶有後着有退步諸臣猶可不得罪于
皇上猶可不得罪于
祖宗若夫赤白囊至則踉蹌趨朝塘報稍停又帖
然無事必至斷送遼陽斷送金甌而大家諉
曰天意云爾直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者矣
職草疏已畢經臣疏稱三帥分防連絡相持
勿與輕戰賊至遼陽劉總兵射打于城上本
部院親督川兵拒戰于城下職甚壯之禦寇

必於門庭經臣深得方畧但賊聲息重大或全兵壓境而齊犯三營或鐵騎鳴鏑而直冲一處能持久乎能不與戰乎張疑撫順能必應手回兵而能無腹背受敵乎攻其必救能無誘而致乎事勢急遽而緩瀋陽法主合而忌分機難遥度筭貴萬全亦職區區謀國之血誠也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監生鄒德基題爲國步頻危明言無補敬瀝血誠以佐安攘事臣自東

髮受書見司馬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已任輙慨然向往兼世受國恩雖在螢窗雪案聞
聖明彰癉一人張弛一事不啻痛癢切骨甘苦當心數年以前便知朝廷有厝火積薪之憂便知邊塞少折衝禦侮之人多一日承平釀一日禍釁須一番明盛增一番憂危不意今日果然至此也舉朝賢傑非不人人擘畫事事焦勞然理財者終不肯爲破格之設處用人者終不肯爲破格之舉措病已甚而猶不飲

瞋眩之藥局將殘而並無善收拾之人如是
而望外禦强虜內安
宗社此白面書生所以悼心飲血萬里叩
閽者也臣仕籍未登忠腸可鑒謹條的確當事
數事哀懇
聖明垂察焉近者議餉則請發內帑請帑而外又
請鑄錢請稅契請減
宗室俸請改折內府十庫諸物然皆未奉
明旨尚遲緩不行臣又見天下當戶雖窮鄉僻壤

無處無之總計不啻數十萬戶大者萬金其次數千金小者亦不下千金無櫛風沐雨之勞無江山險巇之苦收民間三分之息所謂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側肩挨門而入從來權子母之術無如此者而盜賊不敢覷豪右不能廉子女膏粱晏然醉飽孰非

聖明雨露之恩當此

國家有事之秋悍然不顧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必非我百姓而後可乞

皇上傳諭兩京各省撫按檄所屬郡縣檢點城市
村鎮大小零頓當鋪取平時出入金錢約若
干數即什一稅之未為過而
聖明在上寧從寬厚萬取百千取十俾縣徵而致
之府府徵而致之省省會省會飛輦而致之遼
陽儻亦不煩扛舁之力耶又天下郡邑所在
積穀以備饑荒饑荒者歲也兵也雖水旱不
時而豐稔之處故不少今遼左被兵危及
宗社郡邑長皆實心為朝廷者各舉三年五年之

積權佐兵需情所必至分亦固然臣愚謂的
確當行者第一餉亦何難處分而動稱無餉
兵亦何難召募而動稱無兵皆由
廟堂之上不能破常套真實救時耳夫太平宰
相作法欲寛救時宰相出手欲棘比來翰苑
詞臣循資入閣年不妨及耋度不妨納汗今
何時哉三百年社稷安危四海生靈存歿轉
關于二三閣臣之手尚欲循資挨格恐真才
終于遺落救時終于無人今縱不敢曰卜相

于菰蘆之中而自尚書以下方伯以上不拘在朝在野豈無獨力任事足了邊疆之局如于謙楊一清其人也者惟在

皇上注意銓衡虛心旦暮可遇之矣臣愚爲的確當行者第二

立相尚欲無方命將尤須破格自李如栢李如楨相繼爲帥而欺君媢虜致撻伐之氣不充今幸已易將矣然大將非智勇廉信雄才武畧所向無前者不堪任非精忠性成視遼如身視遼之壞如其家之壞視

軍民之殺戮如殺其子女視喪師辱國如殺我父兄之仇決不共戴天者不堪任苟得其人無論偏裨行伍即時推轂重以閫外之權許其相機進止何也兵詭道也貴在神速今日之機會有可乘則捲甲疾趨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今日之機會未可乘則深溝高壘堅壁以待雖有巾幗之遺自若也故李愬雪夜狄青燈夕偏裨尚不及知而暇禀命經畧乎往者帥臣欲戰經畧禁之戰即不敢戰

矣師臣未可戰經畧督之戰卽不敢不戰矣
此楊鎬斷送數城十萬雄師肝腦塗地者之
前車也前車已覆而後車猶馳可不哀乎則
專任閫外之權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三兵
貴精不貴多長征疲憊何如新調集兵千里
何如土著誠召募勇敢得五萬人爲主教之
習戰車習火器以隊練隊以總練總以營練
營可以赴湯蹈火矣然後感之以情如太真
一激聳動三軍光顏泣下一軍雪涕有兵如

此便一足當十十足當百其他四方之兵如邊兵川兵土兵應調者調之不堪用者必不調可也臣頃見調兵吳越閭里騷然寄子托孤賣妻鬻女痛哭出門怨聲載道人心有甚不可知者昔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人情洶洶又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蓋徵兵千里固人情之大恐也故多調不若多募多募不若多練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四近者奴酋巳報

服比關連結西虜矣虜性無常奴誘之則與
奴合我誘之則與我合只爭金帛多少機謀
淺深耳誠遣心計之將賄渠酋長使出不意
以襲奴酋功成即封龍虎將軍奄有建地其
誰不樂從者郭子儀借回紇反擊吐番用此
術也朝鮮以萬人從征覆沒而忠義不衰緫
力不支奴酋又挾之以威啗之以利吾中國
又如氷山之不可倚焉知不變其心志儻一
折而入于奴酋奴便可縱横于海內矣宜急

遣一文武大臣齎
勅朝鮮大其封號增其戍兵使强足以自立安有
不效忠于中國者
成祖封瓦剌酋爲順寧王把秃孛羅爲安樂王以
撓本雅失理用此術也又向者王兀堂馬三
非忽忒里及南關猛骨諸夷爲奴酋吞併今
子孫如吾兒苔格八庫等見在若朝廷下一
勅書復立夷後招聚部落奮力自效非樹奴一敵
乎

世宗時安南莫登庸父子簒黎氏廵撫汪文盛號
召黎氏舊臣俾各典兵効力亦用此術也臣
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五自楊鎬任事軍如灞
上之兒戲則我不振而奴備亦弛自熊廷弼
代之揀將練兵整餙既久旌旗壁壘煥然改
色則我兵大振而奴備亦密奴方專力備我
我連結屬夷或繞其背或衝其腹或出其肘
腋四面擾之我無處不擾奴無處不備備多
則勢分勢分則力屈而後以重兵直擣其瑕

奴在吾掌中矣至于避實擊虛避强擊弱先
自立于不可敗以制敵之必不可勝經畧一
入游刃有餘地也臣所謂的確當行者第六
他如復屯田練京營增兵于鎮江金復宿重
兵于通州撥天津昌平新到之兵移駐山海
皆當事者未雨綢繆之至計無不可從長酌
議次第舉行者也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一終

籌遼碩畫

四十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149
P3
v.66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　庚申孟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湖廣道御史林有臺題爲時事敗壞已極圖謀宜計後着敬陳三說以保全遼以固治安事

職嘗聞端拱之世契丹騷動太宗訪群臣邊事王禹偁獻禦戎十策而假漢事以明之大要歸於外任人而內修德頊者奴酋肆逆三路敗衂徵調幾遍天下而

皇上靜攝深宮臣子求一召對不得安所效欵欵

之愚哉然經畧之疏往往朝至夕下則
聖明之心固未嘗一日忘遼也職敬就不忘遼之
心而進其說可乎夫古之治邊也椎牛以享
士今之治邊也枵腹以荷戈古之爲將也矢
六中而不動今之爲將也面一鼓而先黃甚
至火藥長技突付煨燼此其勝負之數豈待
對壘而後知哉況竭四方之力以供一隅彼
八百萬之金錢不能飽其腹於今何以盈其
數於後此所謂來亦困不來亦困者也使人

有言曰遼必不守則以爲過激之談

陛下決不信也夫

陛下所以不信者以經臣在耳經臣苟

特簡之知而專閫外之寄當有石畫以報

陛下然而廟堂之上件件輳手封疆之外人人同

心安在遼之不可爲也庸知其未必然乎職

請以豫之說進則無如儲用人矣天地生才

原足以供一代之用惟平居有人而不任故

當事欲任而無人爲令之計內而樞臣計臣

外而督撫道臣用一官便當備一官毋論在
朝在野苟有通達長才強幹而有骨者先使
之人官相宜地位相次而後朝受命夕可濟
也不然者倉卒有急旦暮之
旨既不得而徼矣又呼人於數千里之外是中流
失楫而遥招岸上人以相救也必無幸矣職
又請以公之說進則無如乎持論矣事各有
是非人各有本末論事者只照管夫理不必
管夫人任事者只計功之成於國不必計議

之掛於人斯眞爲國者耳如人之言曰封疆重寄也固不可以成敗之偶盡抹其生平亦當以是非之案徐聽於定論夫且不自咎其所致言之因反妄揣其所以言之故彼言者不卷舌而退乎是持論之偏猶可言也弟恐辱國喪師之臣反得藉口觀望以緩須臾之死則國家功罪之典何以伸於天下後世哉職又請以惠之說進則無如恤民力矣海內稅賦之徵強半在於冬初然一再徵而完六

七者其大槩也邊餉歲額不過此六七中之一二耳夫不以先完之六七者通融以急公反以後完之一二者坐民以拖負其爲民也不亦寃乎且也歲旱頻仍十室九空加派尚未有已也民則何堪計惟除苛政黜暴吏虎冠而食人者不使横虐於郡邑俾民得寛一分則國家受加派之利而百姓忘加派之苦而後民可瘳也如其不然職恐肉削而皮盡即父子不能以相保其肯爲

陛下守其土者猶能索此八百萬之金錢乎此自
議兵議餉之外所以收遼之後着者全在於
此而主持則在
皇上矣職非敢以難行之事望
皇上也

皇上惟大奮乾剛豁然與天下更始進諸臣廷詢
之孰是事可行孰是事不可行孰是戀位惧
國孰是竊位蔽賢計大小臣工無不灑然易
慮者迺事急而故緩之愈急而愈緩之徒以

病而塞臣下之請毋乃不可乎職聞呂氏之
言曰病之留也精氣鬱也夫國亦有鬱
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
也如之何不盡用考選候補諸臣以決此鬱
乎此職所未解也至如枚卜大僚或缺而不
補或補而不下從來有此國典否銓印塵封
科道懸缺從來有此政體否不但庚戌之變
恐再見於今日卽日前邊疆諸事何件不關
請於內庭所謂全謀而定斷者屬何人也

陛下迺不以不忘遼之心急圖此後着則遼之爲
遼尚忍言乎此職又抱杞人之憂而未敢竟
其說者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
聖明大爲動念敢因推廣要務以備採擇施行事
自筮仕以來竊觀
皇上靜攝年深臨御日渺中外臣工仰雷候電窮
年那得聞聲望日就雲畢世未能覿面致使
堂簾日遠都俞無聞卯

閽徒屢庭宣未卜特有章奏一綫之脉多踵畱中
不報之轍見今東夷跳梁西虜窺釁豈是小
事易結之局無奈叩者頴童請者舌敝釀成
大憂不覺之世界厥鑒不遠災及堂而燕處
無疑其禍將大火燎薪而人寢莫救浸浸乎
有唐宋末季之景象焉頃職連接邸報見遼
東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火藥全焚之疏一
入而遼陽十分危急之
旨即出矣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之疏一上而邊事

益危之
旨即下矣批發如許神速責成如許眞切計畫如
許周匝而愼密即此
嚴旨兩布頓令宮府生色朝野改觀無論較尋常
章奏未得彷彿其萬分一即近如遼左諸疏
初未有敏速爽捷如今日者此足見我
皇上動念慮兒留心邊備未嘗一刻忘援遼之想
未嘗一飯懈滅賊之謀職不禁加額舉手爲
封疆稱慶由此而相機有經臣則戰守之權

衡不爽應援有督撫則兵馬之調遣自急揀閱有督臣則孱弱之充數難掩火藥硝黄之星速解運司空業已不俟終日援兵之星夜出關糧餉之上緊區處司馬司農奚敢少緩須臾應各急公無俟職贅職獨以為向來遼左之敗衂皆由將士之委靡多因廟堂之鼓舞鼓舞云何一在降

勑諭以作其氣氣可不懦而振矣一在厚犒賞以結其心心可不散而齊矣廣兵衂火焚之後

不致有土崩瓦解之形而要莫如自土司秦
氏始職按秦氏疏揭久毓將門歷垂勳業洗
蛾眉以譚豹畧矢馬革而奮鷹揚賛夫從戎
蚤步披堅執鋭携子臨陣所向破浪衝風洵
爲女中丈夫允稱閫外良將况此時全遼人
情懐畏數望敵勢以魂搖他處土官鍾疑且
接虜氛而色戰秦氏乃獨拜王命尋接浙而
行心奮國讐督兼程以進誓師勿驚雞犬三
令布慈笠之嚴居民盡望旌旗一路獲安堵

之慶卽行伍之有律應知籌筭之無遺不必
兩軍對壘而夷虜如在目中矣人盡如此何
憂奴酋哉臣以爲今日之將士卽潛首縮脛
者猶當設法以鼓其喪生樂死之心況此昂
首揚眉者可不破格以激其瀝膽披肝之義
昔紫貂裘帽之賜與王所以剏基也糲食菜
飯之犒袁主所以階禍也今秦氏將抵國門
矣獎一人以風天下此其時矣伏祈
皇上大振積習立召秦氏而面慰勞獎藉之簪花

賜宴榮寵非常報效亦自非常即
聖躬暫爾違和或遣二三大臣設宴國門外如晉
待屬國陪臣事例仍多發銀兩大犒三軍此
激發人心一大機括計亦在廷諸臣所不嫌
于褻也至秦氏母子之加銜應趂出彭元錦
之上以旌其忠伊兄伊弟之加職宜各照援
遼之議以作其勇雖名器不可輕假而鼓舞
何吝虛銜更當允其所請速令刻期差官調
伊全部兵馬急赴遼陽以各戰守渠既克奏

百戰之捷必攄一臂之力是又望

皇上勑該部速行者也職疏將發見兵部已擬揭

覆請加秦氏正三品服色馬祥麟秦邦屏秦

明屏各加授有差雖未破格聊足示勸弟議

犒賞未及安家恐起觖望之心續調土兵容

令酌議不無遷延之慮夫人情強之以所不

願則難而順之以所自願則易況今調募紛

出半屬烏有而此一土兵自稱精練自願衝

鋒志既可加言必非謬計不再決議于何酌

是又在該部題知卽行勿以泄泄悞事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山海諸議未决再乞

聖明勅部速議並發應用銀兩以安重地以奠神京事臣濫竽總督之任凡督屬之城垣兵馬無一非臣之事凡城垣之傾圮兵馬之单弱無一非臣之責也祇緣干戈擾攘帑藏空虛不得不酌量緩急而輕重布之自有奴氛以來九邊之最急者無如遼而外以壯遼之聲

援內以固薊之鎖鑰則山海之地更急臣抵
任旬日趨赴山海卽以修理城垣添設兵馬
具疏馳聞衆論僉同臣不過踵按關與閱科
諸臣後續貂以爲之請耳仰荷
聖鑒渙發明綸一則曰保障至計再則曰作速議
覆似亦以山海爲喫緊而不欲以度外置之
臣隨檄道府諸臣一面議修築一面議整搠
只候金錢一發便當竭蹷從事未几工部覆
城垣一事內云修城銀兩候應戸七兵三戸

兵兩部至今交相諉矣兩閱月兵部纔覆兵
馬一事減去馬匹一千五百而俟之再議矣
三閱月戶部纔覆糧餉一事馬軍每月減餉
二錢應用餉銀又云一半部發一半該鎮設
處矣臣爲此惶惑者久之古云金城湯池非
兵不守以山海之雄關而臣之議兵除永平
團練民兵三千馬步各半外關城與一片石
南海口等處馬兵止議三千步兵議一千五
百兵數多耶不多耶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

士以新集之烏合馬兵止議月餉一兩二錢
步兵止議月餉九錢餉數費耶不費耶且募
兵之令初下畿輔遼巡無一應者三月有餘
永平道袁應泰履任後毅然以身任之殫心
竭力廣募于徐淮梁豫之間纔得若而人應
募各兵自願不領安家五兩苐求厚餼以糊
其口該道與各兵約每月餉銀一兩二錢即
榜示之況各兵遠離鄉井掛名尺籍而山海
永平一帶米珠草桂更與近畿不同各兵月

餉衣之食之于是焉在且爲僦賃且爲内顧端非一兩二錢不可耳即以一兩二錢給之已省安家約有三萬而民間所省之幇貼更多臣具疏時又分爲步兵三千每名減月餉三錢其餘馬兵照舊該道懇詞具稟各兵遮道泣訴已覺皇皇不安今兵部以馬價之故減去馬匹一千五百戸部又以餉銀之故減去馬兵月餉二錢益覺窘迫不堪已募者各思掉臂以去未募者俱爲畏足不前異日即

懸厚餉以募健兒人將曰此特以厚餉詒我終將就減誰其應之不惟無以昭大信于已往亦何以鼓樂役于將來也至于各兵餉銀在外設處一半約該銀六萬州縣之積貯如掃閭閻之脂膏已竭此時勉爲應承將來設處不繼果能令多兵枵腹以捍圉耶再爲持鉢之乞終是西江之水耳再四籌思殊覺未便夫老成謀國豈其不明而熟于計止因遼事爲急不憚節省從事省一匹馬可爲遼馬

之用省一分餉可爲遼餉之用不知遼誠急矣一切應援何地爲先儻至決裂何地爲守勿謂山海斗大城竟可以緩視之也譬則一家然山海其門戸也外之籬籓漸壞矣而門戸不固堂奥何恃以不恐譬則一身然山海其咽喉也脊背之癰已潰矣咽喉不通元首敢保其無恙否昔唐以八萬守潼關兵馬不爲不多尚以单虛失守安祿山遂得直抵長安以致鑾輿蒙塵亦足以爲不據要不扼險

之明鑒也况山海重地不减百二之函關而
建賊披猖更甚于漁陽之羯狗輿言及此可
爲寒心者此也當事者如謂奴賊特么麼之
小醜耳其何能爲或者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何用堅城一夫當關百夫難入何用多兵步
卒短鬬戟劒相薄何用多馬且古有忍餓擊
賊掘鼠死守者何用多餉則山海之城垣可
議罷也則山海之兵馬可議裁也則山海之
糧餉可議減勿需臣之呶呶爲者即罷臣褫

臣以爲糜費者之戒如不其然臣所議山海與永平等處之馬兵四千五百步兵三千斷斷乎不可裁也臣所議之馬兵月支餉一兩二錢步兵月支餉銀九錢斷斷乎不可減也所議修城之銀兩數目或係戸七或係兵三斷斷乎當速發也其餉銀之在外設處者無計可措近見戸部議供薊州庫貯灤藻民兵銀兩六萬恰與一半之數相合原係在外銖銖兩兩積之者可留以救然眉之急以後仍

支畿輔加派之新餉爲便嗟乎城垣之議兵
馬之議迄今已兩年矣先以議論不一幾同
築舍近以節省不果又成畫餅勢急矣時迫
矣奴賊行將爲伏鷙之擊蹲虎之攫矣三韓
如染腥羶九廟具爲震動一日長驅直入
皇上執守關者而問之臣即以錢糧無措爲詞噬
臍何及天下之大事去矣臣此時言之則有
滋費之罪如待其潰敗而言之則有失事之
罪與其甘失事之罪不若冒滋費之罪耳臣

謹會同整飭薊州右僉都御史喻安性巡按
王象恒巡關董元儒補續上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覆議馬步軍丁與糧餉數目仍照
原議修城銀兩並乞速發在外議處餉銀容
臣與撫臣截留薊州民兵銀兩以後仍支新
餉廣城垣增金湯之固而士馬獲騰飽之歡
臣所藉以爲
陛下修封疆以効其犬馬之區區者只此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奸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卽勑救援事准征夷總兵賀世賢手本為捉
獲奸細事本月初四日據把總何魁拿獲奸
細一名連人帶見職當審得本役委係奸細
父母妻子見在夷地親寫訴狀人張世奇係
撫順所餘丁因東虜作反將撫順兎去有李
永芳見世奇幼小弓馬俱熟差世奇探聽賀
世賢兵馬若何賊兵四萬五千有餘李永芳
帶領賊兵只與賀總兵精兵敵戰其西兵一

點不懼世奇昨日投見懼怕法度無處投奔
有城上巡攔帶領投見說奴兒哈赤口說推
病誘哄兵馬出墻方與大戰有奸細二十名
三月十五日走至四月初一日進來其餘奸
細探聽經畧做工如何李永芳帶領賊兵至
四月十五二十日急尅遼陽城賊兵家眷盡
都奔老寨只有精兵與賀世賢敵戰有李永
芳與西賊計議說尅遼陽城奴兒哈赤說李
永芳你要把遼陽尅來爾做王子我做朝廷

有西賊計議我與你助兵勦了遼陽城河東是你地界西賊說你亦與我助兵勦廣寧城河西是我地界你我都是朝廷之職東西二賊盡都是一處來往計議先勦海蓋金復經過特取遼東做殿有東賊只說勦金復海蓋賺哄賀總兵精兵往金復海蓋州去賊兵急進來勦遼陽城等情據此本職除將緣由連人呈詳經畧衙門外擬合請會等因又據鎮安堡撥夜稟報回鄉鍾汝睿供係三萬衛儒

學增廣生員于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因奴酋攻尅開原被東夷頭打青營内達子搶去供說黃把都兒等營達子于三月二十七日上馬盡數往東犯搶不知那地方等情各到職職因連日鎮守劉世勛長安堡備禦莊永功節據粆花男把敗差夷敖脫漢山兒等報稱奴酋已死等情職料是奴賊詭計懈我兵馬不妨突然狂逞又因西虜爲之傳播慮其合謀已經牌行副總兵尤世功賓承武及

守巡海蓋寧前各道嚴加隄備外職切料奴賊入犯必在目下遼陽城守之具雖經臣拮据親自督理稍有次第而火藥一焚人心驚惶未定火炮雖有試放率多炸裂原請兵十八萬今僅僅十萬分布不周奴酋精兵有馬不下五萬與之爭鋒勢已不敵親審鍾汝膚稟稱西虜已用車三四千輛裝載盔甲俱赴遼河沿邊合謀之情萬分逼真遼陽已危有同朝露至于廣寧則更可憂今朝端之上止

知備遼陽而不知備廣寧西虜亦知遼陽有
備而廣寧無備廣寧人心至愚皆謂遼陽急
而廣寧緩又不可不預爲之備職春間與合
城軍民誓之于神期以死守今觀此景象賊
來欲其不走勢必不能廣寧不添精兵職固
知其不能守也職已拚此一身報效朝廷誓
死封疆爲快其如廣寧以西盡成破竹之勢
何哉職請廣寧添兵二萬該部止撥甘肅入
衛兵一千四百今又赴河東矣職因領牛無

人將廣寧新兵挑其不堪戰者令聽用都司童燦領之專管運送糧草其餘新兵付原任總兵麻承恩統領訓練僅僅三千耳盔甲俱無馬匹尚缺安能累足禦强故廣寧添兵之說斷斷不宜束之高閣者也伏乞

皇上憫念廣寧爲全遼根本卽

勑該部將職添兵之疏速爲覆請調發以救危急

固山海而護

陵京端必賴之矣職憂鬱之極荒迫不知所云惟

聖明垂覽焉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專陳緊急未盡餉務懇
勑部餉諸臣預行儲備以免缺誤事項者戶部有
謹陳目前緊急餉事一疏撫臣周永春會稿
有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一疏皆爲今日糧乏之
料盡軍馬幾死而岌岌乎爲此餉務計也職
謂餉之誤也不自今日始也遼米踊貴何曾
不要海糧官軍告爭本色難以強得何曾只
利折色自道廳憚輸轉者倡爲此說以阻前

秋之海運遂缺今日之軍興而其誤一逆賊在所必討則兵馬在所必多糧道在所必儲則車牛在所必備自道聽憚置辦者終日延挨以致召買之後時遂成推輓之中斷而其誤二登萊之船可徑抵蓋套也必卸于三犋牛金復一帶以致高閣入九萬石而不得來天津之船由入海可徑抵娘娘宮由樂亭出海可徑抵三岔河也必主山海關千里之陸運以致高閣數十萬石而不得來而其誤三

今海運行矣車牛備矣頃得餉臣李長庚書言海運由登萊東道直沖中道樂亭北道可並行不悖矣而三誤去矣尚有一誤在遮洋淮船事體係之淮上在餉臣豈其無見而務爲難行以自愚在淮臣亦宜同心而勉爲區處以共濟職可無贅惟是職疏原議調兵十八萬馬約九萬匹每軍歲給月糧一十八兩共該餉銀二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十萬石卽在前餉銀之

内扣筭不煩另處每市升二升折筭倉升事例日給三升三合該豆一百八萬石昨戶部疏稱因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本色每月每匹只給折色九錢而以爲未便也此四箇月有青可牧止不給草若本色料豆不論有青無青俱應貼喂仍當更定以終歲計通共米豆在二百萬石之外而餉臣前所以議泒僅僅一百四十萬石耳今各省鎮調援兵軍俱報起程漸至矣兵馬漸增本折

又遞加矣餉臣將待其盡至始遞加乎抑亦先加遞運以待其至乎夫以二百萬石之餉轉饋于一二千里之外而又有隔省隔關隔山隔海阻風阻雨阻氷阻雪不可預必之程期雖取數之極其寬而猶恐其到之極窄雖加派之極其蚤而猶恐其來之極遲即如前議一百四十萬石以養見在之兵馬且不得依期放給朝少暮欠餓死無算而不日兵馬益至又何以處之業已一誤而再誤三誤四

誤寧復堪此此大誤耶或以邊停召募中外當事者有厭兵之意且謂得兵十萬便足破賊何必十八萬之多糧草且不須多派以滋騷擾此豈視開國僭號長勝之賊不如倭播哱劉神京枕席切近之遼不如朝鮮寧蜀而職實無此才膽不敢輕量以輕擲遼願餉臣且派足本色二百萬石早運預儲以備緩急無使誤于今日者復誤于日後也伏惟亟

勑戶部督餉諸臣速議施行又戶部疏曰外而搬

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催趲運則該管
地方各省督撫職之其交責于邊臣者甚嚴
今遼東五道已缺其三贊畫改監軍道又閣
而未議糧草問誰搬運督撫問誰催趲屢書
吏部推補皆以掌印無人爲辭伏乞
皇上亟下新推冢臣使得早補分守開原及監軍
各道分頭任事共拯艱危如冢臣一日不點
則各道一日不得補一切軍馬錢糧事務無
人幹辦盡至失悞萬一爲賊所乘再有喪敗

諸臣固不敢以不補各道歸過于
皇上而因亡遼以危
宗社即
皇上亦有利乎此又職之所以急迫呼號而不憚
屢瀆者也
〇戸部尚書李汝華題舟車無湊轉運力勞懇乞
天恩俯賜帑金以濟萬分急用事山東司案呈
准督餉侍郎李長庚揭前事等因到部爲照
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無事則外府亦内帑

也天下有事則內帑亦外府也無內無外誰
非公家之用但得疆宇寧謐卽是國家大利
何論財貨遼左雖東邊實堂奧之門戶不幸
爲奴賊蹂躪殘缺過半且朝夕骩延未有已
日譬之被盜之家盜猶伺覘門墻思食我餘
爲主人翁者正宜出橐中阿堵物椎牛置酒
募左右勇敢之士以共驅除方可高枕不則
祇益資耳善保家者固如是乎廼
皇上以遼付諸臣諸所陳請隨上隨下豈非不忍

以世守之封疆輕委之虎狼哉然議守必先
議食餉臣經臣表裏相倚爲重者也頃報奴
騎壓境與我相持安知不以是嘗我狃我聲
此攻彼出其不意以掣我肘揣情察勢萬分
可危閫經臣之提防固不遺餘力矣然枵腹
而責兵馬之鼓舞能乎則裹糧不具經臣之
憂抑亦餉臣之憂也即餉臣之飛輓亦不惜
竭蹷矣然空拳而望水陸之轉輸能乎則發
運無資餉臣之憂抑亦經臣之憂也臣部兼

憂經餉二臣之憂若折色又若本色若外空又若内空問之民而民只此閭毛竭澤之漁已極問之官而官只此歲額罄瓶之耻更深問之舊徵而舊徵不敷九邊之供億豈能留涓滴以待需問之新派而新派尚須各處之銖求安得追須臾以佐急況遼餉加而又加覈數尚少其半計其所出先已啬于入也又況加增銀兩用之募調用之買馬安家耗費過多計其所入先已窮于出也以是朝入則

朝出暮入則暮出曾未有信宿間須分毫于
太倉者一切運費至于今臣部即欲如前稍
稍支發以抹餉臣之亟而計無從出然而遼
餉可已乎舟車之僱造可已乎舟師之水脚
車夫之盤纏與夫騾牛之草料可已乎欲足
二百之芻糗而商人之召買可已乎已之則
脫巾可慮不已則仰屋徒嗟此餉臣千思萬
想計無復之而為此請帑也知我
皇上之愛封疆必甚于愛金錢也夫自推稅來多

方歛輯匣而藏之大内者必有所爲自爲乎
皇上自玉食衮衣而外所需幾何將爲後人乎
聖子神孫官山賦海豈少此長物昔宋太祖殖封椿以圖恢復幽燕而志未竟識者惜之
皇上厚殖者無亦曰神聖度越宋祖將以交趾河套朶顏三衛侵疆未還奮然欲有所大舉紹
二祖
八宗之緒而加以光昭而今遼陽故宇且爲奴酋殘破一半未之恢復其何以對

寢廟慰人民曾是三十年所積備之金錢不用之此時而更何用

皇上深居默念立發二百萬緡此餉臣燃眉併以自緡東顧無庸再計矣且也事平之日容臣部補還餉臣已言之則貸之今日而異日收之雖發猶未有失也

皇上其何愛焉而故禁此轉移不以軫恤至監稅銀兩部欲歸之餉臣久矣以餉臣所請支之物供餉臣所轉運之需甚爲便計然非特稅

當歸餉臣也即加派亦當歸併餉臣蓋本色
折色等爲兵餉而兵數餉數要在扣定如見
在兵馬若干應用本色若干仍該折色若干
將兵馬扣定數目因而加派亦扣定數目觧
入者專供此項不得那移別用解出者專充
此項不得那移借用則無不足有餘之慮矣
蓋本色總經一手既有稽核之便益而一人
止理一餉又無旁溢之混淆御史左光斗之
疏良有見也其他又如赴援之調募將官之

餼廩士卒之行糧塩菜及家屬之內顧等項仍屬臣部任之與餉臣同事同心職內職外彼此相濟非欲以是卸肩貽餉臣以獨賢勞也葢不如是無以一事權而便稽核矣伏乞

皇上俞餉臣所請速借帑金二百萬兩以觧項刻倒懸臣將所留稅銀并加銀扣定數目併歸餉臣以充督運本折之用其餘各費悉臣部任之庶畫一而不致紊亂此胥便矣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民窮已極加賦無已懇乞

聖明深維根本至計亟命減派以恤民生以杜亂
萌事職惟自古國家之亂或起于戎狄或起
于叛逆或起于盜賊然必有所由起亂所由
起不過曰民窮財盡耳今日之象毋乃類是
國家自有奴患以來軍興煩費司農束手不得
不履畝加賦者勢也然亦當斟酌輕重稍留
不盡之意乃三釐未已而七釐七釐未已而
九釐矣夫此羸者民也其何以堪
皇上固不知減然貧困之極豈諸臣亦不知耶者

日畝加二厘不過取民錙銖不思小民一錢不得卽關生死朝廷以爲錙銖閭閻以爲性命矣又若曰有田者多富民辦納亦易不思天下富民少貧民多貧者將重困而立斃富者亦重累而立貧矣葢天地止此利藪民間止此物利正額尚若此況于加徵加徵已難況于增益遼餉雖不可免完額勢必多逋有司卽多方催徵而肉已盡剜皮難屢剝如民力難辦何是以朝廷雖有加賦之名而未得

濟邊之實小民未見急公之義而徒聞訕上
之聲亦何利而爲此無益之求以賈傷心之
怨耶在諸臣之議曰遼兵十八萬歲費餉四
百萬自加泒外別無策矣然以七厘計之亦
已足額而況有捐助有扣留有平糴有搜括
事例錙銖而積之孰非以佐軍興者奈何又
索之田畝也即謂爲兵工二部分泒而加職
不知爲已往耶爲將來耶如爲已往則兵已
足矣安家器仗可無議矣如爲將來則調發

召募將何時止也若調發召募目前可止此一百二十萬金錢解之兩部何處歸着耶且今日旣可累三而九異日必將由釐　而分長此安窮誰階之厲職以爲卽不能减于七厘内斷不事溢于七厘外毋謂旣往不咎成命難反而爭分寸之間失四海之心也職非不知遼事方急遼危則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危卽竭天下之力以爲遼亦不足惜顧遼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尤借腹心之

血脉滋灌未便傷生若腹心先潰則危亾可
立待職恐竭天下以爲遼東遼東未必安而
天下先危不可不深思也今天下病極矣水
旱頻仍呻吟未起重以轉運之艱苦徵調之
驛騷牛車之搜取况地畝之加派又日益也
百姓膏脂已空竄匿無路必不肯坐而待死
必出萬死一生之計一人倡則衆人應之一
方倡則四方應之恐斬木揭竿將起大澤而
赤眉黃巾輩再見于中原矣爲今日計第一

在收人心一以固根本豈可復朘削無已驅
之使爲亂耶職竊謂諸臣之爲國謀者非也
乃
皇上之自爲謀更非矣
皇上卽金滿山澤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
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叫閽不報加派之
議朝奏夕可職殊不得其解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後有財若民散矣財誰與

守今日人欲之而
皇上不與恐異日與之而人不欲也今日屢叩不
應而臣下之情窮恐異日一呼不應而
皇上之勢孤也此百萬朽蠹可懷袖而携扃鑰而
守否耶職有所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民生熟維國計
勑下戶部將加派田畝酌量減免併乞慨發帑金
轉給遼餉則民心聯而元氣固士氣奮而神
氣張外患內憂立刻消弭

宗社無疆之祚若太山而四維之矣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戍卒堪憐

皇仁久滯謹因合屬捐稭懇乞下

詔賚邊以示隣壤急難以明

皇上不終忽遼事頃者發帑之議廷臣牘爭之臣

等隨諸臣後翹企以望而

天聽彌高扃鑰自如似乎沛發再無期者似乎殘

遼可盡棄者似乎不侵不叛屬國可終秦越

視者似乎不飽不煖戰士可坐視溝壑死者

皇上不爲遼計獨不爲
祖宗櫛沐之社稷計耶獨不爲此棟宿栖聚之黃白計耶遼危而社稷危社稷危而黃白危鹿臺瓊林初心詎不欲善積善守之而牧野漁陽祇足貽羞史冊此往牒之可考者也
皇上深居大內白晝爲昏亦知天下之搜括盡矣加派竭矣百姓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不得已而議所司一體捐助而勺水救西江亦幾無策也聞之仕不受祿古道所不載義不後君

臣職所不辭也職等受事東偏則齊魯之墟恐于震鄰尤甚而職等患迫一體則犬馬之效討于桑土宜鮮何敢曰市義以爲海內倡而磨頂而分膏以徇亦曰聊以固吾圉也顧公帑既乏之無碍餘錢畫餅曷充待哺饑吻泛行派助不肖者或借以朘民一切取盈初任者偏窘于瘠巳則舍俸薪別難議助而參照蒞任深淺度支俸多寡損益之乃平也隨據濟南等府知府徐從治等歷城知縣黎國器

等各申助俸薪銀數前來共計二萬六百五十兩至于司道大半未任擬同後至有司另行續捐而職等約已急公悉索不腆將爲源源之輸庶乎涓涓之悃也除前項銀兩業于四月十六日行令布政司造冊給批差官解部外職謹會同山東巡撫王在晉看得蠲助一項與其輸于部不若輸于遼何也以此二萬六百餘金而入于司農之帑誠滄海一滴岱岳一塵該部郎庾支克艱當不藉此涓埃

爲盈縮且沿門持鉢原以助遼之窘非以周部之急職謂亟宜徑賫邊園如三帥營則各發數千金而遼陽祖華披堅之士若而金守埤濬濠之士若而金埤人人皆曰

皇上棄我矣而隣封僚屬不忌同難相扶之誼至不愛祿入給我邊戍于是椎牛酾酒共勉忠義亦足矢馳驅而增敵愾則雖云九牛一毛未必非鼓舞行間一大機括也然與其職等輸之于邊又不若奉

皇上尺一之
詔輸之于遼何也王居不漁無米難炊司餉蒿目
而借箸戰士枵腹以操戈而募兵粱俊衣物
當盡饑寒難忍自縊身死迄今白楊衰草皆
堪洒涕至于萬竈烟寒六軍菜色未愁奴酋
之殄其命而先愁
皇上之絕其生此倒戈之勢也豈
祖宗數百世之闓澤與
皇上五十年之翔恩無一足恃而便欲袖手以委

諸蠢爾小夷哉職謂

皇上將東省合屬捐助之數亟發經撫諸臣俾其

犒示如林之衆曰汝謂

皇上忘若輩乎深宮之內宵而衣旰而食粉黛之

簧鼓不入貂璫之煬竈不聞而日惟爾輩是

軫是卹今且須東省數萬金爲若輩牛酒需

大内之藏且盡傾之以賚若輩可旦暮俟也則忠

由惠激勇自忠生一飽有餘衆氣自倍何憂

哈赤何憂虎兕諸酋何憂

陵寢之不保何憂金甌玉燭之不長享哉寧惟
是區區累若者捐升斗而以西江活涸鮒也
抑職因是而有感焉遼陽去東僅隔一水杞
人私切憂天不佳偵伺遼事每聞經臣熊單
騎戴星身先率作日日如此戍樓宵立身先
黙防夜夜如此分甘解纏不私一錢息交絶
遺不麋一鮮久久如此其他大小畢理威愛
并行奇正互設又未可筆舌也夫經畧一身
以文臣之不愛錢兼武臣之不惜死忠勤泣

鬼神而信不踰朝列豈不悲哉先是金白為我羽翼虎兕為我鞭箠熊羆之旅有劉杜諸將悍衛之圍有開鐵諸城而金錢數百萬又足供軍輿揮霍可戰可守千載一時而覆敗相尋倏忽開禍若斯之烈也于時屬夷横殲羣醜二心忠骨莽沙場百雉盡成虜穴大勢已去不絶如綫而熊廷弼不難身當其任勉力支撐歷秋及春保得

陵京須臾無恙試平心覆按亦足明功罪得失

之林矣卽今內外隔閡泉竭釜枯士馬殭臥纍卵之危朝不謀夕乃請兵無兵請餉無餉咨部而部不應叩閽而閽不應則廷弼之危不危于奴虜而危于廟廷廷弼之爲孤注不獨孤于兵將寡金錢乏而孤于連茹者少掣肘者多也近據塘報奴酋與粆花等營合謀狂逞而火藥之焚適與時會一時軍民上下惶懼不知所稅夫經臣卽不惜以身殉國其若

宗社何是在當事諸臣開誠集思僉謀立斷爲披
髮纓冠之往無再悠悠坐視岌岌竟委于氣
數之莫可奈何也夫時方焚棟燎原斷非唱
籌量沙之所能效尤望
皇上不愛封椿而愛
宗社終從諸臣之請慨發帑金數百萬接濟芻粟
舟車之用俾職等不徒爲虛願而實見施行
尤幸之不幾者若乃特開遼餉事例折改十
庫本色籌屯種之策於近邊導鑄錢之利于

京省廣經理之助於練臣一切行政用人不
復項刻姑待賡方蹶之天或可挽回于萬一
乎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黄克纉題爲建夷謀
犯益工廟廊偷安益甚懇乞
聖明及時用人修備以保
宗社事臣本書生不諳軍旅
皇上不知其年衰才弱用爲協理戎政則京師安
危臣有責焉臣到京八月建夷跧伏不出亦

已八月然夷之不出非有懼于我也亦非有愛于我也將養威蓄銳求大逞志于我也臣讀宋名臣傳見吳璘與胡世將論金人用兵云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部之間勝負決矣至女直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今建夷之兵即女直兵也其精悍堅忍固難敵矣近見遼東巡撫周永春疏稱賀世賢捉獲

奸細供建夷屯兵境上稱病以誘我又遣粆
花使人報稱物故以怠我又欲遣兵先攻金
復海蓋使賀世賢還兵救援而後使李永芳
直取遼陽其計如此可謂着着俱有成筭且
聞夷地米貴斗至一金當慮其先向金復海
蓋截我糧道而劉國縉所募之兵盡伍脫逃
四衛空虛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奴之畫策可
謂工矣雖使我無時不懼無事不備猶恐遼
陽難守禍延山海以及京師而我之所以待

之者何如也開原等道尚缺其四推者未去未推者又無吏部可推軍旅倥偬之中一任乏人廢事何泄泄也山海頹城京師藩蔽久議修築尚未興工國家雖貧豈少此萬餘金錢而畧不動念又何泄泄也三大營軍須科道巡視以作其勤而警其怠周之綱奉使過家召可立至顧憸起復到京閒居旅寓而屢請不下則視我備若可有可無矣又何泄泄之甚也凡此皆關遼薊安危京師保障人方

謂急於燃眉而上且塞如充耳臣亦知
聖躬違和正在調攝臣子不宜言夷事以震驚上
心然事關兵機遲一日則寇深一日及今畱
之猶恐無及況恬不爲意乎漢高帝時黥布
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爲之畫策使呂后泣
告于帝曰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上雖
病載輜車臥而獲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于是
上自將兵而東遂擒布夫爲天下者念及天

下安危雖躬親兵革猶不得以病辭況一舉
筆之勞乎且一旦萬幾遍覽雖勞而在日月
之傷豈無左右貴近可代檢尋以聽
皇上發閣票擬批行者乎管子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臣懼
皇上之懷之也伏乞勉惟
宗社大計速將臣所言用人修城二事立賜檢發
令閣臣票
旨施行其餘重大政務如補閣臣黜大僚下考選

以漸而舉則戰勝在廟堂之上建賊雖强無
能爲也轉危爲安惟在此日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客兵格鬬相傷居民
被害甚慘懇祈
聖明嚴
勑處分以肅法紀以杜釁孽事本月十七日據分
守通州參將徐永壽總統四川土兵援遼總
兵陳策各揭報川浙援兵爭殺緣由職聞之不

勝驚詫曰何兵無紀律將無約束一至此也因念禍始有因傷數未確俟核實具題間巳而按臣王象恒闗臣董元儒各有疏矣細閱情節起于片言之爭遂成大鬪之隙兩兵殺傷未巳也而斃及民命矣混搶行李未巳也而折及民房矣砲聲與喊聲齊鳴幾至天地摇動城磚與屋瓦皆震何異夷虜兇殘通民何辜遭此異刧階之爲厲漸不可長其統兵將官並首禍姓名應從巡按闗之請查明俟

勘分別究處職可無贅獨計此援兵也皆遼左所幾幸旦夕蚤到以扞衛疆圉驅堵酋虜之需也廼未嫺師中之律轍操室内之戈不圖閫外之捷頓起穴中之鬬似從來客兵所未有者夫兄弟鬩墻外禦其侮兎死狐悲惡傷其類今川之與浙雖分土之毛各爲狐兎而四海之内孰非弟兄同一援遼同一客兵外侮之未禦而同類之相傷倘從此仇結不休恐將來禍至無日于遼事豈有利焉則夫

亟于慰撫以安其心勿令以一朝之忿而成莫解之寃曲爲訓諭以　其氣勿令以小怨之私而懈急公之義在此時兩處之兵則當督催出關以絶逗遛不進之端在後來續到之兵則宜安挿得當以免嗟怨生事之擾即如一秦氏也其來也何銳其行也何遲三千之衆屯聚一州數日之淹便釀大釁平日約束之謂何秋毫無犯者安在職始壯之今實恨之矣兹復有疏請調土兵前來共成一營

獨當一面內云民兵不可以屬別將而別兵
亦不可以屬民雖其情詞之近真未卜究竟
之有效似應俟彼到遼聽經畧驗試兵果堪
用具奏議調未爲晚也抑職于此而猶自說
焉從來禦寇者禦之于門外民兵入衛之說
該部已失之于前近京屯練之議該部又失
之于後試觀通津屢被兵害殷鑒不遠怨豈
在明所當急
勑練兵將見在民兵細加揀閱一番汰其脆弱者

驅使歸農追還安家而以其餘分撥薊永山海各編營伍不時同該鎮道諸臣討軍實而訓練之仍明示以在彼住止不用出關以安軍士之心以習軍士之膽俟其投石超距奮臂揚眉如李牧之士皆願一戰然後惟吾所用而自莫不聽命此古司馬法也老于行間者自當知之惟祈

陛下勑諭施行

○順天巡撫喩安性題爲畿輔民力已竭疊徵勢

不能堪懇乞

聖明軫念孑遺亟謀續派以蘇困累以保邦本事

臣等承乏巖疆撫循畿輔遼難之方殷值國

計之匱詘凡可以攄一得佐軍輿敢不早夜

啚維以無負任使又何敢違成議瀆

天聽而自取多事之愆哉惟是畿民殘累之極輕

重標本之分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陳其梗概以求寬政于萬一也臣受事以來

連接戶部咨文催觧加派銀兩急如星火夫

地畝加派始議每畝三厘五毫幾民已不堪命近又加一倍共七厘矣然猶未已也兵工二部因安家馬價器械仍派二厘雖當事者念順永二府援兵經擾止派一厘較之各省直微減一厘殊不知減一厘之虛名復增一厘之實數是有增無減烏知其爲減也夫順永二府自奴酋發難以來良將援兵之選調盔甲器械之兌給營驛馬匹之抽掣以至鐵匠木匠之傭募車牛騾驢之辦送爲千爲萬

無一不取給于此中雖各鎮間有而順永二府爲獨多者也援兵之經由紛至踏來本折之輓輸肩摩轂擊與夫軍器之運發火藥之馱載將士隨征之輜重腹裹由涿州而入以達于良鄉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盧龍等處邊頭由昌平而入以達于懷柔密雲平谷遵化遷安撫寧等處並出山海關以抵于遼此又各省直之或無或分而順永二府中之十五州縣尤合并而獨當其衝者也臣不敢

遥度情形以欺當事日者拜命之後隨謁
陵而之遵化所過州邑村落小民千百成羣環遶
而泣訴賦役之偏重疲累之獨苦蕭條悽慘
之形顛沛流離之狀眞鄭俠所不能繪而賈
誼堪為痛哭流涕者臣方欲為民請命求減
于舊增之內豈堪增之又增至再至三乎若
以輕重標本而論遼為手足薊為腹心疲薊
以捄遼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前之瘡况
薊實遼之咽喉咽喉一斷灌輸立竭所謂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是薊之急更倍于遼未有
捄遼而不先從薊始者也該臣會同直隸巡
按王象恒合詞上懇伏乞
皇上亟
勑戶部將順永二府三次加派一厘槩行豁免內
昌涿等十五州縣念其車馬供億之私幇貼
十倍于加派并將第二次三厘五毫亦行豁
免在太倉不過稊米而
陵京根本之地殘民喘息之餘得寬一厘亦即受

一厘惠矣此非直救薊實救遼第一急着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再陳轉運未盡事宜

以祈

聖裁事山東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周永

春揭稱云云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先該遼東

撫咨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該本部看得遼左兵馬雲集本折不貲而

凡可減省一分以實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

艱難諒亦當事者有同心也所謂牛騾車夫召募遼人厚其工食或可安家等費況經臣牛隻之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一日三分原無安家今遼撫以每夫安家五兩復議月糧一兩五錢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計一兩二錢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錢但山西陝援兵用命冲戰除月糧外養贍遠者六錢近者三錢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數倍恐西兵聞之必

將援此告添且遼左所汰不堪戰者甚多何不爲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以人撥擺之疏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今既該撫咨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相應知會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今准咨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因遼左向無騾車其原人不習趕車爲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之攔頭掌鞭夫二名而各夫畏憚出關如赴湯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

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遼左
教習三箇月俟遼左人熟卽行放回以示招
徠而其實州縣僱募尚有私自加賠濫于額
數之外者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
呈稱遼左無夫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
在遼常川輓運其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
不得巳之苦心也但新餉厝處維艱遼事蕩
平無日不可不爲裁抑以爲經久之計昨援
遼撫手書謂止給月糧而行糧免之若赶牛

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矣其議深爲得
計及查各處車夫出關畏憚先議安家銀兩
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已給者今
若不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反增其苦合無查
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兩扣
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遼左每月
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一兩之數以
後止給月糧不與行糧則于招徠之中亦寓
節省之意等因到部即欲咨覆間復接遼撫

會題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爲照遼左新餉事出創設原無定額但有不得不通融者臣不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斟酌者臣不敢濫觴也蓋一錙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一錙一銖又似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掌鞭之役每名議給月粮一兩五錢與遼陽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所斟酌者也今遼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

鞭之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者可減也巳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也但查巳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即扣還一兩似不爲過然念支領日久似巳花費則巳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糧既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之兵約有十萬而簡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遼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

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
一千六百七十餘名遼豈不能辨此即遼人
不善御然教之既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
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遼人習于
偷惰非教之之道也今即三月不能擺熟或
再加三月以半年爲期似無不可至于兵工
新議再加二釐如順永登萊四府止新加一
釐者先日會議時臣亦再四籌躇登萊有海
運之繁順永有驛遞之擾欲從寬免但爲兵

工問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不加加然止加一
厘亦屬體卹矣臣又念及加派至再小民何
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即免帶徵一年則可以
甦民力可以沛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厘請爲寛免但
係兵工筭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況已奉
旨通行乎即云裒兵工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部
又以爲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
催科似兩便也既該經餉撫按諸臣會題前

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山西廵塩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遼警驚心國
勢燒眉懇乞
聖明星速啚機以固內治于垂危事職聞心之痛
者不能緩聲性之忠者不能隱情自奴賊鷙
伏以來職每慮其迅于一發邇聞聯合西虜
分寇遼之東西又聞奴已出新寨狼煙緊急
職日但食不下咽憂遼東存亾在此一舉國

補遼東三道耶尚得不允推各部寺院大臣
使各運籌畫共策存亾耶尚得使梧垣晨星
糾駁塵封冢冢數人點綴班行耶尚不下各
差御史前後考選諸臣使爲曲突徙薪之任
或備焦頭爛額之用耶科臣官應震疏云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而尾其役職讀此語淚血交流而何
陛下不省動耶遼東草盡粮乏兵逃馬倒經畧苦
口籲之而司農不能應司農竭力搜之而天

下不能應近日遼東道臣無奈持鉢借牛車於勛戚而勛戚又不肯應今急矣危矣中外束手矣朱熹常謂內帑之積原以備他日用兵不時之需

皇上尚得不速發數百萬救茲急難直待爲寇資耶啚事惟幾幾之先後間不容髮尚得不干羣臣策事之疏應時批發仍待司馬門三日不報耶當此人心危疑中外搖惑尚得不下罪己之詔感士卒之泣使人情有改觀之色

賊不足平耶盍國家悠悠忽忽而有今日敝
壞已極諸臣急急忙忙而策危舌唇已爛
皇上旣不肯允行于須臾之緩勢不得不爲國家
而行于危迫之日倘危迫而復不行則近來
如日珥屢暈青龍吐火異風揚沙眞是確有
應驗而銅駝荊棘景色堪嗟職不忍言矣夫
皇上時時言病豈知以
皇上之病釀爲國家之病而國家之病實乃
皇上之病瞑眩瘳疾針砭療症奈何拒羣臣苦口

之藥而諱疾忌醫良可憂也若夫遼東火藥
雖焚邇見撫臣周永春以廣寧火藥應矣
聖諭該部又以硝黃發解矣遼兵雖弱不止十萬
戰則不足守或有餘以經畧雄才調遣之道
將協力而和士卒同懽而守效後晋吳巒守
城之法投薪焚契丹之梯隨機應變又以廣
寧兵屯三岔河爲倚角但得相持數日如不
食盡乎食盡不去乎去而或以奇兵尾之則
在經臣相機裁度獨慮有細作在內或有奸

人內變禍乃難言耳然職所尤慮者奴賊即去兵可罷乎餉可減乎今廷議用兵十八萬矣餉八百萬矣我與賊相持而未有已期則八百萬之餉亦年年未有已期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三十鍾而致一石且多之至于八百萬此惟蓄于平日旣裕徵請時年又豐乃可易措今

主上旣未肯發帑天下括藏搜塵加以捐助處置不遺餘力竟不能完此額數則天下盈虛大

勢可知矣以必不能辦之餉値必不能罷之兵且茲茲無有結局徒使經臣與餉臣盻盻而交譏邊疆與腹裏睊睊而胥讒此立敗之道也計非屯田必不能濟此窮窘今遼東壙土甚多以新兵且耕且守或召遠方貧民就佃即藉爲兵給爲世業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如是行之年餘或可濟而兵亦有瘳乎今天下災傷流行處處饑饉即職入河東僅期月州郡以結聚搶奪報者頻仍葢遼餉之催

急如星火而飢荒之民藉以揭竿顧遼東不得不顧腹裏不顧腹裏終無以顧遼東不然運粮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還爲金城之禍漢龎叅之言可不思乎况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措置之安危異便我强利用戰弱則利用守今日正弱而用守之時也守則屯種尤急矣召貧民就佃卽藉爲兵之說誠不鄙其迂而悉心行之可以減餉亦可以減兵可以

益餉亦可以益兵當此兵餉兩難之際而求
兩濟之術誠莫如此策矣充國耕西零以疆
漢杜預田苑乘以平吳今日屯遼陽以滅奴
事可一轍諸臣言之屢矣
皇上竟東之高閣何耶夫禍患當前羣策尚壅擧
國憂惶天聽仍高職不敢委之氣運尚冀
九廟有靈故拾諸臣已言而未行者瀝血再陳
皇上如念
二祖

八宗之付托不可相負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金甌
不可輕棄
皇上四十八年太平天下不可有初鮮終則當此
危迫早宜翻然省悟諸凡用人行政頃刻難
緩之事迅速修行仍下廷臣議屯之疏令該
部商確舉行雖曰亾羊補牢亦庶幾索艾救
亾尚可啚也
○朝鮮國王李琿題爲痛辯誣枉備陳情悃懇乞
聖明特垂矜恤曲賜洞察事臣竊查先該經畧楊

鎬據哨使獲到夷人口供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講話要和又差中軍迎接高麗宰相等情據此牌行遼東都司咨問小邦所差何官前往建夷所言何事等因小邦得此不勝怪訝因念前項所報似出于傳聞之訛或涉于狡虜之計不欲取較爭辯只將小邦邊臣省諭胡差情節回復都司以憑轉報去後隨該臣奏陪臣李覺回自京師啓稱職在京裏聽得遼鎮塘報有稱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要和迎

接高麗宰相講和一節關係匪細或者奴酋
以搶去麗兵誘我屬國合無仍示
宣諭勿墮賊計等因聽此職等就便申訴兵部衙
門等因具咨得此臣不覺悚然驚惕然懼繼
之以憤惋悶鬱罔知攸措伏審遼鎮所報一
欵即是日前哨役之口供者豈料邊上一虜
之謊說展轉傳襲將成市虎臣乃不忍含嘿
方擬另行具奏間續該賀節陪臣李弘胄等
馳啓節該職等嘗差未到京裏將原賫表奏

禮物驗過進獻外竊聞
天朝之爲東事計者或以小邦與奴賊陽銜陰順
至有船舸南至窺登萊徐兗之語或將
宣諭或要監護此等數款痛寃枉極等因具啓得
此臣竊詳賊胡肆逆罪惡積稔
天朝之内外區畫凡係安攘機宜劫毖方畧固已
制勝廟堂以至綏輯遐藩庇庥偏服勤
勑諭之諄切
欽賞之優渥該部之咨會督撫之警飭非但勉以

犄角抑且諭以輔車無非為小邦終始扶護
免致顛沛之洪私也臣小邦臣民自聞此等
各報莫不痛愕愊塞合口言曰惟我小邦于
天朝則父子與逆虜則仇怨寧以國斃不與賊生
忠貞之篤鬼神可質不幸罹此厚誣將何自
列臣敢以通國羣情之所同冤者罄叩于
宸嚴之下自奴賊匪茹小邦奉
聖主勑命承督撫咨檄悉從征期效敵愾天不助
順孤軍絕援全師覆沒左營抵死血戰之狀

二帥偷生被擄之跡已悉于臣第一疏矣伊賊既已搶殺小邦萬餘軍兵逆犯天兵顏行更結蒙古悉衆西寇猶恐小邦之議其後乃敢出遣差胡悍然通書獰辭悖說極肆狂吠其嘗試齮齕之情至兇至憯小邦不知焚書聲罪斬使馳奏而相機制權兵家勝筭理合弛張待夷常道故仍許邊臣經自打發此等情節又具于臣第二疏矣葢自國中不爲報答者義所不可也使邊臣隨意答之者斥之

不與也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
云者本其受命于
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
待之以番頭也至于陳說禍福省諭逆順終
以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爲言者欲其革回改啚
懷我好音也後據去回人口說奴酋見此答
書乃以建州馬法等名及
天朝父母等語尤益嗔恨云此果小邦欲與通和

而反有如此挑怨之說乎況此報書既是邊臣所答故該道邊臣將機就計另差小校一名跟同鄉通事托稱回報前往奴寨要探彼中情形便是一介撥役有何官職而指謂宰相指謂差官乎未幾邊臣原差小校回自賊寨而本賊又復差胡再送兗書乃以要盟作惡爲說無論不道所不忍言此等情節則又具于臣第三疏矣見擄梁諫供稱奴賊既以答書不好爲怒拘置寨外又該丞回人供稱

奴賊將我國被擄人等盡行厮殺又曰奴酋
言說朝鮮國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
語可選一將之兵將爲處置云伊賊蓄怒于
小邦而慢說者至此尤極矣厥後又擄乫回
人供說節該伊賊使其女婿好好里等來問
我國之降將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從
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朝
鮮豈不聞知乎且奴酋之子忩古太等語其
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

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後而先犯遼東又聞奴酋與其各將密議乃于遼東牛毛寨萬遮嶺西處遣兵防守造作攻城長梯要搶寛奠鎮江等處覬塞斷内外剸截腰脊其謀不亦憯乎此等情節又具于臣告急第四疏并咨經畧等衙門以便轉奏矣賊之必欲先搶小邦者日益驕桀其恣睢暴蔑之狀萬分叵測此果伊賊行和于小邦而又有如此寇刦之計乎奴賊之差胡往來

小邦境上也前後斥絕節次申飭邊臣而自國中曾無片言隻字之相聞酒食餽遺之相及若或因是而却通和因是而疑其情迹則不亦誣枉之甚乎往在萬曆十七年間倭酋秀吉遣致書假道犯上臣之先父王據義斥逐而伊賊乃以小邦遣使貢驢之說傳播于琉球及福建等處伊情所在啚欲熒惑遠近使小邦獲罪于上國然後求逞其兇計也目今逆虜狡猾特甚所謂通和等說安知不出

于伊酋之搆誣小邦而然者乎此外飛詞架
語如彼貢驢之說難保其必無則竊恐
天朝邊哨之報亦未免爲奸套所中也噫當倭賊
之蹂躪小邦也三都八路盡爲魚肉國勢已
窮基命無所而終守臣節不爲兇賊所啗顧
此奴賊雖極猖獗比之于桑酋之大勢固已
不侔寧有一見兇書遽爾恇怯受伊哄脅約
成和好交賈弊帛背君父悖天理辱祖先蟣
宗社甘心禽獸之倫自求罔測之禍哉小邦之待

奴各該件欵如上所開凡係虜情節有聞輙達無事不報未嘗有一毫遺隱有咫尺之威顏萬里之明見而詎意毗胱細作誣供遂爲口實始焉而經畧咨審尖焉而遼鎮揭報馴至流言載路積疑成惑若以小邦爲怯于兇喝怵于犬狂陽衡陰順舲舸南至等語乃發于疑訝之中言之不詳胡至此極竊惟朝廷之上部科之間樞機所關議論所在豈特一時之訾毀實乃千載之鈇鉞倘或此等說謊

之報不獲明辯于衡鏡之下果如陪臣所聞者則東藩一域殆盡陷于覆盆之底臣竊痛之臣覆念所謂諭者諭其迷惑諭其利害提撕戒飭之意也監者監其事狀察其情形詳諒諦審之謂也小邦于今日之事旣無可諭之端亦無可監之機而乃欲置之于虞疑之地至煩外服之建置乎臣竊究之漢時渠犁之屯田車師之破降或遣領護或設都護及焉耆龜茲逼于匈奴相繼叛亂復置都護班

超之守于闐耿恭之控金蒲皆是也今我
聖朝威靈煇赫神武誕揚臣妾萬邦之烈固將不
屑于東京永平之比小邦之恪守藩屏罔愆
候度又非若西域諸夷之比而設官命名之
議殆髣髴于故事此小邦所以惶惑痛悶莫
省所由者也臣雖至愚極劣固知
聖朝之與小邦務期極濟庇全于阽危喪敗之際
惟當感戴欣幸之不暇而第緣事殊凡例名
屬新創中外見聞率多致訝而異時國史書

之海內傳之或將以小邦擬之于古者降胡
之國則小邦二百年來血誠事天生死一節
之心迹遂無以暴列而終作夷虜之歸矣然
則自祖先世荷
列聖之盛眷至此而始遺臣先父王偏蒙再造激
冒生成之業至此而始哀徽臣之曲被殊渥
游叨寵命之隆至此而莫保此尤臣之所大
懼者也言念及此若無所容對臣民而蘊結
愧覆載而踧踖區區肝血第切激烈而

天陛迥絶籲號無因伏望
聖慈諒臣情理以擴保綏之深仁以終昭雪之大
德不勝幸甚
兵科叅看得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總之不離信
義者近是信者國之實也義者忠之屬也粤
自逆奴匪茹我師失利三路大衂延及麗卒
該國勤王之勇將士效死之節此舉朝之所
深加亦舉朝之所隱痛也已而酋勢益肆我
備全疎開鐵繼陷北關隨亾風鶴皆兵屋瓦

俱震而差胡徃來于麗境盬驢貢獻于報牘雖未必非行諜之游辭亦不能無觀蚌之疑慮廼國王一封馳奏寸心欲剖其不與彼俱生也壯志直吞胡虜其不甘此厚誣也冉哀可對鬼神此而不為一暴白之母盌謂我實忠君而反謂肯君以至此乎且其陪臣李廷龜等又有呈矣反覆于君臣天地之位諄切于父子天性之親情見于辭氣激于志卽其上下之義不受辱愈見主臣之信無二心向

來宣慰之遺旣成築舍今日昭雪之議應同
迅雷懷遠人而懾逆酋樹聲援而壯犄角在
此舉矣抄出速覆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姦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即勅救援事職方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東虜合謀入犯情形甚真遼陽廣寧俱在危
急着經畧督撫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

虞廣寧添兵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到部爲照廣寧爲全遼重鎮介在東夷西虜之中自來惟撫臣屯重兵以兼制之邇自奴酋猖獗虎墩粆煖諸夷虜乘釁跳梁經臣始有征夷征虜之分然既稱夷虜合謀我亦宜合力禦之顧東不得遺西而備西亦所以固東兵有可增何俟撫臣疾呼而後應哉惟是議兵于今日則難之難矣各邊鎮設兵自衛只有此數一調于四路誓師之前而邊鎮空再調于

三路敗衂之後而邊鎮益空不得已而以募補調應經臣十二萬之請又不得已而調之又調募之又募以應經臣十八萬之請此在臣部索賦幾于心碎血枯在從事諸臣亦既勢窮力竭而無可奈何矣然使有餉猶可議兵也遼自喪敗之餘人不樂往安家馬價衣裝非厚給以二十五金不能得一兵計兵一萬領餉銀二十五萬臣部從何得此錢糧雖經會議加派安家馬價乃計部止分山西陝

西蘇州三處九十四萬山陝先多支用蘇州遽難猝至有加派之名無加派之實卽前議十八萬之數尚恐不足再欲廣寧增兵二萬是竭澤之漁也臣不敢也是無米之炊也臣不能也無已查有景國佐李成龍見領山陝民兵家丁九百餘名與麻劉二罪師罰贖家丁一千八百不在原題十八萬之内計十八萬數外約餘畿輔募兵一萬今河西勢急應量留前三項之兵合廣寧新兵七千與該鎮

原設主兵似亦足爲分防之用然酌量緩急是在撫臣會同經臣通融調度河東河西同爲遼地防夷防虜總屬王師當不以畛域起見一彼一此致自斷其聯絡之聲勢也至遼陽見在兵十一萬七百八十餘名將出關兵三萬一千三百外尚在催發兵三萬有餘亦不甚縮經臣原題之數臣所爲計兵者止此矣臣力竭矣若曰多多益善萬不敢謾語以貽誤撫臣也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一體遵奉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終

籌遼碩畫

四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7

籌遼碩畫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東

閱已竣敬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鴞音以

挻災索賦徵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爲非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陸閱

月念職侏儒凡矩不能左屬乎胡之韡右握

滅逆之矢以共襄九伐早奏敉寧循省寸衷

AC 149 P3 v.67

恒含片媿竊于東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利遲賊樹交而我散逆則且耕且守西連東拒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撻伐之功此其本要也諸凡戰守機宜經臣熊廷弼以經緯之略大力肩承督臣文球撫臣周永春按臣陳王庭以忠藎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營衞必周職思毗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茀臨時商略者已往便爲陳言先事圖迴者將來尚難逆覩不敢輙形奏續塵瀆

聖明惟是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
怠或得之道將　建議或採之士庶敷陳或
爲目前難緩之圖或爲異時善後之策輒具
款目臚列上聞如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十畝
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石爲一歲
之俸而收其半以豫儲故軍與國兩利焉自
屯制廢乃改爲佃種每畝歲收籽粒三分無

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用甚異非積粟
實邊之初意欲議屯田非復屯制不可也屯
制復而本色充然足濟今日運事之艱難也
以江東論金復海蓋四衛生齒頗煩虜騎不
擾犂鋤之用似遍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成守
土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開鐵二處戎馬闌
入鬼燐相照有糧且為盜資況問可耕之地
乎自遼陽而東至瀋陽及寬靉等處地方多
可耕而賊儆時聞人情恇怯得屯田萬餘與

土民並耕或能彼此相仗以事隴畝然見在之軍以荷戈而憂不足能分以荷犁耶無巳則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之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耕于此地者免其運令此一塊土足糊其人之口而其餘貿易於市者便可佐官運之不給充折色之名買是不必有屯田之名而實有其利此所當亟講者也自廣寧而東至三岔河北爲虜穴南爲湖地亘極于海墾而爲田不可以千萬

畝計以與虜爲鄰且地下多水患自驛堡墩
臺而外居民絕少四望無煙惟蘆葦蕭蕭耳
或調撥或地方召募得屯軍二萬以屯制授
田先開河一帶使旱潦有備以開河之土便
築邊墻或五里或十里置一屯堡住屯軍二
三百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延袤一帶既
成樂土且號長城此固政第一義至廣寧以
西錦義寬而寧前狹播種外尚多沃壤苦無
軍耳古不有募民田塞下者乎不有徙民實

塞下者乎宜如寧前道臣王化貞議
明詔天下凡罪應戍者俱改謫寧前錦義得以營
田自贖能墾田百畝者三年爲期八十畝以
下者四年爲期五十畝者五年爲期貧無力
者傭作十年俱得除罪給照還藉所墾之田
因以給軍兵食兩裕蓋近來謫戍者皆多雄
黠名隸尺藉身復他往衛官借此月糧徒糜
費耳不如責以實事開之赦條使樂趨寬宥
而忘開墾之勞可廣收其用此策之最便者

也至議屯軍立屯具辦屯牛當先一歲計之以待次年之用且屯糧收於秋成之日屯軍當先廩一年之糧作何設處都應早計伏候

聖裁

一議運事職聞軍聚糧虛脫巾立見遼陽軍餉其折色者計部方那借設處所云日中而問曰矣本色之餉軍中最急所資海陸二運督餉侍郎李長庚精心講求竭力營綜泒糧開運大費擘畫撫臣周永春議將順永登萊四

府加派一厘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永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如額派運必所
不辭海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先不避
勞怨盡心籌國陸運在關東與海蓋者永平
道臣袁應泰海蓋寧前守巡諸道臣黽勉共
濟不遺餘力然畢竟百車之力不如一舟職
前至海上見寧前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
混木爲舟製極完好此遇礁石如堅車過軟
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矣今海運可由

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蔴灣運事等項永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甚詳諸臣正在商略第寧前木賤而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調遼陽欲募之閩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爲慮匠役既難成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能呼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樂亭或芝蔴灣有造舟若干堅完可用明開鄉里保結于官運中同幇領運可運一千石者議題准

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題准叅遊職銜事完
即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例監數目除授
不必拘年挨選當有欣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奠竊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遼陽
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西虜勾連
扇動相應於河口以分我之勢而乘我未敢
直走遼陽城下我惟休息訓練消弭內患預
設方略以待之守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奠

等處大肆摽掠闚覦南衛遼陽方嚴兵自守不能以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蕩搖可虞而遼陽益孤矣頃海蓋道臣康應乾去年督寬奠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眞如天塹我難于往彼豈易來聞東山礦兵尚二三萬計此輩嶮峻飛騰奴酋稱為山耗所素畏焉如號召招捄使或百或千自相團結不用安家行糧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其中能團結百人者即為百夫長能團結千人者為千夫長隸

名軍藉將領不許侵擾苐以名法相束亦不
宜徵調與官兵同部以啓事端苐令無事則
合伍耕農有警則據險殺賊使家自爲守人
自爲戰而嚴禁其出墻偷竊以釀禍釁兵圍
結一成卽四衞之藩屏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城堡
爲保障墩臺爲耳目
祖宗時廓淸驅逐之餘兵威遠鎭徼環衞森密漸

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戸牖綢繆之計也惟經臣熊廷弼往者廵方時自三岔河而東築沿邊土墻竊虜無敢闌入者又先道臣李松西接闗門東至鎮夷河築邊墻四十里基厚而堅制周而備職頃至河口視之爲徘徊歎息惜後人不踵致前勞半擲蓋相距已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爲修築自山海至三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除臨城堡在河東者除遼瀋寬靉鎮江四衛懿路汎蒲之外其

餘或荒爲鬼燐或鞠爲茂草應候東平徐議
修復之工自三岔河以至廣寧所過城堡大
率舊腐不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者少如
用職屯田議開河一帶取土隨築邊墻足資
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曠而平錦州
便依山爲險猶幸去邊差遠至杏山塔山以
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之大福大興二堡林
木蔽天棘蘆滿地虜之出沒甚易原設墩臺
二十一座每臺軍三五十名不等瞭守頗密

後以軍漸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費止存紅螺鎮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極宜修復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濠河歲久填沒虜騎易于馳驅急圖開濬而地方軍伍日送牛送運無可供役爲之束手至叚木衝仰視峻嶺四圍溝路爲受敵衝口與大與堡輔車相伏勢孤地險兵衛不足召募居民無肯往者地方建議請移置此堡於仙人洞山增兵數百我之瞭賊甚便賊之乘我便難然此等工程豈

空言能辦查昔年班軍曾赴寧前駐防不知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二千更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及于廣寧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舉如鐵場臺與水段木衝四堡極爲險要各增兵五百其備禦等官有能悉力防守一歲中有無失事者即與題請優敘加衘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靜撥夜之軍最危最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糧猶夫人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糧餉如

瞭望有功偵探得實者願賞願官准與優議其所轄將領不論風寒雨雪曉夜稽查賞重而法嚴人知用命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以守隘庶幾一帶金湯矣伏候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多瘦死者以草料之價騰踊倍常或各軍不肖者第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本色芻豆接濟以時給散以時更每營馬三百匹委千把總一

員帶火軍二十人驗料剉草攢槽餵養專爲責成視馬肥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馬骨漸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蒭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長給馬乾告者紛紛緣往時此中養馬者皆有戶丁幫貼故每月止一錢八分令戶口寥蕭誰爲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絡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而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旣罄其貲皃

貼婦之錢旋即倒死又迫以私逃遠竄之路擲公帑殘物命耗軍伍皆由于此應如道臣議每馬月食料銀五錢除將十九年經制通融外所少不多量爲議補其後有倒死者照各邊例朋幫扣買三年之後所省馬價足以辦此不必仰給京運矣至種馬一節雖有永寧一監然廣寧錦義之間地當濱海水草肥澤牧養甚便如得馬價六千兩於山東等處市牝馬千匹設監司牧兩年之內雲錦成羣

以孳生者爲驛站應付而軍馬之在驛應差者盡撤歸營則驛馬不缺營馬亦克勝于每年買馬而不得馬之用此兩利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議襲替軍衛應襲者本處起文赴部驗黃襲者此舊例也自遼左兵興恐應襲者借赴部之名爲入關之計棄桑梓不顧雖冠裳而何補遂議一槩停止慮誠深遠矣職所過之地各應襲者擁馬相怨有願戮力邊疆借一職

以自效者有願輸粟助餉希霑一命者有陣亡將吏之子弟國難家仇憤氣雲涌思授職從戎一當以報者職思將材首重世職多難正藉鼓勸因有事而錮之人無効用之階祗懷菀結之感宜

勑下遼東撫按凡係應襲者嚴查外黃互相保結如無假冒情弊免其赴部即與具題兵部查對內黃內外符合題准承襲承行書辦不許妄為吹索無端查駁以快要求應襲指揮者

助米二十石輸納遼陽以下遞減少佐軍餉其係東事以來祖父陣亡者徑准襲替免其輸助以示優䘏中有材智膽力可堪驅策者經撫二臣即與隨材拔用則羣心奔悅而敵愾之氣張矣伏候

聖裁

一議激勸夫人孰不愛其身而願爲君捐孰不愛其家而願爲國用此尋常之所難宜優異之以風勵海内者也昨者四路徂征戎車再

覆將吏如劉綎以下身當矢擔奮臂擊賊肝
腦塗地義無旋踵此
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而忠勇昭然矣北闕之
破金白二酋不甘迎馬請降力戰以斃其陣
亡將士上自總鎮下建偏裨千把再推而生
員吏農挺身從征歿于王事者聽撫按二臣
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卹職意宜將將吏諸
人立廟廣寧春秋致饗使諸吏過之者且感
且泣憤逆胡而思剪將金白二酋立廟鎮靜

堡春秋致饗使外夷聞之者慕中國之有恩
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
者固當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金州
守備嚴正中輸粟五千石蓋州衛指揮李鑛
輸粟一千石銀一百兩海蓋道中軍王化溥
輸馬五十匹復州衛指揮花獻宸助兵一百
二十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州衛指揮
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七斗撫院
中軍麻承宗輸九輞車一輛七輞車一輛牛

八隻可謂慕義甚殷者其他或千百至十又
或助牛助馬助車多寡不等名姓在藉夫不
肖者方乘經事之急以要利此獨出庾廩之
積以急公有臣如此勸典宜亟在撫按二臣
當列名具奏
勅定賞格其志在吞胡者隨酌多寡高下陞除以
酬壯志其最少者亦給扁旌異以示勸鄉里
使身隕名飛者留英名于萬古財輕義重者
被殊寵以千秋將風聽所鼓使人不愛其力

而家不私其財東事不足平也其道府諸臣
捐俸助餉者並候撫按查明另叙伏乞
聖裁
○閱視邊務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奉
旨訪問事該臣欽奉
勑書内一欵西虜蠢動何以覊縻金白被陷何以
招捄後兵部據臣同官張延登揭帖題覆有
遼事制勝有機闗臣便宜當假一疏覆題臣
出闗閱視并請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爲覊縻

往來之用奉

聖旨姚宗文着作速出關與經撫諸臣相機行事

北關既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着于西虜處訪確憑優恤處置臣竊思之有訪問之事有訪問之意訪問其子姓招其部落逃匿者歸之流移者恤之軫少陵之亡瞽覓覆巢之完卵此訪問事也軫亡繼絕固在北關

宣諭䟽恩并通西虜如蔦蘿之愛難割或犬羊之性可收此訪問之意也此臣奉

旨出關訪之撫臣周永春與道將諸人皆云北關
既被攻陷金台什力戰以死白羊骨被獲見
殺其子姓部落悉俘虜無可招徠者續據巴
領夷使孩四伯報稱白羊骨之弟卜兒漢右
赤弁金台什之子得力革見在奴酋營內此
方寄命虎穴未可招徠惟得力革二女其長
者名速不他爲西虜腦毛大之孫婦其次名
中根兒爲虎敦兎憨之婦又據遊擊王牧民
報巴領營部夷伯猪顧稟稱曾于奴酋寨親

見虎敦兎憨差部夷三金榜什等十名與奴兒哈赤講說憨娶了金台什的孫女爲妻你如何將他酋寨克去殺了他全家可將人畜活的送還原寨死的再講奴兒不理口出妄言等情往者臣同官張延登臺臣王象恒撫臣周永春暨臣俱有用虜之說今虎酋旣情關于姻好復忿深于謾罵因其釁而挑之我固不借其兵力以掃穴犂庭而第使釁開難合用我之間伐彼之交不令其折入于奴以

助鴟張豕突之害亦羈縻急務也臣至廣寧
撫臣周永春示以用夷大略其授意于王牧
民者隨事相機曲盡方略矣時以仲冬苦寒
虎酋振帳遠去無因遣使以借彼爲援恐要
挾無已未敢草草隨據永平薊州三道并東
西將領報稱界領口有虎敦兎憨差人講賞
如有不從要報先世捧捶崖舊仇比將官與
之講折諸夷使稱回去說與憨知着他幹件
功勞再來講賞等情又報虎酋差夷使于奴

兒哈赤講說遼東是他乞賞地方近被侵奪
又將宰賽金台什人馬殺害亦要報仇等語
臣與撫臣周永春議此中不便遣使旣今虎
酋遣人講賞因其來而激之亦是一便遂同
遣官會督臣文球督臣之意屬道臣圖之永
平道臣袁應泰明心練識慷慨任事謂
明旨訪問非苐賫口角于諸夷也彼可以使來我
何不可以使往西域之詔三巴之檄豈不歷
而走者職遂議遣東官王猷涉歷虜地初至

腦毛大營再至虎酋母營後至憨營始言訪
問繼而挑以北關報仇之意虎酋款贈頗厚
隨遣夷使恰傍什等同來回覆且請示下出
兵殺奴等情該督經撫按諸臣與臣議之使
虎酋出兵有三難焉夷性叵測片語難憑口
血之盟更變可慮其難一諭令出兵必求重
犒物力未備難滿要求其難二虜攻其西我
攻其東犄之角之方克有濟如聽彼獨力正
慮勝敗未分勝則虜專其功敗則我共其害

其難三不如終以訪問爲詞北關子姓部落俘擄無存議以朝廷優恤之恩波及其女而雪恥報仇聽自爲討名義甚正恩好亦乎似爲得策遂與永平道臣酌定諭帖内開東協副總兵官姜弼諭朒毛大知悉前日遣官訪問金台什苗裔要優恤賞賚他今來回話台什止有二女一爲你憨妻一爲你孩兒再無别人甚可憐憫你憨又差恰榜什及把兎兒恰等說要出兵殺滅奴酋報效朝廷各位大

師甚喜你憨十分忠順賊奴悖逆已極天所必誅但奴酋狡詐百端若要勦滅他必須萬全你憨仍自作商量你們如恨奴無禮萬分把憨放不在心上你們氣惱不過實心為

天朝報效先傳諭粆花各部落休聽賊奴哄嚇待

天朝大兵進勦時候兩下夾攻你們若殺了奴酋首級賞銀一萬兩殺奴酋頭目及李永芳首級每顆賞銀三千兩殺奴酋部落首級照

裡邊每顆賞銀五十兩仍將奴酋賞
勅給予金台什旣無遺下別人大師議將優恤他
特恩卽分賞他二女爲你憨妻的賞銀三千兩爲
你孩婦的賞銀一千兩可差在領賞處所赴
天領後不爲例已于三月十四日永平道臣復
差聽用官張洪觀等四員伴送各夷回巢往
諭去訖所不敢先奏後遣恐一經奏聞事體
重大如我之垂餌非厚虜之戀棧未濃承領
不前恐傷國體今所議者波及也非特頒也

議與也非請給也止云出于諸臣之議不妨
事在行止之間且相機業有
明旨罔金許以便宜祈
聖明不以爲罪也隨據管鎮靜堡都司劉世勛禀
據守堡王世爵禀稱有西夷虎敦兎憨差貴
英哈必力等百十餘名到關審得來夷禀稱
前有關西界嶺口通事說優恤金台什二孫
女係憨妻幷雙阿兒寨妻共銀四千兩于原
賞處候領今憨差我們來領賞物有黃台吉

等衆頭腦後邊來還有事禀等情該臣即差
東協標下中軍官曹應登馳至鎮靜堡帖諭
正安堡遊擊王牧民夷使來款之宜稍加厚
他不必挑激他用兵只把朝廷大恩北關忠
順陷沒尚眷眷不忘命加優恤故波及于爾
使知感激如胐毛大黃台吉來講用兵事宜
說既作一家便當與商斟酌出兵不宜草草
待我兵大舉相約東西夾攻方好成得大功
賞格自在目前只教他連合粆㑀諸部切莫

聽奴誘騙爲奴所使更爲奴所害也只如此
說不必支離遣來中軍凡事與同心計議賞
銀四千兩已行文管糧馬同知卽差官領給
有何說話速速稟報去後今據援遼守備蔣
紹芳稟稱蒙遼東巡撫周委往鎭靜堡撫賞
同薊鎭東協差官曹守備分巡道委官張養
光張登第公同該堡劉都司與憨差夷貴英
恰等講說朝廷念金台什忠順有年今被奴
酋壞了遍查各部落並無台什後代止有憨

妻與雙阿兒寨妻係金台什孫女故特優恤
此銀與憨妻三千兩雙阿兒寨妻一千兩以
示朝廷優恤忠順至意並不與憨夷等相干
你若立照畫押後不爲例我方交銀與你拿
去各夷初欲長乞後與再三講折貴英恰等
遂立文書三紙內言後不爲例甲職始將前
銀交與貴英恰收訖又據東協標下中軍曹
應登禀稱本月二十二日到遼東鎮靜堡有
虎憨部下通夷貴英恰等正石堡外放馬登

與講折停妥將所議銀四千兩分給具有領
狀開稱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領過裏邊
皇爺原爲優恤金台什二女一個係憨妻中根兒
哈與銀三千兩一個係雙阿兒寨妻速不他
哈與銀一千兩只爲金台什忠順
特恩優恤金台什遺下二女共銀四千兩今同衆
夷使貴英恰等領過後不爲例不長乞公同
援遼守備蔣紹芳分給各夷親說多蒙
皇爺天地洪恩我們感戴不盡比有在堡宰賽等

部夷在傷聞知都說金台什忠順裏邊
皇爺這樣厚賞我們各家都要忠順學好等語又
據劉世勛稟稱公同曹應登會通事張禮
宣諭這四千兩銀是我們
皇爺原爲金台什忠順因他無子孫止有二女皆
特恩賞他你們不可當常例你看奴酋背逆我們
召到無萬的兵馬奴酋眼前死無塟身你們
各夷眼看着樣子何不學做忠順好人各夷
寫立領狀註寫後不爲例執照將銀兌訖等

情又據遊擊王牧民呈據相同到臣夫四千金之費非濃氈也虜且如期而來受餌而往

聖上優恤之仁深戢于虎酋傳聞于諸夷豈不矍然動念感中國之有恩耶何必與言助兵之事弟使不爲奴用我已操其用矣如胭毛大暹日果來別有商略撫臣周永春深知夷虜之情殊有駕馭之法斟酌運用必有嘉猷以收全局此臣所謂借訪問之名以行羈縻之術也得力華見在奴營聞奴賊以女妻之人

稱其虓勇不倫豈以妻而忘殺父之仇如破奴之後歸順如初當另議處置至金白二酋應立廟示勸臣已具在別疏

上聞又南北二關幷稱忠順幷爲陷歿如南關之裔王世忠見在廣寧爲遊擊臣見之挺然少年也容止大有華風肝膽盡饒英略宿抱黍離之恨必堅傾葵之心應與陞授實職使風示外夷以爲慕義之勸又欽奉

勅書以朝鮮效順欲加鼓舞第遣官

宣諭并撥兵防守撥屬國之情皆所不愿則惟有
厚賚以加之使自爲守備作我藩屏在我鎮
江等處如臣題議別爲防守之策庶朝鮮得
勢相倚有所恃而無恐矣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考選湖廣道試御史林一桂題爲時事日非民
生日蹙敬陳六逆五盡二反一順以祈
聖鑒事臣需次言官
俞旨無日不當言

聖躬需調充耳爲戒不可言而三月旅邸觸事興懷覺有感慨而欲言者不能無説而處于此敢于給假時謬言之

皇上試謬聽焉臣謂六逆者何也以儆臣工也臣見今日一二臣工所以責備我

皇上者甚悉而未有責備之實故責難于君曰恭曰敬臣姑轉其言曰逆知逆則知恭矣知敬矣夫將請臨御也何以道去邀留便作杜門之套昔疾今愈故示不病之呻也夫將請發

帑也何以自公退食殊有愧於素絲入闥排闥未忘情于吝惜也夫將請用人也何以循例補牘高下畢竟在心置膝墜淵升沉終須應手也夫將請宵旰也何以朱扉夕掩綠蟻浮沉于清宵高門旦開輿馬驅馳于白晝也夫將請剖斷也何以東西南北隱隱據其中央瞻顧徘徊着着歸于體面也夫將祈聽受也何以是非同異未忘一室之爭面目肝腸尚作兩邊之見也故以休沐請歸御逆也以

點染請發帑逆也以播弄請用人逆也以酣
逸請宵旰逆也以模稜祈剖斷逆也以禍執
祈聽受逆也此所謂六逆也幽無以盟天地
而泣鬼神顯無以信中涓而服巨室叩請雖
殷臣見臣下之不能得
皇上也臣謂五盡者何也以蘇民命也天下調兵
措餉固宜波及民間然漢武撻伐匈奴至空
虛海內自榷鹽算商鬻爵外他無奇舉竊怪
今日用兵則以言利者太析也款目瑣屑未

易更僕聊試舉其一二如查稅契権當鋪行
抽扣索捐助最甚者則在加派一加之不已
再加之再之不已三加之重徵之檄前方到
而後已隨道路洶洶將無偶沙中之語銅墨
之夫陽爲公而陰爲私追呼疊疊得無斃杖
下之魂且夫加派民也稅契亦民紙上阡陌
政田間隴畝等盡也稅契民也當鋪亦民貧
艱舉火猶富苦割肥等盡也當鋪民也抽扣
亦民在官祿薄則漁獵計工等盡也抽扣民

也捐助亦民有司筐筐皆闒左篋罰等盡也

朝四暮三獨不念天地有數水輸陸運亦可

知神鬼無功此所謂五盡也有此五盡是生

二反曹致廉請括江南富民與榷當舖也無

以異而括富民則以爲非榷當舖則以爲是

一反也李一忠請調各府餘銀與索捐助也

無以異而調餘銀則以爲非索捐助則以爲

是二反也奸徒望風小人善意彼見在位之

多謀不覺熱中而欲炙尤而效之抑又甚耳

既知彼着非是便知我着是非而振之則在
皇上矣夫臣君之臣也民君之民也臣不敢多求
皇上候
玉體清豫之時求
皇上一臨朝是日也節逆耳之箴輟苦口之詞道
盛美以暢性情陳禮樂以娛觀聽一人愷懌
萬象昭蘇事自治民自安以清六逆以回五
盡以消二反當在可知不可知之中臣所謂
一順百順者此也嗚呼一順不可幾于上六

逆未遠更于下五盡銷閭閻之膏二反啓奸民之志如此措餉真堪痛哭臣請竟言之夫加派新額也諸項款目新例也舊者獨有成式新者有何稽查多一番名色定多一番騷動而多一件頭緒定多一件乾沒令民以爲有官以爲無官以爲有部以爲無部以爲有遼以爲無遼竟不知實入若干實出若干而巧設多端誅求四出敲膚剝髓之謀半入烏有無是之手黔首固易籠絡毛皮何堪同盡

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以爲加派可免
則免加派不可免又不如併裁諸款而獨行
加派而稅契與當鋪猶然田亦契契亦田田
已再加三加契復查冊對明久廢遺業者有
冊無契則索契窮也未經過割者有契無冊
則對冊窮也使棍徒乘機而首匿契殷實之
家爲魚肉矣差役承票而查漏冊山澤之叟
無寧居矣至當鋪籍官府而窩賊物盜賊不
充斥乎倍利息而厚償窮民不至枯乎故二

項之併裁尤急也抑臣又有說焉奴酋旦夕
就殲加派應有期限假令懾于經略之望此
不往而彼不來潛作老我之期明欲進而陰
欲卻搗巢有待結局尚寬而年年此餉此兵
事事待補待湊是自敗之術也臣竊謂經略
索兵十八萬而半年內外天下何曾以十八
萬應經略何待十八萬守遼陽度今日之勢
與經略之才兵之不得取盈與不必取盈也
亦可見乎前事矣何不將彭元錦等兵徑絕

其來蹙額不前如州縣未至等兵勿責其調
明白截住量兵就餉勿強餉就兵令我得持
久以待奴奴不得迭出而肄我不亦可乎是
在當事者酌而行之耳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
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
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事職以短
闒之才荷艱重之任當殘破之餘晝夜拮据
獨賴督撫閱按諸臣同心匡扶部道鎮將諸

臣協力幹辦得藉手東支西吾儆殘鎮旬月之安而苟幸無罪此非職之能而文武諸臣和附之力也職趨公事實急而至其解煩苛而就簡易則職又似緩職治貪懦實嚴而至其忘過記功不留悁忿而沒人善勞則職又似寛職持大體實一無假借而至其晏處商量之會去套數而存真率披肝膽而略形骸使人人厭意而去則職又似有情禮雖將官以下舊無待坐之例而職亦時時與共起居

飲食至親爲割鮮酌醴以相慰勞以此文武
將吏無不忘其急忘其嚴忘其顛倒嫚罵而
私相歎謂可與從遊共功名者莫職若也于
是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歃
血誓同殺賊以無負朝廷無負微職爲約而
職亦私察其衆心和附可用也於是乃敢主
張守瀋以爲南顧遼海北規開鐵東逼賊巢
漸進轉蹙之計不然而瀋距賊巢僅百里耳
職亦安敢親統三萬不和之衆強置之虎狼

之側而自委其身于不測耶瀋城大而低身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甎皆鹻蝕珊塌可蹬而上其居民皆竄徃他衛而城內僅存三四百家皆開鐵流寓其本城遊擊併汎懿蒲三備禦皆日集城內夜潛關外遇急則各取趨避而去名雖未棄實巳久棄職思開鐵失而地仍吾土也今皆爲東西虜牧塲而我兵遂無敢北徃者若賊再取所棄而夷毀之南顧北規東逼之路從此遂絕故不得不

趍此人心和附而亟先據之以綴賊困賊而
使賊不敢他出一步壕墻逼城數尺許令塡
壕平墻展開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每丈五
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衞以砲手十餘人餘寬
三四丈爲遊兵策應馬道盤外浚深壕二道
壕外合抱大樹多枝枒者交互糾結三五層
爲鹿角狀職同道鎭時時操鍊執枠以示先
勞而官軍無不鼓舞趨事若忘其苦者此亦
人心和附之驗也倘趍此將帥同盟上下感

奮有兵以供職調遣有餉以供職食用有道
臣以供職任使俾得隨心應手乗機湊會以
惟職之所欲爲何遼憂逆賊不滅而
聖懷不釋哉無柰催兵而兵不得間有至者皆烏
合之衆徒取充數而不可戰也催餉而餉不
得本色見堆蓋套數萬石屢經牌催官催親
詣海州面催而趲運不前也折色部發愆期
朝短暮久而官軍盼望不得領也催道臣而
道臣不得廣寧金復兩道今尚未抵任也遼

陽開原兩道皆缺至四個月不補而賛畫自
正月回籍無一字相聞議改監軍道而亦未
改也每奉
明旨屢爲兵餉責成戶兵兩部及各省撫諸臣何
等嚴切而至其責成遼鎮每云着經略督撫
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虞乃兵餉之遲
悞如故各道之缺人如故職等即欲竭力防
禦而凴誰防禦可保無虞是悞遼東事者在
缺餉在缺道臣而非地方官之過也即微職

一段和輯文武之深衷將帥一段盟誓殺賊
之壯氣亦空付之遼水東耳伏乞
嚴勑各部速處兵餉速補道臣以供職用而毋徒
令職坐失機會也况濬不守則遼不重賊不
困語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業已統兵往守
偪處虎穴而苟不得多兵爲之策應多餉爲
之接濟道臣駐劄一員爲之彈壓又不如將
各總兵將官人馬坐食遼陽聽遼東之日削
日蹙自消自盡之爲緩而遲也如戶兵兩部

不爲職速兵處餉
皇上不爲職速補道臣更乞
明旨諭職撤回三帥人馬專守遼陽毋孤注于瀋
以自速不測之禍職愚幸甚殘遼幸甚
○山西道御史馮嘉會題爲時變需人至急
聖意持之益緩伏乞亟斥游詞俯採忠言以去危
圖安事昔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
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
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

勢異也今天下亂形已成潰決指日而奴酋時聞結連西虜禍且叵測海内徵兵加賦財盡民窮所在思亂中外臣工咸矢憂危苦詞進持顛過計以爲目前救急之著無過于下枚卜點冢卿大僚用言官三事而

皇上不惟不信且漠然置之罔聞輔臣言之不聽銓臣言之不聽各衙門言之不聽豈誤認三事爲若急若緩舉大小臣工言真不足動

聖心之聽耶抑紐于遼東警報頻煩玩之爲不足

憂雖明知三事爲目前急務故緩視之而執無變耶職請以可憂不可恃之實爲中外臣民所通曉公慮者一一爲我

皇上直陳之其一遠憂遼左兵食不繼危在旦夕自去年樞部徵兵戶部加餉軍需幷苦難敷戰守尚無成議倘如近報奴酋果與巴領打漢等夷合兵分犯將遼廣不靖山海薊門以次震搖都城不攻自亂矣是時不有仁賢憑誰捍禦此其可憂者一又近之而憂宣雲三

衛導酋内犯職料奴酋即乗勝東馳山海天
險卒難頓越惟是炒㨾滿明一帶諸虜密邇
邊疆每每乗機虛喝要賞奴酋蓄謀最狡用
兵如神儻其通謀炒㨾滿明捷取開山西北
不三日可由山後直抵都門是時即欲用賢
畫策嗟亦何及此其可憂者二近而又憂内
地民情瓦解自派車牛令行三輔之民業已
不堪驛騷而地畝加派又至再至三尚不知
足于何日停在何年民情洶洶莫必其命兼

以都門畿内白蓮龍天等教挾徒把棍結黨
成羣人人幸災樂禍儻乗夷虜縱横因勢而
起漢末赤眉黃巾之亂詎與消弭此其可憂
者三又近之而憂都城姦細防檢難周此中
五方之人湊處奴酋必預置間諜以探我虚
實報我機密如去年蓋州套盤獲夷丁于纏
袋内搜出胡自首供係建酋遣來探信運到
米豆數目及運官姓名意在攘取益見酋謀
深慮遠内地所遣間諜實繁有徒儻伺夷虜

臨城必然乘機內應于時即援兵四集而居
中無人運籌內外奚憑策應此其可憂者四
夫此四憂者遠之不踰時月近之只在眉睫
人人知之人人慮之豈以
皇上英明天縱反慮不及此哉或者近習昧于安
危大計圖獻諛容身不以爲奴賊遠難至邦
畿則以爲庚戌至城墉數日退去以言寬慰
聖心卽由此以稽留用舍如果有此說我
皇上試反詰之以若所言爾能保奴酋終鷙伏不

犯遼陽山海乎能使宣雲三衛不爲奴酋鄉導不由山海直抵都下乎再保内地民情不窮極生亂震驚畿輔乎再保奴酋姦細不乘夷虜躍入内應乎切恐若輩必不敢謾應居恒貢諛之情自彰而所謂四事之可憂者我

皇上尚肯漫然不以爲意耶既知憂其所可憂必思用人以圖濟則夫大小臣工所言閣臣冢卿大僚與夫俞用言官又何可緩也今宰臣孤立于巖廊久乏協恭之誼大僚落落若晨

星尤切曠官之嗟言官收用于題差渺無同
升之路但得
皇心愉悅卽爲諸臣向用之機
聖筆一舉便是振鷺盈廷之日行見廟堂頓生精
采而中外可憂可圖諸狀自不患于經理無
人尚何慮夷虜奸宄之突發哉
○原任廣西把總李自用題爲敷陳末見以殄醜
虜以復封疆事奴酋包藏禍心蓋起于滅王
杲時不弁戮之之故也所可恨者李永芳悖

叛約虜破城以快其欲佟李二姓兩家宗族相親屯堡鎮城處處有之其他者怨堡官之剝削貪奴酋之重利陰而逆款以致各城堡之失易如反掌不知者坐罪于將帥推諉于無軍而不知城之破非戰之罪兵之寡也緣内應者出于不測以致城破人亡間有知者心懷縮胸而不敢言況三路喪師之後人心戰慄卒無堅志誠不知戰之日杜松受奸細之誘劉綎遭回營之變然皆將帥不精徹不

嘗戒故皆墮其術中兼且遼民多詐士風薄
惡樂爲異說以損人功好施詭計以遂所侻
上之人不覺而信之將士俛首喪氣是以上
下解體開鐵之失全由于士卒顛倒將佐眩
惑使其主客兵彼此和睦內外交儆未有如
今日也幸奴酋無遠略雖一時招亡納叛以
壯其威然地僻人衆糧食不給鹽菜艱辛勢
不得不搶奪以度朝夕况李永芳佟養性輩
愚而好利賊而寡謀不過飽慾爲上策若使

其與天下急衝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遼東將佐悉皆驕怠使其尅撫順而長驅孰能禦之又幸奴酋殘忍酷虐破一城屠一城天必厭之滅亡可待況夷性貪吝疑詐不敢遠離巢穴其志願技量可知巳兵馬雖有十萬多半皆中華人爲之前驅示城堡之相識者以候內變非其鋒不可當吾兵自弱之故也往年東西虜乘虛犯搶動輙數萬各城堡破之不過數千我之兵強于夷狄多矣今國家士

馬非宋之弱國家糧餉非漢之竭彈丸黑子之奴酋何異于瘡瘍疥癬而顧敵之之難也柰何將非其人兵以烏合焉能制勝于夷狄乎當事之經略撫按嘔心吐血不得一妥然經略撫按不過節制總大綱而已戰守攻圍之法奇正分合之妙敵之虛實兵之強弱悉由于將今之大將偏裨不若舉動之間自家掣肘盡倚之經略撫按事可乘也即行稟令動輒十餘日而便宜失矣何以制勝臣以爲

將必得其人而寄之以權然後效有所歸也

臣今籌畫二十款爲

皇上陳之

一曰理門戶以固堂奧鎮靜威遠鎮北關之門戶靜安松山廣順關之門戶慶雲古城新安關之門戶而開鐵總其要開鐵破靖安松山已不能爲奴酋之遏慶雲古城何以鎖鑰西虜是開鐵宜急復以拒兩夷之訌今日城墎空虛人民亡散似無足守然以兵馬萬人載

餉浮駐于兩城克復臨關諸堡俾聲勢聯絡探候慎密外有必戰之勇內無家室之慮藏無餘財野無自牧擄殘已過不復垂涎我于是地得以勤教練謹覘候東警伺所向以攝其後西警探所往以遏其鋒故開鐵不可不早恢復三關不可不早葺理也會安東州撫順關之門戶撫順城正當建夷貢市之路不期叛臣獻降以致丘墟奴酋不據地而守當時急于便地建立營寨置重兵以屯守且修

且戰復此一路要害叛夷亦不敢猖狂至于
斯也柰何計不出此以致清河復遭屠洗令
奴酋任意擄掠無所顧忌爲今之計選將練
兵秣馬蓐食于此三四處屯守内以固瀋遼
外以守門戶北復開鐵南顧寬靉瀋陽增兵
居中策應沿邊緊要別立營寨以爲犄角之
威嚴防範愼烽火于以奪虜氣也何有此所
謂門戶修而堂奧固也若守遼陽則瀋陽緊
關之地以遮其前奉集堡威遠堡障其東北

虎皮驛居中策應由金復蓋間道而入則海州當其冲而鞍山驛爲要地則沙河堡不可不重也以西虜言之則靖遠堡長勝堡遮其西北而長寧堡雙廟兒一㮣要緊地數處按伏得宜則遼可保無虞氷凍之日三岔河東西兩堡宜增兵固守以防西虜侵犯此保遼陽之大略耳

一曰收民兵以佐軍威人情不愛親恤家上之人能鼓舞之以從事較之烏合之衆不經訓

練者孰優也況遼民日與達虜稔熟慣于弓
馬氣習好鬬用之猶可以奏凱說者謂三路
喪敗數城被殘後精鋭殺戮幾盡不知尚有
逃散于各城堡隱跡不見間有更名投充家
丁者若招之囘尤可得數萬料遼之民居于
鄉村城堡者不下數百萬長于弓馬者少壯
膂力過人足以格鬬者亦不止一二十萬以
文墨招募之鮮有應者有應召者皆市井無
籍之徒希一時安家月糧爲資賭口食之需

蹤敵先奔胡能禁戢時或流言搖蠱軍心奸酋亦乘機應募爲尅城内應之助所以諸城寅至卯破乃招軍而來禍也欲集民兵先揭示鄉村城堡告以害患之必至與其束手待斃孰若死中求生以保家室以衛地方在衆姓亦思利害切身急于本鄉村屯堡自擇一素爲人所敬服者爲之長遴各家之少壯子弟長于弓馬者爲一等膂力過人善于冲擊者爲一等善識夷語巧于進退者爲一等務

必毎戸三抽一五抽二一公道選擇不生嫉怨
其爲長者率此三等之民歸之行伍以聽指
揮隨營敎以坐作進退之法不尚一月可稱
精兵有功者一體陞賞率兵之長若有數及
千名者職以千總數及三百名者授以百總
總旗旗牌之屬賞罰無偏錢糧不二民自憤
激若差官僉點賣富役貧種種奸生民亦不
願聽募矣必如法僉點奸細可却責成可稽
人難規避舍民兵不集而必于調四方之兵

非惟救近火難于待遠水烏合之衆不足以當梟鷙之虜且所至之兵非慣于行陣者見虜先北鮮不敗事所統之官非士卒所相識焉能奏功臣故以爲足糧糗厚賞賜選遼之子弟充實營伍教練客兵以爲防守激勵其氣虜不難于破耶

一曰慎烽堠以固邊圉東西邊境崎嶇長二千餘里惜乎無墻可依各堡所管墩臺雖有多寡遠近之殊使各堡官能計里巡察早夜提

備賊由何道而入歟卒有侵犯晝則旗砲夜則火砲頃刻千里何援不至遼之臺軍偷惰燕安賊之來去漠然不知時或知之亦俟其去而後舉烟放砲從容馳報移巳作酉擄去云少以欺上官積習成套無所查覈以致僨事軍則安而將招尤姑以東虜之邊計之自鎮北堡以至奴寨通計邊長八百六十五里墩臺二百七十七座爲堡二十五所惟孤山新堡洒馬吉堡與靉陽各六十里邊長墩少

空地頗多其餘者夜不收晝夜廵防烽火不失兵集咫尺奴酋豈敢輕犯由軍不盡役官不稱職是以叛酋公然出入如履無人之境爲今革故鼎新沙愞汰疲察違玩失事立斬不赦庶幾可耳

一曰詧地利以修防禦城堡墩臺俱有險夷將士寧不知之緣弛縱成風漫不加意來不禦去不追以致頹靡莫振豈地里有不利而救援不及歟如靖安撫安柴河三岔兒等堡山

勢峻險道路窄狹多謂地險不通火舉防守
稍踈賊得踰險而入開鐵卒遭其毒如松山
境外缸窑石門東夷入犯多由此奔李毛頭
東安堡等處撫按境外蟒山離邊七十里建
酋住種之處其所居則甯公塔也向西北行
至顧官兒山嘴則犯三岔兒堡東南行至土
木河則犯撫順由鬏髻山奔古路中墩板山
小墩則犯本堡矣在撫順境外官兒山與土
木河相去不遠西北行從韭菜園鬏髻山犯

會安地方則鄧良堡可以伏兵如犯本堡則由新添小墩雙古路墩而入迤西則可深至陳玉堡萬瑞屯等處而塔灣屯可以堵截東州堡外鹻河離邊五十里瞭角山離邊二十里建夷諸夷每此糾合過河往北至撫順所地方往南犯馬根單地方犯本堡由塔山小墩而入迤西深入則可至徐勝堡金安屯等處馬根單外有八家兒離邊三十里諸夷往南至紅崖則犯散羊峪再往南會合諸夷則

犯清河如犯本堡從石門子奔清寧小墩靖
安堡而入如深入則至挑搶谷爛木冲等處
散羊峪境外峪石頭至松樹頭而入若從牛
心山向化嶺鎮夷墩等處則犯清河往北則
犯馬根單犯本堡由挑搶谷大梨樹奔靜寧
墩而入則板長谷可以伏兵清河堡境外松
樹口離邊七十里往北由散羊峪紅崖子則
犯馬根單往南由王八嵧則犯一堵墻如犯
本堡從牛心山向化嶺來迤西深入劉杲等

屯迤南深入高千戶莊播利谷等處一堵墻
外王八崮代子河大夾河等處離邊遠近不
同往北至松樹口則犯清河地方往南至先
山則犯鹻場堡地方犯本堡從梁子嶺奔代
子河夾河山墩虎牢墩而進迤西深入許家
背大谷口張能谷能地鹻場堡境外光頭剌
子離子離邊二十里打速谷離邊三十里撒
梁一百餘里夷往南孤山牡丹寨至涓兒渟
則犯靉陽地方往北至王八崮則犯一堵墻

如犯本堡由打速谷兎子谷奔官家峪等處
入崧山新堡境外張其谷剌田子賊往從光
頭剌子則犯鹻場堡地方往南至涓兒渟則
犯靉陽地方犯本堡從大金口奔矮嶺埋達
谷而入若掠灰窖谷則大帳裡可以伏兵洒
馬吉堡境外大金口離邊七十里乃賊入犯
會兵之處往北至偏墻則犯狐山地方往南
則犯靉陽地方犯本堡從大柞子河奔乃木
定等處而入若犯尖順兒等屯則后頭屯可

復得鄉導開示迂直之境何奴酋不滅也

一曰防奸細以遏敵情奴酋逆叛首殘撫順除佟李之外皆無噍類次克清河咸被虔劉撫安諸堡剪艾待盡開鐵之慘又有甚焉遼東二十五衛士民之親戚故舊觧不折居于所殘之城堡受其荼毒宜乎裂背碎齒食其肉寢其皮以雪不共戴天之仇顧乃樂爲虜用藏賊于家以爲内應輸情于虜以邀重利或張賊威恐嚇吾民或訛言誹謗將佐或稱回

鄉借親作奸或使遁逃毋冐鋒鏑或告搶期
班地難守種種奸弊不能枚舉此皆佟李二
姓扇禍以致人情畏悚怯敵之心生戰守之
膽落所以諸城應手而克者坐此弊也宜行
保甲法則奸宄無所容至于寺院最難考究
削髮與虜等且僧道貪利忘義喜于作奸人
敬神佛忘其爲奸所以細作得藉憑而誘我
之虛實但禁遊食者不許入境住持者不許
逃遊犯者重以刑且佟李二賊事覺之日即

請
命族誅之亦無地方覆殘闗防若此之疎也仍不錮之于獄令其親戚枝延蔓引轉相爲奸諸城堡破不頃刻奸細在內應之其爲奸賊藏虜非佟氏乎使誅戮既盡虜則絕望人知悚惕遠近城堡庶可策勵而守也又聞虜之所缺者鹽醬必仰給中國貿易禁之不通三月之內虜必自亂遼民貪其重利日與金復蓋州車數百輛羸數百匹晝夜運鹽聲言各堡

興販其實假道出墻而鹽行經紀則奴酋家之佟伍也久投官府門墻以遮其奸至今竟無覺者非惟假此以通我之情挾帶猾虜潛藏四境以爲彼之應三岔河嚴守往來而不知柳河周劉諸姓夜渡逃軍及其奸細不爲禁止其禍可虞破其營爲此不得輸我之情彼不得邀我之有奸細之民入無寄身出有盤詰自是兩絕而邊境可得而寧矣

一日重將權以帥偏裨夫將者國之輔軍之幹

也宜重權毋掣其肘大將亦得展其所長蓋權在將則士卒不敢違悞偏裨不敢玩忽調遣不致遲延將無權則士不任將無成則士不敬無權無威何以統衆而馭下又聞遼之偏裨事之緩急小大不禀主將竟爾越呈卽州縣之不由府道之意天下府縣不敢越禀軍中偏裨進退生死悉係于將公然藐之而不顧何事于將此九邊所希聞者而遼則有之然則將權可不重歟

一曰申號令以肅戰守號令明則人心恐懼人
知恐懼則戰守攻圍惟命令之是聽奮勇直
前之氣不待賈之自倍矣今之士馬孰不曰
教塲日逐操演其實應故事以塞一日之責
見敵則戰慄而欲奔其弊在將佐不知操縱
闔闢所以士卒離亂而莫整必得一練達之
將統帥三軍教以進退坐作之法鬬戰攻擊
之旨金鼓旌旗之節奇正分合之妙一操一
縱三令五申務使閑熟失伍者罪後期者誅

左右應麾前後齊止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法紀清明號令整肅三軍畏主而不畏敵庶幾可用不然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信賞罰以明法紀賞以存勸罰以示懲賞不避親罰不避仇所以明至公也邇來主兵多事姑息不偏于賞則偏于罰何以服人心惟開誠心布公道賞一人而千萬人悅則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則罰之刑上究賞下及孫武斬二姬而軍法立穰苴斬莊賈而威

令行韓信戮英蓋而三軍肅楊素殺血盈前
而衆不叛蓋恩威並著以致然也帥三軍在
于慎賞罰矣
一曰操權術以勵士氣古人所以使功使過使
貪使愚棄所短用所長動而勝人成功出于
衆者操此術也今之在下位者或扼于時阻
于勢隔于科目拘于資格皓首林泉若能破
格招致推誠委用頗收在肘腋矣臣故以爲
勵士之法領三級之功賞十三等之取材誘

掖而奬勸之比試賞功能者位庭中予賜厚其次位上階賞賚平而其劣者位下階薄以示罰如是則人心奮而氣倍而功建此古人論功行賞之法取士之等有精于騎射者有長于神器者有踰高絕險輕足善走者有膂力過人善于搏擊者有超絕江河溺水分波者有世臣失位而欲復見功業者有有功見詘而欲申忿者有過失之人欲逃其恥者有戰敗之士欲立功以逃其死者有雞鳴狗盜

之雄行間奪塞者有高談濶論強辯飭非堪
充使命者有胥隷賤役欲建功以揚名者有
死事之家而欲復仇報怨者十三等之中加
以激勵之方人人賈勇所向無敵矣
一曰行間諜以攜黨與孫子曰用莫大于間事
莫密于間故間有五等三軍所恃而動今日
奴酋反知用諜不靳金寶凡我之情形緩急
兵之衆寡將之優劣勢之強弱靡不周知而
虜之動靜毫無所聞豈華人不如夷耶由我

祖宗法制縝密上下牽制舉動之間非命不敢行
一經稟覆往返須十餘日非特妨事因此泄
事事泄則資敵而禍奇所以用兵貴詭用謀
貴密用將貴一則行無妨碍行間不計所費
漢高得倚于陳平惟間之神可以裂其腹心
惟間之妙可以殲厥渠魁考之諸夷諸夷誠
足以間者自靖安以至寬奠夷種不爲不多
雖爲逆酋用非心服也況奴酋忌刻少恩多
疑同胞二弟且殺之況他族乎奴酋結怨諸

夷葢亦有年今日從事非利誘則威脅到頭終非好相識若馳一忠貞舌辯之士曉以禍福啗以金帛許裂其地而畀之夷性貪而畏威離而難合使之黨與一携鮮不如決隄之韓魏也今之將帥宜從權假之便宜不討出入不掣手足胡敵情之不得耶

一曰擇車馬以壯戎事法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蒭秣以時則馬輕車高瞷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然則車馬可不重歟馬

之于軍如性命之相聯遼民好馳驟故多蓄馬騎射外來之馬恐不服水草遼東寒甚他方馬不經慣最難調理若搜索本地之馬尤可充營伍良肥精騎多藏大姓佃戶家厚價貨之強于外馬多矣大車環壘從來尚矣其法以一人輓二人運用神器二人挾轅而戰以防偏突其制有三等一爲鹿角車以鐵爲之施于車前端隨車廣狹屈曲出于車前牌之外以攩刀箭轅傷設戟以刺馬胞車中容

大砲一或風雷砲一快鎗六鳥銃三每車載
器行以一百二三斤爲準重則難馳驅若速
征可便帶五人五日之糧進則禦敵居則爲
營退則殿後車上之砲三次更發其所立相
去八尺以便跳盪車之後立二馬爲遮前逐
北之用其二遁形車其制如虎豹獅象之蹲
踞足上安輪旁置攔楯以架刀鎗獸坐下一
砲口中消息吐火以帘幃之臨陣去帘馬見
虎兕而必奔口吐烟火人亦畏之虜奔則馬

出前邀擊逐北或刻猙獸形狀施于車上變動貴乎其人耳其三鎗車其制如門刀鎗長短錯雜其上更于四出箭椺之空間以神器可以爲桓可以塞門可以待兩車之更番運動進退教之慣熟則一車可當五馬二馬足護一車路狹則以生牛皮爲屋施于車上且戰且行以避矢石卽馬隆之偏箱而制少易耳善于馳驟則一馬可當七人山谿險隘則一人可當二馬遼地峻嶺少平原多車騎爲

良而步攻之可戰可守惟將之操縱何如耳
一曰精器械以便擊刺中國之于夷狄所伏者
神機火鎗而騎射刀劍則與虜共之敢犯爭
先不如虜也弩之制孔明舊法爲良而大黃
中黃蟬翼斗弩守路之線弩守城之石弩均
昔之利今未見其用也弩砲之用使一發而
不繼虜騎突入何以解救更迭之法俾弩砲
源源不絕兼之鉤鐮遮牌狼筅攩扒足以破
步兵斷馬足虜騎奚得而逞奴酋之衆以重

盔重甲當先馳驅利刃不能入弓矢不能透長鎗巨斧鐵心棍連夾棍鞭簡飛撾足以揮之下馬而弩矢又可以透重甲鏃傳毒藥沾肉即死夷人所稱漢家之神箭也金人用拐子馬號曰鐵浮屠宋將敗之殆盡破敵之法在將徒以力角力雖盡天下之民不過膏鋒刃而已故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甲冑堅緻器械鋒芒真爲破冦之奇制也

一曰明戰陣以衞進止戰陳之法知者以爲隨

地皆可不知者以爲虜騎奔突如風雨雷電勝負存亡呼吸立決何陳之有古語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以有能之將而馭有制之兵何往不勝且陣法有奇有正有虛有實有分有合千變萬化莫可名狀批亢擣虛隨機運措取威制勝豈可舍諸教陣之法開旗則趨聞鼓則進聽砲響而奮擊聞角聲而變動視號帶而向往視招颭而追擊聆金聲而退却或八

或六或方圓曲直尖斜盤旋或闘或闔隨時制化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隊二百五十人爲一大隊三千人爲一陣一陣之中衛護援救如左右手士卒必如此然後可用法曰行陣堅固士卒無驚非歟

一曰識天文以決勝負兵凶戰危衆之死生國之存亡關係匪輕兵戈方興罔不呈象或風順逆以示吉凶或星移易以昭福禍或日月晦蝕雲氣垂異天未常輕易致人于死仁君

賢將知天象告戒慮定而後動計周而後戰
足以移回天心古人有移民移相移歲不可
之荅熒惑退三舍今國家數年以來灾異變
象屢出屢怪昭之于天者數十徵之于草木
禽獸者又不知其幾也莫非兆于兵象軍中
趨吉避凶得不仰觀于天而知敵人之盛衰
臣不才雖推究未精見于端象者粗知一二
天下優于臣者衆伏乞
勑下兵部募至軍中則利害禍福可預知之非無

益者也

一曰司術數以稽禍福子房曰禽星知天奇門知地六壬知人三者備用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攻則取至于呼風喚雨飛沙走石呪水勅符雖小道亦有可用者焉若擇禽星之高強以進戰選奇門之吉和以行兵晉六壬之休徵而知敵審詳于三者之用何敵之敢乘臣不才于禽星奇門積學有年屢試屢効但臣命蹇輙為人忌流落至于此也天下奇技

異術不可勝紀採而用之真有裨于征師也
太公亦曰術士三人主譎詐行謀依托鬼神
以惑軍心前法將佐何常不假此以建茂績
一曰修邊墻以限華夷遼東一線之地三面隣
虜一面隣海無墻可依無險可恃防守最難
良由三衛棄去至于今日處處虜經墩臺雖
寄奚補于事殊不知建墻故有所費然一勞
而永逸其利溥矣昔薊州建墻總理戚繼光
矢心區畫不二年而成所費二百餘萬至今

賴之所省豈數千萬也今日先守後戰無出
謹墻垣沿邊挑濠如立營法各堡官軍軍自
量其地多者二三十里少者十五六里不三
月而工就且大軍睎屯民夫助力何工之不
可成經畧熊廷弼昔年廵按遼東于兩虜邊
界挑濠三道虜騎不得逞使當時借寇三年
則必有大設施焉日來傾圮其險復失東虜
邊境放此漸浚猶可以遏萬一事雖迂濶其
實厚于軍民若調度有法修築不爲難也

一曰省徵輸以寬民力數十年來筭及舟車民力竭矣今

皇上以東虜之叛司農告匱鹽課不足馬價亦罄摉括殆盡金花致罰內帑吝賜何以給遼費耶乃加派于民民豈堪命且天下處處告災徵派不已切懼民心一搖莫可救遏當道諸臣頡禿舌敝諸餉無措遼之士馬何以資生而抗敵乎臣計以為天下固有之錢糧暫借一年以紓目前之急少緩內帑之頒會計天

下戶口其爲丁者除優免外大約二千萬二
百一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每丁該銀七分
二厘着布政司每丁那移三分存留四分二
厘該解三百零九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通
計天下秋糧大約二千三百五十四萬二千
五百有零除去免者
祖制每石除四差外存留七分以防時變今借一
年該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
一有零共計四百七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五兩

即此足以寬遼請之亟何必加派重困其民
民力寬一分受一分之利民有餘即國餘也
則糧亦無可匱矣

一曰廣屯田以足軍餉叛酋殘毒清撫開鐵一
帶地蕪民逖兵食不足糧運艱難戰守何倚
總兵官屯大兵于其境督率軍民且耕且戰
來則禦之去則不追俟我食足兵強然後議
伐此趙充國困先陵之計也一以省轉輸之
勞一以足軍國之用一以教戰陣之法禦叛

酋之凴陵資士民之防守復百姓之土田一
舉而三利備焉故屯田不可廢也
一曰調援兵以給時需遼陽危急調各邊兵而
不知各邊俱有封疆之責誰肯剜心肉以補
人而自受危困耶所以愈調愈玩其遣來者
不過市井之徒冐名頂替殘弱不堪以應故
事至遼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臣計天下各省
直所建衛所除北直隸山陝遼東尚有衛一
百七十六所一百九十四

祖宗舊制每衛該兵五千六百名所兵一千一百一十六名其中寧無一半精健者乎不若于此衛簡選一半可得兵六十萬有零若三之一亦可得四十萬零仍令各衛所指揮千百戶中選一才勇堪任督率前來官軍兩得其用非惟本官軍相親日久相信日深亦且歲歲道院校閱粗知進退分合之法以此輩再加馴習較之召募者遠矣外而雲貴川廣除羈縻府州外如宣慰宣撫招討長官等司共

二百一十九處諒其衆寡可徵兵二三十萬由是觀之天下未常無兵要知緩急自然可集雖然兵在精而不在多時勢有不同豈可膠柱鼓瑟昔秦王翦下楚非六十萬不可王翦善用兵者也必于六十萬而後行計非此不足以制敵今奴酋之叛遼陽以東盡虛其地必調發二三十萬鎮伏所殘諸城以爲犄角添補附近屯堡以爲應援如是聯絡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因時制宜相機而動叛酋之

殲尅期可待至于殲醜虜以申國威非筆舌
所可盡亦非筆舌所可露其可料者奴酋肆
無忌憚所謂驕兵驕兵者敗屠戮大慘人心
怨忿怨忿者殲卽此則知敗亡不遠惟選將
練兵以圖之何異摧枯拉朽耳嗟嗟奴酋之
地不過一大縣人衆糧寡善以持之內變可
期以臣視之彈指可滅剪一隅之寇不能勦
除倘有中起兼有他變如唐宋何以收拾臣
雖草茅下賤而一腔熱血望君門而欲灑所

願朝廷無東顧之憂國家有奠安之慶其本
心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施行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援兵逃伍幾空庸弁溺
職已甚乞亟
勑究處以肅軍紀以銷釁端事准鎮守昌平總兵
官王國棟手本内稱有援遼延綏將官表大
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
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

向南去訖等情職驚疑未卜其故方在行查
間復據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揭報爲募兵
糾衆鼓譟脫逃事單職帶領中軍千把總等
督率募兵一千名馳赴援遼前至昌平關支
行糧料草管隊王道川等稟稱本營募兵偶
從山海路過不知名行人三名各兵向問遼
東夷虜情由行人口稱調去西邊援遼軍兵
將眉毛剃去面刺二字追奪盔甲馬匹發付
做工各兵聽知慌惑欲行逃竄單職一聞不

勝驚駭卽面諭各兵俱係奉文遠鄉調來與
朝廷出力報國豈肯致于此地再三諄諭各
兵稍安不意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
持刀箭泡湧徑向蘆溝橋一股逃走卑職卽
同中千等官星馳赶上悉力招撫隨至良鄉
一帶堅意不回南向去訖但事關謡言惑衆
以致兵變請乞行文嚴拏訓傳之人以正國
法今查見在昌平募兵三百餘名等情到職
該職看得自遼師屢挫以後風鶴遺悲壯夫

短氣各援兵之憚于赴敵果于偷生有自來矣所恃煌煌軍令懸示于前廉勇將領鼓舞于後庶幾群情衆志有所顧忌約戢猶未敢恣行其意以顯撓明法者詎謂援將袁大有僅領西兵千人而逃者竟以七八百計甚至持械直突公然掉臂追之不返招之不顧名雖脫逃情同叛亂蓄謀有漸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此豈白來三五潛蹤背地匿跡者所可同口道乎將以爲仗策從戎初非其願耶昔

之慕義來趨果誰強之使然不然而以爲薄
其私耶安家銀兩業已照例領給又不然而
以爲窘其行耶行糧草料亦爲到處關支且
此七八百人皆麾下隸有名藉遼左聆爲應
援者聞風既先奔竄臨敵安望賈勇有兵如
此將焉用之抑此七八百人之安家行糧皆
小民悉索稅畝以供者逃伍則歸烏有追還
更費推敲無兵糜餉又誰任之矧各兵在逃
勢無所之非東走海南走汴萬一饑民響應

所至揭竿近如山陜流賊擾害方域又孰階之厲乎遼事一日未寧調募尚無了期自此風聲遠播效尤群起後來各處兵將當無有向山海窺左足者又誰爲作俑乎種種情形大駭聽聞非惟不能爲逖兵解尤不能爲袁大有解而大有揭稱畧不任過苐詭其亂辭曰事關謡言惑衆以致兵變夫虎兕出押責在典守假令大有恩威素著紀律嚴明寧決裂至此乃兵逖不問至欲嚴治訕傳之人抑

何其誕而無忌也更又張其說曰今查見在
昌平募兵三百餘名夫薊爾昌鎮地非産兵
前兵部發銀召募不能取盈數百尚議分任
于各鎮茲安得一旦有三百餘人應募即有
之亦不過流猾亡命無名無籍輿誆賺安家
習爲宵遁者大有此語不特巧爲文過抑亦
敢于欺罔矣遼陽望兵如彼其急各邊鎮募
兵如此其難全伍脫逃可置勿問弁置領兵
之將官超然免于評論恐嗣是調募不行遼

益孤危國家事正未知所厎止如今日袁大

有必難逭于溺職之誅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速行查議前項逃兵作何處置缺伍作

何募補并將遊擊袁大有重加究處庶軍紀

振人心惕危遼有恃而釁端可杜

籌遼碩畫

四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68
107-2082283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四　庚申季夏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援遼正苦兵少援將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懇祈

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揭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

内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
歃血誓同殺賊于是乃敢主張守瀋以爲南
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覺之計
職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氷泮瓦解
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
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爲
兢兢矣又見撫臣周永春一疏爲廣寧急需
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即
勅該部速爲推補以救河西半壁事内稱西虜陰

與奴約分犯遼廣祗緣遼瀋綢繆漸有次第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嗾西虜秉河西兵虛先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尅城使河西不守糧道斷塞遼瀋坐困而後奴乘之職一讀之不勝愕然竟飛何奴酋虎蹲鷙伏之態愈幻愈奇炒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此也而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所以保河東之爲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彈

壓之均為救焚拯溺之圖在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長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衿露肘之患不謂延綏援遼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輙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綏援遼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惧聽過路謠言有調去援兵剃眉毛刺面發赴

做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
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走即星馳赶上招
撫不囘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拏誆傳之人
以正法報矣臣一閱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
無才能兵益驕悍一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
遼東經臣所推心以置盼眼欲穿冀到一兵
即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抽
募百方鼓舞冀發一兵即收一兵之效者也
柰何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冲風

之氣頓見鳥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練無法約束失宜與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乾沒與搒拷箠笞之軍令有偏僻與種種情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爲議處不則流言止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聞虜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黜從來有此法否有家難遑皇皇其何之乎況遼難未歇調募無期人將效尤綱紀安在于此而盡寘之法不可于此而任委之去不可惟乞速降一諭

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蠶食我邊圉虔劉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
普天率土義切同仇是以有徵調之役凡爾
從征遠戍跋涉間關背離鄉井時厪軫念一
切安家行糧犒賞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槩從
優厚儻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
柰何輕聽浮言遽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爲僇
民此必有一二奸弁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

心法在不宥爾衆其公舉以聞爾軍士速行悔悟勿自疑阻整隊前來矢志滅賊當盡赦前辜加與更始決不食言以此須布中外曉示民有不鼓舞踴躍懲前毖後者職不信也不此之圖而泄泄如故望望皆然竊恐自有遼事以來人如湯火之赴家若追呼之驚冲途之民心以驛騷而思亂災祲之赤子以加派而無生遠調之士卒以無犒而決志逃回之兵衆以無歸而逞狂河決魚爛非朝伊夕

杜釁銷萌定計須蚤顧
勑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遼左需兵需餉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
在職方今職方郎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
任事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未有專屬也雖
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擘畫儘裕而代
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儀即須之彥以京卿兼管職方事既爲衆
望攸歸又有故事可按所當亟允銓印速令

商確具題或以之彥擬陞調補或以克謹就
近推補一則長駕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軍政有裨者也餉關司農而司農執簡其執
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蒞任受
事已逾二載而衿肘盡露庚癸頻呼其能已
見于天下矣而遼餉抵今茫茫尚無了期也
雖國銳未見撒手而遼軍急同燃眉向來建
議者欲專設一遼東督餉郎中而以山東九
邊屯鹽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具在
御前以其本衙門官習本衙門事恢恢遊刃有餘
地者此宜該部開名咨送柰何不察反請下
吏部檢推一員仍向舊郎中就正哉至海陸
二運陶朗先之在登萊袁應泰之在永平大
有功焉雖在賢者賞不以勸然國家激勵勞
人可無優厚應泰已陪推建牙崇膴不遠若
朗先以驛傳付使强之督運不惟料理航海
兼且召買糧石陶之題目更難于袁乃以憲

副加銜大參此出撫按奏請者而天官曹惔
不肯予是亦今日之當

勑令舉行也將帥不提撥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
不整糧餉不趲運則不前此等責任專屬道
臣而遼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
也遼陽道以病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贊畫
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道矣祇以銓宰乏人
致令推補無日閣部請之不報言官請之不
報該銓屬叩閽之章舌敝穎禿而亦不報即

聖躬方在調攝而舉手無難檢發豈閣臣之票擬

未嘗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

陛下宜自爲社稷計不俟職言之娓娓者也職猥

以草茅謬叨侍從拮据于孤垣之㫄午犇馳

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徬徨一身狼狽輒敢觸

事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為膠昌海道通行淮船不必起陸各分統轄以急軍輿事案照先准督餉部院李長庚咨為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宜航海内稱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楊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糧不減希議多僱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助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登州道陶副使設有餉道徐弘諫王裕國僱

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日可循之道也等因
又准戶部咨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餓損可
憐內稱撥行防海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
題定分督地方作速開幇揚帆啣尾務要相
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考等因
隨經牌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山東布政司
呈准登州海運副使陶朗先牒呈看得膠昌
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葢謂淮上
截漕由此搬運可多載數十萬便可免山東

六十萬之派今山東所派六十萬旣毫不得減則自巳之船隻尚且仰給于淮揚安得有船以供淮人之用自巳之轉運尚欲求改于截漕安得又代淮人之搬運此又理所甚明不待辯者況在今日淮人卽欲膠昌之路勢亦不能求也何也餉臺初謂遮洋船尚存淮揚有海船可僱故意漕糧到膠耳今遮洋巳改造而全無海船只應天津之五百隻尚屬未集何處覔船入海而泊至膠州又一半遠

成山而到遼也故膠昌之路一也若用截天下之漕糧以免東方一隅之加泒又用見成之遮洋悉免東方之僱造則淮上不覺其難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議之初心也彼一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船隻疲東方已竭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加山東分外之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坦途增登萊無效驗之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時也夫部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遼陽至耳今

權之遲速既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而治淮東人而治山東亦如尸祝然者當不待職詞之畢矣等因又准分守海右道右叅政陳亮釆咨稱看得山東與遼僅隔一海曩時膠船之販于遼與船之販于膠者一年何啻數十百帆俱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即今膠州即墨二州縣之運入遼者去年今年亦何啻數十百帆亦必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匪惟膠即今青郡諸城日照二邑之

運亦必由之然則成山開洋之非險也明矣
今議者欲以淮運一半從膠海由成山開洋
入遼又以一半從膠起運則淮河海口而以
淮船佐山東之運夫所謂淮船者當從何徑
而入山東耶若由膠抵成山之外迤邐入登
州而抵海口則既已過險何不順帆入遼若
抵淮由天津下濱州利津入海口則爲遠甚
費日甚多恐運舟不能待也且膠州起陸以
至海口計途幾二百里建廠站車脚之費爲

數不貲今議者以爲成功不計費然亦何苦
舍通由之徑而從迂迴之策且濫爲無名之
費卽費所不論亦安所得船則所謂淮船佐
運之說談之甚美而其實則難行者也職待
罪東方最久頗悉海道竊以爲膠卽諸日四
屬十數萬之運旣不慮險何獨淮運躊躇四
顧爲不然之慮況山東自運尤且不給安有
餘力以代淮運故特不俟會議而臚陳之益
利害易見一言可決也等因到司該本司看

得淮運之取徑膠昌何妨也奔曠修途綿亘二百非以捷也建廄車腳費更不貲非以省也議者豈無燭此則狃于成山之險欲迂廻以避之耳然按之昔日既膠遼互販從來之海船可稽核之今時又諸日膠昌即比歲之飛輓有據豈四邑之人偏走欻如騖而淮之人獨畏成山如鬼窟也總之人情只趨利避害兩念天下事惟揆理度勢兩途今以成山之安瀾若彼將淮運是處慈航以膠昌之展

轉若此將起陸翻成苦海柰何舍通由之徑
而爲是不必然之慮況此時索厥車撫運之
費求鬼輸神運而無方東省六十萬額運之
糧政熬血煎膏而不足無論淮船多助與否
又東人理勢萬萬不能承者若秖謂疆場之
事一彼一此徒屑屑于代運守催之爭猶後
矣合無請乞本院裁奪具題施行等因到職
該職等兩院會同看得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

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者獨令東省爲之覔船則桂蘭其柤糴買則珠玉其粒役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皇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

人之推食束手累足以待東人之搬運勞逸葢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陸之説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運通行無碍矣此一半者又何舍通行無碍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

由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徃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飄搖不如載滿安穩職曾偏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烟三十里無人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起米于膠膠必多造倉廒沿途朧站必多該安頓之所計費甚巨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

至海口而遥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旣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僱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職以爲北海膠州卽墨之運船必歷成山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計程巳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冐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踐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卽諸日

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
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
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
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運淮船乃復回淮不
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膠萊之擾山東運事
必因此耽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運就難行
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
用之米粟從紓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
職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

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害居中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强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爲安危也漕事關係甚大職不惜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僱造淮船往膠糴販多招募淮膠往來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度

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稍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逾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部覆所云從膠昌一道與萊合幇而往可無他虞一言以敝餉臣原議遮船久未習海多僱淮沙二船以完此截漕之事又云押募船由成山登州以至天津明知由膠起運之可已職請以膠即諸日等船爲淮船之向導紛紛築舍之議片

言可決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請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幇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廣東廵按王命璿題爲遼左安危關

神京安危主心休戚卽臣子休戚敬陳救遼機宜以備

聖鑒採擇事今日救遼最喫緊處當申文告須布

中外以討叛臣李永芳爲名諭建酋以天地

君臣綱常華夷尊卑名分金元僭竊終底于

滅何如悔禍歸順縛叛臣李永芳送天朝正
罪聽天朝定界今後不敢侵犯邊疆庶可免
動大兵殲滅種類相安無事建酋亦當自爲
計也不則李永芳忍心悖我勢必悖爾安用
此悖臣滋孽令爾種類自相效尤自相殘滅
以禍亂哉且以我天地
宗廟之靈
聖祖
神宗之德百神呵護萬國朝宗調數省郡數十萬

精兵謀臣如雨勇將如雲大兵掃穴爾輩安所逃難焉諸種類中豈無有知禮義審禍福者舍彼從此去逆效順免使西北諸夷笑其納叛臣亦令爾夷種類不自相殘滅永作天朝不叛之臣豈不名正而義順爾其熟思之此申文告竦人心之一策也用兵不越戰守二策以守爲戰則可以戰爲戰則不可戰守不越兵餉二端預餉以待兵則可調兵以待餉則不可客兵土兵步兵騎兵一時未遽馴

習宜戰宜守宜險宜夷宜奇宜正宜伏宜陣
宜車宜騎一時未遽精練兵法云先勝後戰
不練奚以勝不勝奚以戰人人而知也西虜
未必革心俛首爲建酋用藉款羈縻以散其
黨以孤其勢此計之得也慾壑難塡夷狄豺
狼其可厭乎因以弛吾備撤吾防使之爲吾
用倚之爲腹心可乎朝鮮俗敦禮讓獻琛歸
朝助順討罪不憚效力以滅此醜但奴酋嗔
其助順聲言犯彼以洩忿先年關白入犯彼

疆猶然費許多拮据而保護之豈以今日爲助順致冦可坐視乎諸臣共舉劉時俊爲宣撫使亦保護屬國之初意也然遼陽单危孤注人情洶洶顧前失後撤一枝而馳陣永奠堡陣鴨綠江以爲救援能乎兵法有以不救爲救者惟在擇良將選精兵遼陽出一枝以恢復開原鐵嶺爲左右犄角之勢聲言雪耻搗巢彼奴酋勢方内顧何敢移一步牧馬于朝鮮境上乎此以恢復舊疆爲保護屬國之

一策也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誠如
趙充國營屯郭子儀自耕百畝卽農卽兵家
自爲守集土著同西北之素精車騎者以練
人人盡兵客兵盡變爲土著逐堡營屯逐堡
訓練習車戰備大銃百子銃神臂弓摧山弩
築屯堡爲保障濬溝洫爲隄防虜馬不得奔
突去來無所自由夷者能使險聚者能使散
强者能使弱奴夷之長紲則中國之强伸矣
營屯畝宿重兵于金復海蓋諸州則遼陽之

咽喉不斷三岔河之要害不孤山海關之列
障永固矣錢鹽馬價開納稅契百計搜括易
竭也用移稅加派以濟搜括之窮車載騾馱
民輓陸運易匱也用沙船海運以濟陸運之
乏之況營屯積貯尤所以濟移稅加派之窮沙
船海運之乏之乎不則無論處處調遣處處驛
騷寒颷刺骨異域悲離人無固志能戰乎形
勝未諳耳目未習半菽不充枵腹待哺能戰
乎無論尾閭不足供漏巵虛內者勢必虛外

萬一奴酋不攻遼陽從長勝堡西下而攻金
復海蓋則咽喉中斷指臂瓦解誰爲轉輸誰
爲犄角乎竊計開原鐵嶺撫順清河舊疆不
復數十年亦不可戰也何者勢孤而力单也
營屯兵農之策不蚤行開原鐵嶺撫順清河
舊疆勢必不可復也非惟恢復疆圉之難即
加派徵輸敲骸吸髓事終不可繼或慮黎庶
且生心蕭墻且釀變也何者民困而情離也
此又以營屯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

乏用爲恢復舊疆之一策也其要在
聖心憂勤惕厲法
祖臨朝拔忠直召問延攬將相一心猜嫌疑貳盡
化有以鼓舞臣工培植元氣寓折衝于樽俎
以内安爲外攘耳昔宋臣李綱言三鎭國之
屏蔽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韓
琦言益養民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日充此正今日救三韓鞏藩籬固
神京之對症藥石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與各衙門書稿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逆奴引徽欽規例汗擬乘輿主上之辱極矣爲臣子見此不悚肉動慚恚憤而怒與賊共葢載者必無心肝者也奴酋之禍實釀自李氏及作難仍用李氏子爲帥一子敗復用一子而一子又敗復得保護無恙杜松以殺降論斬乃一則曰松再則曰松竟用醜橫隕師殃及衆帥而護前言者猶誦忠寃不去口官軍未集未練便謂師老財匱而馬

上促之及其敗又不徵兵集餉坐亡開鐵北關而不悔巡撫何官忽以一言而裁又忽以一言而復海運忽開忽止旋又忽開而又牽于陸運直至陸運必難行軍馬已餓損乃復從海運三道並運本謂隨俗用牛車便却買騾車不兩月而死折殆半計將九十三人半屬材官便太多恡留不遣遼人倡以遼守遼之論以取帥印印一入手遂謂遼無人募而憚徵調者仍執前議而不移既已徵兵調將

忽又用夷攻夷謂借憨兵可勝將百員兵十數萬致緩徵調軍不解甲馬不卸鞍即賊一旦放馬猶恐猝警難集何乃分撥何乃屯田開鐵有田而軍不敢種遼瀋有田而民自爲種田于何屯軍于何取方遣科臣到關專主點驗忽叅其官併寢其役方謂募兵擾民忽遣科道召募已經出募忽又議停本爲遼徵兵措餉而又留練各處四分五裂以減其力本爲遼設官任使而巧爲起廢狥情陞補法

套以濟其私卽如朝鮮之役若非陪臣不願
劉大行請止而官多事多徒滋紛紜竟成何
濟凡此皆係年來
廟議甲是乙非朝反暮覆事事模稜苟且人人怠
緩悅從而中間一種乖阻鼓煽困人陷人之
狀彌猶未敢遽言也按此光景與靖康一年
之中議論舉動亦何以異今人動稱兵難餉
難按靖康初李綱疏言敵兵號六萬而勤王
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兵何其多汴梁一城

始括借繼搜括餘銀數千萬以賂金人錢何
其多彼皆集于一旦我何以天下之大兩年
不能備兵措餉便謂以一隅困天下而不知
此乃以一隅救天下也遼惟輕一隅故亾徽
欽輕一隅故北狩而今賊至令得引爲規例
豈必到此地位而始兵易餉易耶或謂議兵
十八萬太多耳姑毋引播倭近例即如李綱
言敵兵號六萬非實有六萬也當是時河北
燕雲全爲宋有金人前阻大河後抱重鎮孤

兵深入轉戰千里非如賊無牽無顧突往突來之便也勤王師二十餘萬當之猶同破竹豈今日心膽久破之兵而欲以十一二萬退保城池進空巢穴以加于李綱种師道姚仲古諸公之上此諸君子望諸帥之太過而赧赧焉不敢虛承者也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為監軍道豈亦有兵餉徵繕之難閣大老何遂不能竭力專請何遂不設法從權而竟無一提起者獨遺弼與兩監軍道形影相

吊生死相憐以當此賊亦可愁痛之甚矣今
那慎言已久往瀋陽彈壓高出亦將赴奉集
經管遼城中僅弼獨一人支撑而頊又有憤
懣失血之病死活難料不得不為力疾訴此
一段于
廟堂諸老先生之前意于嶽欽覲例必有為
主上而憭然動者必有見其隨狩諸臣而憭然自
動其心者知我罪我弼固有所不避也惶恐
惶恐死罪死罪

○經畧熊廷弼題爲官軍勞苦眞堪痛哭懇乞
恩賚慰勞以示鼓舞事臣惟邊軍苦而遼軍更苦
遼軍苦而援遼之軍更苦彼其捐室家之樂
絕生人之歡萬里赴難與死爲隣無罪無辜
受此魔業各邊亦有工程而孰與遼東一一
從新修築之苦凡挑壕濬河造閘立關幇城
砌垛伐木燒窰打墻樹柵以及敵臺冷鋪馬
道礮盤之類北城纔竣復築南城遼城纔竣
復修瀋城此皆守具之必不可無必不可緩

欲諱做工而不能欲暫休息而不得者每見
諸軍自朝至暮腹饑喉乾自冬徂夏手痺足
瘃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
設防而孰與遼東經年鎮月在外暴露之苦
前姑無論只自去年八月臣到任後三帥各
統兵將于虎皮一帶荒土之間人不觧甲馬
不卸鞍餐氷雪寢暑雨且十閱月每見諸軍
疾病痺腫風濕侵尋蟣虱蚊蚋痛癢作楚心
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操練

亦備什物而孰與遼東事事易壞難置之苦
向來軍士不操演各挾一弓十矢至十數年
烟薰塵積竟成古董今援軍無人不演每隊
以一教五每軍日射數百矢弓折箭斷損壞
如積屢屢咨討材料調取匠役皆不見到而
遼東買一弓二兩一矢五六分更無買處至
于衣甲撒袋鞍轡皮繩諸物月日裝束時時
追逐補綻縫破無事不費每見軍士賠辦器
物典賣行囊身無寸綿裸體穿甲心如刀割

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薪米亦有貴時而
孰與遼物騰踊遼人抑勒之苦糧草貴不必
言他如飯一碗賣錢九文葱一斤賣錢十文
肉一斤賣銀六分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
日十倍而又且每銀一錢與遼人換錢五十
四文及與賣物却要六十文筭每銀一兩不
當內地二錢之用計步軍日費八分馬軍日
費一錢三分而所得月餉那能得彀每見軍
面土黃馬骨山聳枯稿奄喪無復生理心如

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臣與各官軍自出山海關便與賊爲終始無復西還之望見此勞苦誰忍自逸見此饑餓誰忍自飽見此用度欠缺誰忍自費每日偕監軍道小帽短服同軍操作往來慰勞與共甘苦每夜私念輒愴然涕泣至終夕不寐頃者倉卒赴瀋裹糧不及運饋稍遲軍士遂有忍餓兩日者臣痛之自起更時哭至半夜各將環立皆泣下不忍仰視凡此皆爲軍苦也前歲誓師初蒙

皇上特須賞銀二十萬一時士無不感奮顧其人
與骨已朽今之官軍毫無干涉也雖臣曾帶
銀十五萬兩除召募打造外閒操有賞修工
有賞設防有賞塩菜有賞絮襖有賞馬棚有
賞節旦有賞然滴水不能沃焦釜而今其銀
已罄盡也前臣已擬疏代苦軍請命忽邸報
傳輔臣方從哲揭請發銀三十萬兩須賞軍
士無不喧誦歡感謂賞旦夕可至得緩須臾
死今見兩月寂寂無一消息又無不恚憤觖

望沙中偶語謂
皇上忘我棄我經臣終日用我力痛我苦徒假慈悲而實不以我等苦告也諺云何以怒許不與夫請而不與遂不復請則曷若當日弗請而使軍士之相忘于無今日之賞旣不肯與則曷若初亦不與而使前後之無例可比況今日之賊視撫順初失之賊何如今日之軍視初到援遼之軍何如今日家當粗立旬月苟安之賞視三路未償開鐵未亡之賞何如

有益無益必有能辨之者自臣修築瀋城以
來賊率大衆數萬盡屯撫順關上日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內地距瀋六十里誘我疲我沿
邊三千里墩撥軍士無不人人拿盡此月內
外定有一番大犯援遼三總兵塘報皆止報
遼鎮李總兵塘報又止報軍門不報兵部
廟堂不知若見謂此際河東稍緩而不知此正
官軍與賊擽命相持之會卽犒賞銀兩未能
遽到但得

皇上憐憫軍苦一言先爲宣慰而隨以銀至此犒
賞之極及時極得力處也今援軍之数倍于
前年又兩年以來未沐
恩賚伏乞亟
勅該部速發賞銀三十萬兩星夜觧遼犒三軍
以慰其勞而毋使怨望以感其心而毋使灰
頻臣又查得各邊將官額設廪給養廉頗厚
又不擔驚嚇不受勞苦惟日坐靜俟廵閱各
差薦叙陞轉安福尊榮何等愉快今援遼自

總兵以下賤同囚隸勞同牛馬日赴沙塲與軍士同凶夜宿草地爲燐火作伴而廩給又薄又有劾無舉不得比于額將邀一薦剡爲出身之地又見兵部近日加銜有布衣驟予都司遊擊者而身在圍城反不得進一級以爲榮每對臣言嘖嘖不平臣爲時時犒勞與共起居飲食差爲安慰而餉司兩監軍海蓋寧前各道及管糧同知通判各官之苦尤有不勝言者更乞

皇上大破常格
欽賞部鎮道官以下銀兩有差使文武吏士皆感
皇上異常之恩樂爲用命而臣亦得藉手急急恢
拓此一塊土以還
皇上而早省中外轉餉之費此鼓舞人心一大機
括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援兵懸不畏法相率脫逃
乞賜究處並行酌議以肅軍紀以杜亂萌事
據昌平總兵官令候代王國棟呈稱有援遼

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脫逃向南去訖等因又據昌平管糧員外郎徐騰芳呈稱有援遼延綏兵馬一千餘員經過本鎮行糧料草隨即支訖至于十七日三更時分脫逃大半止有三百餘名住居城外查得各軍誤聽道路訛言慮恐出關竟爾逃散該本鎮王總兵差官招之不來本將諭之不理騷擾地方搶奪頭畜種種違法

并爲戎首今見在三百名雖言守候同行實亦觀望思變適本道移駐密雲未回人心騷動本職郎隨出示安諭再三稍稍寧妥但客兵經臨米豆草束隨處闕支原未裹糧相從令各軍不盡隨衆脫逃尚爲知法且往來招撫動經旬餘若使芻糧無資必至驛騷居民且又借名掉臂該本職暫借行糧三日以安其心計顆粒束草皆關國儲相應呈請或止准三日或于離鎮啓行日止支等因又據壩

州道呈據良鄉縣申稱有延綏逃兵約近一千人由昌平起行從蘆溝橋而來道經本縣呼譟而南一帶關廂雖無搶奪之擾而鷄犬不寧田禾殘食在在不免間有棄盔甲而不顧棄原騎疲馬而奪驛馬官馬以往者擬合轉報等因各到臣除臣批行昌平餉司將糧草姑准照日支給復行各鎮道嚴拿倡首者解赴正法隨從者招令入伍見在者速令先行以絶觀望外該臣看得遼當敗師之後人

懷畏足之心各兵馬之悍于入遼也無人不
然亦惟有領兵之官撫恤有方約束有法纔
得鼓舞此輩以收其一臂之用耳邇來所募
之兵不及所調之兵領兵之官却非募兵之
官故兵馬之精銳者日見其少而兵馬之逃
斃者日見其多每遇簡兵殊爲短氣祗緣逃
兵之數多未敢白簡從事有細打以示警者
有押回以補逃者有姑令入遼戴罪以管事
者臣一一列其狀以報之樞部轉行募兵衙

門多方嚴緝勿令此輩之漏網矣不謂有領兵千名逃去七八百如袁大有其人者有是哉兵之無法與將之無律抑至此乎夫各處募兵甚難而民力已竭兵之逃也所累在地方遼左需兵甚急而望眼幾穿兵之逃也所悞在遼事且悍卒至七八百譟呼而行揚揚馬上操弓露刃莫敢誰何又與往日之魚驚鳥散而潛跡匿影者不同此一去也果能枵腹以長往耶抑肯忍饑而待斃乎小之必爲

刼掠大之必爲聚哨甚至斬木揭竿事恐流毒無已嗟嗟大澤一呼四方響應漁陽戍卒可爲殷鑒是臣子不忍言者誰厲之階以至于此大有詭其說爲之解烏能逃溺職之罪可慮者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各處募兵有將啓行有已在途使統領非人安知不爲大有之續耶如懲往以毖來惟有慎選領兵押兵之一着耳大都領兵官或殘酷寡恩或侵尅叢怨或闒茸不才爲部卒所揶揄此領兵之

過也及詢領兵各官卒多後言有謂召募已完纔令統領未識軍一面者有謂明知兵馬不堪不得不吞聲者有謂曾禀兵馬之不堪譴責且橫加者諸如藉口未必盡真盡贗此又非領兵之過也今而後領兵之官必用募兵之官將與兵兩相習也須擇其廉慎素持才幹優爲者以委之勿以庸劣充數每至督發各兵再委押解一官令其抵關而返如係某道所募之兵卽令某道之中軍以押之係

總兵所募之兵卽令總兵之坐營或旗鼓以押之在各官以見任見用之身必有所顧惜而不肖之心自息在各兵知見任見用之官必有所畏憚而無賴之念自消凡一切兵馬器甲之類如有不得當者在各官易于禀請在各道鎭易于允行在臣亦易于責成不然始之不慎委非其人直至事體決裂卽梟領兵不效者之首以懸之藁竿于法得矣何濟于事乎近日陝西之募兵等耳如部復差與

陳進忠諸弁領兵甚少逃兵甚多不至于袁
大有者幾希如張效祖所領之兵一千四十
餘名原有同知李備以押之逃脫者僅三名
病故者僅一名本官體恤其饑渴節約其糧
餉抵關尚有剩金盡其數以散之官無人不
踴躍出關不勝其醪纊之感者亦足以爲押
兵得人之明驗也臣鎮雲中之時其調募之
弊臣亦備嘗之矣不敢不效其一得以少救
于將來耳伏乞

勑下兵部速行查議逃兵作何緝捕袁大有作何
究處其領兵與押兵各官作何委用如果臣
言不謬卽爲議覆施行庶無法之兵與無律
之將稍知懲戒而地方亦藉以無虞矣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逆奴敢肆辱國
敷天義切同仇
聖怒未昭羣心共憤懇乞特奮
乾斷大張撻伐以雪國耻以壯國威事臣于五月
二十九日接到經畧遼東熊廷弼疏爲逆榜

招降訴悔無狀謹錄呈
御覽等事臣看係邊情即時封進外再讀副本及
奴賊榜文中間稱金稱國稱汗稱朕自言爲
天所佑中國爲天所惟諭各將卒城堡歸降
各屯堡人民縱投山海關西我兵不免隨後
就到又不如投朕保全室家未復有昔日宋
徽宗納遼叛臣以致天惟徽宗欽宗父子嘗
受此須苦難規例見在等語臣讀之未終不
覺搥胷頓足拍案拊几仰天而呼曰我

祖宗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汙詐至此乎我
皇上持盈守成四十餘年久道化成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侵辱至此乎不磔其屍懸其首食
其肉寢其皮至死不瞑目也臣且如此以爲
聖武如
皇上英明如
皇上一聞鳥語獸音當髮指眥裂立
御便殿召對大臣盡發封章開宣鬱滯下與元罪

巳之詔悲惄痛切以收人心須輪臺悔過之
書眞誠質實以回天意發内帑之積使士飽
而馬騰罷不急之務毋舉羸于時詘喪師者
斬蹙國者斬嚴失律失地之條斬臧者錄陣
亡者錄作死事死綏之氣以至補大寮下臺
諫畏天變悲人窮凡可以壯我敵愾固我封
疆者計當卽時卽刻盡舉盡行臣食不下咽
目不交睫延頸而望傾耳而聽至今巳三日
矣寂寂無聞杳杳莫測九閽之崇嚴者如故

章疏之壅抑者如故内帑之吝惜者如故軍
政之廢弛者如故銓印之塵封者如故法署
之盡虛者如故地震河竭若罔聞知物恠人
妖畧不經意是隱忍于苦難之受而甘心于
巖欽之續也愚臣不知其解矣且臣無暇高
論即如靖康之世有一日不與大臣面相晤
對否有一事不與邊臣面相商確否然猶天
怒人怨禍惡稔盈九族北轅六宮蒙垢流離
于兩河道上飄泊于五國城中衣冠染腥羶

骸骨沉沙漠自生民以來未有受辱受禍甚
于此時者逆奴乃敢引爲規例橫肆嫚言視
今日爲何等時視
皇上爲何如主昔人有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
主辱至此臣可以死矣爲此忠憤所激炊不擇
音伏願
皇上同日月不遠之復發雷霆奮迅之威親賢遠
奸賤貨貴德練兵選將掃穴犁庭梟奴兒哈
赤之首于槀街磔李永芳之屍于西市雪耻

酧百王除兇報千古豈不快哉若後含垢納汙包羞忍耻竊恐戎馬不在夷虜而在郊畿干戈不在邊關而在衽席禾黍生于宮墻銅駝棲于荆棘臣有不忍言

皇上亦有不忍聞者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悍酋逆榜馘目遼軍苦狀酸鼻祈速

勅發賞併議加銜以神鼓舞以圖殄滅事職連日
接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爲官軍勞苦一疏其
間所叙者不惟做工苦修築之無休而設防
之暴露經歲不惟操練苦什物之未備而薪
米之騰踊難支愈描愈眞一字一淚因思
皇上仁覆四海澤被萬姓此孰非在宥蒼生何非
在邊將士驅之鋒鏑之下不遺之旦夕之安
雖欲其禦敵實委之嘗敵耳況在彼部道鎮
將同知通判諸臣臂力幾竭心血幾盡徒俟

結局而課績不思當機以加旌甚至徹有斬
獲阻于用夷而不得敘積有勳勩限于援遼
而不得薦驟豪傑之氣而長覬望之心莫此
爲甚徒知遏彼敵鋒而不知勵我戎士毋乃
不可乎何物狡酋乘機鼓煽逆㭬横加巉
天朝自號後金倒我哀宋諄諄于天佑天恤惓惓
于保身保家職見此極驕極横無日無天小
視我國家大辱我君父不覺氣滿中臆髮上
指冠誓與賊決此生必不與賊共此天地雖

書生不習兵事未遂請纓而武臣有在邊疆
敢爲借箸即狡虜不志玉帛浮言動衆而
廟堂當發賞賚加意安邊夫賊以妻子之念動
我軍而我軍之不動念于妻子之無養者無
如犒賞賊以家產之念動我軍而我軍之不
動念于家產之無存者無如犒賞賊以生命
激我軍之動念而我軍之念不以生命之不
保動者無如犒賞況前歲之
欽賞既繼此無聞政府之請發空傳到彼處何不

于此官軍困憊之際以激勸人心虜榜眩惑
之時以發揚士氣安在所謂重賞得士而上
兵伐謀也乎況遼之地何地也今日之時何
時也東西合謀有據屯堡搶掠疊聞人人如
卧漏舟在在如居焚棟兵馬日催而難集糧
芻日運而不休是平日以斬馘獻俘爲功者
此時以乘城登陴爲功往日以衝鋒陷陣爲
功者此時以飛輓轉輸爲功有勞無逸以日
爲歲爲遼臣者不亦難乎雖邊臣久考績加

級原有定額而劇匱困苦累歲當布
特恩則夫按其資俸淺深酌其事體繁簡或就年
終甄別或照援邊近例應進級者進級應加
銜者加銜服色一新精神百倍迨奏平定之
勳另行崇報之典此又獎勵勞臣戮力疆場
之一大機括也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毅然振刷趁此逆榜方肆我軍正
憤之一時速
勅該部多發金錢廣行犒賞更于文武諸臣有事

於遼者大破常格
欽賞而外各加授爵級有差將見雨露自天歡聲
報埜有不拔劍斫地奮勇殺賊永堅效死之
心共憤同仇之義者又非人情也不則奴酋
一厮養之卒李永芳一降虜之狡抗衡
皇靈蠶食夏土已見倒冠履而損國威益又辱加
於主罪通于天猶不思鼓動師武臣力搤其
喉笞其背犂其庭掃其穴殄滅之使無噍類
則亦成何體統成何世界四夷不笑中國無

人青史不錄國勢不振哉職昨疏已就稿見
皇上于經臣疏已蒙發票解銀犒賞真是當厄之
施適時之救不勝手額爲危遼稱慶計必
渙頒諒無停滯迺細閱票語止及賞賚而未及加
銜恐非所以神鼓舞壯敵愾也輒敢再瀆其
芹曝之一得如此統惟
皇上爲封疆社稷幸留意焉
○專督遼餉侍郎李長庚題爲守瀋爲滅賊大機
糧料實關急務謹申餉價運之法以應亟需

事該臣自去冬出關今年二月初四日始還
天津料理海運隨因遼餉告竭兩奉
嚴旨臣職司所在驚懼無地一面席藁待罪一面
催發船隻隨據天津司道呈報于二月十七
日將去歲遭風停泊船一百八十隻盡行開
洋又據登萊二道節報于二月初二日等日
二府發過糧船三百七十餘隻又據天津司
道報稱天津新運于二月十九等日祭船開
洋新議北岸亦發二十舟以試其道各去訖

續據海蓋道副使康應乾同知張文達等報
稱節次收過天津糧九萬一千餘石登萊糧
一十一萬餘石其北岸船隻俱已到套又據
寧前道報稱芝蔴灣船十隻載糧二千五百
一十五石亦到三岔河交卸訖夫遼左事係
安危三軍枵腹臣髮膚可捐敢爲羈緩第南
岸道遠往返迂迴北岸創行人情畏憚而淮
上之船雨少河澁止到一百六十餘隻每日
裝運催行無柰三四月間亢暘風作無日無

之四月中旬風始平定臣建竿于門由津至益置郵設官見風利南則催舟發南岸見風利北則催舟發北岸交卸之處差官立等回空以便再運而海口所利之風至前途轉風之所未必同也去舟所利之風回空之舟未必利也每發一次之舟寢食俱廢顒望回音數日之內豈無一陣狂風每見風起而心膽碎矣催之太急懼如去歲之遭風催之稍緩懼如近日之悞餉固臣才智之駑而心力實

不敢不竭也日准經畧咨爲守瀋逼近賊巢糧運遲悞可慮内稱牛騾已多出關海船已多抵套據查蓋套積糧七萬八千餘石未見運動遼陽車輛俱在鞍山等候無糧可裝等因以致經臣親至海州查催斯臣之責也致煩經臣之心切焦焚王師駐瀋賊勢日蹙文武將士同盟協和剪滅有期普天跂待臣叨舟車之任竭蹙常恐後期祗候淮船到有次第天津截漕召買等糧發完一運便當遄赴

海藎親爲督催謹有目前催趲事宜屢疏所
已言者再爲申明以爲激勵人心之助耳
一曰道臣之當補經撫臣疏已詳之矣臣曾有
疏將遼東直隸山東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
務職銜藎臣等之施行金復各道分地考成
臣部已經定議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其
考成乎其淮徐道加銜一節關係淮上截漕
三十萬之海運此時行之已遲并望
皇上之速賜俞發也

一曰牛騾之當恤該臣出關會議一疏原議騾車并夫至廣寧牛隻比照買馬事例及關而止會同督臣行永平道議定順帶糧石及每日料草行宿程途開載一單摘令原解數名赶送後因沿途報有倒踣各司道申請行本地差官并牛夫出關押送彼時直隷牛已到關上行永平道于原議外多責數名以往移文三省自後委官押解而支發料草則關外府佐驛站各官之責也隨接撫臣手書亦云

發到牛隻關外各驛站官如不用心喂養即
長解夫亦柰之何茲已責令將備等官親自
驗料草管糧官周流查看在守巡二道已泒
銀差夫而廣寧三等不堪新兵不可赶牛設
輜重一營專管領牛運糧之用自此法行而
牛隻損踣者日見其少矣又據廣寧孫同知
呈詳蒙撫臣查得原泒千輛之車廣寧泒三
百輛寧前泒一百輛遼陽海葢各泒三百五
十輛法令之嚴奚啻三五乃經臣前疏稱有

牛而不肯餧督臣之咨謂壩州等處車已出而復還撫臣之咨謂騾夫將大車藏寄改小車以運順帶之糧承委府官因票無留用字樣遂聽之歸固二道缺人而府佐怠緩至此何以逭其責也近聞騾夫將騾故意餓倒以圖入關夫騾之價重而性耐勞倒損虧額後運何恃騾夫原受安家甚厚必須嚴查料草短少出于委官驛站責令賠償出于騾夫即拘究罪行原籍追其安家而總以倒損之多

少定府佐之查參尤目前第一義也
一曰程限之當定運道有陸有海而海有天津
有登萊有北岸有芝蔴灣有淮揚等處不同
而同受于海蓋遼陽二道除前已派定外而
山西山東河南續到騾牛當聽撫臣多發二
道自蓋套至遼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自
遼陽至瀋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每撥用
牛騾若干每日運若干大約撥密運速而力
又可舒該道酌爲定議不及程數者先以功

令懲其府佐官員儻道臣不爲查舉則道臣
之責當有攸歸也
一曰關糧之當發山海關積糧四十萬陸運有
限爲數不多臣與督臣計之關糧未發則真
保薊密之糧止可自運以赴芝蔴灣不得壅
積關門以防爛浥其芝蔴灣一道寧前道臣
力任議開至去冬而議始定所造之船閱臣
親見其堅固合式而苦于匠役之少則募之
關內及海蓋地方臣與督臣之任也水手之

少題募于江浙則二處撫臣之任也至于由
津徑抵葢套原未經行乃去歲天津遭風五
船飄入北洋三日抵套臣聞之加與優賞後
至關外與經臣言及深以爲便因詢海葢道
得水手高承宗曾經漂洋一次今春天津司
道令同五舟以爲嚮導委官鄭登雲等押舟
前往而一時顧隨者共四十舟俱已抵套茲
又委黃徹恩押沙船以往矣此道最爲稱捷
但大洋之中必得三日長風方可以到此則

仗

國家之威靈俾效順于海若俟其行之漸廣到者益多臣方敢另爲疏請近督臣行永平道查開南海口抵套之道而閱臣疏請沿海有舟之家能運一千石以上者加守備職銜一萬石以上者加叅遊職銜正爲此道而設也所當力爲舉行矣

一曰收卸之當速夫遼餉二百萬以每舟載五百石計之須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萬之運

而臣所造催津船二百隻淮沙船五百隻耳
津登兩處分用之尚未全到非回空之速何
以完此多數故須遼左收受之官于議定近
便海口作速收卸勒令回空庶可數運又今
歲之運幸保平安而天津之舟在桑島報損
二舟利津報損一舟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
萊報損四舟而天津空船至登州遇風陸續
報損二十餘舟有人船俱失者一舟之損補
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經題明所當速

解是望于二省撫臣及司道之濟發也

一曰泒運之當嚴臣原泒山東六十萬淮上三十萬天津六十餘萬猶不能足二百萬數遼兵移瀋從此漸進則守者益廣備者益多在淮上已設専道料理雖遮船久未涉海而多造催淮沙二船徑達蓬萊有近日賴廷聘等空船屢行不聞有險而膠冒之議惟在多助東省以船也山東之泒雖多議以解京本色盡改折色而佐之事例允復粟生以示信于

人并税往歲之南販者歸于北亦可全完且海道最近比之津運每石可省運價銀一錢以上將所省運價加值召買本地商民必有應者既令山東之民受多運則宜令山東之民得厚值實鼓舞之微權也總至年終比其完數則省直司道不得輕視考成之規矣

一曰功令之當實夫搜括之方勸懲之典諸疏備矣而徵解運發未見其前者則以未嘗實舉有裨餉務者一人而用之有悞餉務者一

人而懲之也如臣不堪任使屢請嚴譴不蒙
聖鑒夫法行自上
皇上不譴臣何能完此二百萬之數自後糧餉派
定運之有俁望
皇上先斥微臣而隨以分地之法考成司道人心
知警其各處有司首倡義舉者自處加派不
累小民者牛騾勸借得宜糧餉搜括獨蚤者
以及海陸二處南北二岸効勞捐貲人等查
其運糧數多係文武官員者優陞實銜管事

係儒吏軍民者照臺臣所議新餉事例准其開納雖微必錄有令必行則賞必速下之意也而臣于此尤有請焉海陸運務臣自肩仔之無辭矣而科臣條議及臣原疏所請巡餉御史蓋恐徵解之羈緩接運之踈悞錢糧之混淆得一臺臣共事查參彈壓尤易見有巡漕巡倉之例可援已經覆允諒議差衙門自當速請不敢復贅惟是臣愚以爲餉務之重不減于兵處餉之難更甚于兵兵可按籍而

徵也有餉何憂于兵之不至哉餉則取之脂
膏也試之風波也蹈之道路也無兵慮在外
弱無餉慮在內潰臣縱不敢惜一身以累中
原而竊恐失一身以誤軍國各處司道諸臣
腹裏者以安靜爲職掌邊方者以兵馬爲專
司其視餉務爲分外附麗之事無一人肯以
身設處臣地者一糧一料不抵信地經臣得
以問之于臣臣不問之諸臣將誰問者查得
前東征督臣邢玠海運圖說內云募船于淮

漸添造于津薊買騾于北直六府搜車于遼左五道多方曲處以濟水陸不及當日以屬國之故徵調徧于天下遼左咫尺

神京所係尤重矧遼左當日用本地自到之車可以供朝鮮而今日以省直解到之車不能供信地復何以自解耶去歲有津船之遭風也有火器之多運也有舟車之不至也今數者皆無可諉正諸臣齊心戮力之秋矣遼兵守瀋事在垂成臣職專糧餉謹以屢疏所已

請者再加撮要申飭上請伏乞

皇上念兵食相需速發臣疏凡一應關內關外事

宜俱照臣部前議分地責成一疏各省直司

道督撫諸臣一體遵行臣當獨任其愆願諸

臣共受其勞萬萬不可再相持于文字唇吻

之間臣不職自應譴斥以謝諸臣諸臣有悞

則前疏覆明亦不得獨以罪諉臣也

○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楊光夔題為奴氛益熾

聖怒宜昭自計宜早當思協力之由以圖雪恥之

敎以壯國威以遏亂形事職前閱邸報遼東經畧熊廷弼䟽云官軍勞苦真堪痛哭職讀之而心如焚然此猶懇恩慰勞以示鼓舞也及閱逆榜招降一䟽奴賊狂悖殊甚且引嶶欽二帝聊受苦難爲今日覬倒詬極侮極職讀之未竟而心復欲裂嗟我

皇上聰明神武豈堪外侮至此極也夫當全盛之天下值小醜之横辱

皇上豈能不奮小醜横焉肆侮必有以窺中國之

虛實而恃我無以制其死命
皇上又豈能不憂
皇上一奮則羣心莫不感激此情也理也亦勢也
切覩
聖諭勅中外當事諸臣尚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
亟圖殄滅以雪國耻大哉
王言真切于憤恨而不自暇逸者矣職覆思之協
力何由而雪耻何自哉邇來邊臣廷臣合詞
单詞懇臨

御便殿召見廷臣面商雄畧應時裁決以濟急着而若不聞懇亟點冡卿速推遼東一時併缺道臣與經臣擘畫相資共圖殄滅而若不聞懇大發帑金救饑軍餓馬鼓一時裹革之忠奏目前凱旋之效而若不聞有此三不聞而遼事尚忍言乎豈猖獗奴賊可以空言撲其逆熖而中外臣工可以無米炊可以臆決勝乎且奴酋志不在小近聞送宰賽回家令伊將兵此其叵測情形亦岌岌矣故職謂

皇上之三不聞果安于自危則無此情也不安于
自危而安于三不聞又無此理與勢也況時
事孔棘非特遼左爾也奴酋發難九夷蠢動
逖軍饑民在在掠刼不特遼左缺三道已也
樞垣政府落落晨星邊鎮法司寥寥員缺又
不特奴氛昌熾已也風霾地震處處見告物
恠人妖種種迭覩
皇上尚視今天下爲何時耶情迫勢窮存亡判于
呼吸誰真當其不利者而

皇上尚不急圖之乎故職願
皇上早爲計也及今御便殿以
皇上斷還除
皇上憂及今點冢卿以
皇上官還辦
皇上事及今發帑以
皇上財還養
皇上士是一臨御而省積案之奏請一下用人之
人而開衆正之彙徵一漁紅朽之儲而早省

中外轉餉之煩費精神一振榮衛貫通天下
士各竭才力以答
聖主遴左官軍無不踴躍思奮經臣亦得壯膽以
圖剿滅而奴頸可縶
闕下禍亂形機從此消弭天人災變從此轉移
是則所謂協力同心以雪國耻之實也安內
攘外計孰便此職親臣也非且不仰體
聖心爲此瑣聒第自奴難無一飯不在三韓寧獨
忠義之竊聞更關休戚之公共情激于不容

已敢拾廷臣餘吐而瀆

天聽焉

籌遼碩畫

四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6
K49

AC
149
.P3
v.69

107-2982923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五　庚申季夏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爲憤辱徒有空言

雪耻未見實事謹昧死

上聞敬請

皇上何故棄天下諸臣何故棄

皇上之天下事日來接經略熊廷弼疏所傳奴酋

榜文搖亂我軍心鼓煽我將士中復有嶶欽

等語耻辱我

皇上伏覩
明旨逆賊出榜招降橫肆詬侮朕心深切憤恨中
外當事諸臣當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亟圖
殄滅以雪國恥毋得仍前因循怠緩自甘戮
辱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心東事即
聖體未安惓惓不忘與言及此眞
九廟之靈
宗社之福也職義憤所激更有說焉夫奴酋之辱

三年矣喪師數十萬不辱喪地數百里不辱
乃至今日而舉朝始知辱哉夢耶寤耶抑囈
耶使實實知辱實實圖所以去辱矣今猶不
爲晚無柰其實不知辱何也且
皇上亦知徽欽之所以辱乎自蔡京王黼秉高爲
邪朋比固位童貫附之表裏爲奸排陷忠直
壅蔽主聰混亂海内馴至犬羊入室城下乞
盟割地行成恬然不耻全師再入舉室北轅
往返青城求免不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自離青城頂靑氈笠乘馬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泣讀史至此眞千載有餘辱不虞逆
酋引此覡則以辱我
皇上也
皇上若眞知此辱則必如天之怒萬物也有雷霆
焉有風雨焉下誤國之臣于理下哀痛之詔
于四方下犒賞之詔于遼東下求言之詔極
言闕失于中外旬日之間杳乎無聞只一尋
常銓印于

聖躬有何勞頓于
聖心有何籌度而執吝不發若與臣下爭氣然者
從此不行一事不用一人不必人去
陛下已自爲孤注矣從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舉
動不宜若此即患難君臣相倚爲命隔絕亦
不宜如此經臣以死守封疆負病告急淚盡
血隨師中三錫其恩禮之薄亦不應至此職
竊以爲
皇上未知辱也閣臣造膝無言但効叩頭之閣老

作事屢錯人稱檢舉之相公止効婦寺之忠不思社稷之重是閣臣未知辱也樞臣方寸已亂伎倆久窮聽勘之賊臣公然見朝而不問公然上疏而不問亂兵鼓譟于近郊逃兵行刼于大路而不問撻伐之言徒美中樞之畧無聞若令經臣輿疾入關請問何人出塞再著中原乘間盜起請問何法消弭突如來如焚如棄如是樞臣未知辱也新推閣臣枚卜一年不下應

聖意之乆疑銓印四票留中想
宸衷之積厭人言屢瀆其身已亦不愛其鼻是見
在之閣臣不知辱而將來之閣臣又不知辱
也由斯以談
皇上不辱則諸臣之精神振作不來諸臣不辱則
滿朝之精神亦提掇不起悠悠忽忽口裏說
過耳裏聽過眼裏混過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直到徽欽世界而後巳不知
皇上誤諸臣耶諸臣誤

皇上耶職謂
皇上之救遼東也當如
聖躬之求醫汲汲召秦越人切脉審方既護其元
氣又壯其神氣而後遼東可保也是壽國以
壽身者也諸臣之愛
聖躬也當使安遼以安天下既無虞于肩臂又無
虞于心腹而後
聖心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君者也所謂秦越人者

何先下冢宰次問平章次問樞密其餘參苓以次佐使只在旬日間海内其有瘳乎若徒曰尚未安曰俟少瘳云爾過此一番大家了事職不知此數句票擬空言便能寒奴酋之膽而縶其足否夏之攻宋也僅餘震武一城不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皇上若再不肯下冢宰不肯補三道是眞無意于遼東何不及早棄去而使逆酋留此病塊哉職非不知

聖躬在調不忍瀆言二三老臣落落晨星不欲盡
言正惟盜賊在門主人有疾婢僕忠于主人
敢匿不以聞而舍此二三長年又無可責備
者故始終以耻辱二字共相勸勉期于有眞
辱則必有眞事豈其忍求多焉萬一不幸爲
靖康之世則大家不免爲靖康之臣毋論青
史凛然儋州之竄雍丘之節政恐當身不免
耳與其死于誤國寧死于匪躬若職固言官
死言者也

○遼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戍瀋兵力遂單經臣孤危實甚懇乞亟補衝邊道臣催發應援兵將共圖防禦以無悞封疆事竊惟東賊之屢得志于內地者惟以蜂屯蟻聚之勢合而不分故以一股而玩我三路隨以併力而陷我開鐵復以合衆而兼金白迨經臣熊廷弼初至深明大勢洞燭夷情亟從道將之請厚集兵力固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隊築堤浚壕併力防守賊局果變由秋至春未聞虜騎

入犯比首夏草青馬壯經臣恐賊圍瀋之謀
眈眈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
柱李懷信賀世賢領之瀋陽相機築守旬日
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
千而兵力已竭狡夷偵知我兵專防東北轉
攻東南先將遊騎將沿邊撥夜撲捉將盡迨
至四月二十九日西虜以千衆由平虜堡搶
至郭三屯殺掠人畜動以首計而備禦戚效
忠竟以堵截聞也五月十五日東夷以千騎

由葦子谷入來犯甕陽殺擄人畜亦以百計
而守備蘇子忠竟以十五人報也五月十八
日東賊復以千騎從東州堡入來犯花嶺山
城居民盡被虜去遊擊劉世功復不以實聞
也以上三臣除臣查確另行摘發外西虜粆
花諸部乘我空虛又突以萬衆來攻西平陣
傷軍丁以六七十計殺擄男婦以百數計剋
去墩臺四座若非撫臣先事預防留援將黃
鉞統部兵防守則合堡人民已爲淸撫之續

矣由此觀之我兵纔分虜警遂至兵力單匱
之形促襟露肘之勢且難掩諸虜之耳目何
況狡黠如東夷哉狡夷知我情最真目下六
七月之間必有一番大舉欲固遼陽則寬甸
鎮江諸處各添一旅柰無兵以應也聯絡根
本防護餉道則廣寧海州二處應各添一旅
復無兵以應也則向經臣所請兵十八萬討
將九十三員原自無多及撫臣請廣寧海州
各添兵戍守原非無見何閣部諸臣迄無以

應也然非獨此經臣謂武臣不可獨任戌藩
之日親督大將同往相度機宜指授方略旬
日始還瀕回復留監軍道邢愼言固守其地
謂奉集爲賊入要路復以柴總兵領兵萬衆
扎屯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
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
爲監軍道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
部諸臣竟不推不補也經臣見贊襄無人而
鎮守李懷信屢以病告叅將韓宗功以久疾

聞憂心內煎徒成血病未及浹旬擊鼓數聞
烟火踵至儻道臣不補兵馬不添累經臣病
極半壁遼東塵
聖上焦勞二載可竟以無人而遂付之奴兒耶臣
見此時勢碎裂心膽破寒爲此不憚煩聒瀝
血上請伏乞亟
勑閣部大臣會議遼東邊務將經略所請兵將及
軍前稿賞立賜給發河東缺四道臣及廣寧
缺一道臣隨即推補而最緊一着尤在速下

銓宰之命冢臣就列百揆時敘無績其凝區
區一隅不足平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為主辱已極人心共憤懇
乞
聖明即允經臣之請大頒
恩賚以示鼓舞以圖早雪仇耻事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據清河將官劉世功送到奴酋招降榜
文一紙其大略已經經臣熊廷弼括入疏中
其全文亦經秘呈

御覽臣不必再爲彰揚以益中國之耻獨念我
皇上以一統全盛之主今逆奴敢叱之于癥欽此
眞自有天地以來莫大之辱而邊臣摽死雪
耻之時也計
皇上宮中覽奏必終夜徬惶怒髮指冠亟欲生縛
逆奴于
闕下而寸臠之然此非有異術惟在
皇上赫然振作召見羣臣諭以主辱臣死之義
嚴旨切責兵戶大臣兵何以久不集餉何以頻告

匱遲悞缺乏儻有差池厥罪不在經略

皇上一震雷電之威中外自成指臂之勢然大關

鍵處又在

特須恩賚大示鼓舞葢經臣官軍勞苦一疏描寫

軍士苦狀眞一字一泣非敢爲飾說以誑

皇上也自五月以來奴酋大衆屯駐關上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關內撲捉撥夜關上營火聯絡

不絕約十五里而又漸掠而南意分我兵馬

于南而專力于北目下草木叢集禾黍茂盛

虜馬肥壯必有一番大舉正我兵擈命相持
之時惟是工作甫停勞困未蘇夜月笳鳴誰
無室家之念而奴以招誘榜文布散簧惑儻
有摇動禍不可言若得及時
恩賚以恤其苦以堅其心戰未有不勝守未有不
固者也援兵憚于出關中途潛逃者多地方
官未肯一一具奏至袁大有軍公然逃至八
百李愈茂軍逃至二百八十此輩既倡謠言
一呼而散途逢援兵又轉相煽惑萬一有如

鄒平王薄者為歌以相感動將剽刻公行羣
盜肆起遼患未平而內地已成瓦解甚可憂
也經臣帶來犒賞銀有幾業已用盡儻
特須恩賚道路流傳援軍在途聞之必曰
皇上之恤我輩若此又且踴躍出關調一人即得
一人之用矣不但此也回鄉及降夷率言夷
地無食或係誑語憐我未可盡信然以理論
之亦或近眞臣與經臣議祭旗招降處恐安
插不妥反致不便今若設一招撫道臣畀以

數十萬金使之廣布諭帖凡漢夷人投降者
作何安插聲聞夷中必須刻內潰若無米之
炊斷斷難行此又目前急務總恩賚內條件
也臣謂經臣所請三十萬尚猶存乎見少
皇上欲蚤雪逆奴之辱當視此僅同太倉一粒必
不少靳然臣又謂官軍之苦經臣能泣懇于
皇上若經臣之苦誰爲懇于
皇上者五月二十七日經臣移書曰向來以病聞
血不過數滴未有立傾數升如壺瀉水者而

零血猶雜痰而下且面如火炙腹如鼓膨而
水瀉猶未已也遼中事體甚難每一裝至愁
思費力展轉無賴眞足令人死等語六月初
五日又移臣書曰痰中帶血猶未止然時勢
迫人欲求將息而不得刻下有奉集之行因
緣邊而東爰及淸河靉陽至于寬奠鎭江欲
遣川兵往防不得不親行相度一番而後布
置之此皆無人可託亦人替不得者不知途
中病勢如何等語覽之不覺泣數行下經臣

自去年八月到遼兵馬不成兵馬器械不成
器械城池不成城池無一事不從頭整頓無
一處不親身經營遼陽甫畢隨詣瀋陽瀋陽
甫完又赴奉集清靉寬奠等處地方卽時不
暇給日不暇食病不暇將息其報
皇上可謂無遺力矣
皇上以遼東託經臣而不恤經臣若經臣何以爲
皇上紓東顧之憂雪千古之恥哉欲恤經臣之苦
無他惟俯足經臣之請而已臣願立發金三

十萬遣解軍前聽經臣大宣

朝廷德意分犒軍士及文武將吏使之呼萬歲

人人一心將逆酋未有不立致

闕下自雪其耻者也邇來朝政俱廢比之靖康

時日日用人行政者猶覺不同若將經臣疏

一槩不報天下事去矣

○戶科給事中楊漣題爲安危間不容髮怠緩全

不動心懇乞

聖明自爲着緊嚴申無甘僇辱之旨以圖整頓重

新事遼東自撫順陷沒以後
廟堂之上事全失策用不擇人奴去都娛幕怡
堂奴來各手慌腳亂大壞極弊巳經兩年乃
始起一熊廷弼爲經略雖倖以平日威名張
臨時氣勢虛聲恐喝粗息半年然而軍中俱
無米而炊人衆各約腹而食即防守亦僅具
人而內無協應外強撐持經臣旣容貌都枯
而奴又漸漸看破我之行徑矣故敢爲逆榜
招降妖稱後金天佑辱我

皇上以徽欽故事封疆之事固有司存誰實協贊
廟謨誰實居中調度假令事事着心件件應手亦
何敢藐視中朝若無一個人如此安危榮辱
何等時也猶且奄奄寐寐不見一言引罪不
見一事整理然則逆紙詬辱獨在君父也哉
職竊爲當事恨之羞之而洗羞雪耻急請自
皇上始職觀逆紙語意其狗鼠機謀緊在妖言散
衆今日所以伐逆酋狡謀者亦只緊在將士
鼓舞廷弼身當重任自合蹇蹇匪躬誓師勵

將以報

皇上賜劒賜袍之恩然而遼兵之暴露勞苦久矣

一言之奬藉尚屯一爵之饗犒久滞經臣空

言振厲申明亦既口血俱乾矣當妖言熒惑

之際將士驚廻觀望之餘職謂若無

天語以發揚中國威重則光榮之氣色不開無欽

使以重一人寵靈則頽頓之精神不起非

御頒以張九重優恤則死綏敵愾之意氣不揚

急宜命閣臣擬詔書一道遣有識力忠義官

一員同前票擬犒賞三四十萬銀兩齎俸以
申明叛逆不赦之罪激勵將士必報之仇
宣諭人民以腥羶污我之恨并慰經臣強虜不滅
無以身爲申
勑道鎮臣和同經臣努圖滅虜以無負我
皇上任使昔有一言倏于挾纊讀詔而無不泣下
誓以死報者政今日人心渙聚關頭收拾發
揚第一緊着也至若本兵不知主領何事調
兵頑矣募兵又頑矣未到者地方官不應矣

已到者公然一呼而逃矣或跋扈不用命行刼而逃作何收拾作何處治本兵總付之不問從此更無一人肯出關更無一人不思入關矣遼陽有事既不能得之于天下天下有事更將若之何只有束手待斃而已矣故今日之事當先責問本兵即宜責問輔臣并責問在事諸臣數年以來起亂之罪屬之何人養亂之罪屬之何人誤用人之罪屬之何人一誤再誤之罪屬之何人何以一旨之下夕

攺朝更何以一事之議甲是乙否何以發兵者只管出境不管出關何以解兵者只圖有數不圖有用何以用錢糧者只憑關支不憑查銷何以處錢糧者只見增加不見清理天生人才何以銷鑠至此

祖宗法度何以頽隳至此各處邊疆何以廢弛至此一一詰問令其回話取具罪案姑待以不死使各洗心剔骨打起精神更圖整頓如再仍前必僇無赦庶幾晴空一震即醉夢之沉

龜亦驚頂顱一針當頑鈍之膏肓頓起前日
明旨所謂無取僇辱者如此方有着落此義激士
氣振國威之一緊着也乃若遼事亦有當問
者劉國縉特起田間不知所贊何事而寬釁
舉動大駭聽聞撓廷弼之失小妨軍國之計
大若夫錢糧開銷不清動以萬餘計職又有
不能為國縉解者同知馬治芳便宜從事保
全孤城中間指授方略歷歷中竅明經有此
令人愧死而勞苦功多尚未見實為優敘則

明功過而示激勸亦是遼事一要着也而總
之又全在
皇上之用人今之議者曰天下事難矣
九閽又叩不應矣件件費手矣職則以天下尚完
全宇宙如此大安在稱難即屬不可爲之時
聖主猶足以有爲事只在人爲人只在肯爲耳安
在居朝居野盡屬不能爲之人土木之時成
何朝廷成何兵馬庫藏于謙一力擔承多方
經理十二團營屹乎虎豹力返虞淵之墮日

彼獨非男子乎先年有倉卒報至中外惴惴
無人色本兵王瓊徐曰已用王守仁在上游
不必憂賊大都臨事綜理先事治辦止在着
緊處無失先手着實處下以死工以一片血
誠聯合衆人感孚明主功名生死付之度外
范仲淹曰盡其在我夫我則未盡而曰不可
爲矣委之氣數聽之君上付之僥倖國家亦
安用此臣子爲且問今日只凭不設一策不
展一籌萬一遼陽一破直擣長驅燕都一片

地職不忍言而不知此此二三當事竊祿尸位
頭顱受封受蔭妻子共大小諸臣安頓何處
念及于此職心碎矣職語不擇音矣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矣萬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念念爲遼擧朝事事爲遼中外個個爲遼
殄滅奴酋以洗靖康之辱以全一統之天下
九廟之靈幸甚百王之憤幸甚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逆酋慢侮難堪

國事躭悞莫了乞詔其心以救危亂事頃自
奴酋號金稱朕張榜招降搖惑人心恥辱
主上彼且耽耽于入關我于岌岌于存遼經臣是
以有補道之請舉朝相率叩冢宰之命其急
需也豈下救焚其哀乞也奚啻持鉢言者敝
舌望者眼穿而
簡命杳然如故也且開原監軍道作速推補已邀
明旨而推補開原道之官則無着落抑何舛歟
皇上怰宜不直今日第冢卿何官今日何時去年

趙煥物故便宜就簡一人而必委署李汝華
今年汝華封印便宜立命新推而直遲疑至
今日今日雖愛此一官究竟必點補一人其
人之速遲何妨而國受其叢挫日甚矣此
皇上自爲躭悮也
皇上取信在輔臣輔臣取信在天下冡卿一缺當
共謀之九卿科道所舉旣公當力請
皇上補牘可焚詔可更請此人不可儻所謂積誠
以感動者非耶何一史繼偕也旣催枚卜又

票署銓豈有化身歟一銓印也旣請正卿又
兼請代署何無特操也直是史繼偕賷有煩
言而後周嘉謨始有專揭似此依違能無啟
皇上疑而轉爲厭薄終自塞眷遇之路此輔臣貽
皇上以躭悞也今日之事
皇上雖不得見面輔臣自不得脫肩
皇上萬不容以檢𤼵格套寬緩輔臣當猛然自省
平日章疏何故不下官僚何故不補一日拔
其繫吝之根與輔臣通而爲一輔臣亦萬不

容以疏揭虛浮塗飾天下一旦撤其城府之
障與大小臣工合而為一自是用一人曉然
與天下共知之行一事灼然與天下共見之
不必婉轉自然直截雷厲風行鼓動域中方
隅多故悉歸剷量何遼左區區一胷足辦巳
也而更有大家躭悞者用人遼左豈是等閑
大都始進不慎實用未收如薛國用用而降
降而復改直廹一年之久纔荷晝一之
命則向者既重其人亦宜重其地也又如朱明時

推用未久旋以病歸未必爲張銓之規避亦且作金礪之沉疴則向者旣視其才亦宜視其力也卽如閻鳴泰韓原善秉鉞兩道丁艱一時雖係天行之數非由人之愆但向者旣用于遼之人不妨備悉其人之詳也此在銓司鑒前事而規後效在當事諸臣捐小體面而認大頭顱勿借遼事以用人共期得人爲遼用擬議至當必其人終始從事底厥成功則于掃奴穴而洗逆榜之詬辱寧難事哉銓

印塵封已四閱月旦暮必期于得請經臣請
懇諸事強半倚辦職方推補視遼左三道更
要近有破格之議無非為遼左躭憂今或于
本部叙用或于別衙門議人總期中樞得力
惟恐其人不當復不免于躭誤耳職疏已草
就閱邸報見文書房傳出
聖旨見今喪禮大典未完工部事體繁多又無左
右侍郎就是點下旦夕難至吏部印信故爾
斟酌且着別部大臣暫署出旨票來夫

聖衷淵邃誠非臣下所能窺識但暫署原係權宜
銓務終虞躭悞見今別部過署誰非兼官此
在輔臣之爭執耳職且觀訛心之實焉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報狎至望援甚殷
懇乞

勅部速催總兵並
勅各省鎮諸臣再加愼選以求實用以救危遼事
職前有選兵一疏仰瀆
宸聰未蒙俞允忽于遼東經略熊廷弼疏中渙發

綸音出關兵馬就着督臣揀閱煌煌
天語實式臨之夫此一兵也樞臣與廷臣悉心以
計畫之者也各處督撫鎮道諸臣殫力以搜
括之者也沿遼之營伍與腹裏之編戸傾囊
竭澤以幇貼之者也朝廷費多少金錢民間
費多少物力中外臣工費多少籌算纔有此
兵馬如徒以虛數取盈而不求其實用卽滿
此十八萬之數何救于遼事之緩急哉況此
時遼陽一塊土城垣壕塹已修戰車火器已

備可恃無恐需次做去北窺東勦正在此時近報奴酋盤據關外出沒境內挑我誘我擾我疲我行將乘其瑕以肆狂逞之謀且出招降一紙詬逆殊甚令人毛髮上指經臣滿腔熱血滅此朝食誓不與此賊共葢載一切修濬繕造之事凡可以爲戰守計者經臣自饒爲之所少者只此堪用之兵馬耳原請一十八萬向猶謂兵家多多益善故寬以議之日見遼瀋兩處防守已近七萬從此而泒虎義

寬靉清撫等處以成碁布星羅之勢約非一十八萬不可方今見在者若干未到者若干按數清查刻期督促早一月得一日之用極臣想自有成議耳惟揀閱兵馬一事職之責也自抵榆關以來不敢率略從事仰奉

明旨之後益覺踧踖靡遑故每次點驗馬匹分別等第不堪者發回另換瘦弱者寄關喂養堪用者出關騎征自分不遺餘力然選兵則難言矣諸臣各爲封疆每抱泣于屢摘各兵間

關遠涉又藉口于長途紛然沓至到處攢眉
地方惟以得遣出為幸一望關門有同陷穽
各兵却以得發回為幸或呻吟以稱病或跟
蹌以粧弱或毀指裂膚以示其不可用或嚣
競紛爭或小呼大噪甘心于犯法以僥倖其
不入遼此未遼以前之難也一有遼汰無處
着落如押以人那得若許之人以解無用之
兵如無人以押之此輩雖幸脫苦海却羞還
故鄉又凛凛于安家之追賠或逃匿以為非

或聚嘯以釀亂未免貽地方之憂如給以餉
那有若許之餉以養無用之兵如無餉以給
之原係烏合之赤棍誰爲糊口之長物又快
快于異鄉之跋涉或枵腹于道上或委骨于
溝中何以爲多軍之勸此旣選以後之難也
職每至選兵未必一一得當輒爲躊躇者久
之竭其心力矢之天日特去其老弱之太甚
者而已如謂所選之兵人人俱稱超距人人
可備冲突職實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入遼

之後以訓練爲揀閱經臣想自有勝算耳然選兵于出關入遼之時不若選兵于初調初募之時選兵于出關入遼之時甚難而且費不若選兵于初調初募之時甚易而且省大都調募之命一下撫道肯嚴以責之鎮道鎮道肯嚴以責之偏裨有司勿以套數相蒙勿以體面相徇兵必求其精銳馬必求其壯健器甲必求其堅利委見任堪用之武弁以統之又委鎮道之旗鼓中軍以押之約束以紀

律喂養其馬匹如眞定戚金所統之三百名與宣鎭所募之二千名兵馬器甲果屬堪用何俟職與經臣之覆選為也夫選兵于山海不過省出關之行糧耳向使各處慎選有一兵得一兵之用有一馬得一馬之用而沿途之廪糧草料所省不旣多乎職雖鎭撫無幾日職之苦于調募曾屢有䟽矣今故為此苛責似覺不恕之甚獨計以尋常視兵馬兵馬亦尋常耳以此時視兵馬經臣饑渴以望之

臂指以倚之異日遼人之性命封疆之利害
陵寢社稷之安危胥于是焉係之遼已危迫望援
孔急將士助予總期共濟職不得不多方以
計之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原議調募兵馬速催入遼勿得逗遛
悞事各處巡撫鎮道諸臣更乞
天語叮嚀各加慎選共襄遼事如有兵馬不堪者
職列其狀以報之部科仍聽部科查照原題
從事職即欲爲諸臣諱經臣肯爲職諱耶經

臣卽欲爲職諱肯以自巳之身名與
皇上之封疆爲諱耶職之懇禱于
皇上與奢望同仇者只此
○兵部尚書黄嘉善題爲秋防屆期虜情叵測乞
勑邊臣力振積弛務修實政以保萬全事臣惟防
秋之檄歲一申飭
簡書可畏昭如日星聽鼜鼙而思鼓鼙之聲慮
無不動色相戒何俟臣言奴氛孔熾中外震
驚敵王所愾慮無不同仇枕戈圖得當而後

朝食又何俟臣言惟是援遼之後徵調頻仍
虜方以空虛易我我以空虛自危當此塞草
凝肥胡馬嘶風之日政驕怯相乘之一會及
今不早戒備猝有緩急安所措手足臣不得
不遵循故事再為提撕邊臣圖為制禦之長
策謹按各邊情形而僕數之奴酋自陷我開
鐵俛耳斂翼幾一年矣向者意其直擣遼城
又意其渡江窺朝鮮又意其由寬靉趨鳳凰
城下南衛而皆不然惟時特千騎出沒于東

州馬根之間又忽報釋宰賽變幻叵測或欲
陰綴我于東而陽假道西虜由舊遼陽疾走
東昌以出我不意耶說者謂奴且食盡旦晚
必潰人亦有言困獸必鬬臣實懼其困也大
寧朶顏福餘三部虜昔受我羈靮今胡顯與
我抗衡憨酋實不逞于我有二心焉遂謂四
千餘之餌饑虎可尾耶平虜沙嶺之犯有利
有不利則我之能不能差數見矣薊昌擁護
陵京一墻之外即爲虜穴往時將吏每每嫗煦狗

之去歲高家庄覆轍巳大可寒心矣然虜以敗名入以尋名出封官大計制命闕氏一老女子寧爲石人薊昌而忘前事耶宣大山西北虜諸部甚雄黠乃開平積弱極矣靑把黃台吉等酋之就我戎索倖矣朗可屢徼卜素狺狺欲起勉以補市賞成事不知夷狄之爭爲我害和亦非我利而況乎其未必和不聞近日素酋西約套虜之報乎素之狡且強不下奴特蘊未大發耳發則五路明暗蟻聚蜂

起偏寧雁門之間所在震動而內地災荒萬一開豐此又三晉蕭墻之憂也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延綏士馬勁于天下道其常耳孤山一蹶至今談虎色變儻非保寧波羅之捷稍讋其雄心旋搖尾而旋張目終未可量邇者奴不遠數千里走書挑吉能糾虜擾我使不得東援蹛林之會若打太兄弟之修怨未必不爲奴中也寧夏幅幀綿邈兵難櫛比艮定歹成諸酋雜連虎視動見躑躅今自五月以

來東西煽合輒以恢復松山爲口實而宰妻
謀犯蘆塘又見告矣未雨徹桑何以待之固
原雖云近裏距虜稍遠今虎酋聲言移帳偪
我歸德時令番族偵奴犯遼陽消息此其謀
倶不可測萬一套長不戢松海嚮應誰謂虜
遠無事乎其甚可慮者無如掠番益牧番制
虜甘肅所恃苐恐番力不任掠將降心而折
入于虜而我力又不能護番以收其心寃之
匈奴右臂斷且復續烏速以西幾能長有寧

宇哉由斯以談已然之禍在遼左將然之禍
在諸鎮遼左不見于將然其禍大而速諸鎮
不鑒于已然其禍遲而大及是時分布要害
申明紀律臣部何遙問之邊臣邊臣可還質
之臣部至于釆名不釆實天下容有飾名以
倖成誅文不誅意天下容有巧文以逃罪則
隔垣之見明難逆覩司屬之秘勢難必行邊
事於是乎陰受其敗壞而不可收拾臣與邊
臣所爲憂滋甚耳吾將何道以處此昔者齊

威王烹阿封即墨齊國大治諸侯來朝夫烹阿何與于治封即墨何與于一國也賞當功而千萬人知勸罰當辜而千萬人知懼焉爾每嘆邊塞繚繞耳目既有所紕漏格套相沿手足又有所拘攣其售欺也自下而層累之以至于上今欲問之不可問也其受欺也自上而層疊之以及于下今欲問之不可問也職待罪西陲有年矣綜覈之難備嘗之不敢自多其智蒙蔽之巧亦備嘗之不敢不以爲

諸臣告而要之磨勵天下大機權則係乎
皇上矣月令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
迎秋于西郊還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以懲不義誅暴慢今奴賊犯
順至姤嫚無等此非不義之尤乎儻
皇上赫然震怒出居總章決策廷臣戰勝
廟堂之上將見百職戮力以除兇四裔聞風而
皈命于夷于裏之烈不獨侈頌于前聞矣臣
敢因防邊而乞靈

皇上焉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瀋忽被兵遼難獨守
門庭洊迫堂奥瀕危謹洒血叫
閽以效纓冠急救事項接遼撫周永春塘報知
奴兵二萬騎一從撫順入瀋一從東州沙地
入瀋又知經臣熊廷弼單騎赴清霻寬鎮等
處分布兵馬而遼陽虛無人僅有劉孔胤在
城瀋蓋岌岌乎殆哉勝敗存亾想旦夕間再
有報至經臣歸路有無被截皆不可知以經

臣萬死不顧一生之身此其畢華報主之日
矣臣不覺撫膺頓足泣如泉湧慮遼之距瀋
總可百餘里而遙瀋亾而遼隨之遼亾而山
海薊鎮隨之此破竹之勢
陛下若尚高卧
宮中不出而延見廷臣共商大計從此無缺金
甌定非
陛下有矣然則遂狃天數而隨逆賊天怍之說乎
抑百計回天而頭顱焦爛汲汲爲救焚謀乎

臣書癡素不知兵又彼中情形自塘報後無
能遙度但以臣之愚竭臣之悃第一念彼中
缺道不足分防立下冢卿登時推用乃口傳
天語保無中使之虛詞逐月挨查明是遷延之故
智原可一句判斷而反至費詞轉多似出滑
稽有同兒戲中間線索莫曉從來
陛下但推本至誠若真實不肯棄遼即真實不忍
缺遼道而冢卿之命可即沛也第二宜
宣諭經臣一年以內共享太平皆爾功力爾復以

孤身病體親出調度而奴兵壓瀋爾不知從
何路回還爾于戰守機宜相時酌用但使奴
來爾能堅守遼陽一塊土卽不愛高爵厚祿
爲爾顯酧雖經臣命世英豪勸不以賞而
陛下軫念勞人則萬宜出此矣第三宜念道將數
人勤劬浹歲卧薪嘗膽奮不顧身速下
溫綸勸勉激發至犒賞軍士經臣有疏撫臣有疏
兵垣兵部有疏皆不報令人莫解臣考征倭
事宜欽賞銀原出內帑臣前歲疏中曾以兩

部不能執爭爲言今念
皇上阿堵營心所惓惓者在此不在彼自不得不責之兩部但在兩部毋得互推如戶部切勿云賞軍事關司馬如兵部切勿云錢穀隸在司農合照數平攤一面差官解運一面題知一面閣臣擬詔隨後請發但要懇切眞詞令軍士讀而泣下有投醪挾纊之感也第四傳檄督撫諸臣遼瀋警至廣寧立時救援廣寧兵空山海立時接濟至永平之濟山海薊鎮

之濟永平一步進前一步務如常山蛇首動
尾應乃保無虞第五薊鎮內護
神京外防強虜咽喉重地合屯重兵
世宗朝戚繼光練精銳可二萬足當一路長城而
今竟成往事矣徐光啓練兵八千急須前移
薊鎮不但奴來能禦而京師所恃無恐全在
于此第六密雲道缺日久邇日懇請者但知
遼道急而不知密雲亦急蓋京師附近道分
惟此爲最預擇有才望者充之而併以儲異

時遼薊一帶之用可也第七陣亡文武官將
如劉綎潘宗顏輩此時而尚不優卹更待何
時失事如李維翰楊鎬李如栢李如楨今日
而尚無處分更待何日宜急
勅禮兵部限三日內分別懲勸具疏上聞第八本
兵只靠黃嘉善一人楊應聘物故尚猝未及
補祁光宗候代又緩不及來甘肅舊撫旣復
乞骸合將新撫速推以便光宗交代敦趨赴
部仍諭不許過家以致逗遛妨誤部事其楊

應聘鈌卽當推力才有餘者縱涵養不足亦在所略但留以備一時邊差緩急所重在才不必如平常論人之爲拘拘也若職方司更屬要緊選擇而使自是與遼道並急者矣第九各處徵兵仍宜催促如土官秦氏請添調三千五百之數合早爲檄取以成一隊原疏所乞資釜一一議給以壯女丈夫之氣而爲鬚眉男子者媿也第十勤王二字原不宜出口張皇但恐萬一京師有事各邊及近畿輔

省分若督若撫何妨咨劄相通每處于本等兵外各練得萬餘人預爲早備卽如保定近在畿輔所資保障更切撫臣韓浚旣已病聞何不遂聽其高尚以便另推而儻再酌議躭延所所誤者大矣第十一　司農李汝華當此重肩難卸代替無人務將兵餉本折綱領一力擔承留都鼓鑄何以力行水利屯田何以修舉須卽日入朝大家商確至山東司仍以張國銳而此外添設遼東司取有精神有才

智者庶能勝任而愉快乃自臣去春言之今歲左光斗薛鳳翔又言之而尚寂無一語此何以解焉即國銳仍宜策勵本職如添設未舉而先自卸肩是兩誤之道也他若遼餉司單郎中又以憂報具題更代可須臾少緩耶第十二大小內外要緊各官懸缺甚夥除遼道自應單疏若其餘諸缺在冢卿得旨之後須將應補官員不拘新推舊推總疏列名輔臣客揭只求將此總疏票擬是之一字一了

百當盡斬葛籐免多煩聒而如再有姑俟檢
發之
旨反檢查原疏之旨與夫知道了之旨俱徑自封
還使人人得營職業而在在藉有干城未必
不繫于此舉也以上一十二欵或臣所曾言
不嫌于復或衆所共言不嫌于擴或臣與衆
皆未言不嫌于創總之語不擇音件件要圖
言言實事亟知掘井後時無益消渴然病者
明知必死尚假醫療以冀生路于一線臣亦

盡此區區而已矣葢臣昨于逆榜一事每誦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語而未嘗不歔欷飲
泣感憤欲死也以魯仲連不肯帝秦向欲赴
東海而死若外夷小醜稱朕稱汗稱
皇上爲藐欽使仲連見之不知何狀故臣謂制軍
旅者則宜死綏寄事任者則宜死職有言責
者則宜死言記言動者將書四十八年奴酋
有逆榜而主不知辱奴酋尅兎撫清開鐵未已
也又欲尅瀋而主不知辱則宜死筆夫越之

于吳隣國也越已滅吳而范蠡徒以會稽之
辱尚請伏誅今未見功而先受辱且以
天朝而受外夷小醜之辱較受辱隣國者辱乃滋
甚臣謂在廷諸臣盡當請范蠡之誅以附于
主辱臣死之誼況古人言不見用如比干剖
茅焦烹今以補官常事至廷臣舌敝頴禿
皇上深居稱病付之不見不聞無限忠言盡歸流
水廷臣只得合詞洒血請死宮門若臣九年
侍從疏無慮數十百未一報可今復尾廷臣

後多言煩稱更祈立時剖臣烹臣以爲人臣居言路不能以言悟主者之戒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疏濱發接李光榮塘報始知奴酋到瀋而賀世賢柴國柱兩將堵截而去臣不勝喜懼交集喜者喜其暫去猶是社稷之靈懼者懼其佯去而旋來如再來而堵截不住將若之何哉

皇上惟亟下臣疏令諸當事斟酌施行諸當事亦乞採擇臣言不以迂漫無當棄則臣厚幸也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為遼勢危急堪憂邊道緊要難緩輿情共鬱
聖慮宜周謹合詞控籲恭候
明旨事該臣等于十八日據塘報東賊二萬餘騎分犯河南北遼瀋岌岌乎殆哉嗣得李光榮揭柴賀二總兵統兵堵截奴兵暫退夫其來之勢甚惡可懼也其退之情甚狡猶可懼也何也奴兵屯駐近塞原不止二萬其以二萬入者葢以嘗我虛實而今虛實且為彼所窺

矣故暫退以懈我備將悉衆以壓我境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懲于前而毖于後則防之
道當預耳爲今之計在在屯堡急宜設備在
在彈壓急須得人若只恃兩監軍道出騎駐
瀋陽奉集而經略孑然一身幾守孤城恐居
中不能應外顧後不及瞻前三韓大事不幾
危乎進而山海又進而
陵京愈迫愈危有臣等所不忍言者故今舉朝皇
皇禱祀而求黙冡卿者日敎職大選急選廷

試貢生甘肅巡撫兵部左侍郎職方郎中急
而臣等以為急中之最急者又莫過遼左之
道臣乃作速推補有旨批發原疏有旨延跓
數日猶爾遲疑或者
皇上厭臣等之頻數激聒故急而示之以緩乎臣
等亦知激聒為罪頻數為罪而無柰時勢艱
危不能延待矣即于冒鈇鉞亦所不敢辭也
謹瀝血補牘文華門恭候
明旨萬乞

皇上俯念臣等迫切至情立刻點用吏部仍乞
勑卽日到任推補遼東各道等官臣等曷勝戰悚
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海運煩增財力大匱謹
陳萬難之狀勉攄一得之愚仰冀
聖明軫念事山東司案呈准巡撫山東王在晉揭
稱先該職等題爲云云等情除具題外具揭
到部看得奴酋狂逞以來我師敗衂之後徵
兵遠逮于四方索餉遍及于閭里所在驛騷

月無寧日眞有民窮財盡之嗟深慮竭澤焚
林之釁臣實惴惴在懷故凡一切條議毋加
博採必期輿論僉同人情樂赴者方敢施行
今東省以凋瘵之餘復罹叠徵之厄較之他
省其苦倍加固不待言矣但登萊爲航海門
戸自古經營東事必先此地空勢使然也況
今援兵雲集遼左玉粒桂薪行伍有枵腹之
悲士馬無飽騰之歡經臣奏揭迭至如救焚
噬臍無及斯時尤議多掣肘謀屬道傍陸運

旣費後而難繼海運又叵測而疑遲倘變亂
倅發于一時禍不獨中于遼而止今撫臣長
慮却顧旣爲東人請命尤爲遼事圖安疏稱
可憂者五所艱難所不可知者各四內如先
該督餉部院議派東省本色六十萬石半輸
百姓半召商人益恐全出于民不免追呼之
擾而攘攘之世坐使農商子母權宜易于措
辦耳不意淮商憚于涉險裹足不前更議責
成于官而昂其價值糴運于民運三十萬石

濟青登萊四府均出其招買三十萬石登萊分任二十五萬石濟青分任五萬石以敷額數米價不致騰踊小民獲沾微利楚弓楚得誠調劑之善算也雖云爲數甚多憂于不足然上年往往南販淮揚今宜先儘東省以足泒額則聚集必廣自可充裕無憂矣至于裝運之船隻或分投催募撑駕之水手或厚賞招揀船具須精堅適用起運則次第發行交納則嚴禁勒需舟人之偷竊何以防之輸運

之憔悴何以慰之事在各省有司克供厥職誠心任事更賴院道諸臣鴻猷石畫加意振剔之耳如道路迂迴礁磯間阻必募熟諳之人豐其犒賞以為向導若夫天昊觸忌颶颶鼓濤問之長年相時開發卽不能保海不揚波亦權其利多害少而已朝廷大張撻伐欲僇鯨鯢築京觀咸願精衛啣泥神人驅石竟如漭瀁者何其合用船隻餉部自當催促完備急行發運其原疏雖有可憂者五艱難及

不可知者各四然五議旣行則諸事可幾而理矣所有應議五欵相應臚列覆請伏候
聖明裁允容臣部咨行該撫按及經餉二臣照欵施行庶東民少甦征役之苦而危邊可免匱乏之憂矣

一曰減編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遼餉歲費數百萬那借已窮勸輸不應所恃者加派抽扣而已今徵調輓輸在在告減彼以歲歉求寛則加派之數又成烏有誤餉必致悮遼悮遼

兼以悞國此宇內何等光景而臣可輕啓其
端哉況原設加泒一年者免帶徵一年加泒
二年者免帶徵二年又緩徵四十五年以前
拖欠其最後加泒二厘登萊爲有海運減去
一半朝廷可謂寬恤之至矣若槩求減編恐
一處減而各處援例額餉虧多遼兵何食呼
庚禍發誰執其咎此其端不可開而臣不敢
任者惟賢有司眞心愛民火耗添封盡革常
例小民亦必樂輸以急公矣然在道府鼓導

有方綜核有法如有司果能多方通融一塵
不染百姓不苦者據實特薦且有損此加耗
因而潤囊者逕行叅處庶民不病于加賦而
吏治益清矣又如御史房壯麗疏陳嚴禁秤
頭火耗已覆奉
嚴旨臣部另行嚴催而寰海之内歲月已久未見
特叅一人則信厲民者在無藉之横徵不在
毫釐泒取也所宜再行催取以儆有位伏候
聖裁

一曰扣解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坐派海運六十萬石每石查糴價脚價約費一兩須用六十萬金而合通省所存新舊遼餉止有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視數尚虧一半據議欲將京邊起解錢糧扣留以充糴運之本似屬便宜長策惟是東事以來餉分新舊恐頭緒混雜出入不明如前此登萊二府海運共動舊餉司民運數萬兩將年分互異就費許多查等此近事之明徵也今果扣留

京邊必須那新補舊自此奸猾易于影冒薄
書祇覺煩難且用者取見在之逸必妨九邊
年例之需此臣等所以始終持分餉之議也
然而遼事終不可廢糴資終不可無查得該
省有實在倉穀七十六萬石除一年留地方
備荒尚該一半穀三十八萬石折米可得十
八萬石矣尚欠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
即將四十八年加派銀內照數動支以爲糴
運之費其該省京邊錢糧仍舊題解則運事

旣襄諸邊有賴矣伏候

聖裁

一日兼運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地土高阜民多播麥往往穩歲夏熟不續入秋早可濟用今二麥已熟市糴又賤議將二麥與米豆兼收有無貴賤通融誠便民之善計也合無將所派本色六十萬石之內兼收二麥三分之一運發遼鎮給散軍士仍視兵之南北酌與之多寡必投其欲然五穀亦何種不可

食哉是在隨時斟酌以果軍腹再酌價值俾
之適均耳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海運漸已就
緒遼事結局無期一歲之輸僅供一歲之食
則預爲運轉之計豈容遲緩況山左旱澇靡
常苟遇凶歲升合皆殄十八萬嗷嗷之衆能
枵腹荷戈戰哉是必于豐收之歲廣爲糴貯
以待來年庶糧餉不致中絶而海運可以長

行然而預糴必須糴資無銀總屬空談查該
省有四十八年加派之銀分毫未經起解若
盡留爲預糴之用儘可充用合聽彼中動支
前項加派銀兩及時收糴隨便堆囤安置如
法封記惟嚴無令耗蠹致多虧折蓄艾之謀
計無出于此者伏候

聖裁

一曰屯種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天地有自然
之利百姓無無不竭之財遼事茲無底止財力

安得不匱則亟舉屯種以贍軍儲不宜後矣據稱金復海蓋間多膏腴沃壤近爲草萊荒土是棄自然之利而倘有盡之財非計也又稱海道差官偵探絕無險阻夷可深入儻膏腴之地爲賊所據則委積之儲爲賊所有藉寇賫糧我中大患若遼陽中關無糧則登萊禍害轉切此可寒心也況今兵馬初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不支或于軍伍中挑其脆弱者萬人而仍選慣習農事者將之屯于復盖

古者一夫百畝八口無饑若以萬人耕耨儻
雨暘時若畚鍤力勤獲之可供八萬人矣旣
省輓輸之苦又免脫巾之呼足食之道端在
于此合無移咨督撫責成各道躬親踏勘計
人授土計土授糧計所得粟米若干或抵歲
運常數或備一時不敷誠經久善圖也伏候
聖裁
○戶科給事中李若珪題爲國家外侮難甘自振
宜力伏望上下交儆以雪國恥以保

宗社事夫自有遼事以來覆師殞將陷地屠城羅
二百餘年所未有之慘禍四十八載所僅見
之僇辱乃
皇上不以為辱諸臣亦不以為辱而奴復辱之自
稱曰朕曰汗擬
皇上于徽欽聞者始相顧而怒曰何物賊酋敢于
侮上至此哉然而諸臣憤怒職則痛哭何也
孟軻氏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孔子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意

皇上聰明神聖度越前朝而時事光景不無一二
有似于末宋者職請得直言無諱可乎宋蔡
京行結糴俵糴之法括盡民財曾孝序謂民
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不用其言卒
至民窮盜起今四海困窮人心思亂援兵枵
腹急如焚溺
皇上尤不出朽蠹以拯燃眉一切搜求殆盡地畝
之加派無已不顧剜盡于心頭事例之名色
太多寧無有傷于國體宋當窘急之際詔諸

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然尤賴李綱之言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慮重困也今幾內何地也所賴股肱重郡出死力以禦門庭護陵寢以固根本者乃以累歲之饑荒當援兵之孔道且貨料之供匠役之徵悉就近株求而車牛騾馬又復重困之今則仍欲募兵也萬一都門有警遠望勤王何異取水于西江乎于時家戰戶守一無所恃又安望效死而民弗去也今正當求兵以實畿內反欲空畿內以

覦外邊根本先虛萬有餘處撥兵脫逃于昌
鎮盤據于近郊且聞一股掠山右一股搶五
臺盡此輩投首恐軍法之誅藏縣無置身之
地挺而走險行糧花銷又不能北走胡南走
越嘯聚刼奪勢所必至況今無為白蓮等數
千里同風而都門把握畿南搖手實須有徒
安知無草澤豪傑乘機中起斬木揭竿一呼
百應是即清溪之方臘而河朔之宋江也竟
不聞當事者作何處置焉宋楊時言今日之

事當以收拾人心為本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宋主不聽坐致倒戈今人心渙散自朝廷以至邊方所在解體誠貴收拾然最急者孰有如犒賞官軍一事彼其背鄉井離骨肉目覩河骨蒐銷烽火還家無日自分必死尚不能徼分毫之賞慰一飽之望即使素教之民亦有可慮而況烏合未練之衆久屯雜處夫兵猶火也恐不戢自焚之禍有不獨在脫逃者乃三十萬火急之

犒賞仍煩議湊而未即發也尚謂內有人乎金斡離不自得郭藥師益知宋之虛實因以爲鄉道懸軍深入矣奴酋同李永芳等運籌决策戰勝攻取如入無人之境且奸細間諜多半遼人我既不能西間諸虜又不肯東慰朝鮮以遼守遼已成望梅以夷攻夷終歸畫餅而以中國攻中國奴反得勝算焉亦可慨巳宋童貫爲三路大師棄軍逃歸朝廷置而不罪故王方平之徒相繼而遁遼事自寬李

維翰後遂有陽勦陰和失機陷將之楊鎬遂有按兵觀變掩敗欺君之李如栢兄弟何以至今不殺耶三軍激勵惟此刑威釋此不問後有效尤喪無日矣宋當金人犯邊則下有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陽抑之今冢卿之推旣有成擬乃事愈急而上愈緩言愈急而上愈厭不費一些檢查而故用以推辭寧費許多傳宣而終吝一是字舉朝莫曉其故天下不知所為不謂熈朝聖主作此難解古怪事

也宋當金兵報入天長黃潛善尤聽浮屠說法或有問邊耗者尤以不足畏告之及帝渡江江上之人錯認黃譓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潛善亦不以爲辱今樞臣自受事以來經多少喪敗曾有一毛畏心否耐多少彈射曾有一毫忌憚否然更有隱憂焉從來國家之禍未有不始于掌蔽者請亦以宋事例之宋事之壞大都由于中旨後有不類御批者人亦不敢問遂使韓侂胄引進羣

小流禍無窮今

中旨變而爲口傳矣卽如冢卿一事竟自發票何等直截何故借口中涓驚傳夜半夫夜半口傳豈絲綸之體况語多纖婉殊不似

皇上口吻且其婉轉也若不易而更正也又不難就理機關莫可端倪想衆人不知而閣臣未有不知者若曰知益覺可畏朱程顧因哲宗有恙而輔臣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王輔諫徽宗微行謂張邦昌曰此事雖

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曾此不知焉用
彼相前見輔臣問安之揭有云
聖恙漸平與否
御膳漸增與否職皆不及知連日問之醫官內侍
亦無有知者職不勝疑懼切謂國步多艱
九重邃密正當使渙汗大號如日中天而宮府內
外無釜鬵之隔後可令輔臣問安而內侍醫
官皆不應獨不可寒心哉知與不知總爲亂
階此舉朝所共疑在輔臣爲朝廷計與自爲

計皆當以死生去就爭者柰何不悚然懼也自奴酋抄傳我邸報偵探我情形中國事體皆所稔知以上數欵正奴所喜談而竊笑者兼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彼其視遼東一塊土直几上肉耳則志安得不大兵安得不逞耶事勢不窮則不變人情不激則不興困心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此正其時惟在君父之自振之耳自振云何在

皇上莫若信在諸臣莫若恥賞罰不行則不信用

舍不决則不信朝令而夕更則不信獲內以拒外則不信餙套詞以誑臣下則不信尋題目以箝人口則不信有財而言無財則不信口言遼急而心不急則不信多生猜疑則不信令人難測則不信

皇上一自反而可得也不做實事孤朝廷之豢養則無耻不求盡心答時事之難爲則無耻占風望氣樹黨招徒則無耻夤緣請托納賄行私則無耻寧拂清議不敢拂人情則無耻寧

負朝廷不敢負中官則無耻自爲好官由人笑駡則無耻回護隱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無耻諸臣一自反而可得也

皇上反則信信則人任大法小廉文經武緯一振而諸臣振矣諸臣反則耻耻則近勇同心戮力共念分猷衆振而國振矣此所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也職感時傷心不勝流涕冒昧上言殊多死罪伏乞

皇上垂登採納慨然臨御面命輔臣及九卿科道

今後務要上下責成交相圖治共雪國耻仍
令諸臣各將用人行政急切要務分欵彙奏
一併允行則
宗社生靈之幸也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逃兵拒捕殺人
處分再難延緩懇乞
聖明立賜宸斷以肅軍政以弭亂本以保萬安事
職接得順天巡撫喻安性奏稱有延綏遊擊
袁大有統兵援遼兵馬一千餘名行至昌平

地方有七百餘名棄伍脫逃去訖等情嗣後
薊遼總督有奏巡按御史有奏巡關御史有
奏兵科有奏兵部有奏諸臣咸慮此七八百
人者結隊而前鼓行而進直走中原則兩河
聚掠之饑民或投入而猖獗旋轉山西則河
曲盜礦之奸賊或搆引而稱亂鰓鰓焉不勝
私憂過慮迄今已三四十日而尚未奉有
明旨昨接延綏總兵蕭如薰爲招撫逃兵事中途
逃兵已至忻州搶掠殘害地方見兵追捕乃

敢傷人且傷把總及至五臺拒捕殺傷官兵過定襄越靜業今已馳至神木欲投草地等情始知前此諸臣之心不為私憂過計而前此諸臣之言不啻燭照數計矣竊謂立國必有紀綱行軍必有紀律而行軍之紀律即立國之紀綱故亂行必誅非為一卒也奸命必誅必為一時也法也者用少而禁者遠所以規天下也唐元貞間淮西防秋兵四千吳少誠誘之使逃德宗立遣李泌發兵防遏勿令

濟河夫四千弱兵何足介意乃至天子臨軒宰相出鎮親率禁旅一鼓而殲之生擒六十餘人送京師悉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今日之逃兵雖無合營盡殲之理然而招撫正法二者俱不可偏廢正法之典當加于不恤軍士之將領與倡妖言之奸徒招撫之仁當施于聞言搖惑之脅從與沿途不擾之士卒袁大有任職遊擊分為主帥平居既乏投醪挾纊之澤以結軍心于前臨時又無

持危定傾之術以收叛黨于後鼠伏獸竄草間求活此何可置之不問當遣錦衣衛官校拿解來京或行延綏撫臣依律究擬至于逃兵七百餘人始自延綏近抵昌平奔馳四五千里一路秋毫無犯雖或被惑潛逃終非素蓄異志姑開一面之網暫免参夷之誅令其各赴所在官司投名出首查訪首倡妖言一二人拿送解京梟首于各省募兵必由之路以正軍法其餘諸人許其自新與之更始儻

再怙終不悛欲投草地即將本犯父母妻子盡行誅戮此輩雖冥頑不靈未有不顧其父母妻子者一遵國法即吾赤子決不食言以失朝廷之大信也昔羽林虎賁擅害征西將軍魏主不問高歡見之而散財結客職愚以爲今日此番舉動關係不小行間悍卒傾耳側聽以窺朝廷之淺深山海奸雄延頸企望以卜國家之輕重儻逆奴苟延于天誅則徵兵斷不容已如苟且姑息之政行則召禍釀

亂之機伏領餉則駢肩比足而來臨敵則舉頭掉臂而去宇內雖廣兆民雖衆誰復有一夫一卒肯出死力以捍衛我疆埸哉危矣危矣職因是而竊有不平于衷者經云賞不踰時罰不旋踵劉綎潘宗顏趙夢麟等捐軀死事踰一年而不聞有延賞廟食之恩非所以爲勸也若楊鎬李如栢李如楨等喪師失律踰一年而不聞正守備不設之罪非所以爲懲也援遼之將領卧甲霜天枕戈夜月不沾

一階一級之秩而不出門庭之彭元錦坐受
五府崇階褫奪未行出關之徤兒數珠晨炊
折桂夜秣不沐一錢一金之賜而殺人擄人
之逃軍坐享安家銀兩而追奪未加近閣部
建議須
勑一道發銀三十萬兩解赴遼陽以慰勞將帥撫
按士卒此安邊籌國之至計斷不可已亦斷
不可遲伏願
皇上查以前臣奏逃軍章疏盡發下部會議處分

而賞邊三十萬金每事曲加節省以完此局

庶幾軍政精明紀律震肅

宗社無疆之體端在是矣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五終

籌遼碩畫

四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Ear cast
HC
95
C6
1897

AC
149
.P3
V.7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庚申孟秋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右諭德周炳謨題為國勢日陵強仁宜亟謹循職掌進陳舊事以備省覽懇乞

聖明師古圖新以保

宗社事臣聞欲威外者先治內欲知今者先考古葢天下譬則一身而治天下譬則療病受病之處今人不異于古人用藥之方今案多同于前案藥以瞑眩愈疾方以苦口收效自古

及今未之有改伏見建酋叛逆糜爛之慘骨白沙場朘削之苦脂枯郡國勢窮物急觸事驚竟消弭無術臣職叨講讀食愧素餐重地隆天涓埃莫報雖學術疎淺肺腸枯涸然愚心不能自已切見昔人欲條事宜間進先朝故事在陳言者明非無稽之論亦冀聽言者庶幾有據而從臣愚摘陳五事輙摭往蹟仰贊崇深夫虜患爲今症之標而自强實對症之劑比見奴氛彌熾轉肆跳梁雖犬之吠堯

天無損大而彝之有蠹毒已着身正宇內同

仇之秋豈微臣顧慮之日不揣具疏進呈用

塵

睿覽

周宣王一條元年以召穆公爲相秦仲爲大夫

用樊侯仲山甫尹吉甫程伯休甫虢文公申

伯韓侯顯文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爲卿佐

安集兆民時玁狁內侵迫近京邑命吉甫爲

帥北伐至于太原功成而歸詩人作歌美之

按宣王伐玁狁爲中國與北虜交兵之始宣王時周室寖衰天下大旱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毅然懷撥亂之志一時將相大臣皆得其人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周室中興焉觀六月一詩言命將曰文武吉甫則能附衆能威敵可知況有嚴有翼以共武服斯兵主得人矣言車馬曰既安既佶則整頓訓練可知況服物采章無不鮮明則兵用不乏矣言燕賜曰張仲孝友則同心協力朝廷有人可知況燕

喜受祉堂陛交乎中外不二斯兵情不隔矣
兵情合則將帥意伸而議無弗行兵主良則
彼已筭精而舉無弗當兵用充則士卒氣張
而戰無弗勝此六月之師所以收功于薄伐
也今日東夷發難西虜交訌開鐵既陷垂涎
遼左乃行陣之間議戰議兵動未凑手
廟堂之上議徵議調若未協心暴亂既久事變
日生一旦横决悔何及哉臣愚仰窺
皇上年來重視官爵輕視人才狃目前之細娛忽

無形之隱禍非不以邊方失事爲可憂而實
不以朝中廢事爲可懼元戎有人便爲足辦
此事卽密勿晏逸無妨也不知朝廷邊境相
爲翕張豈有紀綱廢于深宮而威嚴申于夷
落者乎樞臣有人便謂足付此事卽百司荒
棄無妨也不知禮樂征伐相爲綰結豈有頹
廢偏于庶政而張皇獨在六師者乎臣又意
皇上臨御旣久習見諸臣之相擠相詆以爲多官
適多口耳有如師周宣之愼徽接下則人人

和衷矣又習見諸臣互相推諉以爲多官適
多悞耳有如師周宣之早朝宴退則人人厲
翼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今日之怠荒
極矣臣以爲
聖躬尚自違和以靜攝爲急如
聖躬業已康强則爲急計治安未有急于擬任忠
賢扞衛疆埸者乃
聖躬萬福臣工不知而軍前利害朝廷不知
皇上旣以自悞而臣下復以

皇上之自悞者悞天下謂
九廟神靈何整頓挽回惟在今日乞
聖明審察蚤計
漢文帝一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侯騎至甘泉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
軍長安旁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
遬爲北地將軍除虜侯周壯爲隴西將軍屯
三郡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
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内月餘乃去漢遂出塞
卽返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吾代時
聞趙將李齊之賢戰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爲
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爲將吾
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用也上曰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
言李牧爲趙將市軍租皆用餉士賞賜不從

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今臣魏尚雲中守市軍租盡以餉士卒私養五日一椎牛自餉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漢文帝三代以下賢主也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獨匈奴數犯邊境爲中國憂蕭關之寇帝命將出師奠安京

邑則軍長安旁騎千乘卒十萬矣分守重地
則列三侯軍三郡矣至當匈奴者則必有大
將軍其人且親征之議以太后固要而止其
不自暇逸何如至與馮唐問答一節思古賢
將每飯不忘及審知魏尚非辜持節之赦不
俟異日籌邊命將聽言用人若文帝者可以
法矣今遼左之役行及二年而廷論已明彰
癉未決偷生蹙地者優游于邸下捧命守城
者顛頓于沙場軍市無自得租賞賜靳于中

內何以鼓奮三軍何以宣威九塞且
宸居深拱
睿旨稀傳召對誠爲盛事而揆地日見孤單得旨
僅屬常行而緊要全無一二堂簾隔絕起居
不聞于外廷血脉不通章奏盡歸于廢閣賢
如頗牧豈能自見其奇議如馮唐何由一吐
其臆此在治平之世且釀亂階矧當危急之
秋覘憂禍矣伏乞師漢文之止輦赫今日之
天威臨御殿廷諮謀將帥寬文吏之法拔卒伍之

雄庶猛士見奇蠻夷率服國祚永昌也

唐肅宗一條至德元載上使人召李泌于潁陽泌上謁陳天下所以成敗事上大喜事無大小皆諮之嘗問以破賊之期對曰臣觀賊所掠金帛子女皆輸范陽此豈能雄據四海耶陛下今詔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以兩軍繫其四將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其後廣平王俶收復兩京泌謀居多至代宗世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臣按自古聖君

必資謨弼非獨開刱爲然嗣世之君尤不容
少非獨無事爲然多難尤不可廢今方外小
有事便罷經筵是爲先王遺籍不足贊有爲
之治王家子孫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平
居罕與士大夫接見顧天下重寄將來實身
任之四海之大豈能百年無事撥亂爲治轉
危爲安此却非憑藉宮寺所能斡旋全在倚
任將相夫以平時素不習見之人面貌已自
可疑肺腑何由相示莫知倚仗坐致覆邦卽

如有唐肅代德三朝夷狄藩鎮禍亂繼作國
勢搶攘幸李泌在事發謀陳議誠以講習遊
處相信于平時故圖任諮詢收功于異日弘
濟艱難實資賔友之助也
文皇帝親征胡虜皇長孫從行上謂學士胡廣庶
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每日營中閑暇即以經
史于皇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乃
者講席塵封春秋屢易
皇太子既有一暴十寒之隔

皇長孫未聞出閣就學之期何以光睿學于緝熙
何以發天聰于德性伏願
皇上簡拔宮寮輔贊問學他日萬年有道之長四
海無疆之慶皆係于此惟
聖明留意
宋真宗一條宋真宗景德初契丹西夏並爲邊
患慮軍糧不給由内出銀三十萬付河北市
糴其後復命河北河東陝西增糴使可給三
歲以外真宗計先邊儲如此臣又參考陸贄

請邊城貯備米粟諸鎮收糴分貯軍城用防
艱急縱有寇我之患必無乏絶之憂丘濬請
于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常平司戶
部遣屬官一二員歲蒞其事每于收成後發
官錢收糴貯之于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
收之收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畱
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
食之人今遼陽轉運海陸兼行海有覆溺之
憂陸有車牛之擾費方日增獨惜往秋遼左

歲當順成而所司不爲早計儲蓄舊穀既沒
新價驟騰今後邊氛一日未靖餉一日應克
如丘濬所言遼東宣府大同遣官收糴之議
斷在可行推之河北河東並宜預積以爲緊
急之備獨計戶部多方設處未彀目下支持
何得餘銀發爲糴本卽使糴有存積當亦旋
卽放支那得恒儲可給三歲獨有真宗內出
銀付河北負易一事可爲法當時北遇契丹
西支銀夏益多賴此我

皇上誠爲
宗社萬年計除一應議定見兵若干新餉若干戶
兵部照額計處外另出帑金二三百萬給沿
邊諸鎮及畿輔大郡各二三十萬乘秋收之
候行市糴法穀惟其賤不問厥種收貯之日
當檢納不許擅用用訖隨補尤爲安邊要策
大抵開剏之初費一錢必做一錢實事承平
日久費十錢尚無五錢實用不獨侵漁者化
爲烏有卽見在者多屬不堪如十庫諸物各

厰等料無裨緩急徒竭脂膏盡折一年堪充
市糴冗費之收莫先于此頃聞奴輩造孽方
且嚴兵以獲種我兵既多應可分張以衛農
昔李泌議發左藏餘繒易土番運糧餘牛募
戍卒以開荒增糴價以集衆欲變戍卒爲土
著轉疲敝爲富庶況以見在之軍乍荒之地
推泌餘意計必可行斟酌權宜是在當事耳
宋仁宋一條寶元二年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
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

宮掖所須務從簡約復出內庫珍珠估緡錢
三十萬賜三司助糴邊儲卽此一件便能審
天下大計今遼左用兵調費煩矣一切哀世
苛斂之術幾無弗行而服御之奉如昨宮掖
之供如昨叩閽請發堅持亦如昨夫以
陛下之睿聖豈見反出宋仁宗下乎特由礦稅之
行言者力爭變者日起
皇上幾經顧慮大費調停以有此克物而輙云發
帑寧易入耳故羣臣之論或以請之不便曰

非可繼也或以請之便曰以濟急也而臣以爲極則必反久則必悔令殆其發之候矣周穆好游自克于祈招之詩漢武窮兵追恨于輪臺之詔令我

皇上天災民困之極正改弦易轍之秋況值夙病新恙之餘尤囘心易慮之日

陛下試思疾病之時珠玉滿笥何關性命金錢充棟豈當參苓即如珠玉一節據大禮之需估近千萬近聞

大行皇后之需費亦數萬何不取用于宮中省辦
于外帑此亦節省自宮掖之一端矣君
皇上更翻然改念以宋仁宗爲法酌取其羸散之
有司以給經費外夷聞之亦將懾服此真所云
勝于廟堂者也至昔時内監在事之所進奉
去事之所藉没多者動幾百抬少亦不下數
十損雖多玩好之具半爲服色之需歲歲年
年日就朽蠹可惜萬民膏脂化作半壁塵灰
臣以爲宜命所司爲檢發作塞上軍資或以

連結諸夷或以犒賚將士既不暴殄天物猶
可鼓舞人心
陛下不過割此棄金而在幕府可充軍賞償萬一
之助也方今四海困窮奸民伺海上暴民肆
河北叛民起關陝乘釁觀變一旦横發
陛下即擁大盈之富能安享哉
皇上誠察上天保護
聖躬之心以毋失此悔機與天同公不私其帑自
此而陳既往之失以詔天下則日月之復光

彩彌新自此而合競奮之士以撻四夷則雷
震之威靈爽昭布
宗社生靈罔弗攸賴矣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守瀋滅賊大機糧料實
關急務謹申飭儹運之法以應急需事山東
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遼兵進守瀋陽需餉尤急這儹運事宜俱照
前議通行各省直督撫司道等官一體着實
遵行不許推諉遲悞李長庚催督有方不辭

勞怨着照舊盡心任事以付倚任欽此案呈到部臣惟遼自逆奴匪茹軍興煩費歲約糧料二百萬餉臣李長庚自北自南督之關內催之關外已無不竭之心力無不悉之擘畫乃各處司道諸臣腹裏者第言兵馬曾不思師行糧從一設身以處餉臣之地者是以餉臣不得已而臚列欵件又不得已而再摘欵件以申餝之期內外諸臣同舟共濟直恐獨拍無聲而亟亟吽鬬矣臣敢不亟亟乎查得

餉臣今二月自關外還津先後凡催造淮津
船約七百餘隻而由二月迄今運癸糧料據
海蓋寧前二道報收天津芝蔴灣等處約二
十餘萬石訖其南岸紆曲非人力所預期而
北岸創行實天心之助順查今抵套者卸三
岔河者漸積京坻使二軍望焉果腹微餉臣
之力誰與領此然至引經臣咨稱守瀋迫近
賊巢糧運遲悞可慮致經臣親詣海州宜任
以爲巳責餉臣之心不滋苦哉使各處司道

諸臣痾癢不關叫呼不應則餉司之心徒苦
耳故關內外各道員宜急爲推補各道亦宜
急加督餉職銜使痾癢相關也除淮徐道加
銜已得旨移咨銓部而遼東直隷山東淮揚
各道宜並兼餉務此皆喫緊之着不然餉臣
徒苦也至于牛騾車之運查廣寧寧前遼陽
海葢車計可千輛近聞騾夫故意倒損以圖
入關又將大車藏改小車以帶運而承委府
佐不一置問也可乎故設輜重一營而以汞

寧二等不堪新兵專領牛運而牛騾之餵養失時或草料短少必須嚴查出驛站者責令賠償出騾夫者即行追究而旋即以倒損多少定府佐查參而倒損者自少矣此亦喫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至運有海陸不同而同受于遼海運二道自蓋抵遼定為幾撥自芝蘇灣抵三岔定為幾日速去速來首尾相生周廻無斷如怠緩而不及程者咎在府佐誤而不查者咎在道臣不疾而速速矣此亦喫

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至于山海關積糧
四十萬陸輓不多勢必浥爛其芝蔴灣一路
寧前道臣力任議開而新造之船已堅固如
或匠役少道臣與督臣廣募之水手少則江
浙撫院宜速撥之而由津抵套唧尾北洋須
得三日順風此藉
廟社之靈而人力亦不可無也近督臣行永平道
又查開南海口之道而閱臣疏請沿海有船
之家能運千萬石以上遞加守備叅遊職銜

赴趨者衆矣此喫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
轉輓速矣而收卸緩焉亦誤計也遼餉二百
萬津登二處該四千舟方濟見止七百舟非
回空迅速何以遞接而報完也收卸緩急責
在遼府佐至如天津往還船隻報損壞者約
三十餘隻當此不測補造何及則協助之船
在浙江撫道所當速發也此亦喫緊之着不
然餉臣徒苦也今遼兵移瀋費餉漸多輸運
漸遠而泒運接濟豈容後時查原泒山東津

淮尚不足二百萬之數即今淮山業有專道
雖遞船畏出僱造淮沙直抵蓬萊頗廷相已
試之無患矣山東泒雖多議將解京盡改折
色佐以事例粟生不無小補矣又況海道最
近每石運價比津運省一錢有奇即以所省
加值召買則多運之苦山東偏受之而厚值
之饒亦山東獨受之使省直司道執考成而
稽年終此亦喫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夫
有功不賞有罪不懲聖王無以治天下況戎

馬倥偬之日令上下相蒙而趨避無據功令之謂何故分地考成臣部與餉臣各有題議若餉臣據此以覈各司道司道據此以覈各有司凡有係運務者在文武官員或優擢實銜在儒吏軍民或准例開納不則罰降有差將海運陸運無不用命而出力者矣此又吃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夫以上喫緊之着局內者視爲剝膚而局外者視爲贅瘤非藉巡餉御史以彈壓則避怨避勞相持于文字

脣吻之間得無羈縻乎況遼餉與漕粟之數而餉臣以一手足拮据蓋真難矣故有羈縻者不可無彈壓而彈壓者不可無埋輪巳經臣餉臣科臣議定久巳覆允相應院題差以襄餉務而固危疆用舒

皇上東顧則爲今日儹運中最急之最急者矣昔韓非子曰法正而多難權其難而有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多功則爲之矧此條條畫畫皆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即

皇上已熟視餉臣之方畧而推置其勞慤矣着實
舉行計豈旋踵臣敢據欵再覆伏乞
皇上立勅臣部容臣立咨都察院急補開原監軍
二道臣急題差巡餉御史及各道兼督餉職
銜幷行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令甲傳宣重于
綸綍而天威咫尺一體遵行將法乘于人人
惕于法直使水從舟陸從車併心競勸海陵
紅粟倉儲靡窮經臣得藉手于餉臣餉臣得
藉手于各當事諸臣自潘以東有進無退士

飽馬騰無堅不破而奴之穴計日埽矣臣實
居中調度故不得不備揭所宜亟行者以瀆
天聽亦臣部不敢慢餉臣也
○山西巡按江日彩題爲逃兵沿途刼慘軍紀凌
替太甚懇乞速誅正法仍祈君相奮發以圖
逆賊事臣閱邸報見延綏領兵將官袁大有
領援遼兵一千名前至昌平支行糧料草訖
一夜盡逃南回閱之不勝駭異知必沿途爲
盜地方深受其害也迨入山西自靈丘而頓

峙五臺以至陽曲之界所過無縣不受毒無村不遭慘刼人財貨宰人牛馬殺人性命淫人婦女兵部差官持執照招之不回撫臣撫之不聽甚至列營布陣殺戮官兵把總往諭亦遭砍㓕據厓平兵備王于陛前後所報大畧謂此兵自出金閣嶺後兇淫擄掠所過之處鷄犬無遺幼女少婦多被奸欺職聞經過其地鄉紳老稚號呼啼泣聞之令人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雖夷狄叛逆窮兇極惡從來未

有不知地方何辜而罹此毒也夫山西如此
則未至山西以前與既至山西而往可知矣
數千里徵兵眼望欲穿眉燒甚急且自延緩
以至昌平所受安家銀兩糧料犒賞不知費
過多少而祇供一聲之鬨散也遼東未受分
毫之益地方却被連天之慘金錢買冦糜法
召亂袁大有尚可緩誅乎據各兵所執之詞
曰有三不可爲家中開了月糧爲入關印面
又爲領兵官刻剥迫凌夫各兵在路既有行

糧入遼又有遼餉家中自應開糧即印面亦是記驗常事獨是領兵官刻剝迫凌實爲逃散之根不然不憚數千里行至昌平乃聽一二訛言魚驚鳥散豈其情也今日人情膽落赴援入關者夜遁潛逃何日無之延緩全伍盡逃諸軍觀望所係當時宜即梟袁大有之首于昌平以正軍法以肅人心而後持照招逃亾乃部議行彼處督撫查明究懲罪狀明著有何待查罪人見在何必發數千里外究

處蓋行法有機應機而斬人心便肅後時之誅不足示懲此等票議皆是閣部不肯擔當過于寬緩今日諸事大率做此天下所以不服閣部也邇見指揮李化龍疏為姪李愈茂領兵求添行糧且欲留住通州聽練不出關而四川女官秦氏亦駐兵通州奏陳再調求補安家銀兩夫李愈茂糧果不足計部應宜酌處乃藉口聽練濡滯通州何耶秦氏調兵之疏果出忠義抑亦借是覊畱出關且以要

挾銀兩耶總是
國家戎政久弛紀綱凌夷養成一段恣傲陰挾
之形而相與爲日悠月玩之計以故未到如
彭元錦者宣調不來既到秦氏李愈茂者屯
駐不出擄其跋扈之狀不減唐之節鎮而
國家柔玩之景又似宋之靖康矣奚怪奴賊之
敢以逆榜辱也臣讀逆榜不覺髮指冲冠而
心血嘔地夫奴賊之地不敵中國之一大郡
即殲滅我師襲陷我城而勝敗兵家常事

國家金甌豈其么麼小醜敢窺天命甚至以徽
欽規則辱我毋亦見
皇上不用人不行政自蔽其耳目自癈其手足自
壅其脉絡呼之不聞籲之不應天屢以災祲
譴告之亦不省閣臣又無擔當敢任之力幹
旋疏通之策事事挨體顧面件件依套畫葫
祇有廢壞胥溺莫救所以奴賊足愈高而志
愈揚徃者
皇上或疑奴無大志今日睹此謂當如何奮發而

泄沓如故此臣所以呼天泣血莫知所終也
皇上下經臣熊廷弼疏着戶兵二部發銀三十兩
犒賞軍士矣當此戶兵空虛之時不發內帑
而索外庫臣未知二部卽有此銀否卽刻解
發否儻稍緩時日人心不感負
聖恩矣薛國用胡嘉棟閣臣指名票于經畧題疏
中可爲切當得用其開原并監軍道乃泛泛
票云作速推補冢宰未有將誰推乎臣謂閣
臣亦宜從權將新推冢卿姓名明白票出如

云開原并監軍道着新推吏部尚書周嘉謨
立刻到任推補則久壅之天卿亦可邀
俞綸之並下今日事事權宜件件變體即令伊周
處此而納牖遇巷不得不從旁曲引以救時
事之窮萬一拘循常套寬緩了事所惧甚多
閣臣今後票擬安可不着力擔當緊切直截
而干塞中求通耶葢國事如此其急格鬭如
此其甚
俞旨如此其難枚卜既茫無着落閣臣又卸肩不

得何如併力擔承據此一身以收桑榆亦計
之得也閣臣安在不能勉澶淵之役冦準謂
眞宗曰三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日遼軍心
膽中外精神亦只在我
皇上心上
皇上一奮百奮令衆臣皆奮何逆賊足平乎伏乞
念國耻必不可不雪大奮
乾斷用振羣靡諸凡緊要章奏檢發仍
勑兵部速正袁大有于典刑其調兵必須以見在

選兵之將爲統仍擇廉勇才智其人庶幾節制有法而逃亡可免其有觀望不肯出關者速催出關仍逗遛者齊之以法而閣臣受國厚恩到此時勢即欲不承擔不可得即欲復顧恤逡巡亦不可得近天咫尺畢竟關通得來欲揀心力須是脫去常套點冢宰補大僚下各差御史與夫目前喫緊事務儻再推諉因循將何顏以對天下臣一腔熱血何知忌諱因疏逃兵之害而備陳及此

○直隷巡按王象恒題爲楚兵又報脫逃地方禍患未已伏乞亟賜議處以銷亂萌事據通州揭稱本月初四日蒙湖廣監軍道王副使憲票查得保靖司兵至通州因宣慰彭象乾以疾在涿州暫住衆兵誤傳宣慰中途還返遂不抵關逃散二千餘從小路至臨清一帶除星夜差人催促本官及委員招撫外但恐中途生事合行仰該州知會前路州縣把截毋容入城生事等因蒙此除知會各州縣把截

外隨差快手往前打探隨據該役報稱保靖司兵已逃二月回南不知多少尚有在灣住扎者今監軍已親詣招撫等情又蒙監軍道書示逃兵已招撫千餘尚在漵縣及河西路者差人招諭或可復歸故處蒙此擬合申報等因到職據此該職看得頃者延綏兵逃七百戲內已不勝騷擾之苦國法已不勝凌替之懼乃未幾而湖廣保靖之兵又以逃散二千告也夫各兵既領之以宣慰又統之以監

軍不可謂嘗攝之無人而逃者紛紛則制馭約束之謂何據其招回千餘似有漸就縧縼之機而尚有千人散佚則道路之流刼遠近之驚皇又不知何如人人如此處處如此將來蕭墻肘腋之憂必無底止而黃巾赤眉之禍在於目前畿內之地可堪如此景象乎且湖廣永順土司之兵去年過通州者三千而至關者七百職曾具疏參奏該部覆疏奉

旨領兵官劉廷藩田萬年從重究處乃奉

旨之後絶不見督撫如何處分而田萬年公然入
遼劉廷藩公然回楚也入遼者猶曰用人之
際罪可畧耳廷藩入楚該省不惟不加之罪
而今歲永順領兵之委猶然見之疏抄職不
知該省撫臣何心
國家法紀何在卽臣言不足重輕而煌煌
明旨等于弁髦遠近軍兵聞之毋乃輕朝廷而啓
其狎侮乎保靖永順聲氣相倚去年至通州
而逃今年亦至通州而逃去年之逃者無恙

則今年之逃者效尤人無忌憚而覆轍相循亦無惟其云爾也除行各道相機防禦招撫外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行令監軍等官將逃兵亟爲招撫并議處治庶禍亂可杜而軍紀可肅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外夷蠶食之形數見中華瓦解之勢游成敬採一時輿論之同用備三韓救急之着仰祈

聖明亟勅允行事切見遼左邇日以來奴之擾攘
邊地葢亦足彌高志彌肆矣烽火日傳未巳
也而山城攻尅無歇日搽夜趕殺未巳也而
人畜擄掠無窮時西平兩犯矣郭三等屯被
搶燬矣頭目屯并王大人屯幾大舉矣至花
嶺并許毛子山城甚至二十里無居民矣在
奴無入不利在我一矢無加可惜半壁王城
皆戈馬蹂躪之場一帶人煙總烽火飛鳴之
地經臣寢于床褥固為國事忘身撫臣戮力

轉輸忽聞家音奪志遼事不岌岌乎殆哉揆厥所由則以戎行不勇奮士馬不飽騰而萬全必勝之術不自我操也臣恤緯有志借箸非才譾以得于輿論之公參以一得之愚可爲目前急救着者謬爲四款臚列奏聞惟

陛下試垂聽焉

一在遼文武將士枕戈臥甲已過兩載處萬死一生之地爲奮不顧身之圖士者日懷性命之憂遠戍者寧無室家之慮胡笳鳴夜月

悽慘之狀堪憐班聲動秋風庚癸之呼頻見
不有犒賞曷慰衆心今奉
旨發犒賞三十萬洵鼓舞激發第一義雖恩賚非
出尚方而醪纊總屬主恵然非有
詔書以感動猶恐些微之賜未易見德也所宜急
勅閣臣立撰
詔書一道以慰勞軍士務要剴切痛快聞無不感
激揮涕卽刻題知發行令兵部主事張應吾
犒賞銀兩一體赴遼先開讀而後行賞軍聲

自此益振矣此目前之應急行者也
一從遼事以來調募之檄業遍天下出關強半脆弱沿途率多脫逃固由法令未行亦其德澤不厚而袁大有兵逃李愈茂兵逃招撫不從搶奪日報公然拒捕而保靖宣慰司彭象乾之兵逃又以三千告矣職一聞報不勝駭愕夫此土兵也固監軍道書稱一路安靜頗遵約束爲象乾請加銜以愧托病之元錦者也亦彭象乾疏稱精衆揀練秋毫無犯請另

假一銜不顧受指揮使之職者也乃胡忽然
而逃逃而且多一至此乎約束之法謂何萬
里勤王之義安在況象乾身在涿州而兵至
通州兩不相顧一鬨而逃罪以逗遛何說之
詞第以宣慰而授指揮雖加實貶象乾疏請
未爲非是該部議覆不無稍遲所宜急
勑兵部一面行文責成該土司星夜招回逃兵令
一歸伍以自贖馭兵不嚴之罪一面爲請加銜
以安其心重其權庶兵心有主而散者可聚

若復逗遛如故招撫不來三尺具在恐不能
爲象乾貸矣此又目前之當急行者也
一遼左望兵尚急眼穿而海内援兵率皆膽裂
似此景象將兵終不可調而遼可遂自棄乎
近有自中州過者語及毛兵極爲矯徤可用
前者出關雖有數千而精鋭者尚不肯挺身
一往此士爲知已者用而所統非其人也今
新推開原道崔儒秀素諳兵機士樂爲用聞
其山居年來已招致有人此新補遼陽道薛

國用所目擊者昨已赴遼過都當茲夷情叵
測兵膽俱落之時得一精銳勝百恇怯而可
失此機會乎所宜急
勑兵部立刻行文崔儒秀令其招集毛兵之一當
十十當百者或數千或數百星夜赴遼合先
出關毛兵結成一隊纛旗旌一新乎其一切
安家行糧着該省處給亦目前之急着也
一援遼需兵養兵需餉此不待計而决也乃措
餉自加派外搜括幾窮於是議者不得已而

有援遼事例之說亦既奉
旨通行矣而折衷者以准貢之停已久服色之加
太濫極言其不可狀無非信
明旨慎名器至意乃戶部議覆遂併俊秀子弟納
附一欵俱罷之職始觀之以爲天下功名以
貲得者什九獨此衡文一途猶存公道若使
援納失其寔矣職甚韙之適于河南左布政
馮盛明一揭娓娓數百言専爲俊秀納附而
發内稱近日中州援納者頗多數月以來約

近六萬若取數之多則一省可得數十萬若
廣海内可得數百萬不煩加派而餉自足若
爲公私兩利而亦救時微權云爾者憶昔邪
辰兩歲東省旣荒行之賑救全活甚衆宜急
勑戸部仍當如河南撫臣議須布施行至于鼓鑄
之法生財正道科臣言之極詳該部行之頗
舛官不用北而用南將何責效用復半南而
半北將何餘息況北之中又分用乎則亦大
失科臣籌畫之初意矣統祈

陛下速令改正施行亦目前一急着也大都今天
下之安危全係于遼左而遼左之安危全係
于二三大臣而大臣之感格無術則
聖聰之挽回未易大臣之主持不力則海宇之奠
安實難向來敗壞率由因循今復延挨將何
底止區區之愚惟願諸大臣馳域外之觀破
拘攣之見事到手即做言入耳即行有利于
社稷更何憂于髮膚則今日慰勞之
詔書當徵措之兵餉是也輙敢因事效忠以附于

有聞入告之義伏惟
聖明覽察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援遼兵將催急應遲謹
查叅規避將官分別援兵先後并議申飭諸
事以嚴責成以一政體事職方司案呈到部
爲照遼左自屢敗之後主客兵將死者暴骨
沙場逃者竄身道路三韓營壘强半成墟矣
臣部與經臣先後調取將領一百員調徵水
陸土漢兵一十八萬是兵將也經臣懸眸引

領倚爲手足用也臣部焦唇秃額速其旦暮來也將則爲之議加銜復職兵則爲之議安家贍口行坐廩糧程期有限領押有官諸所爲鼓舞告誡之法非不犁然備也乃其中急公赴義者固多觀望遷延者亦有則以敵愾之勇不勝其全軀之私纓冠之情少遜于自衛之慮或掣肘新餉之集用或藉口宿戾之沉綿臣部雖檄催如雨差官趾錯終不能如期而至此不申飭何以奬忠勤而懲怠玩乎

以援將一百員言之除各省督撫咨回查無名籍張思仁等八員覆留京營薊鎮王光有陳國策蒲桂三員題留募練後出關毛有倫倪寵錢世禎三員已出關正名艾穆張定陳文魁等五十九員已過京將出關達奇策等十員已報起程葉光先等六員未報起程許成名等六員俱見在嚴檄督催其告病如梁國臣魯應熊先經具題叅罰馬杜勇李承芳該撫臣查係真病若陳九思沈繼業者託病

覬避而忠義全虧豈有國家豢養武臣專享
太平之福澤而疆場有事忍以賊貽君父憂
乎此二人者所應革去職銜仍永不敘用者
也以援兵一十八萬言之四十七年十一月
十九日起至四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止陸續
出關兵丁通共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員名
又已過京將出關兵丁共一萬六千一百餘
員名已報起程兵丁共五百二十員名其原
題調募未報發者則大同九百九十一名山

西募兵二千名寧夏調募兵三千名河南募兵七千名鳳陽五千名浙江調水兵三千名續募四千名北直隸募兵二萬名永順司調兵四千七百九十二名昌鎮募兵一千五百九十一名薊鎮一千六百八十餘名以上各省直既有同仇之心應急共濟之誼即使錢糧不敷亦應那移支給銷筭之日臣部與戶部不可通融議抵乎此所當勒限督催外聽經督內聽部科摘查遲悞者也至于兵之發

也人期精鋭馬期壯騰責成道臣鎮臣挑選督臣驗汰疲羸分別叅究題請案固猶新也近據督臣揀閱惟稱真定咸金之三百與宣鎮所募之二千而其餘則否無論汰回押發之難糧餉措處之難即前此安家行糧所費不已多乎選兵於出關入遼之時不若慎選于礽調礽募之時督臣所謂撫臣嚴責道鎮道鎮嚴責偏裨此挑揀之當申飭者一及兵之行也統以原募將官押以道臣府佐仍以

沿途之無騷擾逃失爲稱職疏壘猶未乾也
近據督臣查驗惟取同知李備領押張效祖
之一千而其餘則否儻所稱未識一面而强
加明知不堪而勉從者或未必無又何怪庸
庸者之不敗事乎領以見在廉幹之官自有
顧惜嚴憚之意督臣所謂兵多則用府佐兵
少則用道鎭之旗皷中軍此統押之當申飭
者二戸部原題援兵日支米一升五合塩菜
銀三分馬日支草一束料豆三升俱于在外

各衙門支領仍中有銀米全未給又有給盐
菜銀不給米給米不給盐菜銀者致各官赴
京紛告予之則違原行而耽時日不予則拂
通例而失軍心自後盐菜食米草料宜起脚
衙門筭至山海關總給長單沿途赴餉司關
領令督臣有犒賞預借之例本部近有設處
銀兩觧貯山海每軍三錢將官二三兩不等
以示優恤豈得入京再告擾乎此行糧之當
申明者三經畧原議援將見在者加級廕開

者復職其餘亦必督撫移咨應晉秩者許之乃邇有陳乞逾涯要求無厭或謂空名激勸不妨從之第濫觴之實一開比例之牘紛至從違互異觖望叢生不思徃役伊始而遽萌奢望異日奏凱行賞可不論功而盡人封拜乎此加級之當申明者四以上四款雖據成議而申明援遼舊例以儆餙必遵行得力庶內外相成將無避難之途兵有調募之實裨益遼事非淺鮮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逃兵屢招不回沿途流禍可慮亟議處置仰祈

聖裁事職方司案呈照湖廣保靖司土兵脫逃緣由已經具題外節次牌行宣慰使彭象乾守備鄒汝聯及差官齊之冑執牌分投多方招撫回營及節次劄行監軍道王世德天津道賈文鳳設法招安相機截捕去後切意此一土兵也乃象乾累世轄臨之衆非烏合之可比輸誠慕義而來非强迫之所致况有憲臣

彈壓土司親領雖一時錯起疑心而畏威懷主旋當翻然悔悟束身歸命庶可治之以不治也今據各官呈報招撫至再至三竟長往不返抑何各兵之果于掉臂敢于捍綱如此哉細詢兵逃之故有謂因象乾稱病不前恐至無主而逃者有謂因賞不散逼勒東行而逃者有謂擁衆通城未得卽次而逃者種種口實互爲推卸然虎兕出柙典守爲誰統領各官均有不得辭其咎者俟查明另行叅處

惟是逃兵數至二千夥矣枵腹乏食勢必沿
途搶掠以苟全性命其荼毒可慮也徵調旁
午人多觀望聞風逋逃法將凌替其效尤可
虞也當其潰散伊始踪跡未定遽繩以法不
免重其疑畏而急之走險故法不得不出于
招撫然我既許以自新而彼敢徑于途遁是
亂之首倡天之戮民耳堂堂
天朝紀綱謂何而豈得以姑息縱奸釀成尾大不
掉之患乎爲今日消弭釁端計合無移文保

定山東河南鳳陽湖廣各督撫速檄各道鎮偵伺逃兵經由津關隘路預提大兵阻截先行曉諭利害俾知省悟中有帖服就撫者不妨各給免罪印照資助行糧選擇謀勇將領押赴出關如或抗違不戢挾衆搶掠卽督兵捕勦以正軍法庶竊銜失馭之衆懾兵威之難犯而漸歸我緤縱幸從正之有機而潛銷其反側斯弭變之急着也除臣一面移文彭象乾仍令押見在兵赴遼另差親信舍目星

速前追逃兵傳諭恩威外理合具題請

旨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亟控逃兵變狀仰祈

聖明早賜裁處以消弭近憂事邇者保靖土兵脫

逃無紀職于本月初七日具疏上聞後隨據

天津兵備道賈之鳳呈稟云前項逃兵二千

餘人已經本道出城招撫衆心稍已寧貼等

情職竊意各兵旦晚得就縶縲猶不大傷國

家威重及復于初八日又據賈之鳳稟云保

靖逃兵初五日至天津職委官再三招安初
猶聽撫但夷性寘頑言語侏儷衛官與語不
通其情勢不能挽相持至夜半遂尋船渡河
初六日早非但衛官諭之不聽即湖廣王監
軍道差人數次招之捍然不顧竟結隊南行
矣職欲開營拒堵但未請命未敢輕動職隨
選精兵二千名帶領中千等官尾後隨行彼
若搶掠生事相機勦捕勢所必至不然以國
家全盛之日聽犬羊輩橫行中原所關紀綱

不小儻有奸猾之人一爲號召將屯結不散
其變更有不可言者伏乞與
廟堂酌議亟示安戢之方及今或尚可撲滅等
情職于此不覺拊膺浩歎曰有是哉人心恣
玩法紀凌替一至于此是尚可不爲寒心乎
向之奔逃猶云傳訛今之抗衛顯屬背叛向
之驚皇未定猶得借口絕餉今之悍然罔顧
明係挺身走險二千饑卒鼓隊前驅道路流
刼是處不免則所憂在地方大衆結聚一夫

發難陳勝吳廣呼吸見告則所憂在召亂且若輩偷生隱念卽横據于中畏罪驚竄復怵惕于後勢不啻挾網之獸與跛鼈之魚茲然無所歸着緩之必變急之亦變緩則變遲而禍大急則變速而禍小故此時此際酌量緩急之宜而亟圖解散之術計用威行撫以潛消反側收拾散亡耳第須

皇上特渙

明旨督令兵部馬上差官飛檄保定山東河南各

巡撫但查各兵經由要地預陳重兵以待攔
截歸途開示生路挾之以威靈懼之以禍福
彼赤體枵腹骨立形柴之衆進不敢抗退無
所據未有不窮而悔悔而稽首受命者矣然
後解示一面加與更始赦其脅從捕治首惡
并縱疎失律之將官俱速置于理庶宜頑土
司猶知朝廷有不測之恩威豪縱悍卒猶懼
國家有必行之法紀背而討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大焉此于將渙之人心已决之

鑾勤全盛之威靈猶得藉此救回一半嗣茲
懲前創後銷萌杜漸振威強而覘撻伐疆場
之計尚可爲也不然姑息釀奸優柔養亂因
循苟且之政成土崩瓦解之勢國家事不知
所究竟矣伏乞
勑下該部速議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扶病看邊備述遼陽河東一
帶情形以祈
聖鑒事自兩月城守瀋陽奉集以來職恐賊見西

北有備轉掠東南因而檄發川將周世祿合
永順土兵防威寧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
平募兵防靉陽鄧起龍合原發湯遇時募兵
防寬奠而猶慮各堡孤懸未經親眼相度終
是放心不下職從五月二十一日衂血後變
爲吐血而不敢不捹命一往六月初四日往
奉集堡會監軍道邢慎言總兵柴國柱商量
守戰事宜初五日由奉集至威寧歷靉陽寬
奠鴨綠江岸抵鎮 江城復迂道看險山轉渡

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從鎮夷鎮
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千餘里往返十有三日
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而至威
寧迤東山險更甚峻嶺巉巖磎河石澗叢棘
蒙茸寸步皆泥每遇險輙同官軍步行杖曳
而過葢遼東自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
口止長數千里横四五百里節節開障千里
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寧背山面河靉陽
寛奠四面逼山以及泒山洒馬營鹺永奠長

奠大奠各堡皆聠處腹壁中假如以一二萬
兵馬糧草聚在一城俾賊以萬人占四山頭
吶喊擂鼓如金粘沒喝嚇宋軍法不消半日
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援必不得逃未有不隨
賊而去者況道路險遠車牛不通糧草斷絶
更難存活邪云賊不來而我亦不能往也按
舊邊自靉陽東南至險山寧東沿江各廢堡
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密菁可據戰守自展
寬永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僅三十里或

十五六里甚薄且逼而險反在內自阻救援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於此絕地以爲功此城堡之大槩也其峪民皆依山居住挖山耕種種瘦此塊復挖彼塊實不見寬鬆東山一帶有遺田可屯或願往者另具隻眼非職愚所見其堡民皆久移山南止留男子種守田禾賣貨者日雖在鋪夜亦包裹潛宿他處以防賊至卽鎮江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鎮夷東各堡僅一寨院空署腹裏且然何況

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二茅屋無
六七家住咫尺中大徑歇間搭帳房露處而
不得一棲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
二十里間見一村落每村亦僅僅七八家十
餘家無多也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
團練鄉兵自衛以今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
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堡爲多然皆散
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種而就團
練前劉國縉陳光裕所送鄉民冊揭皆照排

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峪堡人民之大槩也其守將且稱稟職曰賊年來非舍寬甕而攻特無人民蓄積故置之若添發人馬必多糧草以動賊赴䞐之心而引之來職問見兵甚少即賊至難支荅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但遠哨探嚴烽火賊零至則内趨山險以自便發兵防守何事而徒以重滯受累此官軍備賊之大槩也職初以賊窺南衛爲慮今山勢險遠馬難遽到又以賊搶村屯爲慮今人

民零星如此而入無所獲也假使救援得及
轉輸得通尤當發兵防守以壯今日東南之
威圖他日進取之地方乃孤懸阻絕若此職
又何敢聚二三萬人馬糧草于難援難逃之
處以啓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
俱復調回駐扎虎皮驛爲瀋奉策應俟初到
土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鎮
江鳳凰城裏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村屯
之心膽蓋今日揣形度勢宜如此區處而不

敢輕險一試也此事苟不眼到脚到不但地形之險易未明無以測賊情之進止而審其所向村屯之有無未見無以定搶掠之多寡而防其所欺卽自家之主意亦拿捉不定無以察中外之訛傳酌異同之議論撫臣周永春往葢套催儹糧運與職會于海州相約秋爽後親看瀋奉寬靉以東形勢而按臣陳王庭亦約之而東庶幾大家身親目見得好商量共圖方畧且便查勘功罪以察欺玩而定

紛紜也此等閫外之事職同督撫院從便施
行惟是寛靉各堡係額設邊隘惟恐
廟堂之上不達職之所以不撥兵馬助防之故
而以爲職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
聖斷乃職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大都制賊之法當
使處其分不當使處其合分則我得旁道以
撓賊而奪賊之勢合則賊得出全力以圖我
而摧我之堅今賊自知南衛難遽到村屯無
所獲即前言要搶朝鮮職效周亞夫委大梁

之法餙之賊計不出此也惟傾巢引人馬移住新寨添築新城扎屯關口專心併力圖我遼瀋謂遼瀋得寬靉鎮江可無更舉此賊扼要之計職心惡之欲宿重兵于寬靉更番迭擾以分賊勢孤懸如前又未敢遣往昨六月十二日之舉據邢監軍道在瀋目擊其狀稟職是日實有四萬餘衆黃蓋映日旌旗蔽空馱帶雲梯鈎杆數千件專圖尅瀋雖被堵截怏怏而去大衆尚屯撫順未退晝夜造杆梯

車輛爲再造之計總兵柴國柱賀世賢以賊再來非復前番舉動日日請兵教職憑何將兵發遣頃將各鎮續到募兵數千人僉發兩鎮皆以新募烏合之衆力辭不受職屈意俛授之浙兵未全到西陽石砫兵雖到而衣甲未完非瀋奉間平原廣野之長技且見在官軍荷戈負弩于赤日炎蒸之下頗多疾病又不速得獎勵犒賞以慰安其勞苦而鼓舞其志氣無不人人心灰意懶僅僅兩道從那慎

言自守瀋陽以來積勞成病今亦伏枕不能出如職之病更不堪言今討兵而徒發無用之兵討將而皆留可用之將討道臣而杳無蒞事之期討犒賞而復吝已覃之肯即求
聖諭一道慰勞官軍使知感激樂于用命而亦未見慨然發下豈欲甘心棄遼東以授賊而職等何力復能支撐保此半塊殘土惟日以待盡而已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賊夷分投入犯官軍併

力拒堵懇乞亟勅查勘以定功罪以昭激勸
事據右監軍道邢慎言呈爲夷情事該本道
准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塘報爲奴酋擁衆入
犯官軍奮勇馳援堵回大虜斬獲無多堵截
甚力奴賊漸知內地之有兵官兵亦漸自知
身之有膽矣仰覆勘確詳據此該本道看得
奴酋自清撫開鐵得利以來志驕氣滿目中
已無河東半個遼陽人人危孤注而瀋陽奉
集又不必言矣荷蒙本部院石畫督發大兵

親歷瀋陽經營指麾濬濠塹列戰車置銃銃
與夫柞木刺鎗敵樓吊橋一一周悉工甫峻
又慮奉集乃賊夷通行之區復親至相度令
柴國柱統領該堡如法修濬不意奴賊蓄謀
已久恐我勢成犄角遂于本月十二日夜統
聚輕騎分道而進一股約一萬餘衆自撫順
關進境直抵瀋陽一股約一萬餘衆從東川
地方沙池衝進境直抵奉集後營馬步相攙
馱帶鈎梯挨牌聯絡相繼四萬餘衆分投齊

下其勢不爲不多其謀不爲不狠且拿我撥夜持夷令箭招呼我軍投降意謂可以垂手瀋奉效往日故事矣不意官丁奉法惟謹人人用命賀帥提一師馳迎至城東二十里渾河與賊鏖戰賊畏退十五里下營又有柴帥聞砲自奉集堡提一師迎遡東三十里至小夾山揄條寨與賊對敵賊亦見我兵南北首尾截擊以故丟棄鈎梯挨牌三十餘副旋即遁去是役也斬級雖止四顆死夷雖被拉去

然彼目擊殺傷亦畧相當始也擁衆成謀以來繼也踉蹌無趣而返即村屯難保其不搶掠士馬難保其不損傷而賊竟不敢正眼一覷瀋奉則諸將堵截之勞豈可泯哉較之往歲賊勢猖狂不可嚮邇攻尅城堡算無遺策者氣勢大不相同遠近觀望大小恇怯聞風則逃守瀋則泣者人心大不相同春正猶以遼陽爲金注今且以瀋奉爲常居軍氣昌揚人情鼓壯漸轉漸佳光景亦大不相同俟西

兵續到除東南另擬兵將防勦外再挑精徤萬餘衆分布于瀋奉適中之間以撫順爲戰地以平整古城爲門戶以瀋奉爲家當步步爲營漸近漸逼彼時我中百計圖賊固別有不戰之着夷衆四面受敵豈能保安無恙不惟河西有長城遼陽如鐵壁而東事從此可望有定局矣回頭一想如當時稍遲月餘不守瀋又遲旬日不守奉集則十二之後虎皮三塊石其戰場而氾滿瀋集楊家樓東西南

北一帶千餘里廬舍田禾皆爲虜馬蹂躪之
區矣此非本部院三令五申之嚴明桑土綢
繆之預計保障周全當不至此矣失查哨撥
遊擊千總仰蒙本部院嚴行細打人心已爲
骨慄而奮勇堵截生擒各官兵不爲題叙以
示鼓舞則大敵在前緊急用人之際何以得
其死力在本部院自有特裁也非本道所敢
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爲照自破開鐵以來
伏翼匿爪將一年于此矣一旦率數萬衆馱

帶鉤梯千件以來此其志豈在村屯今年料賊必犯遼陽計不先守瀋陽奉集與賊相持而聽其至遼爲城下之戰不但驚恐人心抑且愈示賊弱所以遼陽工完卽修瀋陽瀋陽工完卽修奉集而賊果恐我遂成掎角也是以有十二日之犯若非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親自提撕一逆于渾河之北一逆于榆條寨之南而二萬餘之前鋒四萬餘之後營肯遂如此而退雖村屯不無搶掠而城堡爲重雖

士馬不無損傷而堵截爲重諸將帥之勞亦
不可不知也臣受
命專征殆將期月不能獎率官軍立殄此賊方不
勝其罪愧何顏更爲此役張口論叙而共事
地方者咸舉前年去年賊去賊來之光景以
對觀今日之士氣人心謂須叙録以示鼓舞
然後可以得其死力而期其後功則酌時勢
而用機權者又不得無言而處于此臣謹會
同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具疏上請伏乞

勑下兵部即為議覆轉行監軍御史查勘的確分
別賞罰以定功罪而昭激勸封疆幸甚

○薊遼總督文球題為土兵鬨逃無法地方釀釁
未已併陳酌處事宜以肅軍律以杜亂萌事
案查本月初九日據報保靖司土兵脫逃緣
由到職已該職具題訖至十二日續據天津
道禀稱保靖逃兵初五日至津職委官再三
招安初猶聽撫但夷性冥頑言語侏㒧衛官
言語不通其情勢不能挽留相持至半夜遂

尋船渡河初六日早非但衛官諭之不聽即
湖廣王監軍道差人招之悍然不顧竟結隊
南行矣職欲開營拒堵但未請憲令未敢輕
動職即選精兵二千帶領中軍千總等官尾
後隨行彼若搶掠生事相機勦捕不然以
國家全盛之日聽犬羊輩橫行中原所關綱紀
不小等因到職至十三日據該道呈稱保靖
司土兵結隊南行本道意欲拒堵而兵將未
集未能輕動第恐人衆沿途生事滋擾隨令

海防營官兵揀選精健督令挨程跟隨防禦務保地方無虞至夜半又報土兵盡數南來而先次兵去離津二十里住宿似有反顧詭謀人心驚惶嚴令各衛捕官將沿河糧船渡船盡數催撤離岸本道仍出招安旗二面前導親督海防各官軍兵多備火器拒之河岸下令堵殺勿容一人一騎渡河果于初七日辰時有先到逃兵二百餘人蜂擁而至相持時次彼見無船可渡有識水性者徑欲浮水

而渡隨令岸上兵丁用箭射回一面吶喊放砲威服一面責令海運都司徐尚元海防營中軍李在沐過河撫諭各兵見兵勢浩大隨皆叩首願聽招安當將千總頭目賈文魁拿獲監候外其目兵一百四十名各釋兵器號泣求生本道令兵船渡之過河每十名每一名領押給之飯食以聽處分爲照奴酋犯順普天之下無不同仇該司官兵俱受朝廷豢養厚恩既不辭數千里而來獨費公家多少

錢糧距關不遠鼓衆而逃以國體軍法律之其𢿘似不容貸也第審逃兵中有夷目彭名者爲之倡導而千總等官又不能安慰之以至于此其見招一百四十名本道逐名查驗皆愚蠢無知不過聽人指縱隨行一經招安俱各俛首哀號情有可原相應發伍以安人心除將各兵分發各官暫行羈候聽解外惟是見獲千總賈文魁原係該營頭目既不能奉法鈐束却乃勾引各兵脫逃此誠罪之魁

也即應重究以儆其後合候詳示將見獲千總賈文魁并招安逃兵李朝相等一百四十名容令本道呈解本部院發落究處或令開解該省押兵監軍王叅政遵奉施行等因復報到職據此該職批行該道逃去各兵務要設法招捕招過各兵量給糧餉發行其千總賈文魁令解監軍道審結并牌行監軍王叅政確審賈文魁是否倡逃見在土兵及招回逃兵俱令刻期啓行以壯觀望外看得各處

上兵非我族黨終是難馴其人多骨立柴形
其身多結鶉梟絜其性多嚚兢而獷猂昔永
順土兵之逃于河南也石硜土兵之鬨于通
州也人多謂控馭失法故裂其齗齾以至于
此近報湖廣土兵約近九千已過都門有土
官以約束之監軍道以彈壓之有押餉同知
通判以分理之統領不可謂無人處置不可
謂無法也未幾離都門纔一舍通州與天津
道報逃兵之文踵至矣有報逃去一千者有

報逃去二千者有報招回一千在附近地方有報逃兵二千見任天津河東岸尚可招撫者職雖同撫臣合疏上聞心竊計之長河不翅天塹偶譁旋當就伍脫綱之獸猶可爲入笠之豚矣不意先逃二千中流競渡結隊南行令人莫可嚮邇向非天津道臣賈之鳳力爲曉諭嚴爲堵截後至之一百四十餘名亦將爲二千之續耳夫悍卒二千到處滋擾經過地方端受荼毒此一時也或議招撫或議

防禦或議擒捕職之中飭者只此三法拿首
惡以肅軍紀寬脅從以安人心議領兵之官
以伸
國憲在廷諸臣之條議者亦只此三法第顧樞
部早行題覆更望我
皇上早賜處分則已耳唯是逃兵屢告相習成風
不止保靖之土兵然如再不酌量情法以為
之勸懲而猶然吝嗇姑息從事尨而效之又
何誅馬大都馭兵與馭民不同馭兵于擾攘

多事之時與馭兵于太平無事之時又不同
封疆之臣所藉以鼓舞軍士者亦借我
皇上之恩威耳故簞醪投河人皆效死嬰兒相視
人樂赴谿則馭軍之宜用恩也寵姬一斬兩
隊無譁材士伏誅三軍俱肅則用兵之宜用
威也近見各兵視遼如阱乃其病根動以缺
餉借口及廉其狀忍饑枵腹情實有之況間
關遠涉辛楚備嘗一抵春明門外未有不望
天顏之咫尺未有不望

皇恩之浩蕩者竟不洒一滴以潤各兵也將曰我
皇上之忍于棄我輩也如此七尺空捐
九閽誰訴我輩此行果爲誰之封疆乎臣以爲而
今以後凡取道于都門者無論行糧曾給與
否每名給銀伍錢名爲
皇賞諭令通州給散由邊路入高庸者諭令昌平
給散而銀亦如之五錢雖云不多亦足以充
自京抵關之路費矣兵到即發銀銀發即發
行勿令時刻停緩兵即欲逗遛以逞其不肖

之心亦苦于無詞可執耳總計未到援兵多
不過六萬約費帑金三萬足矣頓令披堅執
銳之人無一不手額歡呼于
輦轂之下與朝廷壯多少威靈消多少觖望當事
者省多少調停臣以恩之當用者此也近又
見各兵走險如鶩幾成故智臣等之具議與
樞臣之議覆往往急在招撫續在捕捉無非
爲人衆不可勝誅稍激未免生變故解一面
之網以聽其自新共期于地方之安堵而已

及查屢次逃兵應招而來者有幾掉臂而去者保其首領無恙費其金錢無恙正法一語祗成虛套何所憚而不爲逃也臣以爲而今以後將此番之逃兵並袁大有李愈茂郭伏羗等屢次之逃兵摘其數之多者俱行彼處撫按嚴拿首惡務在必獲仍解脫逃處所梟其首以懸之藁竿其餘悉從寬政有領過安家甲馬等銀者照數追償即不然并令保結原人代爲賠補各兵目見耳聞必將曰我輩

即入遼東未必就死即死亦于遼之戰場尤愈于梟示而死且官銀追賠保人牽累即還故鄉亦無寧宇或者有戒心乎紀律不至弁髦金錢不至泥沙地方不至魚肉臣以爲威當行者也他如溺職諸弁已經題參總聽部覆不敢再爲瑣瀆矣天津道拿獲倡逃千總賈文魁已批行監軍道虛心確審果係首倡自有軍法不敢撓三尺以縱一瑣弁也嗟嗟臣生平誦讀者節用愛人之書今所告于

皇上者却是滋費盡法之事衹緣迯兵之焰愈熾
瓦解之形已見如再令饑軍嗷嗷以叫闇首
惡揚揚于漏網人心渙散莫收臂指相使不
應極重難返長此安窮遼事不知所終矣天
下事亦不知所止矣伏乞
皇上垂及危遼
勑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速爲議覆庶幾朝有恩
威軍知勸懲而殘遼未必無小補耳
○直隷巡按易應昌題爲目擊時事敬陳天下無

一可恃之形仰懇

聖明俯賜

覽省急挽人心以回國勢事臣讀孔孟之書起家

言官敢以孔孟之言證天下事效

皇上耳目之用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臣觀今天下一一不然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

足臣觀今天下一一有然請得而悉言之自

三韓刼運殞將覆師今日雪恥除兇兵最亟

矣顧募之不必應應而復逃調之不必至至而又逃經臣十八萬之求無論三之一向屬紙上即儼然擐甲登陴矣一則曰談及奴賊面無人色一則曰心膽久破不堪進勦退守

皇上謂今天下兵可恃乎否議者以審時計勢且出于守矣夫不戰不可以守人人知之正使果然足守而持久之後猶有或潰之虞况乎分擺不勻而當合謀零犯之鋒安必有長堅之壘也其他彫敝之士馬九塞正爾相當調

遣之虛单諸虜方將並起且未暇論矣天下無一歲不旱澇亦無一地不旱澇移民移粟總無展轉之塗草根樹皮并少畱餘之處此大勢也最急無如遼士馬之張口矣淮南三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船山東六十萬苦于海而並苦于糧至數千百之生靈試于風濤礁磧之中且未暇問焉

皇上謂今天下之食足恃乎否腹之不收年復一年邊之不支日復一日皮骨不存醫瘡者何

從剜肉鯨鯢同道逐浪者安必食人也
皇上所以有民者有其心也今望敵而逃望闕而
逃道路聲影而逃其心已可見矣往年諜于
宣府諜于徐州近日格殺于通州其心又可
見矣猶曰兵之數少也昨鹽臣報淮揚海哨
一時窮竄狂逞非
皇上咽喉地之民乎比聞山右饑民中州礦賊蠢
蠢嘯動者非
皇上西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迫之也通都

白晝焚刦再見于三輔一見于七閩非
皇上東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激之也居平
無事聚徒作奸以不測之禍心乘易訛之愚
衆白蓮無爲之教蟻聚蜂屯緑林亾命之雄
鴟蹲虎視有識者不但見影業已見形未敢
訟言不勝深慮頃臣過雄縣有奸徒飛語
朝廷括民家室女寡婦實遼左數日內四處狂
走縣官牌諭乃安近通州城投一妖帖妄言
蛇山總管奉令諭各富户備銀百兩置屋上

九月二十九夜有人來取方保無事等語
皇上謂今天下如此之民心可恃乎否逃兵掠食其心既已在食不在國家奸民幸灾其心不惟不在國家亦不在身命夫民心至于不在國家不在身命而占風捕影何不可爲况困獸鬬魚其勢方未有已天下事可忍言哉密勿黄扉寥寥一相九卿科道落落幾人而疑獨任之又疑虛拘之疑眷留之又疑輕棄之疑徐徐而亦用之又疑急急而偏難之以爲

顛倒豪傑不聞有三四月一人不用之

朝廷以爲操縱寵靈何至有一再旬一息不通

之宮府神州至大有如不繫之舟

天子至尊有類挈瓶之守將無謂四十餘年予既

已知之世界何須若屬嘵嘵不知百千萬孔

人不能言言不能盡之憂危徒有靜觀廪廪

夫此皆不信之過也空虛極矣

大典大禮廢者如曠世事舉者若有司存常行

常儀不及者旣逾期過者又復逾制以至遊

竄之罪師敢奏辨以行私抵隙之奸璫藉顯
知而作孽喊寃横屍之事
禁地時聞上封言事之徒么魔晝見夫此無禮
義之至極也亂形成矣天命天討本推辟之
常尊五章五庸鮮四時之不爽操之太重我
方欲示其神負之而趨人偏得食其惠封還
之無望而内降時傳執爭之末聞而中處善
幻忽行忽罷無非傀儡登塲何事何功一切
塵羮作戲何論財用即以財用論益有不可

言者矣積而不散既已同于朽蠹用而不經頻復類于泥沙出入于何經乎餉之邊者成百成千不必果三軍之腹攫之市者一倍幾倍半多入九尾之囊名實于何綜乎至于今瓶罄罍耻共嗟巧婦之炊拯溺救焚總無終歲之局日勸輸日開納夫已存乎其人日摎庫日清倉何以繼乎其後惟一鼓鑄爲自然之息莫應承肩惟一興屯爲長便之謀猶同築舍諸臣知其不可而計出無可奈何則加

泒而已矣謂衆藥似易而屢易則難謂事已
即停而停于何日自昔銳意足國卒以禍國
者其初心豈至此哉奉者非人行之無狀殷
監不遠良可深思比聞道饉胥讒且口食于
再三之泒矣夫此之謂無政事焉可也足財
用何日矣臣故曰今天下一一無可恃者此
也然則如之何臣亦安能外孔孟之言爲
皇上計哉莫如廣任仁賢則禮義自興禮義興則
政事自理禁中之頗牧自然爲

皇上籌邊柱國之晉公自然爲

皇上握筭國勢旣定人心自安然猶有說焉臣亦

知發帑之事

皇上所猒言猒聞而展轉思之究竟圖之惟此舉

極痛極快臣請以遼左一年之餉求

皇自捐而此外調劑此後支持一信仁賢共理如

是則泒可立減一加一減生炁之關也民之

見德必倍亦安危治亂之關也

皇上之收功更倍播之域外悽離轉爲豫附傳之

塞上感憤壯其聲靈

皇上一畝念

祖宗將式凴之况于民乎舍發帑不爲而憔悴既深之時有急切難措之手臣恐孫吳復起不能以辟穀之法治兵也晉晏復起不能以竭澤之法治賦也仰懇

皇上畱神省覽

○援遼總兵官都督僉事陳寅題爲菲庸洊被逾涯駑衷感激思奮敬陳膚見仰佐

廟謨懇乞
聖明俯賜允行以期全殲逆虜事臣自弱冠從戎
矢志捐軀報國歷官遊叅副四十餘年征羅
盤援朝鮮勦夜郎討皮林擒苗仲紅苗緬賊
等叛逆身冐矢石萬死一生前後共斬級五
千有奇生擒首從三千七百有奇班班紀錄
可考也但臣賦質愚魯無速化之恩即有功
次叨該撫按之薦淸公車官止副總兵蔭止
世襲千戶安此義命而已今幸我

皇上亟簡名臣熊廷弼爲經畧一身扞虜保住危
遼而掃穴犁庭匪朝伊夕如臣衰拙朽鈍于
將材中不啻九牛一毛乃蒙經畧薦臣威名
夙著于行間信義久孚于士卒調以援遼臣
久切同仇之心敢援纓冠之義即帶慣戰官
丁三百員名自黔底燕五千餘里行經數月
其行糧安家雖有明例臣亦無從支領盡出
囊貲苟延至此頃該部具題加臣以署都督
僉事援遼總兵官職銜荷蒙

聖恩俞允臣聞命自天感激無地敢不誓竭頂踵
以報君父高厚之恩第兵法云得算多者勝
于是臣處此而不能無說焉夫奴酋再破開
鐵以來扼其要隘而有之彼毀寬清撫諸口
明恃山險欺我軍不敢入勝氣籠霄負嵎自
若住牧屯種毫無顧忌而我之瘡痍愈衆雖
經臣悉心調劑然積衰之勢何可使之拒截
爭雄以蹈白刃者乎即陸續所調上谷秦晉
諸兵又闕遠道料餉不敷故厚勞重賞以作

士氣養精蓄銳以壯軍聲爲今日第一義而兵之强弱勇怯知聚不知散敢進不敢退者又可不爲之慎選耶臣浙人也知浙東之金華義烏處在山谷中其間人民多由戎行習練火器勇悍驃捷好義輕生赴湯蹈火無辭設伏出奇有賴若黔楚之兵採藥煉毒善用大弩塗毒鏃上百步之外人馬觸之卽斃且扳崖過嶺如猱升木嘉隆間南平倭北驅虜迄我朝羅盤之征寧夏之討朝鮮之援夜郎

皮林之勦彼時官兵林林總總坐視觀望惟
浙江鼓掌先登爲諸軍倡在在摧鋒上年逆
酋之戰帥臣劉綎提我浙兵深入奴地殺奴
婿斬奴姪戮奴衆設使官兵應援其後則綎
已收全勝之功矣此鑿鑿在人耳目千載之
下績不容掩由是觀之浙兵可用不待臣詞
之畢矣故差官召募亦爲今日第一義然臣
不避忌尤有一言進者何也葢召募之官貴
得其人否則徒取騷擾糜費未嘗克敵于殊

方先已貽害于桑梓用是舉不避親有相隨
三十餘年親練戰陣行伍者帶赴遼任外仍
有赤膽可任勞怨者十餘人知用兵之詭道
習對壘之神機堪資募練可任戰守若委以
招募以本土之人諳本土之俗募父子兵二
萬屬之于臣舉以平奴奴不足破夫臣曾援
朝鮮習知奴狀使上下深謀遠筭張疑兵于
撫順清河溪澗之間而使其禦防出奇兵于
寬奠靉陽險峻之處而使其不測仍出奇合

縱策應于朝鮮之後而分其勢然後建堂堂正正之旗鼓于金台失地方以進雖奴酋狡詐其戮久矣寧遷延今日哉語曰亡羊補牢尚未爲遲今日之計惟廣募黔浙二兵多用火器毒弩等物由朝鮮直擣奴穴而騎兵環繞于撫順開鐵且戰且進使奴腹背受敵東顧西牽則擣黃龍府摧白草堆或不出此策也然而又有說焉在隆將權以馭士卒神鼓舞以壯先聲蓋權不重則令不行令不行則

士不用命而欲收蕩平之大功者臣未之聞也臣雖督僉若無勅印不過委署之銜官耳縱使提有大衆何以振肅功令況查得經臣原題設援遼關防四顆如李光榮柴國柱等皆蒙恩特賜勅印臣雖庸菲業已荷戈備員爲皇上征討之帥獨不得同李光榮等例則臣部官兵已目臣爲無用之帥矣伏乞

皇上垂念軍國大計
勑下該部再加酙議如果臣言可採速
勑該部允行給扎臣前所舉十餘人即加職銜鼓
舞壯志激發義氣召募浙黔二兵移咨該省
例給安家衣械行糧等項仍照各帥例給臣
勑印俾臣聲壯閫閒令行塞外盡梟逆賊靖掃募
南臣愚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終

跋

右籌遼碩畫四十六卷．缺附錄一卷．明萬曆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明程開祜輯．開祜字仲秩．天都人．事蹟不詳．是書仿編年之體．纂輯自明萬曆四十六年夏迄四十八年秋．內外臣僚．關於遼事奏疏．邊防要務．蒐採成帙．凡四十六卷．前有東夷奴兒哈赤考．題歙諸生程令名識．令名或卽開祜之別名也．據自序作於萬曆庚申孟秋．稱聖天子新嗣御極．其於邊事尤切宵旰．萬曆四十八年卽天啓嗣位之初年．當明廷楊鎬四路喪師以後．奴酋併有北關金白二酋之初．時明域未絀．奴燄方張．而開祜以一介小臣．已抱有憂時之痛．不可不謂有察隱燭微

之明者也．是書所錄奏疏以熊廷弼張濤二人爲最繁．熊氏按遼諸疏．間有按遼疏艸經略疏稿所未載者．張氏撫遼奏疏．在奴勢未熾以前．故疏中有爲建夷懾服天威謹修質子曠典乞勅朝議處置一疏．蓋奴酋羽翼未成．姑作恭順之語．時人未察．原不足怪．惟是書所採事實．僅有三年．而所錄疏稿已有四十六卷之多．其可爲史資者正復不少．如奴兒哈赤考記奴酋屯居之地．謂「寨在寧古塔內城高七丈．雜築土石．或用木植橫築之．城上環置射箭穴竇．狀若女牆．門皆用木板．內城居其親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內外見居人家約二萬餘戶．北門外則鐵匠居之．專治鎧甲．南門外則弓人箭人居之．專造弧矢．東門

外則有倉厫一區。共計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間。乃是貯穀之所。」據是書所記。建設尚甚簡陋。至萬曆季年。奴酋不但武備甚盛。且習海戰。是考又云。「聞烏龍江奴方造巨艦。繫以長纜。萬一叵測。問渡旅順登萊天津一帶。實剝膚之患。可謂虜習騎不習海哉。」奴酋勇猛突進之蹟。可以概見。且知淸初史蹟。非集衆書考其異同。不能得其實也。是書中土久佚。淸乾隆間。燬禁書目。未見著錄。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僅載其目。日人所編滿蒙叢書。曾印其書。惟印至萬曆戊午孟秋第九卷而止。惜未成完書。是編附錄。記撫淸開鐵及三路敗沒將士捐軀殉國。海內忠憤之士爲之薦亡追悼詩文。另梓一册。日人前田侯爵家曾

藏其書。以遠在東瀛。未能商借攝影。故從闕焉。安陽謝國楨